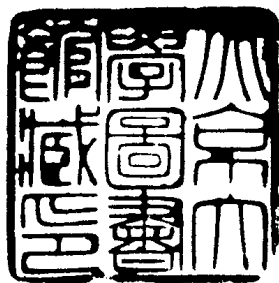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四册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三四册目次

史部・別史類

稽古篇五十五卷

〔明〕郭之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稽古篇五十五卷》提要

稽古篇自序

稽古篇之作非作也述也取漢書古今人表正以春秋訂以左公穀國語國策史記通鑑求其至當刪罔古而盛今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耳驟遂初迄周秦前乎此有人有事矣後乎此有人有事矣曷為正乎春秋正以春秋之義例酙衡令繇班史所列分以三科別以九等迹其論斷聖仁智愚上次中下亦眷眷於先師之旨後何廼折中無聞名乖義謬貽來者之譏譎臣以為班生擬三寸之管馳騖數千載仰窺墳索旁貫百家抡芳軌於未淪砥污齒於既磨班生之志則大矣獨悲其蔽乎闇而惧乎臆也何闇衡者聖與仁則吾豈敢聖仁匪異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智仁非分也上上曰聖上中曰仁上下曰智惛厥指矣夫婦之愚可以造端雖有下愚自炎厥身猶愈於足智多能之亂賊也下下之列獨歸愚人於勸懲焉取焉況夫人類既滋群生㥄㥄書契以來畸踪隱迹律度量衡所非能數統章元會所未繇窮嗟夫班史探索鈎致而參伍之一名一字或分兩人此軒彼輊錯綜矛盾有繇來矣若夫聖若聖佐於今為烈以及德功差等忠佞分行安得同其所好外其異己鴻荒沕穆結繩之故不可得而詳矣盍亦觀夫三代以來少康祀夏帝杼師禹今古興王首推乎冶康存上下杼且中中甚可說[illegible]反高杼此抑揚夏后不

稽古篇卷一　自叙一

可爲平者大丁早卒何關而並思道之君辛乙不競何竪而焉
任賢之主此低昂有殽不可爲準者至於伊尹元聖一德齊湯
說命貧嘯心傳稽古比轍管晏然歟否歟又如宗聖曾子不如
左丘與周八士不如諸伶膠鬲商容厠于師涓之列祝鮀孫賈
廼入史魚之班絲斯類推可爲三嘆即如下下之列以待元惡
魯懸護國莞蔞弗終君子愍之比諸長狄不及圉牟薰猶倒背
一至於斯又如武乙射天分身河渭二世積市殞首望夷窮兇
極暴載籍稀聞視夫逃債赧王處松餓主喪師墜國積威使然
宜從哀矜之列不在瘸疾之科而下中下下反有軒輊臣故斷
斷乎謂班史之蔽于闇而悞夫臆也臆以成闇闇以錮臆雖欲

佴曉尼麓流漸洙源終南轅而北嚮矣臣不憚折衷别爲序次
上焉者爲聖人大賢賢者希賢亦曰聖賢之號光被四表聖人
如日大賢如月賢者如星辰希賢如雲漢三光爲昭將互相映
發也次之爲畸人如碎歷夜明以助化工之神奇次之爲中人
如暑雨祁寒風與四時同消息爾下之爲妄人凶人則蝦虹霞霧
天之雜氣五殘六賊天之逆氣最下爲亂賊元惡則蚩尤枉矢
天之亂象星移宿易天之殺機發于天者見于人發于人者以
人治之而已總之曰聖人曰大賢曰賢者曰希賢曰畸人曰中
人曰妄人曰凶人曰亂賊曰元惡天有十日故人有十等也何
謂聖人聖君聖佐聖師勳放天地德昭今古出乎其類拔乎其

萃也周孔以下不再見矣何謂大賢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與
夫大忠大孝至清至節之楷模天下風起後人者也何謂賢者
希于聖而賢于人窮強禮樂之英多聞多見之儁也何謂希賢
之人不忮不求必信必果有所不爲可以有爲之儔也凡斯三
者以諸夫仲尼之門識大識小之士區以别矣若夫春秋以下
之人物人之有猷有爲有守羞其行而昌其邦三者之稱或稍
恕焉將望古而遙集亦因時而尚論也何謂畸人曰博聞强志
精于術數工于技能與夫重然諾輕死生氣矜自得之夫跅弛
不羈之侶也何謂中人曰希賢之下有中人凡著職服官書名
氏於經史遭時際會附青雲以聲施者則書之畸人之次亦有

中人習倣流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亦如子輿子之聖要輪師
曠先告子分黙合而巨擘於陵也何謂妄人與凶人曰天下之
惡一耳有素塗冥行者有驅諸罟阱之中而莫之知避者有下
愚不移者有爲不善而惟日不足者所歸之惡各有已甚未甚
也何謂匪類曰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姦回陰鷙爲鬼爲蜮詩曰
投彼豺虎傳曰迸諸四夷彼哉彼哉非斯人之徒也匪類何以
有二等所播之惡亦有已極未極也叅前後所列古今之賢不
賢蓋於此乎曰弗盡弗盡則曷爲書乎此立少而觀多存其略
焉爾曷爲存其略書缺有間矣非書傳所紀言行無得而稱焉
不可以爲有不可以爲無不可遂沒其名氏若夫誦其詩讀其

吾知其人論其世立乎今日以指上古上古之日遠矣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從同同而闕疑殆臣不佞師先聖而述者也始乎盤古首出御世人之始也何以止乎戰國曰備矣漢唐以下有志未逮也何取乎敘贊論說臣生也晚竊取漢宋諸大儒校諸班史擇精而語詳矣解嘲分謗以俟後之君子則未知其爲是歟其諸好古闕文之意歟緜後所述君師之統八侯國之紀二十統者總也總天下之大同而歸于作君作師之人也紀者記也記分治之遺法而彰其建侯設屏之意也附以列傳百外傳四總傳三十傳者傳也傳于微傳于著一人之言行而褒譏互見一事之義類而善惡分途爲百爲四善善長而惡惡短也

總傳之次善善先而惡惡後中國內而夷狄外也終以六訓訓者循也遵也循天地人之理道遵皇帝王之典謨以竊附于祖述憲章之微旨也三古遠矣章之自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臣惟終身守此勿勿也故曰稽古篇之作非作也述也

旹

著雍閹茂之歲律中黃鍾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　行在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禮兵二部尚書臣郭之奇謹敘

稽古篇總目錄

滑稽總傳第十二

卷之三十七

技勇總傳第十三

卷之三十八 申部

占驗總傳第十四

卷之三十九

卜筮總傳第十五　貨殖總傳第十六

醫術總傳第十七

卷之四十

說客總傳第十八　夷狄賢君總傳第十九

卷之四十一

閹豎表第二十　閹豎總傳第二十一

卷之四十二 酉部

四惡總傳第二十二　嬖幸總傳第二十三

卷之四十三

讒人總傳第二十四　叛人總傳第二十五

卷之四十四

逆人總傳第二十六

卷之四十五

匈奴總傳第二十七　西南夷兩粵總傳第二十八

卷之四十六

朝鮮總傳第二十九　西域總傳第三十

卷之四十七 戌部

六訓敘　六訓贊

儀象訓序　稽周禮天官天文志 夬

總稽古今星象星數 夬

卷之四十八

律曆訓敘　律訓

稽律書律志 夬

卷之四十九

曆訓　稽天皇氏至周武王 夬

稽曆書曆志 夬　稽古今歷數之傳

卷之五十

六經訓敘　易訓

書訓　詩訓

卷之五十一

春秋訓　四傳考

禮記訓　樂訓

稽伏羲至周成王之樂 夬　周禮大司樂十九章 附諸國學 夬

孝經訓　論語訓

總目終

稽古編細目卷之一 子部

稽古篇卷之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禮兵二部尚書臣鄂之奇撰述

八統二十紀總敘

臣之奇曰儀象既滋庶類以繁首出者盤古也無爲者天靈也既定三辰爰分九域俄而巢居俄而火食浸而紀方浸而列國伯有熊氏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虞書所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故周官曰唐虞稽古內岳外牧萬國咸寧由斯而言唐虞之世亦萬國也禹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自商及周蓋千八百國湯放武伐所誅滅者皆同惡之徒歟爲忠

爲頑不可得而問矣漢南諸侯歸一面之網者四十六耳孟津之會不期八百世道升降良可徵思周室既衰轉相吞食小弱之幸存者奔命不遑國強大之役也侯伯乎哉春秋之世凡百有餘國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不可言也奴出於戎荊乎自茲而往政逮大夫東遷之主猶守府擁伐之君亦如贅旒晉爲三晉齊爲田齊惟秦惟楚罔失厥敢倘所謂僕區之法或堪禁盜徙木之令卒能防姦耶於戲西周之爲東周始於平也春秋之爲戰國始於威烈也兵文之弊寖以微弱名器之假并其具而胥失焉萱姬公制作反出羋（羋音米楚姓）下歟楚雖冠猴秦終失鹿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復何道哉復何道哉臣獨嘆

夫軒轅萬國歷千餘祀雖殷放周伐猶千八百國也四百年之
春秋見於經傳者僅百有餘國菸存百於一矣又三百餘年至
戰國七雄爲政區區魯衛宋撕於諸大菸存千於一矣又百餘
年併於嬴氏廢封建爲郡縣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神聖之裔五等之餘自時厥後蔑不遺一矣臣逖稽荒渺至於
軒轅地著而數詳謂治所自始可也臣蒿目江河至於東周王
者之迹熄而後春秋作謂治亂所係分可也爰及祖龍生乎今
之世滅古之道謂變亂所係極可也是以列國諸紀判自周平
亦王之統夷於秦政臣於是而興思夫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能克相上帝而寵綏四方者皇帝王之君也能克相皇帝王

之君而提撕萬古者集大成之師也是以將溯治統必繇道統
傳道之人無古無今惟孔子之謂集大成惟孔子之集大成而
後可爲萬世師也是以皇帝王之後獨立孔門孔門之中附以
孟子及百家九流微獨顏學私淑俱爲孔子徒雖逃楊逃墨歸
斯受之而已繇黃帝至孔子二千有餘歲繇孔子至今亦然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爾何人哉繇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王者爾乎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爾乎

八統贊

兩生四生三才以成物兮羌今三皇始名初一稽盤古至神農
神迺以上皇統之朔也

文明之始治興堪紀五德相傳南面恭已次二稽黃帝至堯舜
疏佐以下帝統之正也
啓繼康興禹功是懸禹自高深時自吝陵次三稽夏后夏后家
天下王統之正也
衝德非無歸藏在圖賢聖六七繇古司徒次四稽商以德代殘
亦王統之正也
文來丹烏武祭白魚幽厲傷之彘流犬居次五稽西周以仁易
暴亦王統之正也
雒水歸平岐山化嬴二十二君徒有其名次六稽東周周室陵
夷五伯迭起王統之衰也

秦雖繼周百王所僻二世兆滅人類乃絕次七稽秦以嬴并姬
陰易於呂統之閏也
惟皇作極惟帝設教惟王得師同歸孔教次八稽孔門孔雖素
王以師爲君明道統所歸也

二十紀贊

尚父鷹揚仲父乘馬東海泮泮一匡天下初一稽齊武封功臣
營丘其冠故紀於列國之首
魯能一變周禮猶見遂有南陽何當北面次二稽魯周公舊國
元子建侯魯之紀詳於春秋
孟侯小子二誥梓材青青淇竹楚椽繼裴次三稽衛武封康叔

衛之紀見於周書
廿宗勿翦爽棠千年麟經少見馬骨初傳次四稽燕武封太保
燕之紀見於名侖
父四子卿爾胡改行侯于東土朝吳暮荊次五稽蔡武封叔度
以罪而廢子仲續封蔡之紀見蔡仲之命
負羈方斃子臧卒逃諸君立祉公孫弋曹次六稽曹武封叔鐸
曹之紀見於曹風
東門婆娑宛丘擊鼓觀彼陳風誰知韶舞次七稽陳武封胡公
以續舜後陳之紀見於陳風
夏禮能言杞徵不足東夷旣徵會稽乃續次八稽杞武封東樓

以續禹後杞之紀畧見春秋
禮嘆壽夢書傳闔閭而忘殺父目懸于胥次九稽吳伯逃荊蠻
武封周章其後寖大吳之紀略見春秋
桐葉璀唐遠條基霸三駕莫爭三卿猶借次十稽晉成封叔虞
於唐因而為晉天下莫强晉之紀見於春秋
主為餘祥白馬賓王鷁飛襄隕鱗生偃亡十一稽宋成封微子
肅建上公宋之紀見微子之命
篳縷丹陽祝融始昌問鼎自雄負芻迺戕十二稽楚成封熊繹
爵子爵也楚之紀畧見春秋
國小族大其細已甚子產鬥城誰潼誰禁十三稽鄭宣封桓公
周司徒也鄭之紀見於鄭風
非子附庸襄乃侯封黃虵夢後遂開祖龍十四稽秦平以秦襄
平戎列為諸侯秦之紀見諸春秋
為隊入吳鹿遊姑蘇子胥燕雀薨田未蕪十五稽越會稽少予
周室不成子也越之紀畧見春秋
名堙不彰千古沉痛經傳所垂星霜弗動十六稽春秋小國同
姓異姓皆周之五等也諸紀雜見詩書
畢命自周萬後必大戰國諸佳信陵一箇十七稽魏魏斯為侯
始於威烈魏之紀禮記有文侯
胡服何人國强身沕閫璧初歸毛錐繼出十八稽趙趙籍為侯

始於威烈趙之紀雜見國策
申韓共韓刑名自廢鴻臺旣沒牛後誰看十九稽韓韓虔為侯
始於威烈韓之紀雜見國策
鳳鳴鏘鏘以田易姜青青松栢迺垂鳳翮二十稽田齊田和
侯始於安王田齊之紀左傳知其必大

皇統序

臣之齋曰邵子稱自有天地至于窮盡曰一元一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子生天丑生地寅生人至戌則閉物消人亥則消天消地子則又生故曰元會運世言其循環無窮也自寅會箕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然則史稱天皇地皇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宜作兄弟共一萬八百年以合子丑之數人皇兄弟四萬五千六百年宜併義農諸君錄於堯甲辰之前以合自寅箕一度至午星一度之數而說者謂自堯至今四千餘年耳世道升降二三百年一變豈有開闢以後四五萬年侯諸聖迭興而後治竊謂義農去古不遠其

年以千不以萬也然春秋元命苞又謂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則自子至午一會應有五十四萬四千餘年此其言猶河漢之無極儒者言理不言數如以數則邵子元會覈于元命矣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邃古邈矣獨奈何以身生叔季者鏤渾沌于方心劃玄黃于寸管乎紀其世者其號備好古者之參衡因其故存其文從闕疑者之遺言敘命以前甲而出也循蜚因提軋而生也疏仡以後明而壯也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臣所述君統統天下之父母也統天下之父母必父天而母地父天而母地必託始於盤古盤者圜也圜結於二氣之端

爲萬物之大觀也爰有三皇皇者光也道明而世光渾渾乎洋洋乎民莫能方焉古史所稱天地人忽矣荒矣以臣所聞太昊仰觀俯察以導天下神農因天分地以宜天下皇哉光哉光萬古而稱皇固如此矣太昊之前有遂人作結繩之政立傳敎之臺遂天地之道而曰遂皇三皇之首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臣聞在昔昔之人有言之者學者貴耳傳聞各異書缺有閒矣其軼時見於他說非博古鴻儒潛神嘿覽未能舍流俗而從要論也

盤古至神農氏表 八紘之一

四象

太陽少陽太陰少陰

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盤古者何盤結於天地之始也渾沌者何渾淪於人物之初也首出者何三才所自出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生而聖人位矣氏者指其人而名之也

十干十二支

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强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陽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

天皇氏

天皇氏天者何天開於子也皇者何君也美也大也史本紀曰天皇氏以木德王歲起攝提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兄弟合一萬八百歲

地皇氏

地皇氏地者何地闢於丑也史本紀曰地皇氏以火德王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一姓十一人繼天皇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兄弟合一萬八百歲

人皇氏

人皇氏人者何人生於寅也繼地皇氏以治以土德王史本紀曰人皇氏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以其人君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沕穆王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亦號九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附十紀

按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魯哀十四年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一曰九頭二曰五龍三曰攝提四曰合雒五曰連通六曰敘命七曰循蜚八曰因提九曰禪通十曰疏仡

九頭紀卽人皇氏古者謂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

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

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焉

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

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

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自人皇氏至敘命凡八十三君

循蜚紀以其時德厚信立人從其化速若蜚也有

分睢謂汾陰脽上也脽音誰广南湖曰大古王者斜號直會多矣三皇為天子其說紛然皆謂陝□有稱號乃號氏放等稱或逸或前或詳或存紛可也

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鉅靈氏 出于汾睢擅ナ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君無恒處而財歷于蜀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狟神氏 狟曰非切

犂靈氏　大騩氏 騩京貉切

鬼騩氏　弇茲氏 弇烏三切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是為皇人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要會久視操法握而長存者

空桑氏 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即空桑氏所都伊尹亦生於此

神民氏 又曰神皇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

猗帝氏　次民氏 次民之世穴處終矣

因提紀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

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 古初井服皮體辰放氏教民揮木茹皮以禦風霜紺髮閏首以去靈雨傳四世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灌魚鳧三君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衽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後望帝杜宇云

豗傀氏　渾沌氏

辰放之世命曰衣皮之民搏形髮切開年加之也

子思子曰東戶之熙載也給荒也遺羨好逐精拱默九宮承流含獸成群竹木

東戶氏 遂長道上顛行而不拾遺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其欲樂而無淫其哀而無縈傳十七世

皇覃氏 春秋命歷序曰皇覃之世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生死同兆不可相攺傳七世

啓統氏　吉夷氏

几蘧氏 允倉子曰几蘧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人惟知母而不知父勞形數飲不求名譽壹則旅行夜類處其死也棄其鳳化命曰知生之民

稀韋氏　有巢氏

燧人氏 傳入世說見後

庸成氏 群玉之山平阿無險四徹通維庸成氏所守先王之開府也傳八世

禪通紀言禪讓之德通于天道也凡一十九世

類　皇覃氏又曰離光氏

勞形數處如鶉之居無常處而飲食如鷇之待哺而治也

軒轅氏 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橫木為軒直木為轅故號軒轅氏

祝融氏 祝融氏時天下治和萬物成若祝融弇州之鴻鳥以為樂歌謠神明而和人聽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號都于鄶葬衡山之陽

太昊伏羲氏 說見後

史皇氏 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逐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文字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居陽武而葬利鄉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赫胥氏

向光通曰祝鷄也融續也言能畜續三皇之道而行之也

妒音害姤也

高天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

疏仡紀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

其世則自黃帝以迄于周

有巢氏

有巢氏有巢者何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無妒傷之心自機智日起物始爲敵爪牙角毒䖝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作教民搆木爲巢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以蔽前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燧人氏表 政教起于斯四佐起于斯政教君臣所自起故始以表著

[illegible]道立有四佐之臺始

聖君 燧人氏者繼有巢氏而君也有巢教民巢居未知火食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始鑽木取火教民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爲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未有文字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

傳道立有四佐始

焉曰

明由 必育 成博 隕丘

太昊伏羲氏表

太昊母居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而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故曰伏羲養六畜充庖廚以爲犧牲故曰庖犧

聖君 伏羲氏生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爲風姓都于宛丘仰觀俯察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衍甲歷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不亂月以是不易晝夜以是知度東西南北以是不惑上古男女無別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民始

六書一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會意五轉注六諧聲

甲歷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

陳國明曰世傳伏羲之後凡十五氏襲天子而後辭其氏作及各太昊命官十五氏各職其事伏羲爲治之臣也其當時各君一方則爲民君臣稱

不貲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作荒樂歌扶徠咏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合天人之和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眞而樂音自是興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當時之臣有史皇名頡全掌文字其諧或相佐爲理或各君一方則有其工爲上相相皇爲下相朱襄居左昊英居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凡一十五氏附列于後

栢皇氏 [illegible]

中火氏 亦曰中皇氏

大庭氏 其時三辰增耀五鳳來邑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亦曰朱顏氏

大庭爲居龍氏治居廬

栗陸氏 其政傲很自用民始攜叛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天下益亂栗陸遂亡

栗陸爲水龍氏蕃草木疏泉流

驪連氏 亦曰昆連氏

渾沌氏 已見因提紀

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

赫胥氏 其治尊民重事其民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晝動夕息饑食渴飲莫知善惡

尊盧氏 其政官天地府萬物華天下之故而世用始宰居雍臺之陽

昊英氏 其時人民衆而草木鳥獸繁蓋衣薪之代也又曰子英氏

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曆

有巢氏 自有巢氏教民巢居及其久也木處而顛墜人教之以編槿而廬緝翟而扉塓塗茨翳以瀰其飄以草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蓋屋廬之始也

前有巢氏教民木處如鳥之巢也此有巢氏教民巫居以屋爲巢也

朱襄氏 其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命士達作五絃瑟以來陰氣定群生又曰子襄氏

朱襄爲飛龍氏造契書

葛天氏 其治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俗以熙其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以一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木四奮五穀五護天常六達帝功七依地德八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

陰康氏 其時水潰不流陰凝陽閉人聾脈滯而多重腿乃制舞以和其關節治于華原

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

無懷氏 其民甘食樂居懷土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共工氏 太昊氏沒共工氏曰康回者蛇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爲保冀方自開水德以水紀官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民怨天怒女媧氏戮之共工氏遂亡外紀載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註寓言也

康回共工之裔非及太昊上相者唐虞之世亦有共工蓋以官爲名也

聖君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氏沒共工氏作亂女媧滅而誅之以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祀以脩神聽之極悲乃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樂乃和洽一百三十載而沒

炎帝神農氏表

炎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國耆合而稱之又號伊耆氏

神農氏其父少典之君娶于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氏故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都于陳遷曲阜古者民未知稼穡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故號神農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用火德使萌動也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始味草木之滋察寒溫平熱之性辨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遇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無夭札之患民既居安食力始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與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時有火瑞故以火紀官爲火師而火名其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脩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其地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illegible]危莫不從化在位一百四十年崩

於長沙之茶鄉傳八世至榆罔遜於軒轅降封於

凡五百二十年

悉諸 炎帝之師

箕文 夙沙氏臣以夙沙被殺

柱 炎帝別子佐帝播植丘谷後世祀以爲稷

慶甲 柱之子或云嘗嗣炎帝

帝臨魁 神農子在位八十年

帝承 臨魁子在位六十年

帝明 承之子在位四十九年

帝宜 明之子在位六十年

帝來 宜之子在位四十八年

帝襄 來之子在位四十三年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節莖克戲皆不在位克生子榆罔代立

帝榆罔 襄孫克之子居于空桑爲政束急諸侯攜貳蚩尤作亂居于涿鹿在位五十五年諸侯尊

軒轅爲天子降封於潞

附紀 帝襄之孫戲生器器生祝融爲黃帝司徒器生術囂術囂生勾龍爲顓頊后土後世祀以爲社

勾龍生垂爲舜共工垂生伯夷封于呂爲舜四岳其後呂侯佐周封于許

帝紀序 黃帝至堯舜

臣之奇曰學者多稱五帝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及答季康子問五帝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舜間有少昊顓頊帝嚳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次顓嚳堯舜與宰我所問合臣觀上古之君至於黃帝治具畢張嘉祥長發少昊始盛而末衰高陽繼之萬物有序高辛執中而徧天下堯勳舜華無辭贊述然則五帝之序首黃帝次顓嚳次堯舜無疑義也以臣所聞皇始於遂厥有四佐帝始於黃厥有六相得人爲治繼天立極曰皇曰帝觀其臣而益信矣竊前三君曰遂曰羲曰農有經綸之實而無創造之痕皇之所以皇也竊後五君洗朴畧

之風而開文明之治帝之所以帝也或謂史稱神農爲炎帝何以言皇黃帝土德也顓水嚳木堯火舜又土也舍少昊之金德於相生之說何居臣曰唯唯否否臣所言以理也非以名以數也如以名炎猶火始皇於此終帝於此始時遠世遙或史氏之泛稱也夏殷周三王也而夏后俱稱帝且自嬴以降僉稱皇帝豈叔世之主俱可三五乎如以數五德生克不勝異說矣四時相承土俱寄旺天道猶然人何以異父子異德自古皆然三代以後何必一姓德有厚薄運有綿促故有數百年一變有數十年一變有生而克有克而生古今無滑稽之彝叙亦無板滯之陰陽必强執其代爲其德循之乎柱膠而株守也

軒轅代神農説

臣之倚曰史稱軒轅氏代神農氏代炎帝楡罔也所稱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勝之甚不然也蚩尤好兵喜亂炎帝楡罔不能制命蚩少顥以臨西方蚩尤日肆其惡攻楡罔于空桑楡罔遜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蚩尤而戮之涿鹿之戰蓋勤王之師也始之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楡罔弗能征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爲炎帝征也既而蚩尤反叛楡罔蒙塵軒轅徵師諸侯以誅不道爲炎帝誅也周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天下人之痛心于蚩尤非一日矣蚩尤既戮故諸侯咸推軒

轅氏爲天子炎帝以是降封于維炎帝自遜也天下自歸也否如史氏所稱阪泉之戰則南巢之放此爲加實矣慚德之有不在成湯而在黃帝矣然自楡罔以上荒淫之君少見書傳自黃帝以後歷數星陳君君臣臣可次而等等之最上者聖人也聖可多得乎故盡列其君以定天澤之位也中古以下之君聖賢不一妄與凶亦不一亂賊元惡則纂也是數者各書其首中主則不勝書也其臣分爲十等彰廱備矣前於此無臣乎曰有遂皇之四佐太昊之龍師龍名神農之火師火名知其名而不能知其事知其賢而不能分其等也附紀者何其人若存若滅其事或有或無姑依所傳紀之或曰傳疑也

黃帝表 入統之二 黃帝至堯舜

聖君　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以姬爲姓

黃帝者有熊國君之子値炎帝楡罔避蚩尤而居涿鹿遂徵師諸侯擒殺蚩尤諸侯咸歸代神農氏爲天子帝承蚩尤大亂之後楡罔積弛之餘始立制度而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旌麾披山通道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于釜山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乃以雲紀官有土德之瑞舉風后於海隅以爲相力牧於大澤以爲將又有太山稽常先太鴻等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乃

六術　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隸首作算數大撓作甲子

設蔀　至朔同日日章同在日首日蔀蔀終六旬日紀歲朔又復日元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紀之元以原之

命大撓作甲子容成作蓋天車區占星氣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綜六術以定氣運問於鬼臾區迎日推筴造十六神歷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乃命隸首作算數命伶倫造律呂命榮後鑄十二鐘協月筩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乃命大容作咸池之樂以大施天人之道乃作冕垂旒充纊爲玄衣黃裳以象天地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乃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命揮作弓夷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乃命共鼓化狐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

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是曰九淵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薦至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葬于雲陽兄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顓頊

聖佐 顓頊 (年十歲佐少昊)

九黎 黎氏九人少昊之時諸侯作亂者

顓頊高陽氏表

聖君 顓頊高陽氏黃帝子昌意之子十歲佐少昊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爲天子初國高陽故號高陽

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

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

氏顓頊之世不能紀遠始爲民師命以民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無相侵瀆華九黎之亂使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帝作曆以孟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氷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故顓帝爲曆宗也乃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敔珍鑄爲之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羣侯名曰承雲帝靜淵有謀疏通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四時五行之氣

白虎通曰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營室天之宿在亥豕營之次

以教化萬人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日月所炤莫不砥屬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七葬于濮陽少昊之孫帝嚳立

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

聖佐 姬契 即帝嚳年十五佐顓帝高陽孫受封于辛

重 司天 蒼舒 允格 騶明 窮蟬

黎 司地 隤敳 臺駘 卷章 子卷章虛

檮戭 二人昧子能業其官封之汾川 吳回

幻龍 大臨 陸終

土正炎帝子後 龍降 飛龍 樊

爲社 庭堅 氏 八會 惠連

昧 少昊 仲容 風之音 籛鏗

叔達 高辛爲玄囂師 以上謂之八愷 會人

祝融 曹姓

該 火正炎帝孫 金正 季連

大款 脩 水正 元哲

柏夷 熙 水正 女脩

亮父 重該脩熙少昊四子也 大業

緣圖

附紀 陸終 祝融吳回之子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

樊 己姓 封于昆吾爲夏伯蘇顧溫董皆其後也

有飂 叔安 己姓之別爲國者商子曰

董父 受封之職當夏之興

惠連 二子 終第

籛鏗 終第三子 別封 殷 至孔甲而滅

封于大彭自堯歷夏殷壽八百 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元哲 彭祖承封于大彭 不著 終相家

後及商伯其別封 又有諸稽商滅之 禿姓 舟人 彭祖之別 周滅之 求言 終第

四子為妘姓鄶 路偪陽偪其後也 安 姓封于邾 終第五子為曹 曹姓 斟姓 後無 季

連 終少子為羋姓其後為楚

卷章 顓帝娶勝濆氏之女所生 妻曰女嬇 生黎及回代為祝融于高辛之世

女脩 顓帝之裔孫生大業 大業之妻曰女華 生大費是為伯益 長子大廉後為秦為趙

聖君

夋音乙史記作岌山高貌帝王紀云其母生嚳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岌齡亂有德

帝嚳高辛氏表

帝嚳姓姬名夋史作岌少昊子蟜極之子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三十五即位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命咸黑典

衣服如士言其儉也 帝王紀云嚳四妃十子皆有天下 姜嫄有邰氏女禋祀上帝生稷 慶都陳鋒氏女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生堯 簡狄有娀氏女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生契 常儀娵訾氏女生摯

樂為聲歌命曰九招之樂帝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節地之財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明鬼神而敬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執中而徧天下八荒莫不服從帝四妃元妃姜嫄生稷次妃慶都生堯三妃簡狄生契四妃常儀生摯在位七十載壽一百五歲葬於頓丘子摯嗣立荒淫無度諸侯廢之尊堯為天子

帝摯 嚳之子嗣立九年以荒淫廢 赤松 伯奮 吳回 卷章子
子 仲堪
柏招 叔獻 黎 卷章子

實沈 閼伯 俱嚳子 才子日

聖佐

伯奮八人與帝嚳舉於天下謂之八元

季仲 為諸侯與帝嚳之師 子與回代為祝融
唐堯 年十二佐摯封于陶十五改國于唐
咸黑 伯虎
仲熊 與樂為聲歌
叔豹
季貍

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 尋干戈

聖君

堯以高辛丁亥生於丹陵從母姓伊祁氏以祁為姓故曰伊祁氏受封于陶徙國于唐故又稱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表

帝堯者帝嚳之子摯之弟也年十二佐摯封植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為天子年十八而立以火德王都于平陽元載甲辰即位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

收冕名取義收斂其髮也純讀曰緇 題桷頭也枅音雞方木也 越席蒲草為席 毇音毀一斛舂出八斗 堊音惡白土也

居身也欽明文思允恭克讓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翦樸桷不斲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毇藜藿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鉶珠玉不飾錦綺不展怪異不視玩器不寶淫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布衣鹿裘衣履不敝盡不更為其存心於天下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是以萬邦和而黎民變仁略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四表被而上下格萬世誦放勳之德光也外紀稱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

蓂莢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

風猰貐封豨脩蛇皆爲民害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乃定天下道里近遠廣袤之名有草生庭名曰蓂莢觀之知旬朔乃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作樂曰大章帝憂洪水爲災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在位七十載以胤子朱不可嗣求賢有代羣臣舉舜妻以二女歷試諸艱三載可績使之攝位又二十八年堯崩共在位一百載壽一百十八歲百姓如喪考妣舜避堯之子於河南天下歸舜於是代堯

聖人　大賢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衆人　四人　亂賊

顓頊不才子檮杌鯀也帝鴻不才子渾沌驩兜也少昊不才子窮奇共工也縉雲不才子饕餮三苗也

聖佐　舜　徵庸 與 五典 納 堯師 百揆 四門　禹　羲仲　華封　羿 使　兜　放齊　丹朱　伯鯀　三苗

羲叔　人　三徹風射帝者奉以罪殛于羽　祝日者 帝放于崇山　許繇　和仲　康衢　被衣　兒子 蒲衣子 堯師　瞽瞍　共工　德宣于三危

四岳　和叔　老人　方回　岳稱父 流于幽州　童子　齧缺　驩兜　放于崇山　巢父

帝舜有虞氏表

聖君　帝舜者姓姚氏顓頊六代孫也顓頊生窮蟬蟬生敬康康生句望望生蟜牛牛生瞽瞍瞍生舜繼妻生象父頑母嚚象傲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耕於歷

丙辰舜受攝之歲也通鑑元載丙辰舜即位

山人皆讓畔漁於雷澤人皆讓居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求可遜位者四岳與舜堯乃降二女于嬀汭嬪于有虞歷試諸艱詢事考言克當厥職遂命之陟帝位舜讓于德既而受終文祖以丙辰攝位首齊七政類禋望徧輯五瑞而覲四岳羣牧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定爲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州封山濬川象典刑而罪四凶舉八元八凱使之主后土布五教於四方攝位二十八載堯崩避位天下咸歸格于文

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祖以甲申即天子位以土德王都蒲阪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命禹爲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皐陶爲士垂爲共工益爲虞伯夷爲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所謂九官也合四岳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同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用休用威而府脩事治帝猶孜孜求治廣開視聽立誹謗之木柰已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以樂教天下樂正夔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至聚欲益求人帝曰得夔一足矣是時土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搜氐羌北山戎息慎東長鳥夷四海風

動徙欲而治時景星出卿雲興八伯咸進弘于一人
子商均不肖在位三十三載使禹攝位又十七年南
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共在位五十載壽一百十歲禹
避舜子于陽城天下歸禹因以夏代虞

聖佐 有臣五人禹皋等是也相佐以成舜之大伯夔七友雄陶等是也避去以代成其高

禹　皋陶 即庭堅　棄　契　伯益

伯夷　夔 垂之子　龍

垂　朱　虎　熊　羆　殳斨

雄陶　方回 有虞叔安爵子　續牙 擾畜龍以事舜　伯陽 爲豢龍氏封諸　東不 廢川祓　識 夷氏其後也

象 舜弟　傲　伯封 舜封于蔡娶有仍氏之女曰玄妻生伯封

商均 舜之子封貫有亦不肖家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后

伯與秦不

十二虛

收

靈甫

羿浞之徒夔丸以不記

皇帝王伯總論

臣之奇曰臣觀皇帝王之相承而知道有升降政因世革係世
道之升降以明五德之終始陰陽之雜出天也否泰之循環亦
天也有道之天德居其全故運當其正無道之天德處乎偏故
運寄乎閏是以有道之天五德相乘無道之天五運相克乘克
之數係乎往復之運本乎終始之德歸乎陰陽之道天地人皆
道之分者皇帝王皆道之分身也伯者德之偏運之閏故不可

廷而曰術也臣稽三五之名而不特書於篇者以爲三五之名
別名强執也能具三才之道以方天下者皇也伸五行之德以
諦天下者帝也雖多數君焉皆三五也後之三王纘三皇之緒
而章之也後之五伯假五帝之用而把之也禹湯文武四王也
而稱三忠敬文三統也夏天殷地周人所謂三王也夏少康之
中興殷賢聖之君六七作豈不足以當一王而要以三王槩之
也王者之迹熄而伯作齊桓起乎東海竊木德而興焉故獨處
乎春秋晉文繼桓宜據火德不得其正故不可久也宋襄亡國
之餘故不成乎其爲土土中央正位也宗周雖瘠雒中猶寄亦
不任受焉也秦穆踞乎西方金則旺矣楚莊固夷竊水德以泄

濫乎中土南風不競秦復竊水德而衆海內然而不可以久假
也有閏餘而四時之歲成觀剝盡而七日之天復伯之與所以
成歲伯之滅所以復天漢得天統有係來矣奈何哉其謬襲秦
號而雜用伯術也臣讀本紀書司馬氏謂學者多稱五帝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余嘗西至空桐北
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
處風教固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及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
帝德帝繫姓章矣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
也繇司馬氏至今千有餘歲諓諓之學各習其師惟受命之聖
心知其意登三咸五弘于一人臣不佞誠不能金口而木舌

夏后王統序

臣之奇曰玄圭祗德九鼎象功巍巍乎大禹之有天下也地平天成府脩事治萬世以下歸示穎焉臣竊有疑者九辨繼歌中聲猶在千旬之畋遂來萬姓之仇窮年衆心何以遽忘禹績也豈傳子而實果如人言既傾有窮之征役來有窮之距抑羿族餘殃允懲郊祀已怒五行之湮卒斬五世之澤耶微少康以一成一旅祀夏配天微季杼滅澆滅豷帥禹而行玄圭之毀也寧俟發桀之君九鼎之移也奚假申鉤之主十四傳甲擾天降龍食其一而夏始衰十七傳癸驅人作牛飲三千而夏始滅自殷迄周杞繒越衍其支庶猶有存者臣思禹功之遠而益嘆禹德之神也廢興之故詳於五子之歌矣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守其戒罔不興失其戒罔不廢也禹八年於外一饋十起一沐三握思日孜孜如此其至也啓賢敬承戰甘亦勝隱神期月而僅克之其子十旬弗反而遽失之其曾玄經營四十年而始復之爰及履癸三旬不朔指日偕亡而卒喪之於戲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也爲二斟之依者何人收二國之燼者何人究爲三朡之奔者又何人瓊宮瑤臺何如卑宮酒池糟隄何如菲食當年矻矻所分九州則三壤侯甸要荒僅南巢片席也繼世之君愼無怙祖德而墜先訓歟

夏后表 八統之二

聖君　大禹

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黃帝玄孫姓姒氏字高密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駱明駱明生鯀爲堯治水無功殛死鯀生禹舜使禹爲司空平水土兼宅百揆亮采惠疇禹爲人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聲爲律身爲度傷父功不成八年於外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四奧可居三壤成賦於是錫玄圭以告成功舜乃薦禹於天使代己位禹以丁巳受攝十七年舜崩以甲戌即天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仍有虞建寅色尙黑牲用玄作易曰連山作樂曰大夏鑄九鼎以象九州懸鐘鼓磬鐸鞀以求言下車泣罪人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濟江而黃龍負舟視龍猶蝘蜓薦益於天七年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在位十年壽一百歲益避啓於箕山天下諸侯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大賢　帝啓

[illegible]鈞臺享諸侯[illegible]九歌九辯舞九韶　禹子甲申[illegible]即位

相土　禹車正[illegible]　詩稱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奚仲　季[illegible]　儀狄　[illegible]始作酒[illegible]

防風　有扈氏　禹會諸侯防風後至戮之骨節專車

夷君　太康

孔甲子 癸而嗣位凡十有一歲

帝發

皐子甲中嗣位凡十有三歲

履癸 關龍逢 大史終古

桀有仍之會 發二桀 逢諫桀為瓊室瑤臺 作酒池 糟丘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關龍逢諫 桀囚而殺之 終古泣諫 桀不聽 出奔商 是時瞿山崩 伊洛竭 泰山崩 凡五十二歲

有緡 有施 辛氏 趙梁

氏 氏 顧氏 昆吾 葛伯

九夷

夏后之嗣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龍一雌死 以食夏后 既使求之 懼而遷于魯縣

見桀 桀 數桀為 太僕 引之 師先歸 喜女焉 桀攻克之 惡 與助桀 湯征自葛始 惡

夏后 嵎人 中人 夷人

夏后表 三四

二歲夏 桀是也 七

右夏起禹甲戌止桀甲午凡四百四十一年十七王

稽古篇卷之二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商殷王統序

臣之奇曰玄鳥瀍祥仁及解網玄牡請命功就南巢觀夫阪泉之戰涿鹿之擒奚多讓焉慚德退居侯諸侯之衆戴有天下不與視古人又何如乎桑林罪己莊山救民縞衣木輅驅一代人心于堅白渾素之中至矣哉湯德也徂桐遷義拱木消祲以至夢象之主築巖之佐而編髮胥攻章翟盡來矣自湯至乙賢聖之君六七作曰太甲曰沃丁曰大戊曰祖乙曰盤庚曰武丁曰祖甲彰彰在書傳其臣亦然曰伊陟臣扈曰巫咸曰巫賢曰甘盤曰祖己曰傅說專美有商寧獨阿衡不數傳而有莘虆射天媟首河渭者且有銅柱悅婦焚身鹿臺者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乎然而商丘嗣封作賓未艾有客有客猶白其馬也乃若象魏剖心孤竹扣首禾黍作歌故墟皆涕殷一代之臣民若此殷一代臣民之心俱若此流風遺俗豈一善一德之貽歟商頌作于正考父美契湯及高宗也聖人之後必有達者城雀雖生祐嘉歸孔玄鳥之商獲狩麟之聖而世衍之雖萬年勿替矣

商殷表 八統之四

聖君 成湯名履 一名天乙 姓子氏初帝嚳次妃簡狄祈于高禖有玄鳥之祥而生契商頌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長發之詩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以頌契也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詩稱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爲夏水官冥生振振生微能師契者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天乙是爲成湯詩稱

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言湯征諸侯伐葛伐昆吾與桀戰于鳴條遂放桀于南巢也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指伊尹也諸侯大會湯退而就侯位諸侯皆推湯爲天子以乙未即位都於亳以建丑爲正改歲曰祀行甲寅歷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冔冠縞衣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作樂曰大濩在

商易先坤而後乾坤道至順常靜而生生無爲者乃有爲之妙也

位十三祀壽一百

聖佐 伊尹 仲虺 費昌 有逢 卞隨 外丙 太史尹諧

相湯太甲伊後伯爵之 伯陵務光 二年

沃丁湯左相商賢賢臣歸湯殷諸侯湯讓天下二人 仲壬 四年

大旱七年占曰南巫曰當以人禱者也 湯所誅尹諧志當以人禱

咎單 沃丁葬以天子禮報上帝爲湯御乘坐 伐桀秦 祖始此 逃去

賢君 太甲 太丁子戊申嗣位凡三十三祀號太宗 七里亳去殷

商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賢君 沃丁 咎單

沃丁委任賢臣一依成湯之政 太甲子沃丁所辛巳嗣位凡二十九祀

太庚 沃丁弟庚戌嗣位凡二十五祀

小甲 太庚子乙亥嗣位凡十七祀

雍己

稽古篇卷二　商殷表　商君　大賢　賢者　嬖人　亂賊　四

小甲弟　壬辰嗣　位凡十有二祀

大戊　雍己弟　甲辰嗣　位凡七十五祀　號中宗

大戊修先王之政三月祥桑枯死三年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大賢　伊陟　伊尹子為大戊相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陟曰妖不勝德君其脩政

巫咸　乂王家

希賢　仲丁　大戊子　乙未嗣　位凡十三祀

仲丁自亳遷囂

臣扈　與陟共格于上

外壬

中衍　大戊御人面鳥噣其後為秦趙

藍夷　為寇仲丁征之

仲丁弟　壬申嗣　位凡十五祀

河亶甲　外壬弟　丁亥嗣　位凡九祀

河亶甲自囂遷相

賢君　祖乙　亶甲子　丙申嗣　位凡十有九祀

圮耿河決祖乙遷于耿諸侯賓服商道復興

巫賢　咸子祖乙相之天下大治

祖辛

稽古篇卷二　商殷表　商君　賢者　五

祖辛　祖乙子　乙卯嗣　位凡十六祀

沃甲　祖辛弟　辛未嗣　位凡二十五祀

祖丁　祖辛子　丙申嗣　位凡三十二祀

南庚　沃甲子　戊辰嗣

高圉　古公曾祖能帥

位凡二十五祀

陽甲　祖丁子　癸巳嗣　位凡七祀

自仲丁以來廢嫡而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賢君　盤庚　陽甲弟　庚子嗣　位凡二十八祀

耿圮于河盤庚作書告臣民遷于亳改商曰殷行湯之政諸侯來朝

稷者

小辛　盤庚弟　戊辰嗣　位凡二十一祀

酒池肉林為文演之自	
殷遂宮中九市 紂作	
為長夜飲作也亡	
妙聲淫聲入心	
膠鬲氏 殷周之間代	孝己 遂氏者
侯	
氏 紂天問曰伐雷開何之以姐順而賜	己女封之

右殷自湯乙未止紂戊寅該六百四十四年共二十八君

商君　賢君　庸人　凶人　小人

西周王統序

臣之言曰臣讀周頌合諸周書太王肇迹王季其勤武集文統厥繼成休未嘗不望古遙集也祖孫父子相繼二百年太和在成周宇宙矣然自粒民之祖啓土于邰十五王而平之十八王而文之其始也徙豳徙岐崎嶇戎狄之間既而立豐立鎬增其式廓至於營周營雒克守先烈其難也如是盍再觀夫泰虞二虢旦封名畢賢聖萃於一門也如是而亦未觀夫生民姜嫄太姜太任太姒邑姜思齊嗣徽其獲佐於閫壺也如是自時厥後南征不復西狩忘還基德未已基禍日成詩人作刺始于懿矣下堂而見始于夷矣龍漦開櫝弃于道者厲矣檿弧服箕頹于

犬者幽矣雖有側身之主脫簪之后所成就幾何年也豔妻煽處宜臼失嗣昔之兄弟讓而荆逃今之嫡庶爭而戎至昔之佐于閫壺者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豈貞元之會竭於周初抑千載喪師九爭殺諫中興之業甫成而卒棄歟子晉之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以一宣當厲幽平且不足而况乎其共貪天禍也若稽先王之遺訓省其上下內外而觀其廢興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數者之成焉其廢者必有數者之敗焉雖然幽厲濟虐浮于桀紂岐崩川竭西周雖亡澗瀍雒食東周猶衍豈惟文武成康之遺緒其自古公公劉以上思文后稷配天立民發天下者天下發之于我民者天其于之豈徒然哉

西周表 八統之五

聖君 文王名昌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
為帝嚳元妃踐巨人迹而生子以為不祥初欲棄之
既收養成人因名曰棄長好耕農民皆則之帝堯以
為后稷有功封于邰詩所謂有邰家室是也別姓姬
氏后稷薨子不窋立不窋薨子鞠立鞠薨子公劉立
公劉雖在西戎復脩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
焉國於豳詩所謂篤公劉匪居匪康豳居允荒是也
公劉薨子慶節立慶節薨子皇僕立皇僕薨子差弗
立差弗薨子毀隃立毀隃薨子公非立公非薨子高
圉立能帥稷者高圉薨子亞圉立亞圉薨子公叔祖
立公叔祖薨子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熏
鬻戎狄攻之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
豳人從之如歸市及他旁國亦多歸之詩所謂率西
水滸至于岐下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是也古公三子
長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古公妃太姜季歷妃太任皆
有賢德太任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
其在昌乎伯仲知古公欲立季以傳昌逃之荊蠻以
讓季古公薨季歷立為帝乙牧師伐始呼之戎翳徒
之戎獲其三大夫賜圭瓚秬鬯為侯伯詩所謂克明

國語曰文王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是也王季以帝乙七祀薨
子昌立克成厥勳以撫方夏伐崇作豐邑徙都之嘗
為紂囚于羑里而演易既為西伯漢南諸侯歸者四
十國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君周人以是年為受命
之年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受西
伯之命則九年也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則文王之心
也文王壽九十七長子伯邑考為紂所殺立次子發

聖君 武王名發文王子嗣西伯位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為輔亂臣十人左右先後率脩文王緒業九年觀兵
孟津渡河中流白魚入舟王取以祭有火自上復于
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十三年伐紂滅
之詳見武成己卯即天子位建子為正色尚赤勒丹
書之銘訪洪範之敘秉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弟
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
通道于九夷八蠻遷都于鄗作樂曰大武十有九年
崩壽九十三己卯即天子位至乙酉崩實七年

至聖 周公 鬻熊 辛甲 伯邑 虞君 邰子 管叔
旦 文王子 文王師 蔡公 考 文王子 芮君 雍子 鮮 黎 西伯所戡
武王弟 虢仲 原公 長子 入周墟蔵而敬 郜侯 蔡叔

聖佐 姜尚 虢叔 蘇忿哲 叔 同 郇侯度

國事改爲共和凡三十七年爲民所叛出奔於彘又十四年崩
召穆公虎 爲宣王討西戎 有傳
南仲 作桑柔刺厲
仍叔 有功奉作雲漢美宣王之祖也
史籀 宣王史作大篆
衛巫 使監謗者告則殺
西戎 南仲所伐
尹氏 太師見大雅
玁狁
荊蠻

賢君宣王 靜 厲王子甲戌嗣凡四十六年
宣王之日周召夾輔中甫吏理內順治外威嚴感姜后之脫簪早朝姜罷卒成中興之名
周公 于彘共五十一年
張仲 孝友
申伯 封于謝
虢文公 諫宣王
仲山甫 有傳
韓侯 有傳
奄父 命於夷宮
杜伯 無罪被殺
程伯
顯父 楚語曰宣王
蹶父
休父 有獄入其女爲褒姒
褒姒 卿士
皇父 名虎所征
淮夷
尹吉甫 從韓侯時失其官守爲司馬氏
左儒 者
家伯 周卿士王自征
番 司徒
暴公 譖蘇公之
徐夷

凶君幽王 宮湦
家父 九事杜伯之死
虢石父 冢宰
姜氏

幽王無道三川皆震廢申后及太子寵褒姒戾申聞裂繒以悅褒姒十一年號石父善諛好利用事尊任國人皆怨
方叔
常從
伯陽 老子師
尹喜 作誦以究王訩 附傳
蘇公 作何人斯
鄭友 有傳
寺人 孟子 作巷伯
仲允 此褒姒譖廢申后
聚子 膳夫
蹶 內史
祭公
申侯 太子申侯舅也王伐之遂與鄭人名犬戎殺王西周亡
幽王司徒死難
史伯 告桓公周將亡
叔帶 奄父子去周
楀 氏
蹶 馬趣
伯服 褒姒子
繒人 師共名西夷犬戎
申侯 道王爲非
犬戎 殺幽王於驪山下虜褒姒
俱見十月之交
伐王

右西周起武王己卯至幽王庚午止共三百五十二年

東周王統序

臣之奇曰周自東遷綿綿瓜瓞芃芃棫樸俄而若華其黃齊晉楚秦征伐自出驪山之勤忽爲繻葛之戰於鄭且然況其大者陵遲以降惠襄之際何紛如也天之方難無獨斯畏藩垣屛翰果何人歟首止河陽同茲大義請隧之譏夾於問鼎論者惜之然而守府一人猶能舉舊章以折有功之强國勞郊數語猶能舉天命以服覬兵之僭王爲國以禮豈不信乎有時厥後景悼階厲子朝之亂逾於頹帶雄雞尾斷狩麟筆絕自敬及考春秋之天下復爲戰國之天下矣三晉大夫之分晉始于威烈也田之易姜繼于安王也越滅姬而有侯伯之胙秦敗三晉而有黼黻之賜惟名與器胥假叛人五服五章聊止遍處其若先王與天下何何共主之爲也自平至赧五百餘歲合諸西周卜世卜年以曆雖過其贅旒亦已甚矣二聚繼遷誰杞誰宋周之亡弗獲比夏殷之亡也悲夫百餘年而有瞻望河雒嗟周室之無祀者子嘉旣得子南始紹臣讀書而嗟秦晉之卒附於周覩史而喜周封之再續於漢

稽古篇卷二　東周表　二十

周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時人　中人　妾人　凶人　亂賊

王少子辛丑紀元凡十五年

威烈王午　考王子丙辰嗣位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安王驕　威烈王子庚辰嗣位凡二十六年
十六年命齊大夫田和爲齊侯

魏斯　在列國有傳
趙籍
韓虔

田和

烈王喜　安王子丙午嗣位凡七年
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賢之

顯王扁
丁巳五年賜秦獻公以黼黻之服　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

慎靚王定

齊威王

韓慶　韓人仕周

秦獻公

白圭　周人善治生產

司寇布　爲周

稽古篇卷二　東西周表　二十一

周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時人　中人　妾人　凶人　亂賊

顯王子辛丑嗣位凡六年

亡君赧王延　慎靚王子丁未嗣位凡五十九年
赧王與諸侯約從伐秦秦攻周王入秦頓首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於周

東周君　年乙巳入秦是歲卒
東周君壬子七年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比亡凡有七邑

君　貞定王玄孫繼赧王

七年壬子秦滅之周亡

仲連　義負石入楚欲入不得周末從諫人

徐衍

武公

蘇代　周累

公

秦孝　周足　宮他　周相使亡西周之秦之東　輸其情

蘇厲　諫宜陽必拔

秦昭

伊昭子　止之

周最　呂倉　襄王

周冣子　周文王稱西帝

顏率　止齊秦求九鼎

樊餘　工師　齊滑

周客　止韓魏易地

籍　相趙

王　使秦

見總傳

鄭朝　城渾　立爲東帝

遷周祭地

石行

秦將軍摎　滅西周

呂不韋　相秦

周滅東周

馮睢　計殺宮他

秦

右周起武王己卯終東周君壬子該八百七十四年

共三十七王東周君一人

臣之奇曰周室既微東西分治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以續周公官職是爲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立長子曰西周武公赧王自雒陽徙河南益以衰弱不能主盟會武公依焉國策所言西周君武公也武公子曰文王及赧王入秦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𢈪狐聚而西周之祀廢於丙午國策所云東周君惠公少子也惠公封次子於鞏以奉

王仍襲父號故曰東周惠公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秉政雒陽
采邑在鞏國策有昭文君疑即東周君也赧王既卒繼統者宜
爲東周君及呂不韋帥師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東周之祚絕
於壬子東周未亡秦不得書繼統也東周雖亡列國猶在秦尙
未得書繼統也燕魏韓皆周同姓也齊楚趙亦周封國也秦之
繼周必以始皇二十六年六王畢四海一君子所以大一統也
東西周三十七王益以東周君懸狐之遷陽人之遷距鹿臺之
散鉅橋之散蓋八百有餘歲矣然自周公胤保大相東土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於是營河南爲
新邑營雒陽爲下都周公治雒而成王歸周所謂宗周也赫赫

宗周褒姒威之平王避犬戎之逼而東遷所謂西周者豐鎬東
周者東都也威烈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東周者雒陽也何以
稱河南爲西周自雒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何以稱雒陽爲東
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大東之什曰東人之子職勞不
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傷東周之困也都人士之什曰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思西周之盛也彼黍離離王
風夷于列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呂秦閏統序

臣之奇曰臣讀秦史而有感夫德力之分途有好必甚斷斷爲
不爽也秦之先益作舜虞烈山澤而焚之於若鳥獸之意亦稍
損矣傳至非子爲周主馬而得附庸秦仲以征戎爲大夫襄公
以兵送爲諸侯開國之初固純用武力爾黼黻之服已賜鶯鶩
之勢浸成發憤于孝僭王于惠餘咍及襄吞食三晉夷滅宗周
姬氏八百之緒雖顯絕于暴嬴嬴氏期年之子乃陰易於賈呂
臣不敢知曰坑儒之黔首爲此言以舒積懣臣亦不敢知曰極
暴之蒼蒼爲此事以彰默報也呂政以眇眇之身畢六王而一
四海遂欲流唐虞滌三代夷封建於郡縣灰詩書於一炬銷兵

器於金鐻埋諸生於塵土自以爲二世三世千萬世也沙丘之
秘骨未冷阿房之高枕幾何十二公子戮死咸陽十公主矺死
于杜子閭呼天子高從葬洪枝刊落望夷低首爲王弗許爲侯
弗許與妻子爲黔首亦弗可得胡亡秦亡豈非天歟豈非天歟
臣安敢竊意夫山澤之烈遂遠同崑岡之炎又安得不致疑夫
陽翟之賈宜陰名鹿馬之奸哉太史公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
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氏裴氏將
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
封趙城爲趙氏趙自有紀諸國幺麼無足道者始皇稱帝二世
而滅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宜其滅之速也

呂秦表 八統之七

始皇帝名政莊襄王之子相傳以爲呂不韋之子先是昭王太子之子異人質於趙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因與異人約不韋厚貲西入秦爲異人遊說因得爲太子嗣更名楚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昭王薨太子立爲孝文王三月而薨楚嗣立爲莊襄王三年而薨而不韋所娶邯鄲姬有娠獻諸楚期年而生子政者代立爲王在諸侯位二十六年庚辰初幷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除謚法自爲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萬世以周得火德從所不勝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色尚黑數以六爲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器銷以爲鐘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長樂宮門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自此東行郡縣立石頌功游海上求三神山不死藥築長城作阿房焚詩書坑儒士誅不孝居人無虛日三十六年秋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三十七年辛卯東巡至平津而病篤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立石頌功業游海上令徐市等求三神山不死藥發兵令力士狙擊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索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三十二年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遣蒙恬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自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竟以七月崩於沙丘山鬼知一歲事豈徒然哉趙高秘不發喪竟與李斯矯詔殺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盧生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蓋斯而言璧之遺於鬼也天也石之刻於人也天也圖書之錄於海也亦天也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三十五年作阿房坑問諸生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

秦君　賢者　希賢　時人　中人　妾人　凶人　亂人　元惡

始皇帝（存王）　三十七年合在位二十王位而言也始六年庚辰幷天下在皇帝位實十二年下辛卯崩實十二年

扶蘇（始皇長子諫坑諸儒出監蒙恬軍胡亥斯高矯制殺之）　王綰（丞相）　烏氏倮（令比封君）　司馬昌（始皇時靳孫）　周青臣（僕射）　淳于越（博士）　侯生（與盧生譏始皇）　胡毋

嫪毐（始皇九年作亂伏誅夷三族遷其太后于雍）

二世胡亥（元年壬辰東行郡縣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楚人項梁起兵於吳田儋立爲齊王韓廣立爲燕王武臣立爲趙王公子各爲魏王二年楚已趙歇爲趙王陳人秦嘉起兵於郯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帝韓廣爲燕王三年趙高閻樂弑之於望夷宮　始皇少子趙高與李斯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

叔孫通（二世博士後歸漢）　太史敬　徐市　謁者　李孫（從東方斯長子來以反三川守）

黃公　盧生　伏生　博士　阮翁（謁者二世怒下）　斯中　公子仲　將閭（守長二丈三尺）　公子零陵　高　令信　正先　任囂　非趙高而被殺　剽佗

子嬰　章邯　王離　長忠

閻樂（高將成陽令夷三族）　李斯（焚書首惡有傳）　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後殺之有傳）

楚爲羅王四年 兄子嬰乙未趙高殺之

亡君子嬰 高迎子嬰嬰與二世兄子二人謀刺高子立四與其三族爲王十六日四十六日沛公降漢秦至灞上以係頸封亡基符節降軹道旁沛公以屬吏項籍至殺之

子嬰 龍川令

子二 韓談

郃平 秦敢東陵侯

人 嬰子嬰宦與者刺高 謀曰高殺二世佯以義立我我稱病高必自來來則殺之

欣 二世將 俱

右呂秦自始皇庚辰幷天下至子嬰乙未降漢秦亡

實十六年凡三君

稽古編卷之三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孔門道統敘

臣之奇曰高山景行車舝所以思季女也史遷述之以贊夫子雖曰斷章擬人不於其倫矣夫子天也日月也高山乎哉天不可階能名乎哉日月不可踰能擬乎哉吾人終身戴天知其高而不知其所極也朝夕覩日月知其明而不知其所際也古今師夫子知其聖聖而不可知也天也日月也臣於夫子何敢置一辭由及門之雋遡祭海先河之義首世系志家學也次及門大賢志宗傳也次賢者次希賢志羽翼也附見諸人志私淑也次友善次咨問次畸人爲附驥者幸也次稱述定考質也次節取明取裁也次妄人次凶人戒也附歷代從祀以溯淵源之流漸非苟焉而得爲孔子徒也

孔聖紀及孔門表 八統之八 有贊

歷代追贈文宣王四配十哲封公侯伯有差 皇明嘉靖以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稱子十哲以下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

孔子名丘字仲尼十世祖弗父何讓位於弟厲公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嘉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夷生防叔避華氏難奔魯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娶生孟皮有足病求婚顏氏得少女徵在禱於尼山以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冬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陬邑少為委吏乘田定公以為中都宰為司空又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敬王四十一年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卒于魯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惟子貢廬於冢上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餘室因命曰孔里贊曰

孔子之子名鯉字伯魚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至遡[illegible]鮒藏三耳穿生斌字子順為魏相斌生鮒字子襄為陳涉博士死陳下弟子襄為漢惠帝博士以下不具述

天子之不可得而稱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日月之高何似丘陵東山泰山今古孰登遊於聖人之門雖無文王猶興

及門大賢 合子思孟子十四人

復聖顏子宗聖曾子閔子至卜商皆四科有若似聖子張有聖人之一體合述聖子思亞聖孟

顏回 子淵魯人　曾參 子輿武城人　閔損 子騫魯人

冉耕 伯牛魯人　冉雍 仲弓魯人　端木賜 子貢衛人

仲由 子路魯人　冉求 子有魯人　言偃 子游吳人

卜商 子夏衛人　顓孫師 子張陳人　有若 子有魯人

子為十四大賢

及門賢者 合孔鯉左丘明二十人

南宮至[illegible]卒言行俱見論語惟季次未嘗仕子特賞嘆之子正常以家車五乘從子所流子木受子傳易左丘作春秋左傳為素臣故合伯魚為二十賢者

南宮适 子容魯人　宓不齊 子賤魯人　原憲 子思宋人

漆雕開 子若蔡人　公西赤 子華魯人　澹臺滅明 子羽武城人

曾點 子晳武城人　宰予 子我魯人　高柴 子羔衛人

公冶長 子長魯人　顏無繇 字路魯人　司馬耕 子牛宋人

巫馬施 子期陳人　樊須 子遲魯人　琴牢 子開衛人

公晳哀 季次齊人　公良孺 子正陳人　商瞿 子木魯人

左丘明 魯史

及門希賢 四十八人

史記所載又有公伯寮秦冉申[illegible]寮愬子路必非門人冉家語不載或師授也四配十哲久有定評然以似聖子有[illegible]子我為可語也又南宮适等二十人為賢者陳亢等四十八人為希賢因論語家語所載為次第非敢妄有軒輊

陳亢 子禽陳人　申棖 子續魯人　梁鱣 叔魚齊人

顏辛 子柳魯人　冉孺 子魯魯人　曹卹 子循蔡人

伯虔 子晳魯人　公孫龍 子石衛人　冉季 子產魯人

公祖句茲 子之魯人　秦祖 子南秦人　漆雕哆 子斂魯人

顏高 子驕魯人　漆雕徒父 子文魯人　壤駟赤 子從秦人

商澤 子季魯人　石作蜀 子明秦人　任不齊 子選楚人

后處 子里齊人　公夏首 子乘魯人　奚容蒧 子晳衛人

公肩定 子中魯人　罕父黑 子索魯人　句井疆 子野衛人

秦商 丕茲魯人　顏之僕 子叔魯人　榮旂 子旗魯人

縣成 子橫魯人　左人郢 子行魯人　燕伋 子思秦人

鄭國子徒魯人　秦非子之魯人　施之常子恒魯人

顏噲子聲魯人　步叔乘子車齊人　原亢子籍魯人

樂欬子聲魯人　廉潔子曹衛人　叔仲會子期魯人

狄黑晳之衛人　邽巽子歛魯人　孔忠子蔑孔子兄子

公西輿子上魯人　公西蒧子尚魯人　顏相子襄魯人

鄒單子家　顏何字稱　林放

附見四人

孟懿子子令受學　賓牟賈與子言樂　序點矍相之圃與裘揚觶而語

公罔之裘

諸賢子弟門人私淑十二人皆孔徒也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公明儀曾子弟子　子襄曾子弟子

沈猶行曾子弟子　陽膚曾子弟子　童子隅坐執燭

曾申參子魯穆問禮　曾元參子　曾西曾子孫

檀弓子游弟子　言思子游子　申詳子張子

子所友善十四人所交接二人

老子周柱史　晏嬰齊相平仲　遽瑗衛大夫伯玉

國僑鄭相子產　孟公綽魯大夫　顏讎由於衛所主

司城貞子陳所主　高昭子齊所主　老萊子楚人

萇弘周大夫問樂　郯子問官　師襄學琴

師己子去魯送至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哭諸賜氏

有施氏食子以禮　舊館人脫驂以贈

答問十八人附見四人

齊景公　衛靈公　定公

哀公　楚昭王問萍實　吳夫差問骨節專車

陳惠公問楛矢貫隼　陳司敗　季桓子問穿井得狗

季康子　葉公楚大夫　子服景伯

孟武伯　季子然　公明賈衛

魯太師　伯玉使　互鄉童子

棘子成　太宰　公孫朝以上三人問子貢

孟敬子問曾子

一時畸人二十三人

孟僖子知聖人後必有達者　楚狂　丈人

長沮　桀溺　儀封人

晨門　荷蕢　達巷黨人

鄭人告子貢東門有人　太師摯　亞飯干

三飯繚　四飯缺　鼓方叔

播鼗武　少師陽　申句須

樂頎魯大夫子命伐費　師乙子貢問歌　輓父之母誨子父墓

泰山婦人對子路無苛政　項槖或云七歲為孔子師

子所稱述三十二人

五帝三王五臣三仁十亂八士歷見書傳不贅述

太伯至德	虞仲中清中權	伯夷古之賢人
叔齊同	老彭竊比	周任有言
魯公	齊桓公正	柳下惠賢
管仲人也其仁	甯武子不可及	介山子然
銅鞮伯華	隨武子	趙文子俱見大戴
公叔文子文	大夫僎同升	季札觀其葬子
董狐良史	大連	少連俱善居喪
夷逸	朱張逸	史魚直
孟莊子孝	世叔	子羽脩飾
裨諶草創	公子荊善居室	孟之反不伐

竇鳴犢	舜華作操哀二人	
子所節取十六人		
晉文公	趙盾為法受惡	季文子三思
臧文仲	臧武仲智	令尹子文忠
陳文子清	孔文子不恥下問	伯氏無怨言
仲叔圉治賓客	王孫賈治軍旅	祝鮀治宗廟
卞莊子勇	子桑伯子可也簡	牧皮所謂狂
闕黨童子將命		
當時交人十六人		
微生畝	微生高	孺悲

原壤	叔孫武叔	楚子西
衛南子	彌子瑕	公伯寮
公山弗擾	佛肸	雍渠衛靈參乘宦者
公之魚阻康子召孔子	沈猶氏朝飲其羊詐市	公慎氏妻淫不制
慎潰氏奢侈踰法		
當時凶人十二人		
桓魋宋	陽貨魯	犂鉏齊
少正卯魯	彼婦	陳恒
陳蔡大夫	匡人	蒲人
盜跖	石乞	孟黶二人仝擊子路

皇明嘉靖罷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人之祀林放蘧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其鄉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陸九淵增入從祀隆慶間以本朝薛瑄萬曆間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附歷代從祀三十一人			
穀梁赤魯人	公羊高齊人	高堂生	伏勝
孔安國	后蒼	董仲舒	杜子春
王通	韓愈	周敦頤	程顥
歐陽脩	邵雍	張載	司馬光
程頤	胡安國	胡瑗	楊時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陸九淵
蔡沈	真德秀	薛瑄	王守仁
陳獻章	胡居仁		

孟子七篇諸人叙

臣之奇曰臣讀孟子七篇所願學孔子也正息距放以承三聖也見知聞知繇堯舜而來也其傳甚正其心甚苦其所爲亦極難孔子大聖也聞政列國講業杏壇而羣賢輻湊焉孟雖後車數十從者數百幸而傳食於諸侯或爲泰也不幸而竊屨於館上或有疑也邪詖淫遁之辭與功利夸詐之習亡獨中於戰國君臣即以樂子善信猶有啜餔之嫌公都義仁僅得湯水之喻孫疑金受連善幣交告萬鍾者陳子爭尋尺者亦陳子也丑誠齊人蒙且東野挾貴之徒食志之侶是卑卑者又安足道哉而子與子獨以其昂昂氣象矯矯以遊魏魏勿視所如不合爲臣而歸猶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而後述唐虞三代之治止合從連橫之術本周公仲尼之正距楊朱墨翟之誣有人於此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子輿子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子輿子也豈與夫稷下先生蘭陵廢令雕龍鄒子白馬公孫徒誇𩦲驅之榮各希炙轂之頌雖豚蹄纓絕亦牛鼎意中耳迹子輿當年所至齊梁魯滕之外秦楚雖大不稍置轍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驅猛兼夷獨周公乎哉然而周公易而子輿難也子輿無周公之位而有周公之志也盡亦觀夫盈野盈城之禍浮於滔天無父無君之言甚於食獸馬雖櫌櫌孜孜使益掌火暨稷播奏而後蹄跡不交蒸民乃

粒子輿因尺軀寸舌也援天下以道飫天下以仁義俾異端不獸食而狗彘不人食觀子輿所以飫天下援天下然則子輿難而大禹易也推而言之繇堯舜至於湯有禹有皐見而知之亦堯舜易而子輿難也由難易之故而究言之子輿之功不在禹下子輿之學獨開孔傳臣方冀其懸斗極定南車而引百千年之後死也又何求其持方枘內圓鑿以干三四國之時君哉

孟子七篇諸人

孟軻字子輿鄒人也受業子思史記曰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所述見知聞知人（十二）

堯　舜　禹　臯陶

湯　伊尹　萊朱　文王

太公望　散宜生　孔子　子思

所述賢人（二十六人已見孔門不重出）

傅說　微子　微仲　箕子

比干　膠鬲　百里奚　宮之奇

孫叔敖　孟獻子　樂正裘　牧仲

成覸　亥唐　顏般　秦穆公

陳侯周　句踐　公儀子　段干木

泄柳　公明高　龍子　陳良

師曠　薛居州

所述畸人（十九人）

王良　離婁　公輸子　孟施舍

北宮黝　孟賁　烏獲　齊虞人

陳仲子　子濯孺子　庾公斯　尹公他

王豹　緜駒　孺子（歌滄浪）　奕秋

馮婦　易牙　子都

所述中人（八人）

晉平公　魯繆公　費惠公　趙簡子

季孫　陳戴　王順　長息

所述婦人（七人）

杞梁妻　華周妻　仲子母　仲子妻

西子　齊人妻　齊人妾

所述妾人（十人）

虞公　子叔疑　負芻　瓓疽

瘠環　較人　嬖奚　宋人

宋人子　齊人

孟子門人（十五人）

樂克（正子）　公孫丑　萬章　公都子

屋廬連　陳代　充虞　徐辟

陳臻　桃應　高子　彭更

滕更　咸丘蒙　孟仲子

答問交遊 四十人 附王子 王子傅

齊宣王 梁惠王 梁襄王 滕文公

魯平公 鄒穆公 王子墊 季任

儲子 時子 曹交 孔距心

蚳鼃 然友 畢戰 匡章

胡齕 戴不勝 戴盈之 宋牼

尹士 晝客 宋句踐 淳于髡

莊暴 沈同 周霄 景春

陳賈 景丑氏 東郭氏 公行子

夷之 墨者 北宮錡 浩生不害 齊王子

任人 館人 愼滑釐 貉稽

所闢異端 十人

楊朱 無君 墨翟 無父 子莫 執一 許行 爲僞

告子 禍仁義 孟季子 義外 白圭 貉道 陳相 背師

陳辛 同 鄉愿 德之賊

所斥小人 五人 附邪 逢蒙

公孫衍 張儀 盆成括 王驩

臧倉

百家九流總敘

臣之奇曰臣讀百家言高者虛無泛博下者殘刻詐譎大者迂遠小者恐泥鉤鉅既多殽亂不少令人出沒欣厭而無所從心要之微言絕而大義乖強智之士灑出支馳守其一端奮其衆辨始未嘗不依模理本剽竊道眞而究以玄黃之血生祖龍之火諸儒伏坑也黔首自愚也人實爲之謂之何哉今孫班固漢書所列百家言分爲九流又因九流之言合百家之人合而分之雖一致而百慮分而合之終殊塗而同歸歸之於一意尼山其崑崙而洙泗其河海乎臣不欲遺一家之言亦不能私一家之人安其所習毁所不見臣何取焉貴同賤異因心抑揚倘論者之大蔽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赫赫乎日出之光華日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臣將以山海涵百家之合先以日月鏡百家之分仲尼日月也古今之學者受光有大小用照有遠近含英載魄靡得而外焉其自時舍短取長以通萬方之畧折中有所以定一門之宗俾三古以上億代以下之人俱得爲孔子徒臣所願也亦斯人之幸也或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邪說誣民危士傾國德之棄也惡乎取曰不以人廢言存其善懲其否逃則歸歸斯受西北之剩洙循綱紀於貉夷四瀆之洪瀾廻經營於中國所有諸家序次如左

儒家敘

臣之奇曰叙嘉既立道統聿開三古薪傳息於秦火坑焚之後炎劉勃興乃公馬上僅聞新語蕭律韓兵張蒼章程歸叔孫之綿蕝而已赤松繼遊蓋公避舍漫淫文景黃老申韓雜用為理於經術之儒寂寂也繇武迄成藏書秘府讎同異於石渠求遺書於天下而儒風丕顯九流歸宗歆卒父業總羣書為七畧班固因之為藝文志其言曰諸子十家可觀者九然以儒與諸家並列而別于六經固所謂儒藝文之儒也非天地人之大儒四科之通儒多聞見之博儒經術經世之名儒也今繇夫子答魯哀之儒行遞數之不能終其物儒固兼帝王君公卿相將帥大

夫士庶之人而可命曰儒儒固合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皆有之以為行也儒有溫良敬慎寬裕禮節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慕賢容衆起居不忘百姓之病帝王之儒也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則如威小則如愧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君公之儒也儒有推賢進達不忘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卿相之儒也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見死不更其守引重鼎不程其力將帥之儒也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大夫之儒也儒有席珍待聘強學待問懷忠以待舉力行以待取難進易退粥粥若無能士之儒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庶人之儒也繇其人而指其行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德行之儒也儒有聞善相告見善相示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言語之儒也儒有不斷其威不習其謀程功積事先勞後祿政事之儒也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博學而不窮多文以為富文學之儒也繇前而數儒皆兼此而有之臣之所謂儒也洪荒既闢遂人傳教然蓋尚矣三古相承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此十一聖人者作君作師揭中天之日月開萬古之長夜凡有心知莫不尊為教祖其諸六經所載三傳

所稱下逮春秋大夫七國人士漢初諸子附青雲以聲施亦各自有其不朽矣臣志周秦以上人物故自漢以下未及詳所附漢初諸儒皆明道之羽翼傳經之故宿咸祖龍之虐燄亦曰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也若夫七十子才具四科身通一藝與夫未得為孔徒而私淑諸人者皆儒也班氏獨志曾子子思等衆一而遺百矣故於孔門已見名氏者不再出而以十一聖人為三才聖儒特置一等然後於帝王之儒君公卿相之儒大夫之儒士庶人之儒別為序次如左何以合君公卿相在外為君公在內則卿相也何以合士庶人執贄為士不見諸侯則庶人也春秋諸卿何以槩稱大夫列國之卿臨以天子皆大夫也

子可以爲文孔子所稱彌牟其勤也中見禮記晉趙衰有衰之文列傳胥臣公文

學讀書有列傳陽處父文公使傳太子叔向所稱士會請祭三代之典禮修執秩爲太傅有

列傳趙武請鄭七子賦詩而知存亡有列傳士渥濁師志博聞有列傳士弱晉知

天道有列傳羊舌赤銅鞮伯華孔子所稱羊舌肸古之遺直孔子所稱[鄭]國僑

博物君子有列傳游吉太叔美秀而文有列傳公孫揮子羽脩俗原見左傳[吳]季

札知樂而習禮有列傳[楚]叔時敬士賢僻子有列傳太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

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鐸椒惠王太傅著春秋微三篇屈原著騷經有列傳宋玉

風流儒雅附騷不朽[秦]蹇叔番番良士穆公所詢[晉]子臧言爲君非我節[燕]樂毅

以仁義之師行於戰國將相之儒也郭隗爲天下士開路昭王所師[趙]虞卿棄相印著春秋

十五篇[魏]李克子夏弟子相魏文侯書七篇

[附]陸賈著新語時爲漢高述詩書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漢一代醇儒賈誼書五十八

爲訓左傳劉向新序說苑等書六十一篇

士庶人之儒七十子及諸賢門人已見孔門不載出傳經諸儒詳見六經訓

周豐哀公執贄見禮記子柳不家於喪見檀弓縣子繆公問禮見檀弓顏丁

魯人善居喪見檀弓景子書三篇說宓子語似子賤弟子世碩陳人書二十一篇七十子弟子

公孫尼子書二十八篇七十子弟子魯仲連書十四篇有列傳顏斶齊宣王時

人歸眞反璞鮑焦周隱者抱木而稱段干木魏人不見文侯顏柳止哀公設撥見

檀弓公孫固書一篇十八章爲國王陳古今成敗齊寗越中牟人書一篇周威王師羋

嬰齊人書十八篇七十子之後王孫子書一篇曰巧心荀況趙人楚蘭陵令書三

十三篇董無心書一篇難墨子徐子宋外黃人書四十二篇侯子書一篇或作倖

道家清淨始於黃帝可見三教皆本於儒

赤松子張良所欲從遊

子李氏春秋二篇羊子書四篇百章故秦博士朱建著平原君七篇

[附]魯兩生叔孫爲綿蕞之禮兩生不肯行斥爲迂儒蓋篤守之士也

道家

老子見周表文子老子弟子或曰姓辛號計然蜎淵楚人老子弟子鄭氏傳光

子傅氏述老子經說徐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尹喜見周表列禦寇先莊

子莊周見魏表老成子○長盧子楚人王狄子○公子牟

魏公子田駢見田齊表老萊子○黔婁子齊隱士宮孫子○鶡

冠子楚人居深山孫子六國人捷子見田齊表臣君子蜀人鄭長者

六國時先韓子張良漢留侯授黃石素書楚子○蓋公爲黃老言曹參所師黃石

公授張良以素書

陰陽家

司星子韋見宋表鄒衍見田齊表公孫發六國時公檮生傳鄒衍終

始乘丘子六國時杜文公六國時韓人鄒奭見田齊表閭丘快魏人

馮促鄭人將鉅子六國時南公前周伯齊人六國時南公六國時人

法家

李悝見魏表申不害見韓表商鞅見秦表劇子趙人應劭氏姓云處子

愼到見田齊表韓非見田齊表游棣子

名家

鄧析見鄭表尹文子說齊宣王宋鈃與尹文俱游稷下惠施見魏表公

孫龍見趙表成公生與李由同時黃公疵見秦表毛公見趙表

墨家

墨翟(見宋表)田俅子(先韓子)我子(墨子學)隨巢子(翟弟子)胡非子(翟弟子)夷之(見孟子)史角(平王使往魯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

縱橫家

鬼谷子(蘇張所師)蘇秦(見燕表)張儀(見秦表)龐煖(見魏表)闕子○國筮子○零陵令信(見秦表)

雜家

伍員(見吳表)子晚子(齊人)由余(見秦表)尉繚(六國時為商君學)尹佚(見秦表)呂不韋(見秦表)

農家

(播時百穀始后稷耕於莘野有伊尹稷與尹爲農家之祖也)

野老(六國時齊楚間教耕)宰氏(不知何世)尹都尉(不知何世)趙氏(不知何世)王氏(不知何世)許行○陳相○陳辛

附小說兵法陰陽術數

師曠(見晉表)務成子○宋子(言黃老意)孫武子(見吳表)孫臏(見齊表)吳起(見魏表)范蠡(見越表)大夫種(見越表)李子○娷(人名也)兒良(六國時人)孫軫○繇叙○王孫○魏無忌(見魏表)景子○李良○丁子○鵷冶子○孟子○東父○別成子(望軍氣)鮑子○公勝子○苗子○甘公(楚人)石申夫(魏人善天文)

臣之奇贊曰道教始於黃帝至老子而專門伊尹太公誰弟誰昆猶墨始墨子毋庸溯尹佚之漸源也其餘諸子各從其羣凡茲所列因諸遺蹟以見幽芳故於巖穴之眞隱龍威之遺文所言可集亦望古而遙欣或揚灰於炎燼或析義於緜棼指所勝屈耳所逮附其名在其書焚古今綿邈如煙若雲繇諸家之滅沒知吾道之未分

卷之四

列國分紀總叙　齊紀叙

齊太公紀及歷世表二十紀之一 有贊　魯紀叙

魯周公紀及歷世表二十紀之二 有贊　衛紀叙

衛康叔紀及歷世表二十紀之三 有贊

卷之五

燕紀叙　燕召公紀及歷世表二十紀之四 有贊

蔡紀叙　蔡表二十紀之五 失

曹紀叙　曹表二十紀之六 失

陳紀叙　陳表二十紀之七 失

杞紀叙　杞表二十紀之八 失

吳紀叙　吳表二十紀之九 失

卷之六

晉紀叙　晉表二十紀之十 失

晉文繼伯論　宋紀叙

宋表二十紀之十一 失　楚紀叙

楚表二十紀之十二 失

卷之七

鄭紀叙　鄭表二十紀之十三

秦紀叙　秦表二十紀之十四

越紀叙　越表二十紀之十五

越論斷　春秋小國總叙 二篇

春秋小國表二十紀之十六　詩書語傳所見諸國 失

春秋列國圖說 失　諸小國所繇滅 失

春秋小國說　列國論斷

卷之八

戰國總叙　魏紀叙

魏表二十紀之十七　趙紀叙

趙表二十紀之十八　趙論斷

韓紀叙　韓表二十紀之十九

韓論斷　田齊紀叙

田齊表二十紀之二十　田齊論斷

諸國分紀總敘

臣郭之奇撰述

臣之奇曰列遂古人物至東周自平王以降分屬于列國思春秋之託始于魯隱繫時于周平穆乎有所感也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于古今也安得不以書受命乎有以夫春秋之以魯史合諸國也臣安得不以周統分諸國也合諸國者臨諸國也分諸國者亦臨諸國也其諸當日以魯臨者以周臨也其諸今日以周臨者以春秋臨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臨天下者何諸國之

君臣有功王室者列于一國仍列于天下君如武公桓文臣如管夷吾故一人而再見也諸國之君臣有罪于王室者亦然楚子之問鼎祭足之取禾在其國爲賢君爲能臣臨以天下俱僭叛也故一人再見而所列不同等也臨一國臨一家亦猶是也晉之書僵齊之愜和在其家俱賢能臨以國則亂賊也臨者何治之也何以治正之也車金之求天子失正矣雞澤之會諸侯失正矣是不得不正以春秋春秋不待褒予而美善見者褒予然後美善見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貶絕然後罪惡見者分其等是以節其辭也其人共覩者也畧之其人稀覩者也詳之人衆矣不能槩存惟見于經者不忍沒留春秋也諸國背[illegible]于魯至春秋也春秋之事亦不一見矣人也賢事不勝書人也不賢不勝書故書其重也賢人也書其始并書其卒錄賢也不賢也亦然戒也故賢不賢不嫌其同辭也有春秋所已治者有弑其君止弑其父前戒而今錄故進于希賢也有春秋所未及治者桓弑其兄季遂其主前諱而今彰故列於篡亂也一則以當年之責備原焉一則俟之百世而貶焉是亦變之正也推此意也散辭而耳治聚辭而目治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罔非正也凡諸國之君必列于其上者亦以正其臣也正其臣所以正其君也諸國者何五霸則齊晉宋秦楚也吳與越開執夏盟也燕中微而卒大也周禮在魯也衞多君子也周之東遷亦鄭是

依也蔡曹文之昭也陳杞舜禹之裔也傷其役役于諸大而嘗其世德之未斬也後于春秋者魏趙韓田非復周初之國矣變之變也俄而滅于秦俄而秦與偕滅焉不若于言者人絕之不若于道者天絕之矣春秋之筆絕坑儒之禍作有其絕之者必有其繼之者臣悲其絕而不知其所以繼也以待後之君子

齊紀敘

臣之奇曰表東海者其太公美哉洋洋乎國未可量也傳十四世至桓公始以伯名標今古桓之伯仲之力也故春秋人物首推夷吾咫聞之士徒以器小貽譏輙以伯佐示不足於戲一匡九合王者事也而不能不以伯行時爲之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必也舍尊攘之舉而輙希更姓改物以剏制天下可不謂篡亂乎包茅之責束牲之盟何其義也其君下拜其臣下卿何其敬也讀管子內外諸篇丹書之訓敬勝義勝猶有存者與周者尚父匡周者仲父耋老之伯舅是以無隕越于下爲天子羞也越百餘年有晏嬰齊人以管晏竝稱晏所事皆妄庸主所爲亦

極難矣尸般之哭義足以服豆區之誅禮可以已能以一心事君者猶之乎以四維張國也莊與景遠不及桓嬰之才亦微遜於夷吾徵獨嬰不如卽取晉之會肸鄭之僑吉魯之友蔑衛俞越螽宋夷吳札比肩而稱謀猷器識或爲行相次而才俱不如繇仲之才觀仲之心仲未易訾也文之請隧莊之問鼎穆之超乘襄僵敖奚何以不各語其主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其若宗周與列國何何主佐之爲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臣於春秋而獨歎夫維師尚父鷹揚肆伐周室以興維小白余牛耳旣執周室以尊臣於小白之尊周而復歎夫山高乘馬隱令寄政禁暴於諸侯示權於中國者不獨鷹揚之裔佐而兼驅之外臣也

齊太公紀及歷世表

聖佐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受封於呂或封于申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尚嘗窮困年老矣釣於磻溪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也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西歸西伯或曰

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卽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呂氏春秋云太公釣于茲泉

尚處士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尚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爲西伯獻美女奇物於紂西伯得以反國言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尚佐西伯陰謀修德西伯受命伐崇伐密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二者尚之計謀居多故世稱太公事多兵權與奇計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文王薨武王卽位以太公爲師尚父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行旣克殷有天下大告武成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

齊世家曰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

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最著也武王踐祚三日召羣公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王聞是訓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既而定封功臣以尚父為首封于齊營丘太公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果遇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會太公先至而止太公治齊通商工

杜預曰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伯

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太公曰吾簡其禮從其俗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終為大國矣問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及成王之時淮夷作亂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齊緣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歲然太公就封後復為周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於齊故金縢所載武王有疾二公為王穆卜成王顧

命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呂伋蓋太公之子也臣讀世家言整齊其事因為之贊曰

呂尚釣於磻溪得鮒得鯉已知他日定封於齊文王獵於渭水非彲非羆果遇先君久望之子丹書所謀敬勝義勝萬世恒言為子孫貽本謀諸篇陰權兵權後人奇計繇太公傳

賢君

齊君
丁公 伋 太公子
乙公 得 丁公子
癸公 慈母 乙公子
哀公 不辰 癸公子 紀侯譖之周烹之

宋衷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

齊君表

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

胡公
靜 哀公弟從都薄姑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綴君

衣裴曰其實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齊兄弟亂始此

獻公
山 哀公同母少弟也殺胡公自立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九年卒

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武公
壽 獻公子二十六年卒

亂賊

周馬繻人 獻公山之黨也殺胡公於貝水

營丘人 與曾獻公黨襲攻殺胡公者

齊君表

厲公
無忌 武公子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文公
赤 厲公子十二年卒

成公
脫 文公子九年卒

索隱曰系本及譙周脫皆作說

莊公
購 成公子六十四年卒

系本購作贖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

中人

東宮得臣

時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有郵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之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告于魯哀公而請伐齊三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告之不可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

以後皆中人

北郭佐　閭丘嬰　工僂灑　涓[illegible]　孔虺

賈寅（四人皆閭丘嬰黨）　高鄰（傒曾孫）　公孫皙　高偃（傒玄）

子成（孫）　子工（皆頃公子）　子車（頃公孫皆子尾黨大夫）　子梁嬰

公孫竈（家宰為子旗所殺）　公孫傁　子韓皙　隰黨　高

發　孫書（陳無宇子）　北郭啟（佐之後）　司馬竈　祝

固　史嚚　烏枝鳴　藉丘子鉏　王猛

弦施　燕姬（景公夫人）　鬻姒（景公妾安孺子之母）　安子嘉

子駒　子黔　子鉏（皆景公子）　胡姬（景公妾為陽生所殺）

晏圉（晏嬰之子）　國夏　子士之母　鮑點（牧之臣）

王甲　江說　王豹（皆景公嬖臣安孺子之黨）　陳開（乞之兄）

陳瓘（恒之兄）　宗樓　國書　高無丕　[illegible]掩胥

公孫夏（國書御）　公孫揮　閭丘明（嬰之子）　公孟

綽　國觀（國書之子）　閭丘息（閭丘明之後）　顏庚（為智伯所禽）

右齊起周武王己卯太公初受封終安王壬寅康公死于海上姜齊絕祀共二十九君該七百四十四年未成君一人無斷

魯紀叙

臣之前曰尊賢親親周公所以治魯變俗革禮魯父所以報政傳世三十餘周亡而魯始亡以周禮之在魯也臣乃今知周公之聖與魯公之所以治魯也三家再逐其君俱不敢有其國北面之事不猶愈於海上之遷乎先民有言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魯存二勳而忘三黜舍四科而用三卿竊位柄國彼何人斯明德之達甫定夾谷之禮旋走彼婦之樂於等殺之故曷稱焉淩弱之繇豈係尊親之失魯之君習儀以亟其臣日盜其器與名而歷年八百區區故物雖微不墜臣乃今知先王之以禮為國也子孫守府不可失也雖然成季之勤誅二兄無間言文子之忠相三君無私積叔孫穆子臨患不忘思難不越厥子昭子弗比乎逆且以慶攷之潛而殺難速椒世有令聞仲蔑之賢尤超類萃耳食之士毋遂謂魯之人胥不足以維魯也三桓之子孫鬨於兩社天若啟之政逮大夫四世而微僭春秋者亦預知之矣臣獨怪夫弒隱者桓仲子子之季子父之有文在手毋乃皆然然歟否歟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魯周公紀及歷世表　有贊

元聖周公旦者武王同母弟自文王在時公仁若考多材多藝迴出諸子及武王卽位輔翼左右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公佐王作誓旣克殷入紂宮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旣而定封功臣封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國公不就封留佐周室王有疾公作策告三王求以身代藏其策金縢匱中翼日王瘳及武王旣喪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相孺子行政當國三叔流言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知其言繇三叔而成于紂子武庚也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喩武庚之欲傾王室而藏禍心也王亦未敢誚公是時盖尚在疑信之閒及天示以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泣悟遂出郊迎公歸國天人胥悅歲則大熟于是卒相成王正冢宰之位奉王命東征作大誥遂誅武庚辟管叔放蔡叔而降霍叔收殷餘民封微子啟於宋以奉湯祀而備三恪爲周室之賓寧淮夷東土三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又以殷民反覆難制遷於洛復作新邑於洛中四方民大和會成王旣長乃復政于王北面就臣

位翼翼如畏然公欲退而明農成王留公治洛命伯禽就封國王曰叔父俾爾元子建侯於東於是成王歸周周公治新邑奉王命誥作多士以告殷士又作無逸之訓以戒王不敢荒寧明年淮夷奄又叛王征奄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作多方以告之周之官政未序於是作周官立政以存一代之制其諸制禮作樂贊易頌詩公之全才備德不能殫述惟公誕保文武受命至于七年公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王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王仍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公子伯禽前已受封是爲魯公魯公之初就國也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伯禽至魯淮徐並興率師伐之作費誓三年而後報政公曰何遲也對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魯瞬於齊太公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報政公嘆曰夫禮不簡不易簡易近民民必歸之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然尊賢親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鬮

多士作於七年[illegible]政之三月[illegible][illegible]服奄自奄是[illegible]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于卽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王歸自奄書曰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番叛王踐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

禮在魯忠厚傳世則周公之教也

贊曰周公之多藝多材聖人多乎哉以文武之成德爲公旦之美才因鴟鴞而破斧爲言獨哀驅虎豹而滅國鴻羽初回係其誠動圭璧義感風雷赤舄猶故金縢未灰是以殺兄非過復子無猜嘉禾瑞作秬鬯新醅及於騂牛祭歲公留雒而雉譯重來伯禽就國禮在魯而龜蒙日闢

大賢 魯公伯禽 周公子以成王元年丙戌封康王十六年戊寅卒在位五十三年

考公酋 伯禽子在位四年

煬公熙 考公弟在位六年

幽公宰 煬公子六十四年弟濞弒之

篡君 魏公濞 幽公弟弒幽公而自立五十年

厲公擢 魏公子立三十七年

獻公具 厲公弟立三十七年

眞公濞 獻公子立三十年 ○史記世家眞公十四年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按薛氏甲子會紀眞公元年爲懿王十六年壬寅懿王王二十五年辛亥崩孝王又十五年夷王又十六年厲王元年癸未三十七年己未奔彘三十八年庚申共和行政至五十一年癸酉王崩宣王立三年丙子武公敖方立自懿壬寅王宣乙亥計九十四年史記眞公三十年即接武公敖立中間必有脫誤

武公敖 眞公弟立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王欲立戲樊仲山父諫不聽卒立戲爲魯太子

懿公戲 武公少子立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之

篡君 伯御 即位十一年宣王伐魯殺之而立懿公弟稱于夷宮是爲孝公

希賢 孝公稱 武公子懿公弟宣王殺伯御立之二十七年

惠公弗湟 孝公子立四十六年

希賢 隱公 息姑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有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歸于惠公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故不書即位
惠公長庶子攝位十一年弟允弒之自立是爲桓公

公子 彄 臧僖伯也 孝公之子諫隱公觀魚

篡君 桓公 軌 惠公子隱公弟弒隱自立十八年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而言即位如其意也○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四月享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臧孫達 僖伯子諫桓公納郜鼎于太廟

申繻 諫桓夫人如齊

子彭生弒也

仲子 宋武公女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歸惠公而生桓公

公子 夷伯 展氏 展亦展氏之祖隱傳十五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爲展氏

公子 益師 衆父也

公子 豫 鄭伐衛請師于邾公使私于邾

揮 公穀作翬

翬氏 羽父 大夫也爲桓羽父使賊弒隱公于寪氏殺不能討又

衆仲 衆父之子

卜楚丘父 占季友之生者

大夫無駭 作使大夫往入極費庈父 未賜族 不書非公命也 計遂行

費庈父 費伯

夫人 展無駭 司空

子氏 隱公夫人 與費伯入極不書非王命而入人國

文姜 桓夫人通于齊襄殺桓公 不能死刺之亂亦爲淫受惡之義也

公子 牙 叔牙 弒君也何以刺

莊公 同 桓公子在位三十二 八月癸亥公薨

臧孫辰 文仲也

曹劌 曹沫 或曰沫即劌也 然左氏載劌長勺之戰 施伯 惠公之孫施父 侯之不已見諸

衛紀敘

臣之奇曰衛自小子封明德慎罰奕葉十傳有九十五而歲戒於國者猗猗綠竹耀彼白圭繩繩孫子宜乎其不可諼矣終風謔浪繼以新臺二子乘舟何其痛也鶴軒滅而豕牝與楚丘椽栗庶幾彼淇彼童而角覆用為虐成執獻逐以至亡人父不父子不子曰喪厥身雖提耳其扃開輙虔以下屬於三晉如小侯卑甲不足道也賜金予席以察為明哲人之愚亦維斯矣臣思古人遠猶辰告南容三復胡不師焉於戲哉蕞爾衆中爝火寒泉後周而熄幸矣延陵季子之言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繇今而談成非武子叔武不生獻非叔儀子鱄不入靈非伯玉史魚不至贖輙而始亂浚郊姝子考槃碩人有用有不用未有用君子而靡濟於人國者至于國家式微之日不用則亡餠何可得衛多君子不可謂非幸也

衛康叔紀及歷世表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弟也武王克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居河淇間故商墟王懼康叔年少乃申告康叔以顯考文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所以肇造區夏誕受殷命之繇其曰乃寡兄勗者武王自稱之詞也始言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親之至也中言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愛之至也終言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親之愛之是以念之至也又以康叔封邑為商故都衆商受酗淫之化尤甚復作禁酒之大命明于妹邦令康叔必求殷之賢人君子作稽中德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畏乎天顯小民不可崇飲自逸告以殷紂所以滅亡者繇荒腆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腥聞在上天故不之愛而墜厥命其在今日惟宜遵文王之誥教無彝酒而聽朕毖辭也且王者開置監國之意本以為民如作良器粗治細削周室已為塗飾丹雘誠有望于康叔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至成王時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敬明乃罰一如武王之訓因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呂以彰有德康叔卒

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

纂君

纂君

穎之父曰子適適之父敬公也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

紀年作孝襄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十四年

秦拔魏東地更徙衛野王縣秦并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廢之

敬公費（悼公子立十九年）　司徒𥅻彌　行人（[illegible]）

昭公糾（敬公子立六年 公子亹弑之）　敬子　敖（史鰌）　子羽（以在氏）

懷公亹（立十一年 頹弑之）　（游夏所另）　（止其所往吳）　縹鍇

慎公頹（敬公孫立四十二年）　（子思言）　衛富術　泄姬　孪[illegible]

聲公訓（慎公子立十一年）　（子慎公殺嗣君 敎顧且）　如耳（二人仕爲嗣君）

成侯不逝（聲公子立二十九年）　（可將五百乘得相）　薄姬（主斷）

平侯（成侯子立八年）　殷順　魏妃　衛斯

嗣君（成侯子立四十二年）　且（以嗣君貴入門）　（嗣薄姬以娣）

懷君期（嗣君子立三十一年 朝魏魏殺之）　（君令相敵如耳三言 公子期尊魏妃）

元君（嗣君弟立二十三年）　（以偶泄姬）

君角（元君子立九年 廢爲庶人衛亡）

右衛起武王己卯初封康叔至秦二世壬辰廢君角爲庶人該九百一十四年共三十七君另未成君五人曰州吁曰黔牟曰殤公剽曰般師曰子起

附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稽古篇卷之五

燕紀敘

臣郭之奇撰述

臣之奇曰甘棠勿翦列諸二南詩亡然後春秋作臣讀史自名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九世以上名氏無得而稱九世以下治蹟亦靡得而見仲父鄭執伯欵齊奔燕之君臣書于經傳者何落如晨星乎太保之支爲卿士于周室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江漢之滸猶能式辟四方名公是似西陝之胤北逼蠻貊內措齊晉崎嶇强國之間未聞有矢文德而肇戎功者金臺旣築故鼎云旋薊丘之植植于汶篁憩茇餘陰迴參差于是日也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昊天之什曰有如名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臣毋誦其言而心痛之自馬骨市而昌國來騎劫代而望諸往燕之廢興繫一人之去就耳喜信栗腹之誇言丹惛鞠武之長計將渠之綬客引於期之首漫涵蕭蕭易水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矣於戲周之立國姬姓四十瓜瓞其餘薇芾安附太史公曰燕最小弱于姬後亡名公之遺烈也信夫其後輌客漸離擊秦以筑爲燕報讐博浪之椎或繼高而起者歟然則太子丹之遺毅猶不激壯士之心哉

燕召公紀及歷世表 有贊

召公奭者周同姓武王既定天下封召公於北燕以元子就封公仍留周食采於召故曰召公王不預公與太公爲王穆卜至成王時仍爲太保成王欲宅洛邑使太保先周公相宅得吉卜而經營庶殷丕作新邑位成太保乃以庶邦冢君贄見之幣因周公而達之王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乃自御事名誥所陳惟拳拳于王之稽謀自天顧畏民嵒而毋遺壽耇以稽古人之德謂新邑初成紹上帝而服土中自貽哲命必於初服之日王固元子位在德元其自時受天永命丕若有夏歷年勿替有殷歷年予小臣所深願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命而顯于後世耳其後公欲告老而去周公作君奭以留之謂前人敷心命汝作極予在暨汝偶王在亶成文王功於不怠在此日也於是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誠有感于周公之言矣成王既崩太保率西方諸侯敬告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康誥所陳一如召誥之旨公之治西方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公卒而民思其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而作甘棠

之詩見於召南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公之子留周室代爲召公至宣王時召公虎其後也贊曰

召公稱十亂而次武王未嘗一日離周土而治北方也作三公以爲極者太保之職分西陝而宇東方伯之德是以王室之勤轉爲江漢之什而奕世如雲燕朔之裔亦緣棠陰之遠而九世無聞

蔡紀敘

臣之奇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叔鮮次公旦次叔度次振鐸次叔武次叔處次康叔封次季載伯早卒發有天下叔鮮封于管以殷畔誅弗立後旦封于魯留相成王伯禽之國傳世叔度封蔡同以殷畔囚于郭陵子胡爲卿士續蔡封振鐸封于曹傳世叔武封于郕後世見春秋叔處封于霍同以殷畔降爲庶人三年續封至晉獻滅霍康叔封于衛爲周司寇傳世季載封于聃爲周司空後世無所見周魯衛曹已見列表無所見及亡誅滅者不具論論蔡叔之命率乃祖而毋若乃父也幹父用譽此之謂乎傳世二十餘何終始鮮聞也蔡季以道而去以禮而歸翩翩佳公子亦承考而得中者歟子爕欲從父志厥身滅焉春秋惜之往未得也其餘公孫荆舒是皆弑君以逞彼哉彼哉國亂無政而昭侯猶眷眷于佩裘升其高陵來其壙安得號咷而後笑乎臣論蔡而觀仲胡之祗德攻行深有得於蠱也先甲三日終無咎也復有感於昭侯之朝楚如晉俱不可以稱同人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伏戎於莽敵剛也蔡之傳世有以也蔡之滅祀有以也

曹紀敘

臣之奇曰臣讀曹詩四篇而重有感于當日之君臣以區區之曹赤芾三百何其衆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鳲鳩在桑謂之何哉有負羈而不能以爲臣有子臧而不獲以爲君周京雖念黍苗孰兩共與成其能免于前後之執乎筮史之貨已賴侯獳社稷之鎭亦幾頃倣邑焉婉兮孌兮季女斯饑良以羈氏也而興嘆淑人不忒正是四國忒思公子兮未敢言於戲哉乘軒何人莫止斠費之視司城爲政卒同田弋之歡社官立謀猶將有待振鐸之靈夢者之口想當然爾夫國無大小觀其君與臣之所以立也若夫玩細娛而忘遠慮需困斃而知見傷蜉蝣之憂苞稂之佩詩人已預告之矣

陳紀敘

臣之奇曰自舜爲庶人堯降以二女居于嬀汭其後以大爲姓舜傳位于禹其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有虞思虞遂及于有商或失或續至虞遏父爲周陶正服事武王武王克殷乃以元女大姬配其子胡公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俗化之陳詩十篇多擊鼓婆娑漚麻墓棘偕予美而從夏南傷澤陂而思月出有繇來也陳之君臣見于春秋然而以諫傳者公卿宣淫冢家數語夏姬之卻未收爭臣之首已落嗚呼民之多辟毋自立辟孰有繼滅治而起者乎予完奔齊八世莫京辭鄉辭夜能遂具天地之美乎析木之津亡于芈而不亡山嶽之配育于姜而卒育盛德必百世祀舜其大聖宜子孫之光遠而自他有耀也

杞紀敘

臣之奇曰周封禹裔東樓公於杞杞不足徵文獻不足故也杞侯以魯桓二年來朝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意杞不稱侯紀侯大去其國春秋賢之故以侯屬紀耳然紀子伯盟于密子伯各一爵紀兼稱之聖人之慎也安在稱侯必紀乎溯周初之封紀也居于雍丘至春秋時杞遷東國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里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或謂杞後改國號爲州而稱淳于公故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意州公之即杞也是皆不然杞見于經稱人稱伯不一爵成公行夷禮卒而稱子貶之也姑咨來朝用夷不共亦曰杞子卒之也蟲牢以後會盟征伐始從中國後孝公之卒仍曰伯自文平悼僖至于獲麟皆伯之矣杞之臣不見經傳春秋所載伯姬叔姬俱出自魯朝其子逆其喪得已乎哉杞女歸晉杞城乃成杞田乃治雖中國之君臣猶紛紛爲役也杞之君將爲繫援杞之臣或妾婦之不如歟杞之人有憂天者所謂憂國之臣是耶非耶臣聞其人而不能知其名知其世以杞最微又僻居東夷也杞後陳亡三十七年大禹之裔於越復興

吳紀敘

臣之奇曰自太伯立吳五世而武王封仲雍之後爲二虞在中國吳在夷蠻十二世而虞滅於晉虞滅後二世而吳興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矣太伯三讓天下遂令夷狄有君自壽夢朝周嘆息思禮季札聘魯聞聲審樂是父是子非復椎髻中人我心已許果成厥言諸樊餘祭輕生以避賢州吁子光貪篡而爭位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或曰季子獨善其身莫拯國禍退耕遠使與時偕行非季子心也季子觀十五國風而察其盛衰不爽累黍寧不知其國之亦再傳必擧與一再傳必聯滅抑季子恂恂禮樂人也安能以其身被甲挺鈹與楚越爭逐於海澨齊晉爭

盟于淮潢又安敢俾其身與其嗣僞指於檇李墮目於姑蘇其若前人之命何且前人之命授國以次繇樊至昧季子末矣諸兄而存義不可爲也諸兄而沒其子方逼勢亦不可爲也以僚之忘退光之嗜進爲之上者免于魚腸之摧爲之下者免於屬鏤之賜難矣盍亦觀夫吳之君驕恣輕慢自諸樊及夫差六傳而五殺也吳之臣尊謀勇親劍俠如農夫作偶以刈四方之蓬蒿而忽忘阡陌之佳穫也吳之民譬如群獸一个負矢百群皆奔君與臣其無方收也而亦未觀夫申胥之於其主也竄昭伏踐威加諸侯終不能苦口爲藥以延吳命之短卒至懸目東門以覩越人之入也以季子之明哲而不及此可以爲賢乎

稽古編卷之六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晉紀敘

臣之奇曰晉自幼弟剪桐蟋蟀興歌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椒實既遠揚水嗣賡我聞有命與哉穆之命于焉彤弓甫錫此有衣裳猶弗曳弗婁也實器歸盤彼之衣安且吉矣桓莊及武五弑厥君獻復取其種而胥殄焉甚矣哉一姬始禍五立後平豈女戎之齒牙能中猾抑凶人之骨肉宜中戕也文末悼短尸夏盟者幾何日靈與厲交机之不有諸臣以義以信以善行以惡戒三儁七合繫一人之力哉臣不敢知曰良臣不生天

命不佑何以至昭頃而始衰臣亦不敢知曰六卿柄晉四卿分晉何以至出哀而終替然而絳宮初入胥籍狐箕欒郤祁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異姓之能掌其遠武宮再朝選賢興舊亦惟呂范魏士賈欒荀韓祁張羊舌鐸籍程趙之族是信是使諸不具論論其最著者推不言祿衰三讓卿會宣法以定晉國燮勤身以定諸侯絳和戎翟肸習春秋有臣六人其可踰乎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衆善授能官方定物民是以能尊其貴臣是以能奉其元文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悼是以定百事立百官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晉夫陽畢之告平公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君掄賢人之後有

常位者而立之亦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而去之是逐威而遠
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思亂者誰歟畏與懷各當其所雖百卿
莫分晉也乃若天道好還三晉之於晉猶曲沃之於故晉耳盍
亦徵諸昭孝鄂哀小子及繙成師之裔出哀而降幽烈孝靖數
亦如之出爾反爾信夫哉臣再觀夫書偃滅君雖賢弗祀韓厥
存主其後滋昌君不可讐恩不可負此之謂不爽或曰隨范之
濟美宜有後夫晉者吉射之逐蔫之貽也蔫忠於獻何言乎蔫
之貽故晉羣公子之誅蔫之謀也於獻誠忠其若文侯與唐叔
何何求後於晉也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居外十九
年即位行賞尚忘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成景致嚴至厲大

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君道之御其臣下
固不易哉臣是以流連晉紀臧否諸臣復有感於司馬氏之所
言君道也其責難於君也

晉文繼伯論斷

臣之奇曰文繼桓而霸者也五霸惟桓文耳十九年亡公子初
入其國圍溫迎王爲日凡幾而後會於溫以朝諸侯于王所春
秋曰天王狩于河陽不予文之致而全文之功也文末主盟日
不暇給王庭要言皆獎王室無相害也天子降心以迎不亦可
乎臣以爲踐土之盟埒于首止城濮之戰威于召陵矣區區宋
衛乃欲求諸侯而接軌盂之執泓之傷其國與身不能恤敢及
王室秦穆楚莊王室猶蠢蠢於乘之超鼎之問也何取於尊攘
而伯之自此而於越沼吳天王賜胙諸侯畢賀於戲甚矣東周
之日羸也大國不以爲憂小國懼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荊舒

肆夏夏賓使然文武成康之建侯樹屏以蕃王室以和兄弟牆
自鬩而垣自踰雖戎蠻其何有中國周之東遷固晉鄭是依也
晉鮮大憂鄭忘小懼陰戎伐潁繻葛中肩幾何而不裂毀冠冕
拔塞本源專棄謀主哉凡楚所滅小國二十餘晉半於楚先王
封殖天下而用夷以變不亦難乎叔向之言曰文之伯也豈能
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
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盍亦觀夫晉之爲三也齊之
爲田也三晉田齊與楚之卒歸于秦也宗周滅而六王畢有以
也抑秦之置諸小于春秋而取諸大于戰國天網則恢矣秦謀
則鷙矣臣之爽秦於越也以此也

宋紀敘

臣之竒曰微子以三仁著殷作賓于周周人建于上公尹茲東夏傷禾黍於狡童者何人念蔞且之有客者何人殷人之歌周人之頌悲歎事固不可強同也然自微子舍孫立弟衆賢続承庶幾乎世世享德踐修厥猷矣十數傳至宣公廢子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譏之豈眞法祖之過歟襄公不量力而求伯始辱終殞君子恕之非以其不禽二毛之仁以其請立目夷卒任爲政襄之有禮讓也不媿先訓也其餘卑卑無足道者其臣多公族讓德間有可述自弗父何避位不就正考父三命益恭目夷退走世爲右師孟之軌泓之傷知微知彰左推右輓微子

魚玄烏之隕不於嬺生之日而於鷁退之辰矣已國之餘有若人意微子微仲遺俗流風尚有存者越數十年有樂喜平射門之憤也止築者之謳也不以玉爲寶也貸于國而不書也削去兵之賞邑而毋畏也不任德亦不任怨不怨於人人亦不能怨求仁何怨讓之基也時靡有爭讓之至也以讓爲國司馬司城其揆一矣偪陽之封辭以死請賞邑之辭不聞怨言向左師其庶乎執德不終君夫人之五馬再拜稽首何爲乎然乎華元不臣勤多過舉何以得此名于當年假道之爭禍移易子乘甲而復豈獨一杯羹府咎哉睅目之嗇終搏臂而呼於南里亦其所也寧梟比匪有餘恨焉臣思古人非考父夷壽其孰與歸

楚紀敘

臣之竒曰楚自熊繹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桃弧棘矢以供王事自季紃聰明和協篤其伯叔自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爰及成莊乃及數圻非於蒍艾獵之力不及此然而生置束脯沒儆衣冠成莊之於二尹如此其至也否則所挌雖敵憗賓諸耳乾谿之難其以規爲瑱乎棄疾盜國初政畫如棄賢資敵究棄一抔何有初鮮克終昭失終復惠亂卒定包胥諸梁于前有光矣宣威以下南風不競夏之爲丘兩東門之可蕪哀郢抽思彼何人哉懷襄有一三閭而沉諸汨水軫口雖開獻書空上曾何救於武關之入壽春之徙於戲八姓與芊三戶滅秦祝融之

裔果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彔嘉材者歟維楚多材繇前所列曰子文曰叔敖曰勃蘇曰子高曰正則此五臣者其最著也昔者成王問社稷之臣於莫敖子華子華歷數其人而歸之曰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棠穀是也棠穀行事不少槩見意其舍圭田之六百而子焉長往歟鷄次之典弗棄磨山鷄駭之犀豈歸函谷君誠好賢以成莊爲則焉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毋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

稽古篇卷之七

武英殿太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鄭紀叙

臣之奇曰鄭自桓公胙土聽史伯之言寄孥與賄於虢鄶鄢蔽補丹依騤歷莘皆有寄地桓殉幽難武公竟取十邑而居之武纘父職依先則而修典刑鄭之主芣騩而食溱洧有繇然矣繻葛中肩桓德巳盡莊凶厲殘伯況干戈何紛如也成僖僖定朝晉暮楚不有子產其能國乎鑄刑作賦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要所爲亦極難耳微子皮之信其忠而帥以聽也族大國小雖子產其能國乎叔向之書曰國將亡必多制終子之世鄭其敗也

子產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旣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次莫如猛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子產猛而稱愛愛以猛行其庶乎辟以止辟耳孰殺誰嗣與人之誦不足恤也善行惡改鄉較之議洵可師也哉爾鄭崎嶇強大之間汲子產之世百有餘載仁人所貽豈不信哉

鄭桓公歷世表 之十三 二十紀

賢君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皆說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姒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桓公于是聽史伯之言寄孥與賄于虢鄶鄢蔽補丹依騤歷莘皆有寄地乃言于王請居之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弑幽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是爲武公

希賢 武公 桓公子立二十七年卒

公子呂

武姜 莊公母

祭仲

莊公 寤生 武公子立四十三年卒二十二年見春秋

莊十六年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按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事在隱十一年相去三十四年不合作見卷別有公子閼名世族未遠蓋一人也子當作孫

昭公 忽 莊公太子立九月宋莊誘執祭仲令

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祭仲立太子忽九月宋莊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良佐 隱七年如陳涖盟知陳將亂

原繁 厲公入使繁爲上大夫繁不從縊而死

潁考叔

瑕叔盈 繼潁考叔以蝥弧登許城

子元

公孫滑 共叔段子

宛 來歸祊

公孫獲 許西偏 使處許公弟

洩駕

共叔段

公孫閼 與潁考叔爭車射殺潁考叔

雍糾 祭仲之壻厲公使殺仲反爲仲所殺屍公弃祭

祝聃 射桓王中肩

高渠彌 弑昭公桓十八年齊人殺之齊人所殺[illegible]

鄭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時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亂賊　元惡

稽古編卷之七

鄭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亂賊　元惡　三

死亦執厲公訴其立忽
求賂於祭仲與宋弟突昭
人盟以厲公歸公奔衛
而立之忽出奔突立四
衛　年忽祭
十五年鄭伯突仲專除
出奔蔡世子忽介仲婿
復歸于鄭秋九雍糾殺
月鄭伯突入于仲仲殺
櫟　殺糾突
十七年高渠彌奔蔡仲
弒昭公而立公復迎忽
子亹十八年齊入三年
襄公師于首止高渠彌
子亹會之齊人弒之前
彌相齊人殺子後共四
亹而轘高渠彌年
祭仲迎子儀于
陳而立之

子亹

尹氏　雍姬
鄭大夫　雍糾妻
當厲公為　祭仲女
公子時
狐壤之　強鉏
戰止于　祭仲殺
鄭囚諸　厲公治
尹氏賂　與于雍
而與尹　糾之亂
氏歸　殺公子
閼刖強
鉏

弟語
鄭伯突　鄭
弟後為　詹
子人氏　執
政也鄭
使宋又
不朝齊
莊十七

檀伯

莊十四年厲公
自櫟侵鄭獲傅
瑕瑕曰苟舍我
請納君與之盟
瑕殺鄭子及其
二子而納厲公

昭公弒
祭彌所
弒祭仲
孫彌不
敢入突
更立昭
公弟子
亹二年
齊襄殺
之子會
轘高渠
彌祭仲
乃立子
儀

子儀
莊公子
在位十
五年傅
瑕弒之

守櫟大夫桓十五年鄭伯突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年詣斃
祖公執
之秋自
祭逃于
魯不能
仗節守
死而遁
逃有免
故魯逃
以賤之

公父
定叔
高克

叔段之孫出奔衛三年
文公惡之使師師次于河上師潰而不歸克
奔陳

燕姞
文公賤
妾夢天
使與己之
蘭逆生
穆公

叔無後
子鄭
可使共叔無後於鄭

陳嬀

傅瑕
弒子儀

稽古編卷之七

鄭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亂賊　元惡　四

訥內蛇與外蛇
鬭于南門中內
蛇死六年而厲
公入厲公入而
遂殺傅瑕
二十一年鄭伯
突卒

納突為
厲公

厲公

突
莊公
子宋雍
命祭仲
立之賂
公出奔
突立六
年欲殺
仲仲覺
突奔蔡
昭公歸
秋突入
于櫟及
傅瑕殺
子儀納
厲公在

叔詹
堵叔
師叔
管仲謂
為三良

孔叔
僖三年
楚伐鄭
鄭伯欲
成孔叔
不可

皇武
子
佚之
狐
晉
夫
文公
人

孔叔
燭之
聃伯
武
弦高
石癸
孔將
鉏
侯宣
多
三人
謀納
子蘭為
穆公

子儀妃
文公報
僖二年
之生子
申出也
楚伐鄭
華子臧
初有寵
鬭章囚
鄭聃伯
子華
好利而
子楚文
文公太
不厭楚
公子
子好文
文卒奔
之命僖
鄭又有
士
文公
十六年
寵于厲
子朝
楚鄭殺子
公爵陳
見畝
華
洩堵
寇
芊氏
子齊桓
及齊伐
鄭鄭殺
申侯以
說于齊
洩堵
二人
寇
師師入
二人
姜氏
皆文公
夫人
滑
且用灣
夫人
洩堵
文芊
遂之婚
也

申侯

夫人羋
氏命公
子瑕以
獻夫人
斂而葬
之

鄭人俞彌
宣二年
大棘之
戰為宋
此係惡
成邁鄭

二女羋屯
僖二十
外僕髡
屯

洩駕
二年楚
公子瑕
入欲夜
狂狡
公子瑕
出文芊
者隱五
送于軍
入井狡
年洩駕
倒戟出
取二姬
距此九
之反獲
以歸文
十年杜
狂狡

石制
公子
魚臣

王子
一人
疑非
芊女也
師之役
石制實
入楚師
將以分
鄭而立

伯廖
子人
九
僖
二
十八年
行成
晉

子臧
子華弟
文公殺
子華出
奔宋
所狎
殺以入
鄭
鄭大夫
知曼滿
不過三
歲

公子
文公
聞
歸
之
也

傳三十二年鄭
伯捷卒

宣三年鄭伯蘭
卒初文公有賤
妾曰燕姞夢天
使與己蘭曰余
為伯儵余而祖
也以是為而子

位八年
卒并前
六年共
十四年
合昭公
子亹子
儀則二
十八年

文公
名捷厲
公子立
四十五
年卒

穆公
名蘭文
公庶子
立二十
二年卒

右鄭自桓公友初封起周宣王二十二年乙未至繻公終周烈王元年丙午該四百三十二年共二十一君未成君二人子亹子儀

秦紀叙

臣之奇曰臣叙列國諸君臣曹陳細矣吳越夷矣尚德之君子立言之貞士猶可一二見尼父刪書存秦誓於篇末豈非以有技彥聖保我子孫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哉臣獨怪夫一个空思而百身莫贖任好之不能東征有以也番番之塞木已拱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而繞朝子猶囂囂曰子毋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於戲秦何人佐佐截截秦多有之詐如儀刻如鞅殘如起賈如不韋背如斯秦所以兼幷者繇諸人所以覆絕者亦繇諸人諸人用秦以自用滅秦以自滅彼哉彼哉何彼人之有也所以然者秦與戎翟同俗其上下俱有虎狼之心貪戾無

信不識禮義廉恥為何物苟就便利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襄公始列侯封遂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自孝公發憤稱強鞅導以刻道灰有刑渭水盡赤殘莫甚焉自昭及襄兵力及於山東其殘虐遂遍及於海內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三晉既微西周繼取曩者岐酆之賜適為尾火資耳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秦之盛也黃蛇止於鄜衍守天下者慎無以私勞變前章以秦天下而憂孫子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臣讀史而深慨夫秦之暴自其國人始及於三晉及於宗周滅天下而卒以自滅非為秦惜為周惜也

秦表 二十紀之十四

襄公其先伯益佐舜禹傳至中衍爲殷大戊御其後蜚廉子二人長曰惡來傳至非子周孝王命主馬汧渭之閒大蕃息封爲附庸邑於秦續益後曾孫公伯伯子秦仲宣王命爲大夫征西戎二十三年至莊公四十四年至襄公立七年以兵送平王始命秦列爲諸侯賜以岐酆之地遂作西畤事上帝十三年伐戎至岐而卒

索隱謂莊公其名也然秦之先並不記名恐非是

文公 襄公子 十年作鄜時 十六年伐戎戎敗走岐周餘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十九年祠陳寶 五十年卒

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始作鄜時郊祭白帝

史敦 文公史

寧公 十二年卒

出公 立六年三父殺

秦君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亂賊 元惡

出公立其兄

武公 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 二十年卒

德公 武公弟 二年

德公初作伏祠磔狗邑四門

宣公 十二年卒

宣公作密畤

成公 四年

卜徒父 穆公使伐晉筮之曰三敗必獲晉君

冷至 穆公使報丕鄭之聘

丕豹

秦君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亂賊

賢君 穆公 任好 九年納晉夷吾 十一年救王伐戎 十九年滅梁 二十四年納重耳 三十九年卒

傳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穆公也獲與闘之君而存其爵罪晉侯也晉所立夷吾穆所立也至文五年秦人入鄀與穆公時事

自武公葬雍始以人從至穆公以二百殉國人哀之賦黃鳥從死者百七十人

文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康公

百里奚 蹇叔 由余 孟明視 公孫枝 子桑

穆夫人 晉獻公女 簡璧 穆夫人女 奄息 仲行 鍼虎 子車氏三良 西乞

公子縶 穆臣 白乙丙 醫緩 景公使視晉景 醫緩

丕鄭之子晉誅丕鄭豹來奔 逢孫 揚孫 穆公使同杞子戍鄭後奔宋 士雅 杜回 景公使秦之力人爲晉所獲 魏顆以桓公使將以伐晉 義渠

杞子 穆公使戍鄭後約秦襲鄭鄭人既覺奔齊

繹史卷七　秦君　賢者　希賢　時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亂賊　十三

十八年秦伯罃卒
宣四年秦伯稻卒
宣十五年秦人伐晉成十四年秦伯卒桓公也
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昭五年秦伯卒六年葬秦景公
定九年秦伯卒葬秦哀公

罃 二十年卒
共公 稻 四年卒
桓公 二十八年卒
景公 四十年卒
哀公

術 文十二年使術聘魯言伐晉康公時
繞朝 康臣贈士會策
后子鍼 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奔晉景卒歸于秦

秦使醫和以晉平疾見
子蒲 孟蘭
子虎 皋 見王
哀使救楚敗吳 楚敗吳皋 趙良歸
尸子 公子 商鞅所殺
佼 魯人
虔 惠文
公孫 后 秦師敗死 鞅師鞅逃蜀 王武
管淺 賈 毋黨公子壯欲立之
公子 請惠王與楚遇 誅以愛 壯
司馬 少官 死

王 厲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
祝驩

元年彗星見哀三年秦伯卒四年葬秦惠公
悼公卒在春秋後
七年彗星見十年又見三十四年日蝕晝晦星見
八年六月雨雪日月蝕

惠公 三十六年卒 九年卒
悼公 十四年卒
厲公 三十四年卒
躁公 十四年卒
懷公

甘龍

錯 公孫 馮章 欺楚懷以漢中地
樓緩 顯
義渠 公孫
君嬴 秦襄 楊達
大敗之 魏章 爲公孫顯策敗
行願 李讐 甘茂
中期 蘇消 起賈
與武爭昭令之 齊欲攻宋秦令禁之
蒲王大楚
怒期徐行而去 任固
烏獲 昭令之 齊
宣太

庶長

繹史卷七　秦君　賢者　希賢　時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亂賊　十四

按紀年簡公九年卒次敬公十二年卒乃立惠公與史記本紀不同

四年庶長鼂殺之太子昭子蚤死大臣乃立昭子之子爲靈公
靈公 十年卒子師隰不得立立其季父悼子
簡公 卽悼子也懷公

趙良

杜摯 孟說 向壽 后 昭王
俱孝公臣非鞅變法
甘茂 宣太后外族 母芊八子
公子 屈蓋 魏醜
寒泉 池 夫 宣太
楚人相秦
王齕 獻則 后所愛將以爲殉
子虛 秦士
魏冉 楚人爲芊戎游說
樗里 司馬 芊戎
疾 梗 定太 公孫 宣后父弟華陽
史舉 原 消 人秦 公子
甘茂所師 任鄙 段產 悝 澤陽

公 隱 懷秩

子十五年卒
本紀云惠公十二年生出子十三年卒則出子尚在襁抱出子二年庶長改迎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
惠公 十三年
出子 二年庶長改迎靈公子師隰立之殺出子
獻公 二十三年卒
元年止從死十七年雨金櫟陽自四月至八月二十一年敗三

漢中守 蔡澤 范雎 越人 公子 君
衛先 唐舉 壽燭 市 高陵
生 使起 客卿 客卿相君 昭王一年免
說昭王益兵滅趙爲應侯所抑嫉上逢太白
造 鄭安 以二 平 壯 立僭 公子
甘羅 庸芮 說宣太后免殉 萬人降 號季君 魏冉立
蒙驁 趙 昭王誅之
姚賈 夫人死
去疾 監門子 華陽 通諸侯 王稽
白起 坑趙卒數十萬
馮劫 蒙武 夫人 王陵

右秦起平王辛未始命襄公爲諸侯至呂政庚辰幷天下五百五十年自始皇幷天下至于嬰乙未降沛公實十五年共該五百六十六年自襄公至于嬰共三十三君 自始皇幷天下巳見呂紀閏統此欲見秦之終始故復備錄其全

附遺 呂禮 與 涇陽君 南公揭 嚴君疾 尉斯離 悼太子 蔡尉 胡傷 客卿竈 應公 昌平君 昌文君 楊端和 內史騰 羌瘣 辛勝

越紀叙

臣之言曰句踐治吳繇范蠡三言耳三者奈何持盈與天定傾與人節事與地盡三者之術于天下乎何有天時不作先爲人客人事不起創爲之始會稽咈諫以召石室君囚臣僕謀之二十年始玩人於股掌之上而克除心腹之憂非范子夙志也考當年所就盡其陽節盈吾陰節助天爲虐以急奪人國耳豈能贏縮轉化因天地之常通陰陽之變撥亂反治以誕立王伯之紀則乎五湖初反輕舟遂浮曷不稍稽歲月爲子孫一定創垂之基何百里之行廢於九十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蠡言之矣曰君行制臣行意蠡意夫臥薪嘗膽之可與同患故不恥

屈厄之難安受敵讐之爐蠡意夫舐飯壺飧之不能及遠故從時循斂得時毋還左提右援以速了吳越之謀蠡意夫烏喙長頸之不可共安故苦身于海逐時于陶覦富如洗所居必散以究伸會稽之罰蠡之意卒行於越也蠡之術未盡行于越也蠡之術求盡于越從文種之後爲先王試矣蠡何術三者之術也三者之術亦非蠡所能盡也然而蠡也嘗聞其畧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持盈定傾節事而行三徙成名與三勿爭

越表二十紀之十六

有論

	越君	賢者
禹葬會稽少康恐禹迹廟祭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	無餘 夏后少康少子始封會稽	
傳國三十餘葉	無壬 無餘傳世十餘微爲編氓至無壬生而指天向禹墓曰是無餘苗裔衆悅之因共封立	
至周敬王時自	無曎 無壬子	
越侯夫譚子曰	越侯夫譚	
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	允常 夫譚子拓土始大僭稱王	
賢君 允常與吳闔廬戰而相怨伐昭三十二年吳伐越越始見經定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俱句踐事	句踐 允常子敗吳師於檇李傷闔廬夫差嗣擊越敗之夫椒以五千人棲會稽求成卒滅吳渡淮與齊晉會徐州致貢天王賜胙命爲伯諸侯畢賀	句踐 文種 歐冶子 允常 靈姑浮 檇李 嶀無餘 石買 諫范蠡後將兵被殺 夫人 舌庸 范蠡 若成 使鑄劍曰魚腸磐郢湛盧以獻 之戰戈擊闔廬傷其將指 謳陽 爲吳所殺 計硯 見越春秋或曰即計然爲范蠡師 皐如 諸稽郢 大夫皓 扶同
鼫音石與音餘紀年作鹿郢越語謂爲鹿與也	鼫與 句踐子立六年卒	吳王 胥犴 勞楚平於豫章 薛燭 劍成示燭燭曰魚腸逆理磐郢不法湛盧威神 采葛婦 作苦歌 陳音 樂師 楚人蠡滅吳後所進善作音曙 射 越女 軍人 善劍術 攻秦還軍作河
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爲盲姑	不壽 鼫與子	
	王翁 不壽子紀年作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郯三十七年卒	
	王翳 王翁子	
	之侯 王翳子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太子諸咎弒之十月粵殺諸咎立孚錯枝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八年卒是爲菼蠋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號曰無顓無顓後乃次無彊 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而史記世家無無顓以無彊爲之侯子	
	無彊 之侯子北伐齊西代楚與中國爭强齊威王使人說之伐楚楚威王大敗之殺無彊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閩君搖 無彊後七世至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臣讀史至於越之沼吳而竊嘆夫成敗不足以論人吉凶亦不足以定天也夫差之立庭而應猶勾踐之置膽而嘗也吳後越驚故勝敗易形後者猶有人君之度焉驚者之言曰余雖靦然人面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亦不可正告于天下矣戕人之父戮人之子利人之國殄人之祀大愚不報齊盟罔邺上無天王下無方伯伴周室不成子恣心至此耳或曰申胥之言行吳不傾其身存吳不滅吳亡自亡也然而五湖之戰會稽之棲不先逹蠡諫而後求種謀乎姑蘇入而蠡逃文臺祝而種誅勾踐之于同安樂也不甚于夫差乎人不可問而問諸天天於泰伯之雲仍或不如神禹之支庶也禹之大功在天下萬世伯之

至德在一身一家也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無顯得乎以臣觀夫越之謀臣智士俱不足以當申胥也石室之囚如胥言則薪宰成事矣艾陵之役如胥言則齊難莫憂矣胥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蠡與種忍其君之身爲臣妻爲妾玩人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忍者幸不忍者誠不幸也忍者曰天節不遠五年復反不忍者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幸不幸之故俱斷斷于天人之際也雖然蠡猶幸矣吳門懸目越

金寫軸其視胥故如此在國者烹在舟者冥其視種又何如乎蠡之自號曰鴟夷傷申胥之不幸而以自幸也始蘇麋鹿弗令鴟夷聞會稽臣妾宜從鴟夷往也胥執忠信死貴于生蠡豨吉凶去而有名信矣哉

春秋小國總叙

臣之奇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系周而來集詩書語傳之言合諸春秋凡一百七十七國以臣所聞孟津之會八百侯庸蜀及濮書其名者八夷之人周公所滅五十國多方自奄降其命者四邦之衆周之初蓋千八百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緜茲所錄要夷居其一蠻居其一五等侯綏未能存千於百也百七十七國之內魯齊衛燕曹蔡陳杞吳晉宋楚鄭秦於越已見各紀凡諸小國皆春秋所書氏爵詩書語傳所節稱與上古神聖之支裔不忍以其微而沒之閒及夷狄何取於夷狄也或以賢書或以異書或以重書皆有慕乎中國也爰及朝鮮箕子

所胙不可得而夷也八則所傳庶用夏而變也其諸以地著者來庭之長雜其中猾夏之衆亦雜其中將以別之是以雜之也將峻其防不得不雜著其事著其事不得不錄其號也緜茲所錄識其大識其小至于再至于三以述春秋者翼春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空言乎哉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明王道于七十餘君弗能用如有用我爲東周也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取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託始于魯而次春秋春秋之作亦述耳筆之削之褒之逾于袞貶之甚于鉞義霜嚴而例秋斷天下之耳目一開萬世之精神交播故曰作也作於當年亦多微言譏刺之隱不可以簡冊見者口授七十子流傳公穀已

列國名　賢君　希賢　時人　中人　中次　妄人　愚人　凶人　夷狄

僖元年邢遷于夷儀　自凡至祭凡六國皆周公子　隱二年祭伯來見經　緜九章曰虞芮質厥成芮姬姓之國又顧命所稱有芮伯彤伯　唐改晉後有鄀楚小國亦曰唐　閔元年晉滅魏以賜畢萬

蔣　邢　茅　胙　祭　芮　彤　唐　魏　邶

之謀　紀侯　莊四年大去其國國人從者四年侯賢而齊滅之也　紀叔姬　魯女　紀亡歸于酅以全婦道

于師　小邾子　僖七年來朝能修齊桓請天子進之　邢人　僖十八年會狄人伐衛齊桓始卒而衛伐之故

聽楚文卒滅鄧　遂彊　宗　氏　因氏工婁氏須遂氏也　莊十三年齊滅遂成之　十六年四族殲　齊戍醉而殺之殲焉　虢童

薛侯　隱十一年來朝　諸侯旅見之始　紀季　姜　王　桓后　桓九年歸京師　鄧祁侯　莊六年楚文過鄧曰

牟人　葛人　桓十五年三國來朝俱敗　附庸子　蕭叔　莊二十三年朝公于齊　之殺即齊頃公外祖　杞伯　僖　姬　五

鄩人　桓十一年鄖人與四邑伐楚致敗故亡　杞子　成公也　僖二十三年卒　杞實稱伯書曰子夷也　郭公　莊二十四年國

逆祀皆弦姻也　特與齊睦不事楚不設備故亡　溫子　僖十年狄滅溫　黃人　恃四國睦齊不事楚楚滅之　梁伯　好土功　僖十九

鄫子　朝齊諸季姬僖十九年宋使邾人用于次睢社　邾婁　叫　莒庶其　文十八年莒弑其君

揚拒　泉皐　伊雒之戎　僖十一年同伐京師入王城王子帶召之也　陸渾之戎　僖二十二年秦

二五

自唐至豳十五國風之六也　詩曰摯仲氏任　宮辰曰摯疇由大任二國俱奚　仲仲虺後　詩曰續女維莘　言大姒本莘女　宮辰曰繒由大姒二國俱出後　詩曰徐人不恭　閔共王滅密　詩曰徐方來庭　周穆王滅徐偃　隱元年及邾儀父盟于蔑見經

鄘　檜　豳　摯　疇　莘　繒　密　徐　邾

妘　姓　任　姓　任　姒　姓　姒　姓　姬　姓　姞　嬴　姓　曹　姓

宮之奇　虞臣諫受馬璧　井伯　百里奚也　宛人　初爲虞臣虞亡爲晉所執以媵秦穆姬　邾子　蘧蒢

特進邢狄所以甚衛也

子　諸　曰　丙之辰　取穢之　旂鶉之　賁賁焞　公其奔云云　卜招父　梁卜　嬴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

許男　莊吾甥也　年來朝亡　其子　滑伯　公　六　僖　滕子　莊十六年三國　同盟于幽之　莒叔　姬　僖　莊　女　莒慶

許僖　驪戎　晉獻伐驪戎以驪姬　許男　二　莊　年楚圍許許男面縛　以逆楚子釋之　徐人　齊　十　僖　十五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徐不與盟　九年宋會諸侯　滕嬰　厲　即諸齊故也

滑人　僖二十年叛鄭　鄭人帥師入滑　隨人　以漢東諸侯叛楚　楚伐之不書　邢國　子　止　邢　秦取梁　年民潰

庸人　狄人　群蠻　奉大叔以攻王　濮人　白狄　百濮　僖三　十三年　子　稗人　晉敗狄　偪人　子狄　魚人　維戎　文十六年庸人　文八年　公子遂　大饑　會盟于　等叛楚

紀公也　其卿　晉遷之于伊川

列國名　賢者　希賢　時人　中人　中次　妄人　愚人　凶人　夷狄

鄭武公娶于申　隱元年見左傳　隱二年莒人入向見經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見經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見經　隱八年宿男卒見經　隱十年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見經　隱十一年薛侯來朝見經　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見經　桓五年州公如

申　姜　向　姜　極　紀　姜　莒　己　宿　風　戴　子　戎　薛　任　許　姜　州　姜

文公也　文十三年遷于繹以利民　五月卒　君子曰知命　仲章　臧賢人　滑相鄭　舒所弃

小邾　穆公　昭三年來朝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十年來　杞桓公　二十三年立至襄六年卒在位七十年

子　與莒大夫　招　莊二十七年來　逆叔姬　文同卜　舟之　郯子　項　二莊　喬　知　號　必亡齊　晉　祝應　宗區　卒　容喬僖　名　姑　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號公使祝應宗區

須句　子　二僖　十一年郯滅之其二女成風也　郯人　顛子　僖二十五年楚圍陳納子頓　莒茲　平公　僖二十六年公同史

如　赤　狄　鄭僖二十五年爲楚所殺　別種隗衛禮至滅　姓狄人僞仕邢　從同子伐之獲郯城被　郯人　殺國子遂滅邢　宣十五年殺潞　鄫朱　年伐齊　僖十八　夔子　僖廿六年楚滅夔　子夫人長狄僑　儒　太　姓不名自待夷狄　子也安于夫之禮也　舒子　鄭大夫也宣十　鄭伯卒　十二年弗衛文鍾國人

而叛楚　居莘亂　甚矣　其會正　其名以　潞別之　鄫舒也　鄭瞞　其種有　子又傷潞如等文　年十一　子之日　晉滅潞　得臣所　俱爲晉　獲以名　其子　郯人　戎十　文　七年戚　六年因　部子　楚大饑

子賦采　薇穆公　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　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賢也

介葛盧　二僖　十九年春來齊　以公圖宣十五年晉滅許不在冬復來聞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　滕子　悼公　也昭二十七年　與晉宋之加禮　衛大夫　同諸侯會于亳　唐惠人

潞子嬰兒　文十年　嬰兒　會于衛　子　二　甯惠姬

僖　滕　滕昭　文十　公　潞夫　鄭部　舒　晉　部之　逆　夏六　年　叔所亦也　中國　二十年來朝　所以責　晉　而不能

莒人　宗子　君朱儒以夫鍾與鄅邦　年楚成　文十二　年來奔公嘉　以諸侯子平　宗非逆之　禮也故　昔日鄅伯來奔　鄅子　宣十七年爲邾　所滅　外孫　爲役經　甘詔滅　鄅　莒人　朱　成　年楚伐　莒入渠

鄅人立　遂伐楚　莒太子僕　文十八年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　陸渾之戎　為在王　郝　郝之四

二六

桓十三年盧與羅敗楚師文十六年麋楚大饑庸人率群蠻麋人率百濮而叛楚

立政曰夷微盧烝夷國名也富辰曰祝融之後發芊蠻矣隱二年公會戎于潛見經閔二年狄入衛見經

羌 髳 微 盧 彭 濮 夷 蠻 芊姓 戎 狄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奄國也四國殷管蔡霍也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蒲姑國也立政曰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烝夷名或曰泉也顧命所稱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名公皆燕芮彤畢毛皆國也呂命文侯命賈逵皆曰晉侯名也此皆國之見于詩書者也富辰諫襄王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景王讓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僖成風請封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史伯告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illegible]之間予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𫭼歷莘君之土也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祝融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荊實有昭德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此諸國之見于語傳者也

附蘇氏春秋列國圖說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子男五十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三十四國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國伐滅入孔子筆之于經丘明公穀發明于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摭其尤著者附次于後

宣三年赤狄侵齊見經赤狄也宣十五年晉師滅之成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獲之昭四年會楚于申見經允姓昭九年晉人率之伐周嘉子之國駒支之國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之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智伯所滅春秋後

赤狄 潞 隗姓 白狄 淮夷 陰戎 無終 姜戎 陸渾 戎蠻 夙繇

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杞巴鄧郯徐鄀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鄅原應舒鳩滑鄩黃羅邢紀霍郜鄣譚向偪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密耿邾萊茲頓沈殺譚舒邶白狄賴肥鼓戎蠻唐潞江郎權道柏貳軫紋蓼六遂崇鄫鄋遇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鄀劉驕伏房群虎陸渾桐都於偃丘顓臾任萬蕭牟鄅極鄣

諸小國所係滅

楚所滅凡二十三國曰息曰弦曰黃曰江曰夔曰鄧曰權曰蕭曰六曰蓼曰鄅曰郗曰庸曰賴曰陳曰蔡曰唐曰頓曰隨曰申曰胡曰舒庸曰舒鳩楚黨食最多皆楚族也晉滅十四國曰霍曰魏曰虢曰虞曰焦曰楊曰韓曰耿曰肥曰鼓曰潞白狄曰偪陽曰陸渾晉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于茲又曰沈姒蔡黃而晉滅之然而黃滅于楚滑滅于秦春秋所載晉所滅十七國也齊滅五國曰譚曰遂曰紀曰鄣曰萊滅人之國而絕其世雖齊桓亦人之也齊滅二國曰項曰鄣春秋諱內惡以滅爲取或鼓節滅于莒諸非以兵也爲之後而絕其祀故曰滅也後之滅其國者則書也宋滅二國曰宋曰滑梁亡自亡以土功潰其民故不書滅而書之罪也吳滅二國

[illegible]十一年敗於鹹獲長

鄋瞞

[illegible]僑如曰榮如[illegible]楚吳則旋滅于越矣鄭滅一國曰須句須句齊魯皆封於風也魯復取須句以予之矣蔡滅一國曰沈爲晉所使也鄭滅一國曰許鄭侵之而鄭虔之許遂而卒滅于鄭矣曹也宋滅一國曰曹狄滅一國曰溫衛滅一國曰邢衛侯燬滅邢同姓也然而八國滅于諸皆同姓也

右所列一百六十國合齊魯衛燕晉蔡陳杞吳晉宋楚鄭越秦十五國共一百七十五國此外尚有邢鄀鄣於餘丘三傳所載不同或曰邑名又如諸戎茅戎犬戎山戎西戎卑落氏皆咎如甲氏諸種落不能悉數若夫肅慎越裳西旅獯鬻鬼方獯五服以外蠻夷戎狄不在其間

春秋小國說

臣之奇曰臣觀石尚欲著名春秋請敬王行脤於魯未嘗不聞其言而悲其志也繇石尚之志忖他人之心丈夫不幸國步斯頻於乎有哀世不可避也避地避人鬱鬱抱利器又不可得而呼叔呼伯靡所與同以至壯心零落惟憂用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九原而可作不無望于後之人也是以夏五郭公當日册府遠滅從名從主諸編亦不一書聖人之慎也聖人之懷也況于繫王所著口授所留而俾之時遠代堙經沉傳隱微微幽幽何稽古之爲也合前所列春秋百餘小國杞之徵不足既以禹功而特存鄫以下無譏不當附諸則而僉錄乎以臣所聞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九州之外五經之表正有人將約舉其一二明此言之非誣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鳥師之紀出於郯子也是生三犧問之而信牛音之識傳於介君也青蠅愷悌已賦駒支狐裘尨戎載悲黎衆夙沙從鼓爰偕琴行赤革悟君罔恤毅斷以至閭閣之幽素冠之棘女子善懷

原缺第三十三葉

其意曰春秋之日國化爲邑者衆矣地從主人俄而取之可以爲其邑俄而存之可以爲其國矣文是而實非也春秋之義不得專封述春秋者可以意封古乎以意封古通濫之說所繇來也通濫者何使濫無所繫而通之爲國也天下未有濫也公羊妄推叔術之賢推而通之于數十世之後曰叔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此公羊之迂也莫賢於季子吳滅州來封季子後何以不通州來乎乃若陸渾鄭瞞赤狄戎蠻皆非中國也而稱戎蠻夷狄不在其間論者惑之文非而實是也此實通處此以與中國爭此土者遷於秦晉盛於伊雒比乎中國故雜乎中國也

非五服以外之種落也五服以外之種落雖貢楛如肅愼貢獒如西旅重譯而至如越裳薄伐如玁狁不在其間矣臣所列一百七十八國斷自周初從其朔也爰及朝鮮錄箕子也曷爲錄箕子以箕子正夷狄也卒于鄭瞞舉其甚者而戒之也鄭瞞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佚宕中國齊衛宋齊前後獲之其種遂絕君子曰此雜乎中國者耳佚宕乎中國卒自絕乎中國況推此而往者乎以爲有天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稽古篇卷之八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戰國總敘

臣之奇曰臣每閱戰國策未嘗不掩卷而歎以爲載籍中有此書不如無書宇宙間有此人不如無人書之罪也乎哉其所紀者臣不欲世間有是人有是事耳雖然足以戒矣臣觀其君爭城爭野類皆嗜殺人而利吾國臣觀其臣投關抵壁類皆利吾身而不顧其傾人國方秦之强尤趨謀詐哉然其君臣之智力俱出時人一等故能以所爲求所欲六國之主多妄庸人耳燕昭求天下士於郭隗楚威問社稷臣於子華庶乎其可與言者

乎二國之封在周初列於前不具論論魏趙韓齊昭侯之守名法循功勞武靈之立博聞師置左右司過皆其犖犖者敝袴藏而高門作胡服變而沙丘鬬又安足道哉無已則齊之威魏之文乎齊威之下令曰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賞諫之風猶聞是日四臣焰千里豈不焰以堂下歟魏文之語其僕曰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當是日而賤勢卑財賢人是禮護聞動衆非無以也所以然者齊威魏文去春秋未遠文侯則受經於卜子者聖門之流漸非苟焉而已也臣是以列戰國而首魏文

慎靚王六年立 衆三子 二十三年卒 子 之力也

田需 哀王相 愜人 周 如耳 麗消 敎衍請魏大夫 惠王將 和秦毋罷衛兵 用同學 孫臏後 爲臏所 敗於馬 陵自刎

昭王 遬 哀王 九年卒

赧王二十年立

田文 武侯相

惠施 公孫

翟強 相 季子 君 段干

樓鼻 成恢 李從

安釐 孔斌 子順相 芒卯 昭王將 支期 說長信 止安釐以詐見朝秦 惠王 崇安釐

魏王國 宗子順 孔子六 世孫安 昭王子 三十四年卒

赧王三十九年立

魏人 盱夷 俱爲犀首 犀武 哀王時人 長信 臣欲割地講秦

徐子 爲魏相以外黃人說齊謂太子 周訢 重 昭忌 成陵 說齊 敗于伊闕 爲魏處昭王將

景湣 無忌 有百勝 申曰臣 止王朝秦 見秦王止攻魏 君 董慶 侯 安釐 相善應 侯秋令

魏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妄人 凶人

王增 昭王少子封信陵君 之術請勿攻齊 孫臣 止割地事秦 之兵 信安 爲信平王入秦 齊

唐雎 年九十餘爲安陵君 辭信 安陵 絕秦趙之交 芮宋君 魏齊 許綰 安釐相 令王入秦

侯嬴 年七十餘爲夷門監 子爲信陵守 信陵招之 以爲使者 刎而死 上客 縮高 爲安釐兵符 之 須賈

毛公 季梁 俱昭王時人 白珪 新垣 如姬 管鼻 衍 朱亥 樓梧 龍陽 范痤 紛彊 君 安釐 幸臣 魏冉 魏人 之說遺 安釐詩書 從相

亡王 王假 景湣子 立三年 秦灌大梁虜假 魏亡 糸本作 午安釐 三十五年卒

司馬 孫子傳 衣焦頭 信陵學 後 惟以止免

薛公 費將供 定人信 陵客之 安釐之 攻趙

張旄 止王毋 與秦攻韓 食其 公子 勁 秦人

周霄

右魏起文侯戊寅止王假丙子該一百七十九年共九君

趙紀叙

臣之奇曰趙多奇人亦多奇事緒危絕而寖昌地幾傾而滋益天若以奇者開之闕之而人事之徵若左券乃賜趙城基于造父騂騮騄耳爲取桃林日馳千里孰其往還其得氏于周也奇驪山必亂誰趣帶以適周霍山爲祟誰稷夙而畀耿其肇封于晉也奇壺飧得原安知重耳之霸內子推翟豈料宣孟之賢其大奇其妻命奇鉏麑胡觸陛嫠胡殞安得桑中之餓而反幕中之戈董筆未乾屠刀繼起安得山中之兒而易袴中之子其報主奇其立孤更奇寶符既藏銅枓嗣擊竈鼃無恙癩啞空窮其傳世之術奇其轉敗爲成化家爲國之術更奇自是厥後歌田且止傳聞可思奇而不失其正者如此胡服開疆兩王開禍好奇而卒以奇累者如此豈惟其君其臣亦然臣觀夫公孫說馬臧耳能三奇之適以聚蠶毛生處囊定從于一奇之足以集事也上客珠履何奇人之間如虞卿窮愁何奇謀之迭出也懷璧歸趙擊缶書秦奇而未足奇驅車讓頗不足奇而奇也繇斯而談趙多奇人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何纂緒成功而數傳一燼其興也必有善用奇之人毀于休祥其廢也必有不善用奇之人流于變異以其人與其事徵其所以廢興天歟人歟亦無故之利與于上黨頗亡牧誅趙爲號秦爲矣奇人不生視地之生毛長平之阬非復晉陽之版也悲夫

趙表之二十八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晉大夫趙籍爲諸侯

史記夙生共孟孟生衰系本公明生共孟及夙夙生衰左氏曰衰趙夙弟未知孰是

襄子娶空同氏女生五子以兄伯魯不立舍其子立兄子

烈侯籍

其先與秦共祖繇伯翁至中衍至蜚廉其次子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居之于皋狼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爲穆王御西巡忘歸而徐偃王反乃御王日馳千里攻徐滅之賜以趙城繇此爲趙氏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伐戎爲御及千畝戰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文侯五世而生趙夙爲獻公將伐霍封于耿夙生衰事文公爲卿謚成季衰生盾事襄靈成景爲正卿謚宣孟盾生莊子朔爲景公將下軍屠岸賈殺之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生男岸賈索之夫人置兒袴中朔客程嬰公孫杵臼以計匿兒山中及長名之曰武韓厥請于景公乃立趙宗卒爲正卿事厲悼平諡文子武生景子成成生簡子鞅事頃定爲六卿滅范氏中行氏爲四卿至出公十七年卒鞅生無卹是爲襄子與韓魏共滅智伯分其地襄子爲兄伯魯之不立立伯魯于周爲代成君且必欲傳之成君先死乃取其子浣爲嗣襄子卒浣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嘉逐浣自立于代一年卒國人乃共殺嘉子而復迎立浣是爲獻子獻子生籍爲諸侯追尊父爲獻侯九年卒

敬侯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十一年與魏韓共滅晉分其地

武侯　烈侯弟立十三年卒趙復共立烈侯子章

敬侯章　烈侯子徙都邯鄲立十二年卒

公仲連　烈侯相國

番吾君　語仲連以進上

趙固　代相武靈使主胡致其兵

搶石　二人[illegible]者

牛畜　擧以爲師侍以仁義烈侯逌然

荀欣　爲中尉

徐越　爲內史

大戊

趙希　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公子刻

趙袑　攻中山爲右軍

趙向　武靈使攻魏

儺郝

奉陽君　肅侯弟成爲相蘇秦說王曰奉陽妒

樂祚　爲魏所禽

趙疵　肅侯將與秦戰

公子朝　武侯子敬侯立作亂奔魏

公子勝　與成侯爭立爲亂

公子

右趙起烈侯戊寅止王嘉己卯該一百八十二年共十一君

附中山

常莊談 魏文侯欲殘中山莊談謂趙桓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何不請公子傾以為臣妾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中山君 出亡見挈戈二人隨其後顧謂二人奚為對曰君下壺飧活臣父故來死君君嘆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

挈戈二人 有父嘗餓且死中山君下壺飧其父其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及中山君出亡故來死君也

司馬子期 中山人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怨而走楚說楚昭伐中山後為楚昭卿

張登 為中山謀不廢王

藍諸君 中山相

陰簡 中山后

陰姬父 后父

江姬 與陰姬爭為后

田簡 為司

馬憙解陰姬之忌

司馬憙 三相中山

公孫弘 知司馬憙使趙求相言於中山君憙反中之弘走出

臣之奇曰臣觀趙世家固多奇人奇事亦多奇夢盾夢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厥後下宮之難果然一奇鞅夢之帝所帝命射熊羆皆死賜以二笥兒在帝側屬以一翟犬且言余思虞舜之勳適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厥後鞅滅范氏中行氏無卹有代二奇七世武靈復夢處女鼓琴而歌以夢索之果得孟姚三奇孝成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厥後上黨嫁禍果如筮史之占四奇嗟夫夏日可畏持要而哭非君之身亦君之咎信矣射熊射羆帝偈喜之美人若苕何關帝事而預以命人與娃之變適名沙丘之餓帝意若曰胡服亂華宜以是女戎與厥身耳上天不至代地大動天戒貪人此其彰明較著若夫朱書毋卹賜汝林胡伉王左衽奚取于帝而再三啟之倘所謂神道設教自戰國已然邪

田齊紀敘

臣之奇曰敬仲羈旅弛于負擔意卜晝卜夜之日已卜其五世之滋昌八世之莫京乎庭實旅百用賓于王天若命之鍾釜豆區以盜人國人實爲之耳嫗乎采邑歸乎田成貸兮不辰食於海上自是而和也求侯天王許之威也入覲天下賢之膺揚之冑卒歸鳳鳴之裔也空谷音聞天威咫尺或庶幾於是日焉自是而封墨烹阿四臣將熖千里談天炙轂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五旬取燕一舉誅宋天下固畏齊之彊也湣暴建懸席齊之彊適以自斃東帝漫爲缶客多閒祖孫若此欲毋亡得乎松邪柏邪有山之材而天光不可復熖矣區區君王后衍田氏六十餘年之緖懿女嬰吉敫女善媒有嬀之後何多幸哉何多幸哉

田齊表之二十　二十紀

周安王十六年命齊田和爲諸侯

太公　和

其先世陳完厲公子奔齊桓公使爲工正諡敬仲完生穉孟夷以陳爲田氏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有力事莊公有寵無宇生武子開與僖子乞乞事景公厚施得衆乞生成子恒弑簡公立平公割齊自安平以東爲封邑恒有數十婦男百餘人恒生襄子盤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盤生莊子白相宣公白生和遷其君康公海上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十九年田和立爲諸侯是爲田齊太公立二年卒

是歲故齊康公卒奉邑皆入田氏

桓公　太公子　午　立六年卒

卽墨大夫　鄒忌 成侯爲相　函冶氏　城北徐公　黔婁　章子　公孫

齊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時人　中人　吳人　凶人　亂賊

威王朝周天下賢之稱妄谷足音名聞齊

賢君　威王　桓公子　立三十六年卒

隱士 [illegible]士 守道不居威王下之　齊貌辯 將說語其子曰嬰必無使客獨知　閑 敎鄗 忌走田忌　贅子 威王將濮上之所烹　阿大夫 威王　愼到　孫臏　士尉 死

喜文學遊說之士稷下學士數百千人鄒淳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

宣王　辟彊　威王子　立十九年卒

顏斶　檀子　環淵　田忌 諫勿用貌辯　管燕　齊大夫 與蘇秦爭寵刺殺之　田盼　接子　田嬰 得罪宣王逆然　子　魏子　靖郭　胡齕 流涕　黔夫 文舍人收邑入　客 言海　莊暴　晏首　戎郭　種首 稱服賢大魚而者 反走　齊人 貴而仕人敦宜　宋突　威四臣照千里　孔距　段干 議田駢不宦 王悅之齊人借齊　王斗心　綸　夏侯　申縛　田甲　淖齒 楚使救齊因知

凶君　湣王　地　系本名遂宣王之子立

蚳鼃 張丐 章 景丑
鄒衍 譚拾 淳于髡之氏
鄒奭子 田駢 檾菁 齊人 辛臣
襄王 督仲 馮煖 仲子 尹士
法章 達 王孫田臣 陳戴 王驩 九人
王蠋 賈毋恩 儲子 陳賈
狐咺 王孫田駢 孟嘗 沈同
滑王子 田單破 燕復齊 故地迎 王於莒 立十九 年卒

六君 王建

齊君 大賢 賢者 希賢 畸人 中人 妾人 凶人 亂賊

賈 田文舍人 向子
陳舉 公孫 達子
鍾離戍 夷維

公孫子 雍門司馬子
固 棄陽周 悍
子 公孫左尚
太史嬰兒 弘 呂禮
敫 子 田瞀
君王 勝臀 祝弗
宋郭
后 國子 貂勃 卽墨
田單 卽墨巖下 卒
大夫 貫珠
后勝
陳馳

王建入秦遠之共松柏之間飯而死齊人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

右田齊起太公和乙未止王建庚辰該一百六十六年共七君

臣之奇曰臣觀威王之荅魏惠曰寡人所以爲寶者有四臣及宣王尊文學游說稷下先生皆賜列第爲上大夫威宣之際斯爲盛矣奈何哉授室萬鍾不能晩出晝之轍也意雕龍之侶儻多黃狗之皮炙轂之儔必賴狶膏之滑歟儞前王前具見一班安步晩食卒反璞而歸眞擁篲先驅胡於彼不於此也東閭檀衢囿遭逢之非主免冠徒跣安平尚岌岌于九人矧其下者乎東游之民義不帝秦臣乃今而益知仲連爲天下之士也而儻爲他人排解稷下流傳亦有顧本國之紛難者乎齊之所寶將焰千里然歟否歟

卷之八終

稽古編細目　實部

稽古編卷之九

武英殿大學士　臣　郭之奇撰述

列傳總叙　一篇

臣之奇曰史記于周秦之際爲列傳二十八然詳于戰國而畧於春秋春秋多賢大夫何以不如七雄之傾士麟經所錄三傳國語所載何以不如國策之雜言也二十八傳之中晉陳魯戰者居其半遊人刺客居其六七所稱仁義忠節立德立功立言以楷模當時風起百世者惟伯夷伯陽孔徒孟子管晏伍樂屈荀仲連諸人耳臣不揣固陋自周及秦爲列傳百夏殷以上聖君賢佐彰諸典謨無庸贅也周以下分爲十五國君君臣臣可

得而次也列國之賢君亦從列傳臨以周天子諸侯皆臣也義從春秋文從諸傳事從諸史參互而考質之褒貶不妨同辭瑕瑜不妨並闕雖所聞所傳聞各異從其同同以成一得證諸筆削以俟千秋也何始乎夷齊兄弟遜國讓之始也叩馬而諫義之始也首陽行歌忠之始也曰讓曰義曰忠始於此乎前此有人矣前此有人則曷爲始乎此以夷齊之全乎此而託始焉爾何以終乎蒙恬恬爲秦築城闕萬餘里立夷戎之界舒華夏之威以秦之見功能于天下爲已多其輕用民力亦已悉矣何以外尊諸諸人憂斯人之氣矜而爲亂爲盜是以外乎諸雖及致也憂斯人之譸張而爲鬼爲蜮是以外乎儀也不韋滅周李[illegible]

滅舉趙高滅秦是以外乎三人恐人道之胥滅也然則荆蘇何
以列乎百傳蘇爲六國擯秦荆爲天下誅政以其意而列之也
君子稱魯長而惡惡短詳大而畧小原始而要終大書必特書
小惡不諱書始以重書終以類書終始大小不一書

列傳總贊十七首

首陽日月萬載升恒赫赫明明名樊以興伯陽爲腹單劉爲肱
支天所壞卒於萇弘作周列傳七
表東海而繼營丘以作霸功首者非齊桓乎微夷吾之佐一匡
九合可易觀乎晏子知禮節君顯非難司馬明兵法四隣以安
若夫豆區釜鍾之智自辭卿辭夜已見其端矣作齊列傳五

讀魯頌而思以僖公繼禽父亦惟成季之爲公室輔也叔孫之
穆昭金稱仲孫之獻莊繩武烏得漫言三家而槩以不臣數乎
文仲抑柳下竊位何辭其立言或可取耳曹子刼盟里革斷罟
嬰齊不私子家靡監魯多君子周禮猶在魯也作魯列傳十
緜竹如磋白圭可磨九十有五猶闘抑歌成執于晉而靡悔獻
逐于臣而自多雖武子世叔如彼何哉作衛列傳二
自文及悼世主夏盟狐趙欒胥先陽范郤伯功所繇宏也荀知
韓魏伯祁張馬繼世所繇成也士氏師史俱克有聲羊舌忠文
猶稱國英荀范胥滅晉歸三卿豫讓死忠以全國士名猶申生
死孝以作人子程也死固賢于生哉作晉列傳二十三

能築宮師賢俾邑國盡墾齊田天下之士所繇望金臺而意懸
燕燕季非文公車馬焉能使三晉齊楚交合于燕荆卿非太子
圖匕焉能使白虹貫日氣入于天甘棠之蔭猶披拂千年士之
爭集民之不能忘也其君實然作燕列傳四
嗚呼季子何其閎博君子也子胥懸目千年所視孫子隊兵師
中必指王孫爭盟危事不齒然而延陵讓國爲國以禮旣明且
哲獨善全其終始矣作吳列傳四
宋襄未成乎霸者也能使目夷上下宜其力屈于荆舒而義行
于諸夏者也子罕向戌俱目夷之流亞而子罕饑民辭玉止弭
兵之誣忘在門之射不剛不柔猶能以國化矣作宋列傳三

十五國風惟楚是闕而屈原詞賦懸諸日月問鼎之君終自紀
於檮杌也子文以清名孫叔以廉揭叔時無宇言足以興尹戌
諸梁功而不伐明王道者荀卿存國儲者黃歇惟楚有材楚邦
未旣惟善爲寶楚書未沒矣作楚列傳九
和周民而殉王宜桓公之有後于鄭也鄭之所以爲鄭者惟子
產爲政耳微子皮誰能先帥以從微太叔誰能嗣而不競始之
終之所以成其義惠而全其恭敬也子產之能司國柄以諸卿
之心爲國人之命也作鄭列傳四
是君是臣能不沼吳臥嘗始畢扁舟五湖彤寫於越身化陶朱
周不成子已成霸圖烏盡兎死謀臣孰俱文臺致祝文種何愚

作趙列傳三

能自得師于戰國文侯之所以爲文也豹守文侯之教而鄴稱神君起進武侯之規而德義始開自時厥後客子紛紛惠施微逸犀首長勸而翩翩信陵乃能傾天下之士以寵魏趙而弱秦年誠所謂絕類而超萃矣作魏列傳五

非張孟談無襄子非肥義無惠文張舌存趙肥身易君可以爲難可以爲勸矣平原豪舉三千爲萃虞卿窮愁春秋始闡誠不如廉藺趙李奮謀勇而却秦軍也作趙列傳四

以申子之外應諸侯內修政具爲昭侯所存者僅雞口之笑嗍牛後之軟衿韓非使秦而首傾宗國亦刑名之所快也卒死于

秦並說難之故歟作韓列傳一

闢空谷于周京齊威之賢孰與衡是以中原之士獨爲齊傾成侯之琴不下堂而政成至于談天雕龍炙轂絕纓聞於隣國皆稷下先生也孟嘗之兎徭謀三窟平都之牛乃復齊城然微天下士義不帝秦東帝之號甚損朝周之令名矣作齊列傳六

穆公三置晉君卒霸西戎亦孟明子桑之相爲始終也自孝及政發憤稱雄權使之人皆棄禮義而尚首功耳商君導刻爲法自窮樗里魏冉則貴戚之衆耳甘茂睢澤立談而取三公軫逐于儀非游說之不工也起翦誅艾中原之骨如遂蒙恬堙壍黔首之骸若夆秦之君臣若此能享世而宅中乎作秦列傳九

彼哉彼哉茲數人者不與同中國焉史稱盜殺俠累專諸要離其盜同耳儀傾六國實惟首戎不韋斯高爲玃爲狨禍之所及周始秦終然而焚書滅古李斯之罪通于蒼穹矣附外傳四

伯夷叔齊列傳第一

孤竹在墨胎氏殷湯所封國伯夷父名初
字子朝夷名元字公信齊名致字公達

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讓其兄夷曰父命也遂逃去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夷齊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之及西伯卒武王載其木主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采薇之歌遂餓而死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舜岳牧咸薦歷試諸艱功用既興然後授政舜禹之間

亦然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賢如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夷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回也屢空陋巷簞瓢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聚黨橫行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或擇地而蹈時然後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

之士惡能聲施於後世哉

臣之奇曰謂夷齊為有怨邪兄弟同心足以相勸謂夷齊為無怨邪農虞易世足以相恨然而千年讓國之仁於孤竹乎始發萬載君臣之義於殷周乎始建覩其逸詩可以怨而實無怨也當其居海而天下趨叩馬而太公扶仁人乎義士乎聖之清者乎而冢徒徵斯人誰其洗衣冠之炭塗振百代之頑懦

又曰不有伯夷墨胎無父子不有叔齊孤竹無天倫不有伯叔殷周無君臣大義已昭於日月歌聲獨感於世人

名虎列傳第二

名穆公者名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厲王虐國人謗王名公言於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公曰吾能弭謗矣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敎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

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彘之亂厲王之子宣王在名公之宮國人圍之名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王在彘不敢歸公與周公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王崩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公與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仲山甫尹吉甫申伯張仲方叔泰仲等更失理喻德敎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王命公征淮夷詩人作江漢六章其一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平夷之功著矣其二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安內之猷美矣其三曰江漢之滸王命名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服遠之德盛矣其四曰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名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之旬宣所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也誠何愧於康公之洞酌乎其五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名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公之受命所云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也又何愧於卷阿乎其六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名公考

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之作考有如名祖日辟國百里江漢之什非溢美也既而王封申伯于謝命公往營城邑徹申伯土疆其徒役作黍苗五章以誦之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名伯勞之勞而不怨矣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又曰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歸而孔休矣曰肅肅謝功名伯營之烈烈征師名伯成之又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名伯有成王心則寧成謝功而說上下媚于庶人而復媚于天子矣君子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役黍苗之芃芃視甘棠之蔽芾爲何如乎

臣之奇曰王心之虐玉汝誰攻惟公克愼厥始而全厥終彘之

亂克和厥中宣之立克成厥終赫赫明明以基處隆淮夷卒獲
海內向風中興之元佐微斯人其孰與同
又曰穆公以其子代君之子難於嬰臼之取他人子爲趙孤矣
厲王雖虐猶使諫者無辜故以十七年流彘之軀而衍十年八
百之舊都穆公之忠不難自棄其孥是以成二相共和之盛理
而開武辟四方之遠圖

仲山甫列傳第三

仲山甫將周宣王大夫樊穆仲也王命山甫式是百辟內則輔
養君德纘祖考以保王躬外則經營四方司喉舌以將王命是
以袞職有闕山甫補之邦國若否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惟山甫能以柔嘉之令則柔不茹而剛
不吐故矜寡不侮彊禦不畏惟山甫能以翼翼之小心式古訓
而力威儀故天子是若四方爰發其城東方而徂齊也八鸞四
牡每懷靡及之思王人望其遄歸吉甫爲之作誦故烝民之首
章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生山甫所以生
烝民有山甫之生故有周宣之興也觀國語所志三事可以見

補袞之一端矣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戲者何括弟也
舍其兄而立其弟不順也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
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
將棄上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諸侯傚
之先王立長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誅先王之命也
是乖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戲武公歸而卒
及魯人殺懿公戲而立伯御括王伐魯立戲之弟稱是爲孝公
諸侯從是而不睦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山甫曰魯侯
孝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孝公於夷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山甫又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臣之奇曰宣王中興之主也國語所載者四皆文公之諫一仲山甫之諫二皆害於政而妨於嗣九仞功虧太猶卒棄沒身爲

卒何以爲子孫遺也微穆仲之翼翼小心以爲百辟帥孜孜賦政以爲天子使吉甫之誦聲不聞上天之昭假奚自哉左氏作外傳以彰微義溯隱桓而始穆宣明夫穆耄荒而宣末累周轍之所以東瘁也臣之稽古以昭大事列諸賢而表山甫明夫袞職補而物則備烝民之所以是懿也民爲國心臣爲君志中興不終山甫所愧

李耳列傳第四 附關尹 太史儋 老萊子 莊子

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事漢文帝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據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故指李爲姓未知然否耳其名聃其字也爲周守藏室之史孔子適周而問禮焉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

爲務寶慈寶儉以定天地物象之錯紛守白守雌以受古今理道之要妙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唯老子得之矣或曰老子字伯陽父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及王以褒姒爲后老子曰禍成矣無可奈何遂去周至關關令尹喜善內學星宿見紫氣浮關

知眞人當過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乘青牛而過曰子將隱矣
彊爲我著書老子亦奇其人爲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
餘言與尹喜俱之流沙莫知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耕於蒙
山之陽葭牆蓬室葅芰爲食墾山播種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
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
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見秦
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
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太史公曰老
子隱君子也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
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淸靜自正能得其學而游

於方之外者惟莊周
莊周蒙人也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
故著書十餘萬言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屬書
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
洸洋自恣以適已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
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子見
夫郊祭之犧牛乎養食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此時欲爲孤
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序之奇曰伯陽爲腹關令爲目紫氣流沙玄言在谷萊子耕蒙
莊生吏蒙山棲濠釣道德餘風

單氏列傳第五

單襄公 頃公 靖公 成公 穆公

單襄公者周定王之卿士單朝也食采於單因以爲氏王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敎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敎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

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敎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敎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晉旣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飮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飮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有五勝有五勝以伐五敗而不知乘罅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勝楚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

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

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餘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簡王十二年諸侯會于柯陵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

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四者偏喪非災厥國必咎厥身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于翼東門齊人殺國武子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跛

視無遝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稐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名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

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成公之生也其毋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頃公後有靖公襄公之孫也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類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壼矣若能類善物以裕民人者子孫必有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

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于它矣靖公之後有成公（謹按左傳昭七年單獻公弃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注獻公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成公獻公之弟）成公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是年冬成公卒其後有穆公穆公者單旗也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

行民皆待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

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儉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

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

不龢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弗聽王欲廢子猛而立朝恐穆公不從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遇心疾而崩單旗劉盆立子猛為王未踰年而卒諸大夫奉王猛毋弟丐是為敬王壬午元年王居狄泉大夫尹氏立子朝單劉攻之未克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子朝曲乃辭其使十年劉文公與萇弘告晉城成周衞彪傒語穆公以萇劉之不沒十六年子朝之黨作亂王出奔滑十七年單子(武公)劉子(桓公)逆王于慶晉侯帥師納王王入于王城

左傳哀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注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不與會是穆公之後又有平公

臣之奇曰自周轍之旣東呼于駕其孰同嗟單氏之衣德肉五王而竭忠惟襄公愼厥始惟靖公和厥中惟穆公成厥終愼厥始者明察今古以開世聲和厥中者儉敬讓咨以翼靖共成厥終者閑遊立順以克匪躬吁嗟乎鯀定及敬誰知雌雄自襄至穆獨勞冶弓

劉氏列傳第六

劉康公　劉定公　劉獻公　劉文公　劉桓公　劉卷　劉蚠　劉夏　劉摯

劉康公者周定王母弟王季子也食采於劉故以劉爲氏定王八年使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康公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敎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敎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

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及簡王十一年

宣伯亦奔齊定王十三年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康
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及簡王三年晉殺
趙同定王十七年晉侯平戎于王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
背盟而欺大國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
勝不聽遂伐之敗績于徐吾氏簡王六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
康公與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
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
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
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厲
公使郤至勿敢與爭八年魯成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康公及成

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
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其不反乎是年秋肅公卒于瑕康公之後有定公
定公者劉夏也靈王十三年使劉夏賜齊侯環命環者何靈公
也王將昏于齊故賜之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
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
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明年使劉夏逆王后于齊景王四年使劉夏勞趙武於潁館於
雒汭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
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纘禹功而大庇民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定公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
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
事不從又何以年冬十二月趙武卒定公之後有獻公
獻公者劉摯也景王十六年晉人將尋盟于平丘齊人不可晉
侯使叔向告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

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
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二
十一年晉以祭事告周而以兵襲陸渾之戎萇弘語獻公預修
戎備周以大獲二十五年王寵庶子朝及其傅賓孟欲立之獻
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
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
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
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旗劉摯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獻公
卒無適子單穆公立庶子伯蚠

伯盆者文公卷也王崩子猛立劉卷見王攻賓孟殺之王室亂
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卷卷奔揚王
猛卒諸大夫奉猛母弟匄是爲敬王居于狄泉大夫尹氏立子
朝晉師納王子朝奔楚敬王十年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使告
于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士彌牟營之屬役賦丈書
以授帥而效諸文公三旬而畢十三年文公合諸侯于名陵謀
伐楚也十四年乙未秋七月春秋書劉卷卒葬劉文公杜預曰
劉子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十五年春
王人殺子朝于楚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王奔姑猶明年十二月
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晉侯師師納王入于王城及貞定之世劉

氏弗祀王處姑猶儋翩之亂也儋翩子朝之黨單子武公也穆公子劉子桓公也文公子慶氏守姑猶大夫
臣之奇曰季子濬明吉凶之理屢言禍福之端而徐吾之敗卒
徵戎以自殘登秋毫可察而輿薪弗看卽所謂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歟夏思禹功空慨咨于雒汭摯非景疾幾隕命于北山緊
彼伯盆天步斯難方晉師之未納嗟猛卒而丐孱惟單萇之共
力獲轉危而爲安臣觀於王室之蠢蠢鞅掌之嘽嘽而後知當
局者之異于旁觀

萇弘列傳第七 附衛彪傒

萇弘者周大夫萇叔也景王二十年晉頃公使屠蒯如周請有
事於雒與三塗弘謂劉子摯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荀吳帥師涉自
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周大
獲明年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弘曰毛得必亡是昆
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二十
三年孔子適周問樂於弘二十五年王崩子猛立未踰年而卒
諸大夫奉猛母弟丐爲王壬午敬王元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
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丁酉南宮極震弘謂劉文公曰勉之先

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子朝亦然天棄之矣二
年名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子朝劉文公謂弘曰甘氏又往
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十年
子朝奔楚其餘黨多在王城王畏之晉徵諸侯戍周月役煩勞
弘請文公使富新石張如晉請城成周魏獻子爲政說弘而與
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
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
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然則夫
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

鄭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
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
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
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天道道可而省不
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
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晋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
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私欲用巧變
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已名其殃大矣是歲也獻子田於大陸
焚而死及貞定王之世劉氏亡范中行之難弘與之初劉范世
爲婚姻以事文公故周人與范氏用晋以讓周周爲之殺弘二

十八年己酉也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臣之奇曰萇叔之智足以知天人而刑戮不免於厥身忠足以
貫金石而禍變反伏於周親於乎有衰國步斯頻念我土宇憂
心在閭千載而下所繇愴心碧血而致歎於萇生之不辰也而
衛彪傒獨謂萇劉之城成周支天所壞天所必泯三殃違道斷
斷而陳繇斯以談則凡有夏舊臣收燼於奔仍之後西周二輔
共和於流彘之屐與夫念飄搖而綢繆牖戶歎桑桑而思侯甸
皆反道之逆士上天之戮民矣傒不幸言而中將使天下後世
之際式微而當板蕩者袖手居息視其君國如越與秦臣效力
破其說以明夫從事獨賢者空盡瘁於國鈞慘慘劬勞者洶湫

齊桓公列傳第八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桓公者齊僖公之衞姬所出是爲公子小白公孫無知弒襄公自立雍林人殺無知公子糾在魯魯發兵納子糾而高國召小白於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鉤佯死得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發兵距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仲忽讐也請得而甘心焉魯人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及堂阜而脫桎梏桓公親逆之于郊而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

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仲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顚毛以爲民紀統公曰爲之若何仲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愼用其六柄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仲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

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習焉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故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定民之居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

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仲曰未可國未安於是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公曰國安矣其可乎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於是作內政寄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

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

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愼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

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公曰伍鄙若何仲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於是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立五正各使聽一屬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正聽縣下正聽鄉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公擇其寡功者而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敎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

三則不赦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
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
則彊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仲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
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彊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
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
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
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
而先征之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仲曰輕過而移諸甲
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
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

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公曰吾欲
南伐何主仲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
有渚環山於有牢公曰西伐何主仲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
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公曰北伐
何主仲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
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䧟陰
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卽位數年東
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
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

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
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
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
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
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
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
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
拜公名仲而謀仲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出見客曰
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
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

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
死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與之
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動
也歸之譬若市人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纂以爲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
橐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
國諸侯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
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
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

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衞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所云九合諸侯者魯莊公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冬會于鄄十五年春復會于鄄十六年冬同盟于幽僖四年春會伐楚次于陘五年夏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秋盟于甯母八年春盟于洮九年夏會于葵丘也秋九月諸侯復盟于葵丘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公欲封泰山禪梁父仲諫不聽乃說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遂止仲病公

問誰可嗣者曰易牙開方豎刁如何仲曰易牙殺子開方倍親豎刁自宮以適君俱非人情難近仲死卒用三子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衞姬生無虧少衞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魯僖公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十二月乙亥赴十八年秋八月葬齊桓公十一月而後葬者齊亂也齊之亂若何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立無虧太子昭奔宋五公子樹黨相攻以故宮中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蟲出于戶無虧立乃棺赴宋兵送太子昭而

代齊齊人殺無虧四公子之徒攻太子昭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孝公昭故十一月乃葬桓公也

臣之奇曰人之言曰爲君難齊桓之一匡九合若轉丸焉霸功之始惟桓堪首立乎雉壇耳內政既成以仁禁殘內尊外攘而天下之民舉安盟不替信會不列姦牲束書載而天下之君稱順稱寬誰爲爲之仲之力也孰能任仲桓之所以爲桓也勞于求仲逸于任官任賢勿二臣心乃殫微斯臣之不易而曰爲君不難臣何以覩之哉

管夷吾列傳第九 附鮑叔牙 仲少妾

世本云莊仲止生敬仲敬仲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

管夷吾穎上人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與鮑叔友善鮑叔牙者姬姓之後也巳而叔傅齊公子小白仲傅公子糾小白立爲桓公殺子糾使鮑叔爲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民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能使三軍加勇弗若也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對曰夫爲其君動也

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使請諸魯莊公將以仲與齊施伯諫曰此非欲戮之也管子天下才也令彼在齊長爲魯國憂矣不如殺而授以屍齊使者請生得遂束縛以予之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于郊既而任政爲相以禮義廉恥爲國之四維去民所惡從民所欲爲政之四順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言而不可復者不言行而不可再者不行權脩政立於是從事於天下諸侯柯之會魯曹沫劫盟仲語桓以勿欺桓之信著乎天下焉狄人伐邢仲言於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簡書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此何故仲曰昔召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楚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及諸侯盟又三年伐鄭仲言於公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子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仲曰君以禮與信

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公北伐山戎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西征白狄南城周反胙於絳葵丘之會天子致胙仲語公以下拜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

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仲受下卿之禮而還仲之功在天下仲之治人自治則以禮以信也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仲卒齊遵其政常强於諸侯然惟桓公能用仲惟鮑叔能知仲仲之言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叔不我貪知我貧也嘗爲叔謀而更困叔不我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仕三逐叔不我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嘗三戰三走叔不我怯知我有老母也糾敗忽死吾幽囚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叔與仲子孫俱世祿於齊人不多仲之賢而益多叔之能知人讓賢也若乃仲父少妾九歲而知甯戚之歌戚之歌非扣角

也桓公兹戚入齊戚歌曰浩浩乎育育乎仲聞之不解少妾曰逖詩云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彼盍無以爲家也此其知人尤足異焉

臣之奇曰管子天下才其功在天下春秋之日無仲父寧侯戰國而始有嬴秦之滅周荆楚之猾夏然惟鮑能舉仲惟桓能用仲惟隰甯賓國之徒可以佐山高而聽乘馬知我之叔牙心同而心竊三歸之少妾可風而可雅悠悠二千載孰爲尊攘者緬彼一匡功仲父之力也

陳完列傳第十

二世穉三世莊四世須無五世無宇六世開七世乞八世恒九世盤十世白十一世悼子十二世和

陳公子完者陳厲公之子敬仲也敬仲生周太史過陳厲公使卜完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知其後之代陳有國不在此在異國非其身其子孫也厲公卒桓公少子自立爲莊公莊公卒弟宣公立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善恐禍及而奔齊桓公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而獲有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公酒樂公曰以火

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齊懿仲欲妻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仲之奔齊魯莊公二十二年也以陳爲田繇是爲田氏敬仲生穉孟夷孟夷生湣孟莊湣孟生文子須無文子事莊公晉欒盈奔齊公厚容之文子與晏平仲諫弗聽將襲公二十三年公將伐晉崔杼諫弗聽文子見崔子曰將如君何崔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二十

五年杼弑莊公文子有馬十乘去之之一邦曰猶吾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崔子也卒歸于齊二十八年諸大夫謀攻慶氏文子謂其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矣慶封田於萊無宇從文子使名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使歸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與欒高鮑之徒擊殺封子慶舍封出奔文子卒無宇嗣是爲桓子桓子有力前事莊公甚有寵景公嗣立桓子復有寵公孫蠆卒子旗（子旗欒施也）欲治其室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遂

如陳氏桓子將出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曰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是歲魯昭公八年也又二年桓子與鮑牧共伐欒高氏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羣公子之見逐者桓子盡召之反其邑而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桓子生武子開僖子乞乞事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其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公弗禁繇此田氏深得齊衆及晉范中行氏叛晉請粟於齊僖子欲樹黨於外乃說公救二氏公使乞救之而輸之粟公嬖鬻姒之子荼公疾使國惠高張立之寘羣公子於萊公卒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蚤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

之多難貴寵之繇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遂與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高張來奔是歲魯哀公六年也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初景公欲立荼以語乞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公死而荼立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皆曰諾於是皆之乞家乞曰吾有所

原缺第十六葉

為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闞然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逡巡北面再拜稽首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牧曰子之命也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悼公既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使朱毛告于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

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書曰乞弒其君以乞之始終為護欲擅人國而恣心於廢立也乞相悼公專齊政四歲而卒子成子恒嗣鮑牧與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簡公壬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為政恒憚之然弗能去乃復厚施悦民以大斗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子我闞止也)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初陳豹

皆歸恒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即闞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國故曰五世其昌五世至桓子始大也八世莫京八世至恒而盡專齊國也恒卒子襄子盤嗣恒有七十餘男襄子相宣公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襄子卒子莊子白嗣相宣公莊子卒子和立是為田太公見田齊表紀年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云

臣之奇曰敬仲之讓少讓多植文子之清未知仁得桓子始大厚施為德豆區鍾釜卒盜人國前崔後田莊景胡戚惟乞與恒公為僭賊姜弱嬀昌亦登人力采芑歸成俾民大棘山獄配天異天不忒鳳鳴鏘鏘鷹揚始匿五八流傳十二而熄松柏之間

登鳳凰食

晏嬰列傳第十一 父弱 逃石父

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父桓子弱事齊頃公魯宣公十四年公孫歸父會于穀見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七年公使高固及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醟歛盂高固逃歸夏盟于卷楚晉人執弱于野王苗賁皇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心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阻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

齊阻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桓子卒嬰嗣魯襄公十八年諸侯同伐齊靈公禦諸平陰范宣子爲曰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齊必失國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公望音師畏其衆也遂脫歸靈公卒莊公立二十二年晉欒盈自楚適齊晏子言於公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下執共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二十三年公將伐晉晏子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二十五年崔杼弒公晏子立于門外其人曰死乎曰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亡則死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杼必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旣立景公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仰天嘆曰嬰所不爲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何獨弗欲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矣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恐失富也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夫民生厚而利用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魯昭公三年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齊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公使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

並族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起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
獨任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
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
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曰諺云非宅是
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卒復其舊宅公孫竈
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
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十年
陳鮑伐欒高氏欒高伐虎門晏子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
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

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二十年公至自田晏子侍
于遄臺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何如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于此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
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賓之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
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誅
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告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
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
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

鬼神故欲誅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
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
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
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
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

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
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
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
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
斂已責二十六年公與晏子坐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問其故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
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也薄其施之
也厚公厚斂焉陳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是歲齊有彗星公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天之有彗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初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者晏子問焉曰我越石父也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出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爲臣僕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我也知而無禮是以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然而士之待以舉火者三百家其在朝君言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其語人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事靈莊景三君各盡將順匡救之力焉

臣之奇曰晏子多以諷諫轉人主使人主之意自若所事三君俱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景公說其言而君臣相說之樂作晏子以君顯此其大略也然而大宮之盟可以忠却豆區之施難以禮格公曰善哉吾不能其不能者終不可復藥也爽鳩之樂未終牛山之涕空落雖百晏子能持方枘而入圜鑿哉臣覩于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何其指遠而該博所稱一心事君至哉言乎又何其言近而旨約也

司馬穰苴列傳第十二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名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

夕時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名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和篡齊其孫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臣之奇曰齊景之羸而能伸穰苴之法以却燕晉之師庶孽之

微而能落莊賈之首以壯三軍之威立表漏而繩後至誅駙驂而絕奔馳如山如岳莫撼莫移申一時之約束遂爲百千萬載司馬行軍之勝規

大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魯僖公列傳第十三

僖公者魯莊公之子閔公之兄公名申成風所出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公及慶父弒閔公季友以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是爲僖公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公雖非子臣子一例也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方會于檉卽敗于偃非睦鄰之道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二年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

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也故曰僖公傷過求己六月澍雨所以志憂民之實也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桓及諸侯侵蔡伐楚秋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謂伯姬杞伯及公也五年夏公及齊桓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六年夏公會齊桓諸侯伐鄭冬公至自伐鄭七年夏小邾子來朝秋七月公會齊桓諸侯盟于甯毋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桓諸侯盟于洮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禘而致哀姜非禮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桓諸侯于葵丘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十三年夏公會齊桓諸侯于鹹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三月公會齊桓諸侯盟于牡丘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八月螽螽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桓德衰矣故危而致之也十六年冬十二月公會齊桓及諸侯于淮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其卑之者何齊桓沒而諸侯與楚

盟故不書公而人諸侯諱之也貶之也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言新有故也南門者法門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夏郜子來朝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五月乙巳西宮災穀梁以爲閔宮公羊以爲小寢可以書記異也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諫而止冬公伐邾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以公之與盟日之也公有功諸侯亦有力也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邾滅須句伐而反其君焉禮也何以書取不請于王擅取人國而反其君非正也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公卑邾不設備我師敗績邾獲公冑縣諸魚門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貶也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使來告難公使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二十五年冬十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書人書侵罪齊也酅者齊地至者遠也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夏齊人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申先王之命齊孝公乃還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卑辭也重人之死戰不必勝故重之也卑已以求屈于夷狄故卑之也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致之者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強鄰招禍滋怨危亡之道也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秋

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冬十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戍衛公意也殺買以說於晉而以不卒戍悅楚也夏五月癸丑公會晉文及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冬公會晉文及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公朝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已傎矣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及諸侯之人盟于翟泉諱公不書列卿稱人晉文公哀故微之

也秋大雨雹陰脅陽也臣之侵君萌于此矣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禮之加燕好焉晉人執衛成公公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文皆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諸侯一等以魯之不棄其親也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閼也公饗之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冢宰來聘公既不朝公子遂又以二事並使夷周于列國不恭之罪著矣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取之曹也不繫之曹吾故田也謂之取久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望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而已禘嘗不卜郊何以卜

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免牲者爲之緇衣玄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全曰牲傷曰牛三望者望祭于太山河海也曷爲祭太山河海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耳河海潤于千里故秩而祭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也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再伐甚脅也冬十月公如齊十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非正也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實不以時也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

事乎加之矣
臣之奇曰臣讀魯頌至飛鴞懷音淮夷獻琛毋思手楨芹藻長
依泮水之林至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恨不身預烝徒得假公
車之乘既而載考經傳觀僖公三十三年所書褒不足而刺有
餘始知頌禱之什不無溢美之譽也四卜不從三望非時何曰
皇皇后帝是饗是宜奔命齊晉不遑啟處何曰大啟爾宇為周
室輔以楚取穀蠻夷是憑何曰公徒三萬莫我敢承早邾自敗
救徐反郤何曰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又如西宮自災南門新作
神人共違何以稱萬民是若追齊至酅畏敵之强何以稱駉馬
是臧須句之取曹田之久以亂易亂取非其有何以稱順長道

而屈群醜是以載考麟書備錄前後本春秋責賢之義不姑於
剔其瑕而洗其垢也乃若河陽踐土再朝王所冬夏勤民三時
憫雨會薄釋宋而殺中國之恥行玉免衛而得親親之美明明
魯侯大東所視誠無愧於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矣

季友行父列傳第十四

一世友二世行父三世宿四世紇五世意如六世斯七世肥肥之曾孫强

季友者桓公之少子也季將生桓公卜之曰男也曰友為公室
輔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莊公二十五年公子友如
陳內大夫出聘之始也二十七年如陳葬原仲三十二年莊公
病名季子授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將焉致乎魯國對曰般也
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慶父材季子曰夫何
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
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
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從其言飲

之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
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
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
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公薨慶父
弒子般季友奔陳立閔公公及齊桓盟于落姑請復季友名諾
陳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稱季子賢也其言來歸喜之也二年
慶父弒閔公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莒人歸慶父
請赦不許乃縊季子之酖叔牙也將爾慶父前弒子般何以不
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
焉慶父握兵勢有所不能也繼弒閔公慶父奔莒矣大權握於

[illegible]何以不施罪人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慶父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偏戰者何季子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季子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季子以殺之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七年秋公子友如齊十三年冬復如齊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日卒正也稱季友賢也子行父嗣是爲文子文公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如晉求遭喪之

禮以行十二年冬十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五年如晉爲單伯叔姬故也秋齊人侵我西鄙行父如晉告于晉也是年夏曹伯來朝齊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文子曰齊懿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弗及盟公不親行也十八年冬季孫行父如齊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

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誠篤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是與比周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敎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飮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此

門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宣公元年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也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成公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同魯三卿會晉衞曹諸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四年公至自晉欲事楚而叛晉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之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

字我乎乃止六年冬季孫行父如晉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而用師於齊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

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十二月乙丑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孫嬰齊請行父於晉范文子言而出之乃及犨盟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行父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子宿嗣是爲武子六年冬季孫宿如晉七年秋季孫宿如衞報子叔之聘也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聽晉悼攻朝聘之數也士匄來聘公

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遂賦角弓賓將出復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九年季孫宿如晉報士匄之聘也十一年春作三軍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君子謂季之不臣始於宿也强私弱公之始履霜堅冰之漸其所繇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鄭諸大夫會吳于向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謀定衞也明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拜師晉侯享之士匄爲政賦黍苗宿下
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
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明年冬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
也昭公元年三月取鄆宿乘莒亂而取之也二年春晉侯使韓
起來聘公享之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宣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
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宴於季
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冬季孫宿如晉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仲孫叔孫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作之者何人宿也舍之者何人宿也六

年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辭曰小國之
事大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
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
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
好貨七年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子紇嗣是爲悼子初武子
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
才焉而立之豐趨退盡室將行他月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乃止訪於臧紇紇助之遂以公鉏爲馬正而立悼子悼子卒
子意如嗣是爲平子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
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紇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

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
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齊宋衛鄭諸
大夫于厥憖謀救蔡也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與南蒯
謀去平子也平子不禮於蒯蒯與憖謀欲逐之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
如以歸聽邾莒之愬也明年春意如至自晉惠伯椒請于荀吳
而免之也十六年秋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二十五
年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公何以孫季逐之也季何以逐公公
伐季氏意如登臺而請察請囚請亡俱弗許二氏之師至伐公
徒公徒散而公孫也三十二年冬公薨于乾侯立公弟公子宋

明年夏四月戊辰公卽位是爲定公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意如葬諸墓道南也九月立煬宮立者不宜立也昭公出意如
禱于煬公故立之五年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子斯嗣是爲
桓子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獻俘也冬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圍鄆八年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故也陽虎
將逐季而專魯冬十月從祀先公而祈焉壬辰將享桓子于蒲
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孟孫氏聞而備之扉期陽虎前驅
林楚御桓子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
之良而能以我適孟氏乎林楚及衢怒馬而騁入孟氏陽越射
之不中閎門有自門間射越殺之成宰公歛處父帥成人壬戰

于棘下陽氏敗虎如公宮竊寶玉大弓以出書曰盜竊虎也十
年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相公以禮責
齊故歸三邑之田以謝過也齊人歸女樂桓子微服往觀勸公
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魯將與而卒替彼婦之口歟桓子之服
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三桓旣微陪臣執命數
偪城以叛三家不能制故訪于夫子而自墮之也哀公二年春
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
西田三年夏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秋七月丙子
季孫斯卒子肥嗣是爲康子康子不見經語傳則屢志之問政
於孔子而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患盜問於子而子曰子之

不欲賞之不竊可謂微辭矣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子子不對
而私於有曰君子之行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
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
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又何訪焉可謂法語矣淸
之役冉有入齊軍胥謀齊遁請從弗許嗟哉季肥微辭以匡之
而弗改其辟法語以正之而弗止其貪三請以舊之而弗起其
懦肥之不見經不足見也康子之曾孫則有昭子强問悼公之

喪於孟敬子見檀弓

臣之奇曰成季孤丹誅二兄而隱餘慜文子三思相三君而無
私積宿始强私惟公是析意如善述與君爲敵兩社之公輔旣
傾三桓之子孫自溺陽虎斯囚公山費閔以叛號叛誰爲僭的
嘗惟周亂周禮未遂豈無高賢左匡右廸夾谷歸田已昭聖績
此國幾輿羣婢交蹢季友之忠再傳而寂意如之亂及子而磔
大夫四世其何能淑

叔孫豹叔孫舍列傳第十五

一世牙二世玆三世得臣四世僑如弟豹五世舍豹子也六世不敢七世州仇彭生之支孫也昭伯彭生之子也

叔孫豹者魯宗卿穆子桓公之玄孫也叔孫舍者穆子之子也豹之王祖曰公子牙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牙何以見殺公病將死謂牙曰吾將焉致乎魯國牙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材公以告季友俄而牙弑械成友以君命和藥飲牙而許立其後牙既卒乃立其子玆僖公四年冬十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桓及諸侯侵陳十六年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子得臣嗣是爲莊叔文公元年叔孫

得臣如京師謝天王之錫公命也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宋諸國伐沈沈潰冬公如晉十二月乙巳公及晉襄公盟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十一年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十八年同公子遂如齊宣公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子僑如嗣宣伯也莊叔獲長狄僑如以名其子志武功也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復故地而民不從也五年夏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非禮也八年冬僑如會晉齊邾伐鄭不敢違晉也十一年

僑如如齊宣伯聘齊修前好也十四年秋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十五年冬十一月僑如同晉齊諸大夫會吳于鍾離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僑如出奔齊初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使告晉郤犨曰魯有季孟猶晉有欒范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犨受其賂爲之譖于晉侯晉侯怒不見公公朝周言于單子單子曰長翟之人淫而不義流之若何公歸乃逐僑如立其弟叔孫豹是爲穆子初穆子以僑如之亂適齊及僑如奔齊魯人名穆子不告而歸襄公二年秋叔孫豹如宋三年夏戊寅豹仝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夏豹如晉報荀罃之聘也晉悼公享之金奏肆夏之三

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鎭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節之以樂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非使臣所敢聞也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咨於周敢不拜敎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年夏豹如晉六年冬豹如邾十一年季武子爲三軍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

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白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閒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十四年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語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向退名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孫賦此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

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偃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士匄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十九年冬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二十三年秋八月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齊伐盟主魯救不速書所次罪其漫也二十四年春豹如晉范宣子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豹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

者不可謂不朽冬如京師齊人城郟豹聘周且賀城靈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七年豹會晉楚諸大夫于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十八年相公如楚過鄭伯有廷（廷音旺）勞（勞去聲）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見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宗卿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三十一年穆叔會于澶淵歸見孟孝伯曰趙武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武死爲政者其韓

起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之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與季武子語晉故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趙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野卒立敬歸娣齊歸之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illegible]

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故豹知其不能終也）元年豹會晉楚諸大夫于虢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欲爲之請使請帶焉穆子不予梁其踁曰貨以衛身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

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喪將或導之是昭其不喪也夫戮出于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文子聞之以爲忠乃請諸楚而免之叔孫歸曾夭御武子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

乎[illegible]子曰可以出矣穆子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小邾穆公來朝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四年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豹何以卒餓于豎牛也牛有寵顓國政欲亂其室而有之故譖殺孟丙而逐仲壬穆子遇疾諸人不得見餓之三日而穆子卒也丙與壬者何初穆子在齊娶于國氏所生二子也牛既餓殺穆子立其庶子舍而相之是爲昭子仲壬至自齊牛與南遺攻而殺之昭子卽位朝其家衆將殺牛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夫子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七年三月叔孫舍如齊蒞齊平也九年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叔孫舍如晉葬平公晏齊欒施高彊來奔秋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十二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
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三年春王正月舍如晉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舍明年二月叔孫舍至自晉初邾人城翼還道經武
城武城人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昭
子如晉故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
敢廢周制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昭子與之
昭子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宣子曰子不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焉歸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范

獻子求貨於昭子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
女所行貨見而不出胡氏傳曰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
氏何賢之也二十五年春舍如宋樂大心見之語卑宋大夫而
賤司城氏昭子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今夫
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九月
公孫于齊昭子自闞歸見季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
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
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
與公言於幄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
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叔孫舍卒子不敢嗣定公

五年秋七月叔孫不敢卒子州仇嗣是爲武叔十年夏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復帥師圍郈冬州仇如齊侯犯以郈
奔齊齊人致郈叔孫如齊謝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
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
令之臣天下之所共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十二年州仇帥師
墮郈哀公二年春州仇同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
田及沂西田癸巳同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夏四月州仇
同季孫斯城啟陽冬十月同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十一年清之
役季孫使冉有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論語所載則武
叔毀仲尼于朝子貢責其不知量焉穆昭之世德盡矣叔牙之
支孫有叔彭生是爲叔仲惠伯死子赤之難已見忠孝列傳其
後有叔仲昭伯事襄公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公與諸大夫皆
欲還叔仲曰君與諸大夫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
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
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
未改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
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
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兹大乎説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

悼小國其誰云待之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臣之奇曰穆子無懼於楚而褻裳昭子不屈於晉而與冠仗義執信身危國安庭訓心法異世同看三桓子孫牙亂僑奸微斯父子臣何以觀穆終歎于一豎昭亦困於同官然而殉國之忻千秋未刋異夫比匪之傷三日自殘矣彭生趨死可以爲難盈腔熱血庶幾哉與祈死者而竝丹乎

仲孫蔑列傳第十六

一世慶父二世敖三世穀難四世蔑五世速六世羯七世貜八世何忌九世彘蔑之支子佗孫椒玄孫何

仲孫蔑者魯宗卿孟獻子桓公之玄孫也父穀王父敖王祖慶父莊公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餘丘邑耳何以書伐志慶父得兵之始也三十二年秋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子般何以卒弑也不書弑爲內諱也孰弑子般慶父使圉人犖弑之于黨氏也閔公立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公何以薨弑也不書弑諱也孰弑閔公慶父使卜齮弑之于武闈也姜何以孫姜通乎慶父與聞乎弑也僖公旣立慶父逐于莒却反

舍子汶上使公子魚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哭而往慶父聞之曰奚斯之聲也諾已吾不得入矣抗輈經而死慶父弑二君季子推親親之恩同於叔牙欲存其後故畧其罪不書殺而謚以共仲也共仲死立其子敖是爲穆伯僖公十五年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文公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如齊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陳鄭晉士穀盟于垂隴五年夏公孫敖如晉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初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

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冦冦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冦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明年襄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從己氏也魯人立其子穀是爲文伯文公欲弛其宅使謂文伯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對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惟里人所命次公弗取

臧文仲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請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十四年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十五年齊人歸其棺寘諸堂阜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叔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

哭之惠叔卒文伯之子蔑立是爲孟獻子他年穆伯在莒所生二子來獻子愛之或譖其將殺獻子二子聞之皆自殺宣公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發幣於大夫獻子儉季子曰孟孫其長處魯乎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公六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爲公

如京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僖王王厚賄之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宋衛邾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襄公元年春仲孫蔑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宋彭城夏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從晉伐鄭也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宋諸大夫于戚請城虎牢以偪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及晉悼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晉侯享公公請屬鄫不許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
所望也對曰我在晋吾兄爲之毁之重勞且不敢間十九年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子速嗣是爲孟莊子二十年春王正月辛
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仲孫速帥師伐邾二十三年秋八
月己卯仲孫速卒夫子稱之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父者何獻子也獻子之言曰畜
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
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獻子之爲國以義爲利不以利
爲利故其政足以宜民其臣足以宜人莊子而不改焉左之右
之無不宜之矣獨奈何享年不永莊子羯立羯之立出於公鉏且誣以

夫子之命羯嗣而秩奔也秩者何莊子之長子羯其弟也公鉏
之立羯者何臧武仲爲武子立悼子公鉏不得立欲僻臧氏故
立羯以爲援也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二十八年秋仲
孫羯如晋明年夏仲孫羯會晋宋諸國大夫城杞冬仲孫羯如
晋報范叔也三十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謚孝伯子貜嗣
是爲孟僖子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僖子爲
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
禮乃講學之九年仲孫貜如齊十一年夏五月仲孫貜會邾子
盟于祲祥僖子之將死也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

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
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
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若我獲沒必屬說
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二十四年春王二
月丙戌仲孫貜卒子何忌嗣是爲孟懿子懿子與南宮敬叔師
事夫子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僖子可則
效矣明年昭公攻季氏使郈孫迎懿子懿子使登西北隅以望
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殺郈昭伯遂伐公徒三十二年冬仲
孫何忌會晋齊諸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拔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六年冬又伐邾十一
年清之役孟孺子洩帥右師戰于郊右師奔孺子洩者懿子之
子武伯彘也武伯問孝於夫子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憂武伯
之懦不足以有獻子之家也武伯之子捷是爲敬子問於曾子
告以君子之道三季昭子問於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
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勉而
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哉我則食食夫敬
子之自安於不臣也曷亦聿念爾祖聞君子而遠鄙倍之辭乎
獻子之支子復有仲孫它莊子之弟子服也諫季文子曰子爲
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

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它之子服椒是爲惠伯昭公十三年平丘之會晉辭公弗與盟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晉人執平子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

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歸平子惠伯之後有子服何是爲景伯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徵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

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八年齊閭丘來盟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曰吾子之大蕭也昔正考父較商頌十二篇於周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叙官寮曰陷而後恭蕭之甚也道將

何爲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於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吳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吳人乃止又如吳藩衛侯景伯謂子貢見宰嚭而舍出公成叛于齊景伯揖子貢對陳恒而歸成邑公伯寮愬子路景伯告夫子而欲肆諸市朝是皆師友聖門而克紹獻子之衣德者詩曰本支百世獻子近之矣

臣之所以其仲身弒二君魯人不共之讐而令其之齊之莒去來自繇舍汝請命諾而抗轍卒祀於魯與國同休魯之失政兼鈇鉞而自輸耳必曰親親之道宜爾亦聞管叔之有後於周乎穆伯繼碎弟妻奸迷然而四子皆賢穀食難收惡及獻子宗卿孰儔此洵國家之柱石宜其克衍仲氏之箕裘矣莊子不改其父僖子自宣其尤懿敬二子從孔而遊獻子之支別有它湫至於景伯偕賜及由能爲聖門之羽翼又何愧於大賢之風流世人不察輒與三家而共咻予故特書君子之澤以剗仲氏之羞

稽古篇卷十二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曹沬列傳第十七

曹沬乃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北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柯桓公與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北面就羣臣之位顏

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子曰不可夫貪小利以棄信於諸侯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沬三戰所亡盡復予魯或曰沬卽劌也柯之盟公羊止稱曹子穀梁曰曹劌之盟也左傳稱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劌曰小惠未徧民弗從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劌曰小信未孚神弗福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劌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繇斯而談戰則請從劌非魯將也長勺敗齊未嘗三北也意長勺之後莊方任劌爲將歟莊二十三年如齊觀社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繇斯而談沫而劌也閑君於禮者也豈其手劍劫盟以爲諸侯觀史遷首列曹沫於刺客臣不敢謂然曹劌之盟經傳無明文而公羊津津不置臣亦不敢謂然也抑其

時桓公方思睦諸侯正境地而曹子激以大義動以危辭卒歸三北之所侵好事者遂加以手劍摽劍爲後人劍客之嚆矢邪臣故因公羊史遷之所傳備曹子之始末以俟好學深思者參伍焉

臣之竒曰沫爲將而三北何謀人之屢驗知君舉之必書豈其要鬼神於一劒桓之信著乎諸侯魯之君臣亦胡顏而自歉後之會夾谷者何人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萊氛自斂彼劫盟者君子所羞稱而好事者猶樂談而心豔

臧氏列傳第十八

僖伯　哀伯　臧孫辰　臧許　臧紇　臧賈
臧爲　昭伯　臧會　賓如　臧否　臧堅

臧僖伯者魯大夫公子彄也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

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冬十二月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僖伯之子是爲哀伯

哀伯者臧孫達也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淸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舃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

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及莊公時文仲為魯卿

文仲者魯卿臧孫辰也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國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之以為臧孫之私行若國家不匱大夫自告也文仲言于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

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吾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遂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公欲焚巫尫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其明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

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竟不敢及君三十一年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

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乃出而爵之時有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之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叔孫穆乃稱魯有乇大夫曰臧文仲其身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言而不朽可不謂賢

乎不仁不知而能不朽乎夫子之譏特因其三事而責備賢者春秋之義也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子許嗣

臧孫許者文仲之子宣叔也成公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臧孫許同季孫行父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衛曹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子紇嗣

臧孫紇者宣叔之子武仲也武仲短小而多智時人謂之聖襄公四年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故國人有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之誦其後如晉雨過御叔故御叔有雨行何以聖爲之譏事公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

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訪于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名公鉏使與之齒季

孫失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所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莊子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武子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武子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武仲人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武子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武仲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武子怒命攻臧氏乙亥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賈與爲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武仲如防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武仲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武仲曰無辭將盟臧氏武子名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武子曰紇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武子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武仲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紇之奔齊襄公二十三年也其在齊頃公將爲紇田紇見頃公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

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時有昭伯昭伯者昭公大夫臧會者昭伯從弟昭公二十五年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將逐季氏以告昭伯昭伯以難公伐季氏不勝與昭伯如墓謀遂行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及昭公薨于乾侯喪及壞隤從公者皆自壞隤反惟會匿於季氏故居魯而嗣臧

賓如臧會之子臧石者賓如之子哀公八年賓如如齊涖盟二十四年晉定公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晉師還餽石牛太史曰以寡君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臧之族有臧堅者襄公時獲于齊不受刑臣之唁以杙抉其傷而死已見義勇列傳附錄於此以明僖哀之胤不第二勳之著聲於魯也

臣之奇曰宗魚部鼎二伯交警立言立功二勳齊炳武仲逆施防龜出請臧石取丘晉牛入境其餘畢畢抱欲而逞臧爲自爲徙延兄頭賂伯從賂實賂君齊君違不忘後人孰省三筴之書庶幾終永

展禽列傳第十九

柳下惠者魯士師展禽也論語稱其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又列於逸民而稱其中倫中慮又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臧文仲其竊位者與至孟子而論之獨詳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曰柳下惠不惡汙君不羞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然則孔子賢之而孟子聖之今觀其見於國語者三事則文仲之竊位終無以自解也齊師之犒以其辭紓國家之急而不能以其身爲國家之鎮爰居之祭能書其言爲三筴而不能俾其身不三黜僖公之躋季子既明其不祥而臧孫卒從于逆祀竊位之譏由蔽賢也蔽賢之實由于知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也錄其三事而其餘可槩見矣齊孝公來伐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爲小而祟以怒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敝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

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大
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
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鎭撫諸侯恃此以
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
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
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
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
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

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之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
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
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
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
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
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
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
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

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
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
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
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
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
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
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
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夏父弗忌爲宗
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
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

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
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
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
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
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
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
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强固將壽寵得
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子曰臧文仲不
仁者三不智者三從逆祀不仁之一也祀爰居不知之一也

子之言可爲天下則矣季子卒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
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之
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强察兮蒙恥
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
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
之謚宜爲惠兮
臣之奇曰蒙恥救民柳下之所以志凝冰雪身在風塵不惡不
羞不慍不憫皆蒙救之筏津耳至於三公不易三黜由人人雖
袒裼非我笑嚬我雖降辱非人屈伸倘所謂藏介志於敦固寓
直道於和均者歟是以百世之後聞其風而神往聽其言而意

親孫耳目覩記觀三事所陳嗚呼又何其多見多聞明哲以仁
也

里革列傳第二十

里革者魯大夫也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
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
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
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爲我
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
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
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毁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臧竊寶者爲軌
用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
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公夏濫於泗淵

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
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
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
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
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
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
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
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
(殺中志反興弑過後聞)
不忘也宣公卒成公立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
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

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從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臣之奇曰里革三說更僕人之書也斷泗淵之罟也諭晉人之殺厲也及覲季文子出莒僕于境則華爲之始而文爲之繼奮筆以死華之執詞爲已銳矣在昔臧僖伯諫觀魚于棠則逵所規顯而太而華所防微而細斷罟而棄華之進言爲加勵矣厥後晉師曠如殺厲之言以答衛人之出獻夫殺君而曰君之過况逐君而非君之戾乎美惡皆君華之責難靡善不陳靡邪不閑矣師存曰臧罟不如寘里華於側之不忘臣懼夫三說之終忘江河之日逝也微微彰彰於是乎繫所以留後事之師而祛離君之蔽也

公孫嬰齊列傳第二十一 父叔肸 子樂

公孫嬰齊者魯宣公弟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叔肸不義宣公之篡終身不食其食以取貴乎春秋已見貞士列傳子嬰齊爲魯大夫成公二年公孫嬰齊帥師會晉衛曹及齊戰于鞌六年夏六月如晉命伐宋也八年公孫嬰齊如莒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也十六年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文子公伐鄭還待于鄆使聲伯請於晉郤犫曰苟去仲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季孫及郤犫盟聲伯如晉謝赦季孫郤犫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爲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

在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與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十七年冬十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子欒嗣字駕鵝是爲榮成伯襄公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欲還出楚師以

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宿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武子使季冶逆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伯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苟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定公元年六月癸亥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平子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平子問於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臣之奇曰叔肸取貴乎春秋嬰齊辭邑乎郤犨貍脤暮泣駕鵝朝啾止方城之楚轍罷乾侯之墓溝吾觀其裔君之尤惟國是憂或肅或乂或哲或謀洵父子而聲應祖孫而氣求矣易曰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非公弟之素節何以開二伯之忠猷哉

又曰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莊公之孫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十七年之卒于貍脤者文公之孫叔肸之子也

而公羊乃以公孫嬰齊爲仲嬰齊謂其爲兄後以王父字爲氏故仲之至於晋卒年月相去二載有半則曰待君命然後卒大大公羊之謬誤而傅說也非一端矣

子家羈列傳第二十一

子家羈者莊公之玄孫子家懿伯也昭公將逐季氏告子家羈曰季氏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其后公衍公爲公果公賁及臧孫郈孫俱有怨于平子各勸公逐季氏公告子家子對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

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唁公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子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子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以鈇鑕再拜顙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冬齊侯取鄆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以子猶受季孫之貨阻其謀而無成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晉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而止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

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冬十月鄆潰明年春王正

月公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明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冬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臣之奇曰子家子言言必有中由前後之格辭而不能開魯昭之長夢臣觀其燭禍本于幾先脩辭令于倥傯抑志從君[illegible]詞

隨衆乾侯既入易幾長慟君子哉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動有臣如此使之執亡羈而辭國棟嗟魯國之無人俾君臣其若嘗

衛武公列傳第二十三

武公者衛僖侯之子名和共伯之弟也共伯爲世子蚤卒共姜守義見於柏舟之什司馬遷作衛世家謂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僖侯羨自殺葢惑信雜說之謬而厚誣哲君也武公卽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弑幽王武公將兵救周平戎甚力有功平王立命衛侯和爲公年九十有五猶箴戒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飲酒悔過作賓之初筵五章其曰酒既和旨飲酒孔偕仁也曰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義也曰威儀反反威儀抑抑禮也曰既醉而出竝受其福智也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信也醉不伐德一飲酒而五德備矣又作抑十二章以自儆其曰肆皇天弗尚無淪胥以亡又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畏天命也其曰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又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也其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視思明聽思聰也其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色思溫貌思恭也其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言思忠也其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事思敬也其曰於

乎小子未知臧否疑思問也其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忿思難
也其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見得思義也君子有三畏君子有
九思武公之懿戒其庶幾乎公既以抑詩自儆其德益脩故臣
民交美作淇奧三章而誦之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兮又曰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秀瑩會弁如星又
曰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
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公在位五十五年其沒也謂
之叡聖武公他年吳季札觀周樂于魯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武公蓋康叔

九世孫也
臣之奇曰侯度之謹柔嘉在躬淇奧之贍金璧在中臣觀其箴
戒于國以樹其德乎戎于周以著厥功抑抑之什猗猗是同立
言之美與德功而並隆焉古稱三不朽微斯人其誰與窺進修
之無窮乎九十匪懈始之終之臣思其朝夕交儆如身列于卿
士師工也頌之曰綠竹諸君子白圭一武公百年歌季樂千載
動淇風

甯俞世叔儀列傳第二十四

甯俞者武公之裔孫衛大夫武子也夫子稱其邦有道則知邦
無道則愚謚謂文公有道作楚說桑惟武子之左右克臧成公
無道貨醫納櫜惟武子之艱危備嘗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敗楚
師于城濮衛侯出奔楚衛侯成公也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晉
既而同叔武入守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彼
歸何以名殺叔武也公之將歸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武子忠公之欲速故先入以安諭
國人叔武迎公公之前驅射而殺之咺愬于晉衛侯與咺訟武
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

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俞職納櫜饘
焉三十年晉文公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
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秋衛殺其大夫
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元咺之不去官明衛侯之志乎
殺也瑕之冠以公子而稱及明瑕之無罪也衛侯之再書其名
以其快忿深刻罔有悛心也明年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
命祀相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
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之命祀請改祀命
甯文公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
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沒後數十年而有大叔儀

大叔儀者衛大夫世叔文子也魯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獻公也獻公何以奔孫林父甯殖同出其君也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

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明年二月辛卯甯喜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罪甯氏也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叛而之晉也書曰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書曰復歸而名之以衛侯一旦得國失信無刑故責其自棄也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秋晉人執甯喜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公患喜之專也與免餘謀攻而殺之公負

約言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也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二十九年世叔儀同諸國大夫城杞晉平杞出也文子謂鄭子大叔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不恤周宗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及魯昭三十二年世叔申同諸國大夫城成周申叔儀之孫也周之城異乎杞矣列國之大夫猶卿有王室故書之以取責乎春秋

臣之脊曰成之執縶自干于伯討獻之出繇無禮于國鈞武子衛若以忠勤而自殉世叔居守扶國步於斯頻皆所謂邦家之靖社稷之臣也然而獻雖驕替猶推心于不貳之人成之慾克終斷絕乎友于之倫故世叔之從獻也易武子之事成也難昔子謂甯武之不可及者抱德終始與時屈伸既愚且智以保其身

卷十二終

稽古編細目

卷之十三　晉列傳凡四

卷之十四　晉列傳凡四

卷之十五　晉列傳凡四

卷之十六　晉列傳凡五

卷之十七　晉列傳凡六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晉文公列傳第二十五

文公者晉獻公孤姬之子重耳也驪姬之譖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較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勸公子之翟獻公卒里克既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公子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公子以告舅犯舅犯不可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因民而順之

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大夫請君於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於翟重耳告舅犯曰秦將納我舅犯曰不可公子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在翟十二年狐偃謀適齊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受而載之遂適齊桓公妻之甚善焉桓公卒諸侯畔齊子犯憂公子之安於齊也與姜氏謀醉而載之以行過衞衞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甯速諫不聽自衞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骿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諫曹伯不聽負羈饋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不聽遂如楚成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楚子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

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反晉必懼楚師楚子曰楚師之懼我不脩也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傅之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名公子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惠公卒秦伯納公子及河公子濟河名令狐臼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公子繇曲沃入絳卽位於武宮刺懷公於高梁自公子出亡凡十九年而得入晉國之亂始息是為文公（史記稱公子出亡四十三復國時六十二左傳則云十七出亡復國三十六左說信矣秦穆以女妻文公不應此時便六十餘歲案蕭亦云晉之伯者未老而卒若）

古人之年何以稱未老乎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及入勃鞮求見公
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困予于蒲城斬余衣袪又爲
惠公從余于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
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巳
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
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
人翟人余何有焉除君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
無蒲翟乎乾時之役申孫矢名也之矢集於桓鉤鉤近于袪而無怨言
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君實不能明訓
而棄民主余舉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

是呂甥冀芮畏偪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
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
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
秦伯誘而殺之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公入求見
辭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
爲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辠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
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
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
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

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
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
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冬周襄王避昭
叔之難居於鄭地氾使來告難子犯言於公乃行賂于草中之
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右師
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於成周遂定之
於郟王饗醴命公胙侑公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
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

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
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
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生死之服物采章以臨長
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
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
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
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
縮取備物以鎭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
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

下其若先下與百姓何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違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祗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

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公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庇也不可失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爲大政魯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避楚師三舍子玉從之而敗故楚殺得臣五月晉侯會諸侯盟于踐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稱人以執不得爲伯討也曹伯襄歸于曹襄何以名歸不以其道也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晉以私怨勤民秦惟利爲向背故皆稱人以貶也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文公之在位九年耳自城濮敗楚遂主夏盟雖在位日淺然繇襄及平稱強於諸侯者七世惟能用狐偃趙衰賈它先軫胥臣郤縠之屬而伯功立

臣之奇曰有以夫文之伯於桓有光矣豈不以六翮脩舉得人而昌乎狐趙賈它卿材三人實左右於出亡先胥欒枝皆可爲帥又何媿於三行封介子於綿上舊德不忘矣舉冀缺於罪餘

立賢無方矣救饑以信冀鄭之佐軍也康任帥以學郤縠之爲政也章問郭偃以爲國而君道立使處父傅世子而儲教長宜其敗楚定王盟踐土會河陽三辭受伯七君繼强而天下諸侯莫能與晉當也

晉悼公列傳第二十六

悼公者晉襄公之曾孫周也襄公少子桓叔捷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大父父俱不得立而避難於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辨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單襄公有疾名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及晉成公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欒書使荀罃士魴如周迎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源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繇今日大夫對曰君鎭撫群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

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卽位使呂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士魴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屛其宗使魏頡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公知士渥濁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欒書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鎭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鎭靖者脩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鎭靖者脩之則壹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強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illegible]

不隱也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
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武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
佐新軍公立元年春命欒黶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命韓
厥帥師伐鄭冬命荀罃聘魯二年夏六月晉師侵鄭曰侵譏伐
喪也秋命荀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冬城虎牢以偪鄭三年夏
四月諸侯同盟于雞澤公弟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公怒將誅
絳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跣而止之反役與之禮食魏
頡卒以絳爲不犯使佐新軍絳和諸戎戎大親附使張老爲司
馬士匄爲候奄五年會諸侯于戚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
之好也冬楚公子貞伐陳晉侯會諸侯救陳能救中國而攘夷

狄故善之也七年冬楚師圍陳晉侯會諸侯于鄬八年改命朝
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邢丘冬使士匄聘魯鄭服于楚
告將用師也九年冬會諸侯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十
年春晉侯同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遂滅偪陽晉師伐秦報其
侵也秋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十一年夏會諸侯伐鄭師于向
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鄭既盟而復從楚復會諸侯伐鄭會于
蕭魚鄭服而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公推至誠以待鄭
聽於荀罃而不與楚戰從魏絳之請國無滯積公無禁利行之
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鄭伯嘉來
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鎛輅車十五乘公
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
今八年九合諸侯請與子共樂之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閻叔
齊言德義之樂乃名叔嚮使傅太子彪冬秦人伐晉十四年春
命士匄同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夏命荀偃會諸侯之大夫伐
秦至棫林而反冬命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定衛也十五
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子彪立
是爲平公雖尙執諸侯之會盟然自溴梁之會大夫盟諸侯失
政大夫之不臣者著矣
臣之奇曰悼公周其行也文經之以天緯之以地天地之所君
也小而君國能以國勤臣觀其立政之始諸廢畢舉善否聿分

選用賢俊不替舊勳六官皆民譽公族亡敗羣是以教成于國
訓行于軍四方延譽戎翟有閒宜其三駕莫爭九合如雲以蕭
魚之會繼城濮之役如秋收之必本于夏耘也悼之繼伯于前
人有芬矣

申生列傳第二十七

申生者晉獻公太子也公烝於齊姜生申生及秦穆夫人申生爲人敦厚純固仁心及人而事親至孝朝之大臣國之與兆皆傾心焉雖公亦未有開言者及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心動將有所移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烝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猛足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

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而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驪姬乃賂二五使言於公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夷吾處焉驪姬旣遠太子乃生之言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師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曰下不可以貳上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

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皋之雖克與不無所避皋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從與勤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優施於

鄉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
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
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
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
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
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
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
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
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君欲勿恤其可
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

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
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
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
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
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
鄙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
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
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
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公說
使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

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
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
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
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吾以是觀之子無謀
吾父子之間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
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
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
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

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
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
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
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
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
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
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
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
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
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

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辠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

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驪姬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玆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菀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名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

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乃祭於曲沃歸

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置堇於肉公至名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

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吾將伏以俟命也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我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爲共君厥後惠公改葬而有臭達於外之譏狐突登僕而

行罰罪儆韓之告鬼神爲德洋洋如在意其君抱千載之沉寃有當露一時之靈爽抑夷吾無禮人之所非固鬼之所責歟臣之奇曰申生勤其職死不忘親忠而且孝孝而且仁矣然以一身死臣民之思弑君於內喪師於外微十九年之公子誰其鎮撫國家而耿光於民乎爲吳太伯士蔿之要言弗遵偏衣金玦既及厥身伐翟伐皐進退逡廵然而諸從者之論議猶斷斷斷也倘能從狐突子餘必逃必行之至計寧不可以亡爲存以屈爲伸而偏惑於先友羊舌之瞽詞曰孺子勉之孺子死之悲夫悲夫二子之心廼特欲以國本爲戎靡也即使皐翟獲勝之後俾其臣將師而反遠之他邦以全父子之倫忠孝令名

豈遂滅泯顧乃依依晉國坐聽巧脣夜半姬淚已吹新城之樹今夕君夢遂了雉經之因噫嘻反稷五年來克一日大臣立國如芥如輪從太子者迂謬有先羊通變力爭未見其人也遡於君者阿惑有優荀正言極諫未見其人也伯氏塊戶而不出杜傅及難而自陳止忠止孝臣悲夫申生之爲人子而不知諸大夫之所以爲人臣也

狐偃列傳第二十八

父突兄毛 子射姑

狐偃者晉大夫子犯狐突之子毛之弟也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實生公子重耳故稱偃曰舅犯偃與毛從重耳出亡懷公執其父突而殺之以其不名二子也初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子犯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及里克欲納公子於翟公子告舅犯對曰不可夫堅

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偃也閑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辭里克之使晉人請君于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於翟公子以告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辭秦使在翟十二年偃曰日我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桓公妻之甚善焉桓公卒諸侯畔齊子犯憂公子之安於齊也

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勸公子行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公子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甘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公子過衛曹宋鄭曹負羈所稱卿材三人偃與其子射姑及趙衰也宋公孫固亦云公子父事狐偃兄事賈佗偃其舅也惠以有謀佗公族也多識以恭敬鄭叔詹謂重耳曰載其德狐趙謀之公子如楚成王謂晉公子三才佛之天所胙也子玉欲留偃王不可秦伯名公子於楚將饗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懷嬴之納公子告偃對曰將奪其國何有

於妻帷秦所命從也惠公卒秦納公子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公子濟河晉人軍於廬柳穆公使公子縶如師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文公旣卽位元年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氾使來告難亦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敎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遂定王于郟城濮之戰楚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及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楚師馳之偃以上軍夾攻之楚師敗績公使偃爲卿辭以兄毛乃使毛將上軍偃佐之初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乃納襄王以示之義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乃伐原以示之信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以示之禮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衞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偃之子射姑大師賈它也食邑於賈字季故曰賈季從文公出亡及襄公蒐于夷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言於公改蒐于董易其位射姑怨刺處父而奔狄魯文公六年秋使曾告於晉宣孟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舒問於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季曰衰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十三年晉六卿相見於諸浮宣孟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繇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遂終于狄

臣之奇曰以十九年從亡之勳舊父事長事之卿材一朝之忿世德如燬遂終于狄不可復回所稱多識以恭敬者此日之恭敬安在哉當年授璧能爲身計而不能爲子裁幸矣乎上軍之卿佐猶兄正而弟陪也河水發發狐立巳[illegible]狐埋狐搰有狐孰哀

終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趙衰趙盾趙武列傳第二十九

衰六世祖叔帶父夙子盾孫朔曾孫武玄孫成五世鞅六世無卹七世浣八世籍

趙衰者晉卿成季字子餘武則其曾孫文子也趙氏之先至造父爲周穆王御封以趙城繇此爲趙氏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奄父生叔帶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文侯始建趙氏于晉五世而生夙夙爲獻公戎御伐霍魏耿滅之賜夙以耿夙生衰從公子重耳出亡於翟翟伐廧咎如得二女以其長妻衰而生盾公子如秦穆公歸懷嬴於公子公子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

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穆公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衰相如賓明日燕秦伯賦采菽衰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使公子賦黍苗衰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

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衰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重耳反晉爲文公使衰爲原大夫任國政公問元帥於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公從之使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公從所舉復使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上軍將狐毛卒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公

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衰之故蒐於淸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子犯卒先且居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乃使衰佐上軍初文公妻衰以姬氏生趙同趙括趙嬰齊姬氏固要迎翟妻以其子盾爲適嗣營文公四年衰卒而盾嗣是爲宣孟六年晉襄公使盾將中軍盾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它使行諸晉以爲常法襄公卒靈公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迎於秦既而畏穆嬴之偪立靈公以禦秦宣子曰我若受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

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冦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于令狐書曰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盾食言也八年冬十月壬申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十二年秦爲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盾帥師禦於河曲交綏十四年夏六月列國諸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宣子請師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名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

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宋人殺君之罪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魯宣公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鄭附楚以侵陳晉能救之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帥師者盾也不書名氏不以大夫同列國之君也其曰晉師大盾之事也曰于棐林地以著其美也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弒君者穿也歸獄于盾以罪盾也其罪盾何也靈公虐盾驟入諫公謀殺盾盾出亡至於郊趙穿靈公立成公而反盾復與穿共立于朝也故史狐書曰趙盾

其君盾曰天乎予無罪孰謂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董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前書救陳此書侵陳陳卽楚也陳卽楚而書侵以見晉主盟之非道也凡弒君者不復見乎經此其復見盾者何也盾爲法受惡而不敢辭君子是以赦盾也及景公時盾卒子朔嗣是爲莊子邲之戰莊子下軍將也魯成公八年屠岸賈爲司冦乃治靈公之賊以致盾罪遍告諸將韓厥止之不聽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賈攻趙氏於下宮殺朔及同與括書曰晉殺其大夫

趙同趙括同括無罪也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及免身生男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程嬰匿趙孤居山中十五年景公疾韓厥言於公乃立趙孤武而反其田是爲文子及悼公卽位使文子佐新軍魯襄公九年武將新軍魏絳佐之伐鄭斬行栗十一年伐鄭鄭行成文子入盟十三年使文子將上軍州縣欒豹之邑也欒氏亡文子與范宣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二十五年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

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二十七年宋
向戌欲弭兵請於晉楚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皆至晉楚各處其
偏荀盈謂文子曰楚氛甚惡懼難文子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
何將盟楚人衷甲文子告叔向叔向曰不害曰弭兵以名諸侯
而稱兵以害我莫之與也既盟宋公兼享晉楚大夫文子爲客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子木亦弗能對子木歸語其
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文子過鄭鄭
伯享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文子曰七
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
賦草蟲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

賁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所得聞也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曰吾子之
惠也子產賦隰桑曰武請受其卒章印段賦蟋蟀曰善哉保家
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
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
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其餘皆數世
之主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
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魯昭公元年晉趙武會諸
侯之大夫于虢祁午謂文子必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爲本循而
行之楚不爲患既而楚告于晉曰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晉

樂王鮒求貨于叔孫豹豹不與文子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吾聞之善人在患弗救不祥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
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
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
而不守所繇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
叔孫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
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而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

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
小足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
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
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
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乃免叔孫君子曰叔孫爲難
能也文子尤不可及也以叔孫之弗避楚圍不賄晉鮒不憚以
死安利其國微文子暴其忠貞聲大義於諸侯離爲止令尹之
虐燄瀰大夫之谿壑乎開叔孫之風者頑廉懦立聞文子之風
者鄙寬薄敦是會也文子取信於楚復載義於魯矣自虢還過
周景王使劉夏勞武於潁語之以遠績禹功對曰吾儕偷食朝

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曰趙孟不復年矣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叔向稱陽子舅犯文子曰陽子好直不免其身知不足稱也舅犯見利不顧其君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冬十二月文子卒子成嗣是爲景子九年周景王讓晉侯率戎伐潁叔向言於韓起王有姻喪使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景子卒子鞅嗣一名志父是爲簡子二十五年夏晉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輸王室具戍人將納敬王也魯定公九年陽虎自齊奔晉簡子受賂厚遇之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冬趙鞅歸于晉鞅何以入晉陽荀寅范吉射伐之也荀范何以伐鞅鞅殺邯鄲午午寅之甥寅吉射之姻也鞅既叛何以復歸知韓魏皆惡范中行氏言於公而伐之二氏既奔韓魏以趙爲請復盟鞅而歸之也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聽朝常不悅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之子長曰伯魯次曰無卹將置後乃書訓戒之詞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問無卹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於是以無卹爲賢立以爲後初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

簡子謂無卹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孔子自衛將西見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子曰二子晉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用此兩人而後從政今得志乃殺之君子惡傷其類遂反於衛魯哀公元年簡子圍二氏于朝歌荀寅奔邯鄲明年夏四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簡子禦之遇于戚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

經德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卹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王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

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
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
艾也又二年簡子拔邯鄲荀寅奔柏人又圍柏人寅與吉射遂
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趙名晉卿奉邑侔於諸侯矣哀公五年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十年夏晉趙
鞅帥師侵齊晉定公三十年與吳夫差爭長於黃池簡子從晉
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簡子疾使毋卹將而從知伯凌毋卹羣
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心怨知伯出公
十七年簡子卒毋卹嗣是爲襄子於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
隆問吳王既而興兵平代地遂以代封其兄子周爲代成君襄

子立四年與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後知伯請地於趙襄子不
與遂率韓魏攻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
厚完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
之倉庫實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
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
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乃令張孟談陰
約韓魏而決水灌知伯軍大敗之遂殺知伯盡滅其族襄子娶
空同氏生五子爲伯魯之不立必欲傳位於兄子代成君先死
乃取其子浣爲太子襄子卒浣嗣是爲獻子治中牟襄子弟桓
子逐浣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

子而復迎立獻子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子卒子籍嗣周威
烈王命趙籍爲諸侯以下見列國

臣之奇曰成季三讓所讓皆德友文子弱不勝衣言如不出諸
口內匡厥君外服强禦美哉謙謙其基德于厚也能以禮讓爲
國乎何有是祖是孫洵於此言不負矣夏日可畏逆名自首[illegible]
精神全大而謙益難受斂鞅雖亢宗莫辭叛醜非盾之身亦其
咎也臣思讓風非襄武斯焉取

欒成欒枝列傳第三十

一世賓 二世成 三世枝 四世盾 五世書 六世黶 支子鍼 七世盈 附陽畢 伴午

欒成者晉欒賓之子欒枝者成之子也賓者何靖侯之庶孫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賓傳之子成事哀侯桓叔之孫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成毋死令爲上卿辭曰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鬭而死謚曰共子子枝嗣是爲貞子事文公城濮之戰公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公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公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明日陳于莘北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先犯其右師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狐毛狐偃夾擊其左師楚師敗績初文公使趙衰爲卿衰謂欒枝貞愼乃使枝將下軍貞子卒子盾嗣盾卒子書嗣是爲武子魯宣公十二年書佐下軍邲之戰鄭人勸晉師從楚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可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魯成公二年書將下軍鞌之戰師勝而反書見景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受命于上軍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焉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軍師之欲戰者衆請於武子武子將中軍也將

許之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或謂武子曰聖人與人同欲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八年春欒書帥師侵蔡報伐鄭也九年秋七月欒書帥師伐鄭討其貳於楚也十六年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也晉侯者何厲公也黶者何書之子也厲公伐鄭楚萊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書請係我晉

之師郤至不可書是以怨至是役也范文子佐武子范不欲戰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遂與荊人戰於鄢陵步毅御公欒鍼為右鍼者何書之庶子也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行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及戰見子重之旌請於公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不亦識乎受而飲之既戰獲楚公子筏書謂之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且大戰也微至王不免吾歸子筏以告公公告書書曰臣固聞之至使隼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若使之于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書使人謂孫周至往必見之至聘于周公使覘之信故刺三郤書遂弒公立孫周書請公族大夫悼公使荀家荀會韓無忌與黶為之書卒黶嗣是為桓子將下軍魯襄公元年欒黶會諸侯之大夫

圍宋彭城十四年棫林之師荀偃令塞井夷竈馬首是瞻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遂歸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鍼死而鞅反君子曰知恥近乎勇鍼之謂矣黶之汰也乃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將殺之士鞅奔秦是以東馬首之私意而掩馳秦師之大義也黶娶于士匄生盈士鞅怨欒氏故與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黶卒盈嗣是為懷子為下軍佐范女欒祁所生也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上多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嘉

父等十人俱盈黨也知之而作亂不克而死平公遂逐羣賊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

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畏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書立先君盈不獲罪如何對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私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其爲暱與隱也復產害矣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蔵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乃盡逐羣賊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盈奔楚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何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

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盈叛矣曰晉欒盈者何欒氏晉之世臣盈雖出奔猶繫于晉也復入者何既絕而復入甚逆之辭也冬十月晉人殺欒盈初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而觴曲沃人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

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范匄聞難奉公入於固宮士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欒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盈奔曲沃圍而克之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臣之奇曰欒成不二枝也貞愼靖侯之孫誠哉社稷之鎭書既誣國已慚忠亂區區小仁奚足深訊黶之汰侈何求後於晉乎絳都之入曲沃之燼臣悲書與黶之不於身而於子孫益思戌與枝之生於勤而死於盡也戒之哉惠廸惟吉從逆惟吝凡百

君子必守忠信聿念爾祖毋以宗殉

胥臣列傳第三十一

子甲父

胥臣者晉司空季子也從公子重耳出亡秦穆公台公子於楚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欲辭胥臣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胥臣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安能建侯趙衰稱胥臣多聞公使佐下軍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公以臼季之多聞也欲讀書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公問于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勿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臼季爲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與之歸言諸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殛鯀而舉禹管仲桓之

稽古編卷卅四

賊也實相以添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使爲下軍大夫箕之役郤缺獲白狄子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胥臣之子曰甲父嗣爲下軍佐河曲之戰交綏而退臾駢謀薄秦師于河甲與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宣公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河曲之戰撓駢謀者穿也甲從之一呼耳舍穿而放甲則以趙盾當國庇其族子故稱國以放明晉君之失刑也曰季之勳晉人若罔念聞矣臣之奇曰季子從文舊勳其子甲父世呼而遂逐所繇然者季

子能以多聞傳而未能以義方育也知以八疾爲君嗣材而不知以師律爲所生幅也老子曰寧爲腹毋爲目目睒於睫其何能淑季子之視遠惟明視近多覆矣於戲彼其之子雖莫堂莫播要之晉愿亦少慼哉

先軫列傳第三十二

子且居孫
穀附史駢

先軫若晉卿原軫也食采于原故曰原軫楚子圍宋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告急文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楚子入舍於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趙衰謂先軫有謀故使佐下軍城濮敗楚五鹿取衛皆軫謀也郤穀卒使軫代爲元帥狐毛卒使趙

襄代之辭曰城濮之役且居之佐軍也善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且居者何軫之子蒲城伯也魯僖公三十三年秦使三帥襲鄭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三帥以歸文嬴請於襄公釋之先軫朝而問三帥公曰夫人請之已釋之矣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他日狄伐晉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

入狄師死焉晉師乘之敗狄于箕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反白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蒲城伯卒子穀嗣是爲彘季佐中軍邲之戰中行桓子欲還彘季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自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晉師遂濟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楚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

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以爲諂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趙旃魏錡往楚師士季郤克欲設備彘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楚乘晉師晉師敗績明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稱國以殺彘違衆也不去其官罪累上也其累上者何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其佐違命帥之責也嗟夫軫居俱以謀猷濟美而彘季獨以剛愎毀衆可謂弗克負荷矣若夫河曲之戰則史駢之謀有足稱者史駢者晉大夫也魯文公十二年秦爲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於

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康公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河毀軍掩晉上軍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趙穿胥甲擋其謀乃止初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及季以刺處父奔狄趙宣子使史駢送其帑駢

之人欲盡殺賈氏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不可介人之寵非勇也增怨斂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行之送致諸竟君子曰臾駢此衆可以事上可以損怨可以維薄俗一舉而三善備焉駢之心知有宣子命送之賈季不知有當日戮己之賈季也宜孟之禮成而臾駢之義著又況乎其以智謀傳也

臣之奇曰軫之謀勇乃霸文公敗楚取衛厥惟崇哉子墨衰絰繼爲秦雄三帥之獲軫之功也一唾之惧不忘自攻免胄入狄卒以敗戎裁諸義以成事君之禮行諸勇以終報國之忠軫之

生氣亘古今而懋碧空矣臾駢何人不媿餘風深溝錮秦敵謀已窮送帑歸狄大義愈隆軫之流亞或義謀之可同歟臣獨嗟夫三命且居克嗣箕弓再傳襄子遂災厥躬哉言不與詩人所以太息於狡童也

十四卷終

稽古篇卷之十五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陽處父伯宗列傳第三十三

附伯宗子州犂

陽處父者晉之太傅文公使傅太子讙襄公立敗秦于殽獲三帥文嬴請而歸之後使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明稽首曰三年將拜君賜是年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

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楚遁遂歸楚師亦歸魯文公二年春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處父何以不氏[illegible]諱與大夫盟也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攻其所必救也然處父以一軍遠攻楚國豈能懼楚以全江乎江卒滅于楚楚有以料晉也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殺處父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曷爲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累上奈何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無亂其聽處父不能達此義於君君不密而失臣故曰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晉將與狄戰使射姑

甯虛父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如趙盾賢處父出射姑入公告之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襄公死處父主葬事射姑使續簡伯殺之初甯嬴氏告其妻曰陽子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晉國不免其身智不足稱也繇是觀之陽子之弗克自全也有以也叔向好直故獨歸陽子叔向而歸陽子陽子可輕嘗乎及景公時有伯宗伯宗者晉大夫孫伯糾之子事景公潞子嬰兒夫人景公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傷潞子之目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公從之遂滅潞獲酆舒殺之魯成公五年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曰辟傳對曰傳爲速也俟辟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問其所曰絳人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

已問其名不答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明年伯宗夏陽說及鄭衛戎蠻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罪不及死伯宗曰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伯宗朝以喜歸其妻問之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其妻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犁焉得畢陽及三郤譖殺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荊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州犁奔楚爲楚太宰鄢陵之戰楚共登巢車以望晉軍州犁侍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厲公左右以州犁在楚知晉情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魯襄公二十六年鄭皇頡戍城麇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子圍爭之正於州犁州犁曰請問於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

逐圍邪及嗟夫封戍之戈餘於圍之爭囚之口則本夫犁之手也惜也州犁乃為此正於楚國也明年諸侯之大夫會于宋將盟楚人衷甲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信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魯昭公元年令尹圍會諸侯于虢設服陳衛諸侯之大夫多徵詞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亂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子其無憂乎子圍歸使州犁城郟既弑郟敖遂殺州犁子郟其子嚭奔吳為太宰受越賂卒滅吳以自滅吳人每羞言伯氏不知州犁之稱賢于楚而取忌于籙尹伯宗之著直于晉而取怨于權卿也事君不忠承家不孝嚭眞非人哉

臣之奇曰陽子伯宗晉人稱首智而作怨直而府咎智也國之所無直哉身不自有吁嗟乎口生垢口戕口人有恒言言不可徂二子之招尤以其傷厚也伯嚭之利留則其自取矣戒之哉毋為福先毋為禍耦所慮於前必瞻厥後

士會士燮列傳第三十四

一世隰叔二世蔿三世鈌四世會五世燮支子魴六世匄七世鞅八世吉射

士會者晉太傅范武子士燮者會之子文子也會之祖有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御龍者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豕韋國于唐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杜伯無罪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奔晉為大夫子士蔿字子輿為晉理復為司空說獻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羣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魯莊公二十六年士蔿城絳晉始都絳羣公子奔虢明年獻公將伐虢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魯閔公元年晉作二軍命太子申生將下軍蔿言於公曰太子君之貳而將下軍毋乃不可乎弗聽既滅耿霍與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太子不從卒以譖死初公使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

怏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焉卒子欒嗣是爲
成伯缺卒子會嗣是爲武子事文公襄公襄公卒靈公少趙盾
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其後復立靈公以禦秦先蔑奔秦
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
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晉人患秦之
用會也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
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
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
誘會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會足於朝秦伯師于河
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使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
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
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
季見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
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
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
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

廢矣猶不改趙穿弒之於桃園晉宣公之二年也十二年邲之
戰士會將上軍先縠違命濟師又不設備士季曰備之善若二
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先縠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楚乘晉軍晉師右
移上軍未動楚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士季曰楚師
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殿其卒而退不敗十六年士會帥師滅赤狄獻狄俘于王景公
請於王以黻冕命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

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無善人之謂也冬公
復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原公相禮會私于原公曰吾聞
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聞其語名士季而語以全烝
殽烝之禮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
秩以爲晉法其明年武子將老名文子曰燮乎吾聞之詩曰君
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余將老使郤子逞
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
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
大夫非不能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國

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麗笄之役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于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魯成公八年冬十月晉侯使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十五年冬十一月士燮同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十六年鄭叛晉厲公將伐之欒書將中軍燮佐之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不可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

非我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不可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既與楚戰楚師敗而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子匄嗣是為宣子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悼公初立聘且拜朝也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者何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彘恭子也公使恭子將新軍曰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魯襄公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告將伐鄭也十一年諸侯伐鄭鄭人行成盟于亳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十三年荀罃士魴卒悼公使士匄將中

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起起願上武君其聽之使武將上軍起佐之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

必由之十四年春士匄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欒林之役欒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而鞅反黶謂匄必逐之士鞅奔秦秦伯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黶之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民猶念其子也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請於晉而復之冬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定衛也二十四年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產貽書告之宣子說乃輕幣宣子與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將攻之遍問於大夫又無決訪于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奸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無

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緝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邪民于是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穌於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穌田訾祏死宣子謂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中不以貿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及欒祁譖其子盈於宣子鞅爲之徵宣子逐盈襄公二十一年也又二年欒盈入絳宣子奉公如固宮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盡殺欒氏宣子卒子鞅嗣是爲獻子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也獻子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魯昭公五年朝於晉晉侯聽莒人之愬欲止公獻子曰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二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項公卽位通嗣君也二十四年獻

子因鄭大叔之言與韓宣子圖定王室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七年秋士鞅同諸侯之大夫會于扈謀納魯侯也鞅受季孫不果納魯定公四年秋七月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五年冬士鞅帥師圍鮮虞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鞅救魯也秋七月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獻子卒子吉射嗣是爲昭子十三年冬吉射同荀寅入于朝歌以叛二氏伐趙范皐夷無寵於吉射魏襄子復與昭子相惡謀逐吉射而以皐夷代之遂奉公以伐二氏二氏攻公而敗奔朝歌魯哀公二年周人與范氏田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大敗鄭師二子奔齊

臣之奇曰溯御龍之弓箕自子輿及宣子俱以智謀顯當時然而隨武宣法以定國范文勤身而守雌是以武子光輔五君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文子身當暴主不遑于外思日孜孜尙矣哉趙武之稱其德也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幸而神人是歆不幸而宗祝是祈俱可謂靖共爾位生死莫移矣子輿城聚庇其根而剪厥支仁人君子所不爲也宣子重幣徼國子之相規雖專國政實墜家基一傳再傳而季貨宮取朝歌自貽惟貪與殘亦後事之師歟九京可作舍隨武而誰

郤缺列傳第三十五

郤缺　父芮　子克　附
郤錡　郤犨　郤至

郤缺者晉惠公大夫冀芮之子成子也初里克殺奚齊卓子呂甥郤稱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旣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諸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

梁由靡告於秦伯曰天禍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冑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鎭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穆公許諾反使者乃使公子縶弔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芮曰秦人勤我矣芮曰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僥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

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繁繁反致命乃納夷吾於秦穆公問
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
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獲怒不及色其長也弗改是故出
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惠公立殺
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
謀而諫者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
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
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惠公使丕鄭如秦謝緩賂謂秦伯曰君
厚問以名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秦召三大夫芮曰鄭之使薄
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乃殺鄭及七輿

大夫惠公卒秦伯納文公文公即位芮與呂甥畏偪將以己丑
焚公宮公出救火而殺之寺人披以告公懼乘驛脫會秦伯於
王城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芮
之子曰缺是爲成子魯僖公三十三年胥臣使過冀見缺耨其
妻饁之敬言於公以爲下軍大夫是年秋晉人敗狄于箕缺獲
白狄子襄公以一命命缺爲卿復與之冀魯文公七年缺言於
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
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子爲正卿
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
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
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言於公歸衞侵十一年
夏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筐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人者何郤缺也其曰人微之也何爲微之長轂八百綿地千里
過入人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未伐而曰
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其義之何缺帥師八百乘力沛若有餘
而納之邾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
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
貴矣雖然貜且也長缺曰非吾力不能納義實不爾克也引師

而去之十五年夏六月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蔡不與浙城
之盟書伐有名也書入甚晉也魯宣公九年冬十月晉郤缺帥
師救鄭成子卒子克嗣是爲獻子十二年邲之戰獻子爲上軍
佐十七年景公使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觀之獻子跛登階
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使欒京廬
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獻子至請伐齊公弗許范武
子退自朝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齊必發諸國余將致政以
逞其怒無以內易外魯成公二年夏六月晉郤克會諸侯之大
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靡笄之役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
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于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

[illegible]事集矣受命于廟受脤于社固卽死也病未若死祇以辱
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師從之逐齊師三周華不注之山
師勝而反見景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
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明年齊頃公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
曰寡君使克也不腆獘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愁
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耻國君其與幾何
是年秋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獻子卒其後有郤錡郤犨
郤至錡者駒伯也犨者苦成叔也至者溫季子也是爲三郤十
一年春王二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犨盟明年至如楚聘
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至將登金奏作於下

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
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何福之爲世
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
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
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

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
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十三年春晉侯
使郤錡來乞師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來乞師者
見晉兵非晉所得專也十六年厲公伐鄭錡將上軍犨將新軍
至佐之犨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共帥東夷救鄭半陳公令犨
之欒書請俟齊魯至曰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
忌一閒也南夷與楚宋而弗與陳二閒也楚鄭陳而不整三閒
也士卒在陳而譁四閒也衆閙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
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從之及戰至以韎韋之跗注三
逐楚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至甲冑見客
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當拜
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冬十二月犨及季孫行父盟于
扈明年冬十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欒書之譖也書
之譖奈何以至之不從己而敗楚也使楚公子茷告公謂其實
召楚而將奉孫周公告書書謂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至聘于
周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至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
酒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至射殺之公曰季子欺余謀於外嬖
胥童夷羊五長魚蟜皆三郤之仇也郤錡聞之欲攻公謂至曰
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君必危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

[illegible]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三郤謀于榭長魚矯以戈殺之公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欒書與中行偃實弒公書曰晉弒其君君虐也

臣之奇曰成子傲於儲妻而斡父之蠱獻子啞於帷婦而焉已之怒斡父者必承考而厲終焉已者雖殘民而莫顧吁嗟乎三郤之禍三郤之泰驕而自取也三郤之泰驕亦惟前人之步也臣聞在昔僂傴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未能不茹焉能不吐朱甲後甲何亨不覿振民育德之君子安在其左弁欒而右援鼓哉

荀林父荀吳列傳第三十六

一世逝敖二世林父三世庚四世偃五世吳六世寅

荀林父者晉大夫逝敖之子桓子也魯文公七年晉襄公卒靈公少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林父止蔑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爲賦板之三章弗聽及宣子立靈公以禦秦師蔑奔秦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魯宣公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十二年六月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初楚莊伐鄭晉師救之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

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
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荀首策其必
敗韓厥謂林父曰縠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師遂濟晉
師在敖鄗之間鄭人如晉師勸戰先縠曰必許之欒書曰鄭以
我卜也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必從彘子荀首曰原屏咎之徒也
趙朔曰從欒伯言必長晉國楚人請盟先縠不可趙旃魏錡往
楚師郤克曰弗備必敗先縠不肯為備及楚人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
亦終夜有聲惟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
晉師歸桓子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言於景公曰林父之事
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景公使復其
位林父卒子庚嗣是為宣子將上軍魯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
侯使荀庚來聘聘魯之始也丙午及庚盟宣子卒子偃嗣是為
獻子字伯游十八年欒書弒厲公偃與焉魯襄公九年諸侯伐
鄭偃將上軍門于師之梁鄭人行成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不可許鄭成十三年偃將中
軍遂以中行為氏故曰中行伯也明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

師至棫林獻子令曰雞鳴而起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
違命而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
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十六年偃會鄭伯魯衛宋諸大夫
伐許十八年晉侯以諸侯之師伐齊入平陰偃同士匄以中軍
克京茲初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曰今茲主必死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平公伐齊將濟河偃
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
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
有功無作神羞偃無敢復濟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同伐

齊丙寅晦齊師夜遁明年春偃癉疽生瘍於頭而卒子吳嗣是
為穆子二十六年晉侯使荀吳來聘魯昭公元年夏六月晉荀
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
人名從主人古史及夷狄皆謂大鹵中國則曰大原也原者何
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擾之宜矣
然而毀車崇卒以詐誘狄而敗之未得為王者之師也十二年
晉伐鮮虞穆子偽會齊師假道鮮虞遂入晉陽也是年昭公初
立齊景公來朝公宴之穆子相投壺公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
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

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景公出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不受左右曰師徒不勤而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獨何好焉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也許而弗與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益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力能則進否則退吾不可欲城而邇姦亦不欲以安賈貳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君子謂三代而下僅見此師雖文公之降原悼公之服鄭不能及也請以城叛者淮南子謂爲餽閒倫也左右勸穆伯穆伯曰閒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閒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舍仁而爲佞雖得鼓焉用之十七年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穆子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初韓起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穆子卒子寅嗣是爲文子二十九年荀寅同趙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士匄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魯定公四年名陵之會謀伐楚也寅求貨於蔡昭侯弗得言於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昭侯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寅何以叛趙鞅以非罪殺邯鄲午而激成荀范之禍也殺午何預於荀范午荀寅之甥寅吉射之姻也鞅殺午而邯鄲叛二子遂伐趙氏鞅入晉陽從而圍之韓不信與寅相惡梁嬰父嬖於荀躒共謀逐寅而以嬰父代之言於定公遂伐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弗

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魯哀公二十七年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往救荀文子在齊謂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壓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言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寅於此日而知亡亦補過之遺訓也故君子猶有取焉

臣之奇曰邲之戰舟中掬指不知所爲遷延之役平分馬首以勤衆師穀之違命厭之逞私誰爲王之俾軍命之若戲然而盡忠補過進思退思社稷之衛惟林父之獨宜伯游預逆夢魂自

危無敢復濟雖悔可追穆子義勝叛人必辭幹父之蠱思日孜孜以此坊民而朝歌之亂乃出于箕伐君之舉非爾祖之自貽歟臣獨怪夫智躒與寅皆荀氏也從韓趙而殘本支智氏之再傳而滅視中行之出奔曾幾何時吁嗟乎不令兄弟如蠻如夷逝敖之鬼終於餒而

卷十五終

稽古編卷之十六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荀罃列傳第三十七

一世逝敖二世首三世罃四世盈五世躒六世申七世瑤

荀罃者荀首之子武子也荀首者林父之弟逝敖之子是爲知莊子邲之戰林父將中軍首爲下軍大夫先縠違命濟師智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及戰楚乘晉軍武子爲楚所負羈所獲莊子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錡射連

尹襄老獲之射公子穀臣囚之是役也魯宣公十二年也及成公三年晉人歸穀臣與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共王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

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知罃何以禮於楚以其無怨無德無有二心也楚何以禮罃之不二爲人臣者德怨不私於己則心力日輸於公竭力致死以盡臣禮所以報君禮也天下之爲人臣者皆如此心報禮者獨一罃所報者獨一楚乎莊子卒武子嗣十七年秋九月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十八年晉人弒厲公使罃逆悼公于周魯襄公元年冬晉侯使荀罃來聘二年秋七月晉荀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爲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懼三年冬晉荀罃帥師伐許許靈事楚不會于雞澤也九年冬晉同諸侯伐鄭荀偃欲圍鄭以致楚師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十二月己亥同盟於戲將盟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鄭子駟趨進曰自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其後師于牛首師于向覲兵于鄭東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自是鄭遂服蓋善陳者不戰武子佐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陳之道也十年夏五月諸侯會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偪陽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子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偃與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自會者何因會而滅國非禮也宋公享悼公於楚丘請以桑林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公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偃與匄欲奔請禱焉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公有間十三年武子卒子盈嗣是爲悼子二十九年

夏晉荀盈會諸侯之大夫城杞悼子卒子躒嗣是爲文子魯昭公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景王后也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魯定公十三年范中行氏伐趙氏躒言於定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躒與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二氏二氏敗奔朝歌文子卒子申嗣是爲宣子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宣子卒子瑤嗣是爲襄子魯哀公二十三年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瑤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二十七年智伯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謂趙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

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襄子由是惎知伯師次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名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顚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百璧一衞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衞君曰一國大懽而子有

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衞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而襲衞至境而反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旣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衞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自衞反三卿宴於藍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諫之弗聽請地於韓魏韓魏各與之萬家之邑復請於趙趙襄子弗與知伯遂帥韓魏圍之於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趙襄子使張孟談陰約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遂禽智伯智伯身死國滅爲天下笑貪以眾

厄而愎以自亡也智伯之貪愎奈何既取邑於韓魏復求地於趙傷人君相而忽伯國先事之箴惑於二氏而拒智過郄疵當機之諫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有味乎輔果之言也初智伯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滅夫以貪愎集衆尤而復以高明來鬼瞰亦所以亡也

臣之奇曰荀武子之較然不期有志必明雖身爲俘馘側采韜精而能洗心濯慮如玉如瑩宜其甫辭羈縶一言而楚王意傾克嗣宗職三駕而楚人莫爭也其帥師也三分四軍以罷楚而

不匱匱於鄭盟其退師也休和遠人以息衆而不暴骨以殘民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耀德而始耀於兵者歟五傳及瑤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貪人之敗三卿始成君子之澤亦五世而減矣

韓厥韓起列傳第三十八

一世簡　二世輿　三世厥　四世起　起兄無忌　五世須　六世不信　七世莊子　八世虎　九世啟章

韓厥者晉卿獻子武子萬之玄孫也武子者桓叔之支子封於韓原從封姓爲韓氏武子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事惠公韓之戰涿由靡御簡號射爲右以承公公令簡覘秦師曰師少於我鬬士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入也煩己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晉莫不怠鬬士是故衆旣戰簡輅穆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救簡生輿輿生厥啓文公十二年趙宣子言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

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晉宣公十二年楚子救鄭晉師欲還先穀違命濟師厥謂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戰于邲晉師敗績而諸帥獲全晉成公二年厥與郤克伐齊敗頃公子塞獲逢丑父明年齊[illegible]

來朝景公享齊侯齊侯視厥厥曰君知厥也乎曰服改矣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六年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揖厥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乃遷於新田初景公立三年司寇屠岸賈將作亂治靈公之賊誅趙同趙括及盾之子朔朔子武程嬰藏于山中厥知之及公有疾卜大業之不遂者爲

崇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公問曰尚有世乎於是言武而反其田續趙氏祀十六年晉敗楚師于鄢陵厥將下軍十八年欒書中行偃圍厲公于匠麗氏召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也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偃欲伐之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悼公立獻子爲政公使其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楚子重伐宋宋華元如晉告

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此始矣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魯襄公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七年獻子老將立穆子穆子者無忌也有廢疾辭曰臣聞之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厲公之亂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立之不亦可乎公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獻子卒無忌弟起嗣是爲宣子爲荀偃上軍佐九年伐鄭門于師之梁十三年使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二十六年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

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明年宋向戌欲弭兵告於趙文子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魯昭公二年晉侯使韓起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也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也見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使彊見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宣子憂貪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

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五年宣子如楚送女十一

年秋晉韓起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楚也十六年聘鄭宣子有環一在鄭商謁諸定公子產弗與曰非國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大叔子羽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

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不敢復也今買諸商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又私覲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二十八年晉頃公之十二年也滅祁氏羊舌氏宣子與趙魏其分其十縣是年宣子卒子須嗣是爲平子又云景子史記作貞子徙居平陽須子不

信是爲簡子三十二年冬晉韓不信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魯定公十三年簡子與荀寅相惡與荀躒魏曼多奉晉侯以伐范氏中行氏簡子之子莊子莊子之子虎是爲康子與趙魏共敗知伯分其地康子卒子啓章嗣是爲武子伐鄭弑其君幽公武子之子虔周威烈王命韓虔爲諸侯是謂景侯以下見列國

臣之奇曰太史謂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而稱其紹趙孤之子爲陰德最然韓厥忠篤以違驕泰無忌不爭起也無惕豈非世濟其勤以全令德之衣帶者乎臣觀于河曲之役匠麗之會當官不私居危不害宜其臨長晉邦而家國胥賴也若夫爲政憂貧秉叔肸之規以爲筮蔡聘鄭求環聆國僑之詞而克徵爻

吁嗟乎聞一善言江河之沛令之大夫誰能具此腸肺韓氏陰德有諸內必形諸外矣

魏犨魏絳列傳第三十九

一世犨二世悼子三世絳四世舒五世取六世駒七世多八世駒

魏絳者晉卿莊子也史記作昭子絳之先畢公高之後武王封於畢是爲畢姓其後絕封其苗裔曰畢萬萬事獻公與趙夙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萬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犨從文公出亡十九年文公得國令武子襲魏氏後列於大夫治於魏文公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顚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顚頡以徇于師武子生悼子徙

治霍悼子生絳徙治安邑爲悼公司馬公弟揚干亂行于曲梁絳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敎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公以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

君子曰悼公之明莊子之直眞千載一時也敬其事不逃其刑可謂臣事君以忠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可謂君使臣以禮禮與忠合此揚干之戮所以能聲大義於諸侯也公任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翟無親不如伐之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和戎有三利與之貨而獲其土一也邊鄙不儆二也戎翟事晉四鄰莫不震動三也公說使絳撫諸戎戎翟親附魯襄公九年晉及諸侯伐鄭絳從趙武佐新軍服鄭而歸公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

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一年鄭人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十三年絳從欒黶佐下軍明年晉及諸侯伐秦至於棫林欒黶先歸下軍從之左史謂絳曰不待中行伯乎絳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從帥所以待夫子也絳生嬴嬴生舒是爲獻子魯昭公二十八年韓起卒魏舒爲政分祁氏田爲七縣羊舌氏田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擧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

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擧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戊獻子支子也對曰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擧親也夫擧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孟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獻子獻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舒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舒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楊人有獄魏戊以上其大宗獻子將受其女樂之賂戊謂閻沒女寬必諫二人佐食三嘆以諷獻子辭梗楊人三十二年秋八月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

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儌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儌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屛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鞅謂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舒與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士彌牟營之城三旬而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

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田于大陸獻子焚而死子簡子取取子曼多是爲襄子曼多與士吉射相惡魯定公十三年與荀躒韓不信奉晉侯以伐范氏中行氏魯哀公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衛不服也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伐衛襄子之子曰桓子駒與韓趙共伐智伯分其地桓子生孺子痺痺生斯周威烈王命魏斯爲諸侯是爲文侯以下見列國

臣之奇曰臣聞后克艱臣不易君如晉悼臣如魏莊雖古人曷愧焉彼揚干戮而禮食賜戎翟和而歌鍾畀君不忘臣臣心日致居安思危危則有備旨哉絳言座右必置再傳及舒舉善不

避城周南面自干厥位大陸之焚何孫謀忽墜也戒之哉于埒于山弗愼聿蹶履薄臨深永言勿二

程嬰杵臼列傳第四十

公孫杵臼程嬰者皆趙朔之客也下宮之難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成子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

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居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illegible]唯君圖之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厥具以實告於是公乃與[illegible]

[illegible]立趙孤兒名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公因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幷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名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子既立而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杵臼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臣之奇曰嬰臼取他人子作宣孟孫眩諸將於文葆蒙岸賈以一襌疑銷難釋臼死嬰存十五年中卒俾如不勝衣者之毳衣如璊而衣被後昆也立孤死節俱不食其言矣當年持要之哭於斯拊手此日滅屠之報或可酬恩子之衣既安且吉而不下報宣孟與杵臼也衣裳楚楚能免于蜉蝣之論乎嬰死而趙武爲之服齊衰祠秋春也庶見素冠勞心翻翻爲死爲生終不可復諼矣

祁奚列傳第四十一

子午 孫盈

祁奚者晉大夫中軍尉也悼公立知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祁奚辭尉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鎭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於是羊舌職死矣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

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奚旣辭於軍尉平公使掌公族大夫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問于奚奚曰公族之不共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祁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朝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龢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欒祁之譖欒盈奔楚宣子殺其黨羊舌虎等十人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

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向曰樂子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平公問叔向之罪於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

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叔向有焉嗟爾君子正直是與祁奚有焉奚子午爲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虢之盟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

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午卒于盈嗣盈之家臣祁勝與鄔臧通室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躒爲言於頃公公執盈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而助盈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臣之奇曰甚矣哉黨禍之達於古今也不信仁賢爲禍乃深使中外之人旁觀袖手坐視忠良之陸沉直臣絕而國士痡矣而祁大夫獨能開蕩平之王路收臭味於同岑可不謂以人事君以樹人爲己任哉再傳及盈叔向之子與之爲黨而幷擒悲夫悲夫惡直醜正黨禍之達於古今也於茲益諶臣方思夫奚冤叔向兩不相告豈非掮朋黨之迹而全正直之心乎祁大夫而在與之比肩而事主誰不神往而意歆

卷十六終

稽古篇卷之十七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張老列傳第四十二

張老者晉大夫中軍候奄張孟也悼公立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使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于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絳佐新軍范宣子欲攻鮮問於張孟孟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初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曰戒之此爲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

之交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

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若張老者上以延君譽下以弼友違晉之法家拂士微斯人其孰與歸

臣之奇曰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若張老者洵善氣之迎矣延君譽於四方而克顯令名辭爲卿於五命而卒以讓成止趙文之礱室而發仁者之聲殘范氏之攻餘而銷害氣之爭所以然者金心在中無隱慚也金心之形日月比明尚矣哉智而不計庶幾乎曲能有誠

司馬侯列傳第四十三

司馬叔侯者晉大夫女齊也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名叔向使傅太子彪悼公薨平公立公之母悼夫人杞女也平公使女齊治杞田於魯弗盡歸也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魯襄公二十九年齊高止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女齊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是年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魯昭公四年楚子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平公欲勿許女齊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

以亡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
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
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
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
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岳三塗陽城大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
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
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
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
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
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衞邢無難敵亦

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
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
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舉遂請昏平公許之昭五
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平公謂女齊曰魯侯不亦
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
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
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
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

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叔侯見宣子曰聞吾
子有龢之怒吾以爲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龢大
夫非子之任也叔侯卒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
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
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臣之奇曰人臣孜孜爲國惟力是陳所貴乎正直是與事君以
人耳司馬侯首擧叔向以傅太子可不謂知人之智愛人之仁
乎魯晉同也晉所宜親楚晉匹也晉所宜鄰杞田諸侯胡喋喋

而津津親善鄰和無寡均無貧矣嗚呼叔侯洵國家之寶臣
也人之云亡國步斯頻叔向之泣撫其子誠思安危而惕志豈
弟覩存沒而傷神哉

士渥濁列傳第四十四

子弱 孫伯瑕
曾孫彌牟

士渥濁者晉大夫士貞子也魯宣公十二年楚敗晉師于邲荀林父請死景公將許之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公使林父復位魯成公五年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貞伯曰不識

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十八年悼公立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貞子卒子弱嗣是爲莊子魯襄公九年宋災司城子罕爲卿素戒爲備火之政悼公問於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是年晉及鄭成同盟于戲莊伯爲載書二十五年鄭國僑戎服獻捷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受其獻莊

子卒子伯瑕嗣是爲文伯魯襄公薨鄭簡公如晉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垣而納車馬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何以共命寡君使伯瑕請命子產有辭文伯復命趙文子使文伯謝不敏焉魯昭公六年鄭鑄刑書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明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于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

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二年晉昭公初立齊景來朝荀吳相投壺曰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伯瑕曰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文伯卒子彌牟嗣爲晉理官是爲景伯二十三年叔孫舍如晉韓宣子將以叔孫與邾人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三十年景伯詰鄭人弔葬責其不備使也三十二年景伯

[illegible]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illegible]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illegible]于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城三旬而畢是役也合諸侯之大夫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言于景伯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伯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而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

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乃執仲幾以歸復歸諸京師

臣之奇曰貞子帥志博聞世濟其勳繇莊伯及文景俱可以爲文也外匡其敵內輯其紛國無陋矣豈惟晉君臣覩其行雪白闕芬臣聞其語疑解難分臣溯其祖孫父子之一德也晉之世家其孰與羣

師曠史趙史黯列傳第四十五

師曠晉之樂大師也字子野悼公問治國於曠對曰惟仁義爲本繼事平公遇事多規益公說新聲子野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燿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魯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語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

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冬十月公帥諸侯同圍齊齊師夜遁子野告公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楚師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子野曰不害吾驟

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三十年悼夫人
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與於食有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
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
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狄伐魯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
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一萬六千六
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使助為政
辭以老與之田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魯使者在晉歸以告
季武子子曰晉有趙孟以為卿有伯瑕以為佐有師曠史趙而

咨度朝多君子其可媮乎魯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公問于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
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
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
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
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
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其同時有史趙

史趙者晉太史也魯昭公八年楚子滅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
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
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
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
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魯叔弓如晉游吉相鄭伯如晉俱
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十一年葬齊歸昭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趙趙曰必為
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其同時有史黯

史黯者晉太史蔡墨也魯昭公二十九年趙鞅荀寅賦晉國一
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匄所為刑書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
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是歲

龍見于絳魏獻子問於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
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
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是何謂也對曰昔
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
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
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
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
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

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三十一年冬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明年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三十二年冬魯昭公卒於乾侯簡子謂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

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有大功于魯受費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簡子田于螻黯闢之以犬待于門簡子出黯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圃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

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黯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陳善薦可而替不擇才賢而進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過矣魯哀公九年宋伐鄭簡子卜救鄭遇水適火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史趙曰是謂知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二十年於

越人與趙襄子使楚隆視吳王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蓋黯前有四十年吳亡之言夫差感其言而問之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臣之奇曰孟軻所聖師曠之聰五音六律四方八風吉凶在門安危在躬師明其始復見其終淸商忽奏玄鶴下空晉彪何德朕天服膺師兮師兮樂與天通曠兮曠兮以開世聾

又曰史趙以多聞而晉人爰咨史黯稱君子而吳王嘆宜趙同曠之流匹黯尤鞅之師資二史之言已見稽疑二人之賢豈但絳龜黯止蠖田趙悲虒祁嗟玆二史是曰史規

羊舌肸列傳第四十六

祖羊舌大夫父職兄赤弟叔虎叔魚子食我

叔向者晉大夫羊舌肸也祖羊舌大夫獻公使太子伐東山大夫爲尉狐突欲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夫之子曰羊舌職及悼公卽位知其聰敏肅給也使佐元尉職之子赤叔向之兄銅鞮伯華也鷄丘之會揚干亂行魏絳斬其僕悼公謂赤曰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赤對曰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而絳至司馬侯言叔向於公公名向使傅太子彪平公立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將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

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于耈老而後行之魯襄公十八年齊侯伐魯晉侯及諸侯圍齊齊師夜遁叔向告諸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從齊師二十一年士匄殺欒盈之黨羊舌虎等囚伯華叔向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固也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言諸公而免之奚不見叔向而歸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虎者何叔向之異母弟也向之同母弟則有叔魚名鮒其後亦以賄見殺二十六年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

成叔向名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在此當御叔向曰肸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饗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趙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故不可捐也音以厭切捐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荊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蕃為軍攀藋卽利而令侯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及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于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伊主諸侯之盟惟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晉悅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

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昭公元年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祿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對曰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其朝唯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三年齊晏嬰如晉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五年叔向介韓宣子如楚送女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靈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厚為之禮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迎六年楚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亦將弗迎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從

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
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平公說乃逆之九年周
景王使詹桓伯讓晉侯率陰戎伐穎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
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反穎俘十三年平丘
之會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
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
何尋之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
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

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
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
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存亡
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
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
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
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是會也晉侯聽邾莒之愬執季孫
意如以歸子服湫從冬十月平子猶在晉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

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
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
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
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
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
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
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
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
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
先歸惠伯待禮是年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邢侯與雝子爭

田雝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雝子於朝
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人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
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雝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
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
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
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雝子與叔魚於市尼父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
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
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
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

已矣向食邑於楊故其子曰楊食我字伯石黨於祁盈頃公殺之遂滅羊舌氏叔向前告晏子曰肸也無子豈其獲祀能自知滅羊舌之宗者必豺聲之子也然不能從其母言而娶夏姬之女以自基覆滅焉尤物移人賢者不免悲夫

臣之奇曰夫子稱叔向古之遺直延陵季子亦曰吾子好直向之孜孜為國無恒安息所謂靖共爾位正直是式矣至其習於春秋徵於故實又何其閎博多聞知言善臆也銅鞮伯華與向齊德彼其之子同為世則吁嗟虎魚龍蛇始匿至於食我豺狼自賊祁奚旣老晉恩已嗇十世之宥胡可再得

豫讓列傳第四十七

豫讓者晉畢陽之孫也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

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若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曰此必豫讓也使人索之果讓於是襄子面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

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索隱引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以其怪而刪之也

臣之奇曰爲厲爲瘖不能事君而二心砥扞砥鍔終了擊衣於三躍國士之恩甚深所求乎士者非令人臣之義未薄所求乎臣者矣若豫子之所爲甚難爲士爲臣亦爲其意之所安奈何與專諸聶政之侶爲他人行暴殘者翅同類而共看

卷十七終

稽古篇細目 辰部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燕昭列傳第四十八

燕昭王者王噲之太子平也噲老不聽政讓國子之燕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太子平謀攻子之齊宣王令人謂太子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飭君臣父子之位寡人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反攻太子市被死搆難數月死者數萬齊人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王噲死齊大勝燕誅子之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燕人畔齊而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

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後息先問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聞之必趨於燕矣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隗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馬今至矣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昭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有齊人仕於燕者名而謂之曰寡人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子必爭之爭之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且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於是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燕兵獨追北入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惟獨莒即墨毅圍二邑三年不下乃去城七里而爲壘武讒之於王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以死自誓初蘇代謂昭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代曰請假王十年王說奉代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閔王曰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

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承其敝率天下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後秦欲昭王王欲往代以危言約王乃不果行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公聽吾言而說趙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孰計之也使者以說趙王乃止昭

王聞之乃封之以地燕之所以轉敗爲功變弱爲強者惟能師郭隗任樂毅而兼集衆謀也

臣之奇曰隗開天下之路毅合天下之兵便便蘇子敝田阻齊緊彼昭王電掃風行甘棠舊植始見華菁還故鼎于曆室陳大呂於元英吾不難其夷萬乘之國下七十之城而難其上下一德會神集精二十八年之中求賢如渴聞善若傾是繇化強於弱轉敗爲成設齊謀於寧臺表金臺之令名自五霸以來孰企軌於燕乎

蘇秦列傳第四十九

附弟代 弟厲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妻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秦聞之而慙自傷至周求說周顯王弗用乃西至秦說秦惠王以連橫吞幷秦方誅商鞅疾辯士書十上而說不行裘敝金盡負擔至家妻不下絍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秦喟然嘆息乃夜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乃東之趙肅侯弟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illegible]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四五日而距國都矣夫不憂距國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

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能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因說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强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距燕國燕弱國不足畏也故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强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衡成則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

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未嘗得聞社稷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

宣惠王曰韓北有鞏維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乃西面事秦羞社稷而為天下笑臣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

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
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
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
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
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
有三軍之衆魏天下彊國也王天下賢王也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
千匹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
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之詔詔之魏王曰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
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
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
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
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
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
博蹹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
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
當乃欲西面而事秦何哉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

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
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
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
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
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夫不深料秦之無奈
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之名而有
彊國之實故願大王少留意齊王曰寡人不敏今足下以趙王
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
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

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
王之賢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
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
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愚計則韓魏齊
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
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合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
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
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
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

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
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
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
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
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
除道使人郊勞父母聞之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昆弟妻嫂側
目不敢仰視俯伏侍食秦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
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
一人之身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
富厚蓋可以忽乎哉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徧報諸所嘗
見德者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
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
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秦
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
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秦曰往日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
燕以先王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秦大慙曰請
爲王取之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王曰是何慶弔相隨
之速也秦曰臣聞饑人所以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
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

秦爲讎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
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秦曰臣聞古之善
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
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
此所謂棄讐(仇)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
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也王曰善於是歸
燕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秦見燕王曰
臣東周鄙人無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禮之於廷今臣爲
王卻齊兵而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
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
進取者所以爲人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所謂以忠信
得罪也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
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
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秦
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宣王卒湣王卽位
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
燕其後齊大夫多與秦爭寵者使人刺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
人求賊不得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
秦爲燕作亂於齊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
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讐也蘇

秦旣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秦之弟曰代代弟厲皆學兄術及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

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矣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

謝乃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代厲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於是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代乃遺燕昭王書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

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大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

其西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行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

贏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臣之奇曰觀季子之簡練揣摩窮年咨嗟其立志不過取人主之金玉錦繡以自夸華耳豈眞能挾忠信之心懷久遠之策[illegible]謀人國家哉當其連橫不成裘敝金盡枯槁黧黑縮首如蝸及其合從得酬轉轂連騎道擁塵遮乃喟然嘆息曰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有味乎其津津齒牙也然而季子以負書擔囊羸縢履蹻之士庭說諸侯抵掌華屋左右便辟莫敢當讓一旦約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盟誓要約靡有參差其術雖疏要以紓六國之憤憤強秦之醜風行雷動於當日良足嘉矣季子既卒其弟代厲終守兄說以連合近遐身壽名顯爲世所稱向令季子專壹其心潔除其行雖戰國巧辯深智之士安能以復加乎

樂毅列傳第五十

附樂間 樂乘

樂毅者其先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封以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復滅中山樂氏後有毅賢而好兵沙丘之亂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師事郭隗以招賢者乃自魏之燕昭王以爲亞卿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霸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昭王使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於是率五國之師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毅獨率燕軍

追至臨菑湣王出走毅入臨菑盡取財寶車甲輸之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饗士封毅爲昌國君使徇齊城之未下者毅脩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逸民顯而禮之寬賦斂除暴令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閒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惟獨莒即墨未下圍之三年或讒於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頃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田單聞之縱反閒曰齊城不下者兩耳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所

患惟恐他將來於是惠王果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遂奔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騎劫既敗沒單逐燕北至河上盡得齊城而立襄王於是惠王慚使騎劫趙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隷況子孫乎惠王聞之恐趙用毅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

意乎望諸君乃以書報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觀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

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志以臣爲不

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燕乃復封毅子閒爲昌國君毅復往來通燕竟卒於趙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王喜用栗腹言欲攻趙而問閒閒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易伐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禽栗腹樂乘乘者閒之宗也於是閒奔趙燕王恨不用閒乃遺閒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

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任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一一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

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盡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

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於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匿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在趙不報趙封乘爲武襄君其明年乘與廉頗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乘代廉頗怒攻乘乘走頗亡入魏其後二十年而秦滅趙又二十餘年漢高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毅之孫也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脩黃老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臣之前曰於戰國之攻伐覩燕師之長驅爲其除苛蕪斂表賢式廬是以徇臨菑數月而下齊城七十餘雖謂仁者無敵寧古今人不相如乎騎劫旣來田牛乃紓誰使燕之呂國忽爲趙之望諸臣觀其子孫奴隷泣對趙文之語去國絕交反報燕惠之書未嘗不緬然引領隔千載而晞歔也於戲王喜忠謀哉咏樂閒樂乘復同趙居閒旣怨燕不報乘反將趙軍而欲令故國爲墟甚矣哉毋乃對使啜羹之苗裔而非忠臣君子之門閭

荆軻列傳第五十一

附太子丹鞠武田光高漸離樊於期秦武陽蓋聶魯句踐

荆軻者其先乃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衞元君不用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聶怒而目之軻出人或言復名荆卿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攝之是宜去不敢留使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軻博爭道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於燕市酒酣以往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怨秦王求所以報問其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武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亡秦之燕太子客之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爲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

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智深而勇沈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意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敎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軻曰謹奉敎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願先生勿泄是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豈丹之心哉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

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
之王其意不饜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
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勇士使於秦闚以
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
若曹沬之於齊桓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
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
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惟荊卿留意焉久之軻曰此國
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
諾於是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
進車騎美女恣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軻未有行意秦虜趙

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荊卿曰
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軻曰微太子言
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
千斤邑萬家誠得其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必說而見臣
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歸丹丹不忍以己
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軻知太子不忍遂私見於
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
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
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
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
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於期偏袒扼腕
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
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
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軻燕有勇
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武陽爲副軻有所待
欲與俱其人居遠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
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請先遣武陽軻怒叱太子
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

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
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軻
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
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
物厚遺其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王曰燕王誠振怖大
王之威不敢以兵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督亢地
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
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軻奉於期頭函武陽奉地圖

匣以次進至陛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軻逐秦王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軻逐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

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柱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卒滅燕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始皇不中於是誅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其後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韓人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

始皇購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

臣之奇曰舉天下而慴暴嬴何燕太子之心怨難平鞠侫深謀胡然頓更不難荊軻難田先生期人成事首捐厥生車騎美女日恣荊卿已費於期之首方來變徵之聲蕭蕭易水怨使秦驚倚柱而罵事雖無成亦足以發舒瞋目衝冠人間忼慨之壯情嗟哉和歌之舊客終於矐目而酬荊當時之目擊者誰子未聞其從爭博者而竊評臣獨悲夫怖秦陛者之空相副而復思夫燕市屠狗者之不可得而名

卷十八終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季札列傳第五十二

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
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
以成曹君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之義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
號延陵季子於是諸樊與兩弟約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
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
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

有悔於予身故樊也死餘祭也立祭也死餘昧也立昧也死則
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夷昧之子王僚即之季子使
而反至而君之爾諸樊之子公子光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而
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季子不立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乃陰養死士專諸其
後楚平王死僚乘楚喪使二弟蓋餘燭庸伐楚使季子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絕吳兵後吳國內空公子光心動遂使專諸弒
僚而自立是為闔閭方餘祭之四年使季子聘于魯見叔孫穆
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
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為之歌二南曰美哉
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
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
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
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
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

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
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
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
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
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
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遂聘于齊說晏平仲

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
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
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
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
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
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
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

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
於難季子之初使北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之爲使上
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遂解劍懸其墓而去從者曰徐君已
死尙誰予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及王僚
十二年使晉歸至吳見公子光已立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神無
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乃復命哭墓去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
臣之奇曰延陵季子身居濁世之中皭然排權勢之跡振出世
之風其氷心雪意宇宙間殆無一物足以蔽其高胸者矣宜其
耳根徹乎世代閱博周乎四通使天下後世之人聞聲見容而

慕義無窮也君子哉延陵百代行雲在空高山肅肅流水溶溶

伍員列傳第五十三

曾祖參祖舉父奢兄尚附太子建漁父人溧陽女被離

伍員者楚人也字子胥父奢兄尚其先曰伍參事楚莊王莊王伐鄭晉師救之王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遂敗晉師於邲子湫舉復事莊王以直諫著莊王卒康王立湫舉娶于

申公子牟子牟有辠而亡康王以舉爲遣之舉奔鄭將遂奔晉遇蔡聲子于郊舉降三拜納其乘馬曰若得歸骨于楚死且不朽聲子受之還說令尹子木乃使湫鳴名其父而復之靈王立爲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夫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不聞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蔡許頓之君其大夫侍之今君爲此臺也舉國罷之斂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升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靈王令諸侯于申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王示諸侯侈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以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不聽伍氏數以直諫顯有名於楚平王有太子曰建使舉之子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王使無忌爲太子娶於秦秦女美無忌馳報王曰秦女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爲夫人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王深念乎王一旦卒而太子

立殺已乃讒太子建建母蔡女無寵王稍益疏建使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今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爲亂王乃名其傅奢考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疏骨肉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怒囚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急去太子奔宋無忌復言於王曰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名之王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幷禽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名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名我兄弟非欲

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二乎去則父子俱死何益尚曰
恩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胥曰兄且無往楚畏我勇父當
我活兄若悞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
以自濟達我卯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名我以求生而不往
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汝懷文武之策謀雠可復也吾如
得還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尚既就執使者捕胥胥貫
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胥遂亡聞太子在宋往從之奢聞
子胥之亡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胥
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奔鄭鄭人甚善之建又適晉
晉頃公曰鄭信太子太子能為內應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

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告鄭鄭人省之
得晉謀焉遂殺建建有子名勝胥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關吏
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子
胥呼之漁父欲渡胥適會有人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寖已馳
與子期乎蘆之漪有頃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
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胥既渡漁父視胥有饑色去之為
胥取餉胥潛身於條叢有頃父來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
豈非窮士乎胥乃出飲食畢欲去乃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
與父父曰楚之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爵執珪豈圖百金劍耶
不受胥曰請丈人姓字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

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
人富貴莫相忘也胥曰諾既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矣
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
莒中有飯胥曰可得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
可得胥曰夫人賑窮途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發其簞筥長
跪而與之胥已餐而去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
妾與母居自守貞明何宜越虧禮儀饋飯而與丈夫子行矣胥
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既
至吳得見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士之甚勇之甚胥說
王曰楚可破也公子光謂王曰彼胥父兄為戮而勸王伐楚者

欲以自報其仇耳胥知光有內志乃進專諸於光退而與勝耕
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胥謂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勝默不
對胥坐泣於室平王卒子軫立是為昭王王僚因楚喪使二弟
將兵襲楚季子使晉國內空光乃令專諸刺僚而自立是為吳
王闔閭乃召伍胥為行人與謀國事前楚誅其太宰伯州犂州
犂之孫伯嚭奔吳因子胥以見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問胥
曰何見而信嚭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
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
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
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嚭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

愎戾之性不可親也胥不聽闔閭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四年伐楚取六與潛六年楚昭王使子常伐吳吳使胥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闔閭復與子胥孫武謀伐郢子胥曰楚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君如有意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闔閭遂興師與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陳王弟夫概以其屬五千人擊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乘勝而前五戰至郢昭王出奔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至於僇其屍可乎

胥曰為我謝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包胥走秦告急立於秦廷哭七日夜不絕聲哀公憐之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王弟夫概亡歸自立乃釋楚而歸擊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當是時吳以伍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卽闔閭)指病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胥諫曰

不可夫吳之與越讎敵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矣且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伯嚭嚭進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其後五年興師北伐齊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疏子胥其後四年將北伐齊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伯嚭嚭日夜為言於王王信嚭計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

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願王釋齊而先越後將悔之無及王不聽使胥於齊胥謂其子曰吾數諫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伯嚭既與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有功胥恥之乃反怨望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胥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有後言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言吾亦疑之乃使賜子胥以屬鏤之

劒而訊之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

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命曰胥山吳王謂被離曰汝與胥比諭寡人之短乃髡被離後九年越遂滅吳而誅嚭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遂自殺

臣之奇曰伍氏世忠於楚而覆楚者胥子胥竭忠於吳而以忠見除胥不倒行逆施無以雪死恨而愧生虛不扶眼鴟夷無以快夫差而酬闔廬吁嗟乎楚有無忌吳有伯嚭使人之社稷爲莽朝市爲墟彼漁人絮女猶能振英雄於顚連困苦之餘而夫差棄疾廼自棄仁賢卒使國喪而身戮胥前後遭逢亦萬無可何如耳謂天蓋高地蓋厚而不容孤臣一日之寄居臣將竟其末而溯其初廼深悲乎伍胥之忠憤雖歷千載而未舒

孫武列傳第五十四

附孫臏 龐涓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分為二隊以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

法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北伐齊晉孫子與有力焉武既死後百餘歲有臏

孫臏者生河鄄之間武之苗裔也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為惠王將軍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名臏臏至則以法刖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臏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上駟與彼中駟取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於是進臏於威王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臏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

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

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樹下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臣之奇曰武子十三篇閫外師中所必明也厥裔孫臏于齊有聲觀其分二隊而婦人可兵移三駟而公子盡傾入郢五戰既借子胥而并鳴趨絜萬竈終刎龐涓而豎名善哉闔廬卒能忘愛姬而俾孫子之令審法行是以北威齊晉西破楚荊吁嗟乎

刖同學者何人宜其彷徨于馬陵之白樹而自殪

王孫雄列傳第五十五

王孫雄者吳夫差之大夫也夫差殺申胥雄聞之稱病不朝夫差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雄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胥爲重乎雄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臣命何異於胥以是恐也夫差曰非聽嚭以殺胥胥圖寡人也雄曰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臣故嗣世者必有古諫之士在上者必有敢言之臣以憂國爲圖君非臣之所聞也於是夫差中心恢然悔殺子胥非嚭之讒胥而欲殺之雄曰嚭無容殺也胥不可復生矣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句踐聞之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

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夫差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㢊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夫差乃步就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

爲貴卑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没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事君勇謀于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乃能至吳夫差許諾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

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夫差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夫差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夫差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

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夫差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于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請貞于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

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若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夫差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夫差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越既入吳夫差使雄行成於越范蠡諫勾踐勿許雄使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勾踐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蠡乃左

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吾王敢違天而聽君王之命乎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雄請反辭於王蠡曰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雄辭反蠡率師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遂滅吳

臣之奇曰人之所貴惟勇惟賢涉患救難則勇者奮用智闔國則賢者前故王孫之謀黃池曰危事不齒臣敢謂然百行徹萬人方吳敵乃先一日惕一日留吳師乃全夫差旣歸罔恤前愆雖有謀人能持其危而扶其顚乎急而使雄使無助虐于天越之人提鼓援枹又烏知是誐誐者哉

宋襄公列傳第五十六

襄公者宋桓公之太子玆父也桓公疾玆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命目夷目夷辭書傳公九年春三月丁丑宋桓公卒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其爲襄公諱若何是夏宋子同諸侯會于葵丘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襄公旣立任庶兄目夷爲政十三年春及齊桓會諸侯于鹹十五年會齊桓及諸侯盟于牡丘冬宋人伐曹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後數散辭也耳治也于宋四竟之內也是月者何僅逮是月

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書朔不書晦也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先數聚辭也目治也過宋都民所聚曰都也子曰不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十六年冬同齊桓及諸侯會于淮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齊桓以公子昭屬襄公桓卒齊人立無虧故宋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

伐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其征齊齊桓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穀梁子則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何惡乎宋爲其欲興霸事而伐喪也然齊子爭立而不葬其君亦不得以伐喪罪宋也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滕子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人宋人者不以其罪執之不得爲伯討不歸于京師惡其專也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其言會盟何後會也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孰令用之宋公使邾人用鄫子于

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也書曰宋人貶也公爲此盟本欲觧二國之忿反爲邾欺執用鄫子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秋宋人圍曹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討不服故再貶而稱人也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合諸侯所以尊周攘夷也宋公欲繼桓烈而求諸侯於楚豈尊攘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直書盂之執深貶之也孰執宋公楚子也曷爲不言楚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諸侯皆在而拱手以聽楚執故衆列諸侯以同執爲文也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春秋以執爲罪不以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以貴之也言魯僖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僖之力也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公自盂歸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及鄭伯如楚公怒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於是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師敗乎人則驕其敵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盂之恥也盂之恥公有以自取之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楚子怒而執之故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過而不改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泓之戰司馬子魚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陣亂於下子魚又以告公曰不鼓不成列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信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合於時何貴於時順於勢襄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而公羊以爲君子大其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

王之戰亦不過此烏得爲知言乎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傷於泓故也何以不書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襄之圖伯徒有其志而無其功矣

臣之奇曰審德量力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脩文來遠伏義執盟伯所繇成也召陵之服桓始帖荊城濮之戰文亦楚衞所以然者楚有王則後服無王則首爭南夷與北狄交而病中國中國爲之若傾宋襄思繼葵丘之盛反求諸侯於楚而爲鹿上之盟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人之橫於尊攘之義何以爲正乎

孟之執履危不戒薄之釋辭險不礪卒至泓師敗績輕巨敵而飾小誠悲夫悲夫圖伯未成師喪國蹙亡國之餘空談義戰戰不知兵亦自棄其氓耳

目夷列傳第五十七

宋目夷者桓公之子太子茲父之庶兄也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既立圖霸甚切曾僖公十九年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僖之二十年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次年爲鹿上之

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幸而後敗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公與楚成王期乘車之會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襄公以伐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對曰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會於薄以釋之襄公走之衞目夷復曰國爲君守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illegible]

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於是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子目夷世爲左師以定宋國

臣之奇曰玄鳥濬商六鷁畀宋目夷雖仁言而弗用宋襄之愎誰能爲謫吁嗟目夷徒以讓重

樂喜向戌列傳第五十八

子罕者宋司城樂喜向戌者宋之合左師俱事平公有聲於諸侯者也司馬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國父爲大宰

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魯襄公二十九年鄭饑子皮餼國人粟戶一鍾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喜之孫曰祁犂字子梁祁之子溷字子明魯昭公二十五年祁佐

元公享魯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子梁退而告人曰今玆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二十七年宋樂祁犂会晉士鞅等會于扈謀納魯昭也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初子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祁如晉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家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必貴禍矣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鞅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乃執祁八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寅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止其尸以求成明年景公使桐門右師樂大心盟于晉且逆其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子明怨大心謂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大心十年宋樂大心出奔曹明年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大心之叛繇溷也溷于大心能如喜之於皙何以有此

向戌有賢名而善事晉晉荀偃士匄滅偪陽以與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魯襄公十五年春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平公之嬖妾曰棄生元公爲夫人左師戌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嗟夫偪陽之辭錦馬之拜何前後殊絕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戌之謂歟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文子文子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子木謂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戌復於文子文子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於子

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諸侯
之大夫皆至向戌與諸侯盟而去兵歸請賞平公與之邑六十
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
慈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
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
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
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戌之謂乎及魯昭四年楚靈合諸侯于申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
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楚示諸侯侈子產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六年華亥欲代右師與寺人柳比讒而
逐華合比平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
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
畏女其畏哉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戌之後世爲左
師魯哀公六年向巢帥師伐曹巢者向戌之會孫也十四年向

亡入于曹以叛使其兄左師巢伐之不克亦入于曹哲民叛之
巢奔魯景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
巢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
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巢雖之奔則有司馬牛致其邑與
珪終始不與魋同

臣之奇曰子罕之辭寶向戌之辭封其廉足以共貞戌去兵而
求賞子罕削而投之其義足以相成以左師之賢未免猶夫世
人之情華椒聞言而心折知恥而意傾耳微子罕之諒直侃侃
而爭君夫人之錦馬臣懼夫左師之再失此名也樂氏之後與
宋降升繇司城之德音不瑕束身如瑩向氏之後多叛臣繇左

師之居已於濁清內多欲而外求聲也臣既悲其遺臭于南里
亦喜其終譽于興阮

卷十九終

稽古編卷之二十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楚莊列傳第五十九

楚子旅者商臣之子也楚自熊通僭號是以旅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入諫楚子左抱鄭姬右擁越女坐鐘鼓之間舉曰願有進隱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居數月淫益甚蘇從入諫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遂罷淫樂而聽政所誅所進各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是歲魯文公十六年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滅庸者楚也

列書三國楚不稱師輕楚罪也庸因楚饑率羣蠻以叛楚楚因伐庸而滅之庸滅自滅也魯宣公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郊定王使王孫滿勞焉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四年越椒爲令尹既殺

[illegible]遂處烝野將攻楚子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椒射[illegible]汏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師懼退楚子[illegible]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illegible]而進之遂滅若敖氏而存子文之孫箴尹克黃冬楚子伐鄭楚而書爵與之也鄭歸生弒其君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故與之也八年楚人滅舒蓼冬楚師伐陳九年冬楚子伐鄭十年冬楚子伐鄭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如執中國之會盟春秋書之無貶辭者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楚子入陳先書殺而後書入者與其討賊也討賊爲義取國爲貪楚雖伐陳而復封之過而能改不爲過矣

其書入以貶之何也曰莊志乎滅陳雖聽叔時牽牛之喻猶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也君子重傷中國以楚能討賊不書取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不受而强納之也二臣從君于淫誅殺諫士使其君見弒納者不宜納者也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不可許也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令尹子重諫曰

郢與鄭相去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今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楚子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旣則晉師之救鄭者至子重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曰弱者威之彊者辟之何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楚子鼓之晉師大敗晉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楚子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楚師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

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宮告成事而還冬十二月楚子滅蕭蕭潰而

書滅以甚楚也其甚楚者何楚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乃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知楚人之多寒而不念蕭人之腹疾能令楚士有挾纊之慈而獨使蕭臣爲茅絰之哭也楚莊於是爲不廣矣十三年夏楚子伐宋十四年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舟曰我則必死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而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楚師圍宋九月不能服將去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命王棄言焉楚子不能答築室反耕宋人懼楚子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見之

子反曰宋何如元曰憊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矣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子反以告楚子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子反曰臣已告之軍有七日之糧爾楚子怒曰吾使子視之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楚子舍而止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此皆大夫爾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他日使士亹傅太子

論曰臣不材無能益焉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皆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舜有朱均文王有管蔡雖聖君也而有姦子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卒使傅之十八年秋甲戌楚子旅卒莊之二十三年也楚始書卒進之也楚僭王而書子筆之也不書葬者葬從主人避其號而削之也筆之削之以附五霸之末夷狄之有君善累而後同也

臣之奇曰楚莊聽牽牛之喻而陳復許牽羊之君而鄭從敗晉六卿不以暴骨為京功圍宋九月俄聞析骸而罷攻君人之度止戈之德俱在其中矣是能繼霸討逆服小勝雄使夷狄略而

中國蠻夷狄有君而中國是同善累而進春秋之大公也君子涕傷夫晉宋之君覩武自窮陳鄭之主荊舒自終繇夫夏盟屢失大義若朦遂令篳路藍縷之裔置茅設望之戎狎主雉壇驅中土而日播於南風也

鬭子文列傳第六十

父伯比　孫克黃
耐孫鄖公辛

子文者楚令尹鬭穀於菟也初若敖娶于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之曰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王毀軍

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諫而止之後三年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楚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因讓黃而伐隨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右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王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屈瑕伐羅伯比送瑕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而請濟師及子文為成王令尹毀家為國以先社稷之憂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

亡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之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故能三仕爲令尹無慍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子文之弟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乃狼也狼子野心非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其子般字子揚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蔿賈譖般而殺之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椒復惡賈圄而殺之遂以其族攻莊王王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盡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玄孫鬬韋龜爲靈王城許子蔓成然有佐立功於平王以不知度而見殺使其子辛爲鄖公以無忘舊勳吳人入楚昭王奔鄖鄖公弟懷將殺王鄖公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宜乎在國則君在外則讎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于諸侯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復國賞及

子懷子西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旗之二子耶或禮于父或禮于君均之不亦可乎從禮于君則能念厥祖矣禮于君以念厥祖者何鄖公也鄖公者何子文玄孫之孫子旗之子辛也辛之念厥祖者何不以臣讎君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伯比子文之餘敎于鄖公存也臣之奇曰令尹子文夫子忠之而曰未知焉得仁豈不以虎乳之子知狼子野心者之必隕其宗而罔念夫蘧日豺聲者之終暴厥君子文而不智也若敖之鬼餒何以聚族而相鄰子文而智也視其君何以不若其親廟食態踰終困彼逆束筐脯糗奚賴若臣故子文之忠逃其祿以潔其身也三舍令尹亡一日之積以恤吾民也社稷之承圖國家之大本未之有聞也且夫詔祿之典大小惟均爲大臣者必矯激以明高爲小臣者能困約而終貧乎然而後之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鬬氏之子猶能緇衣以朝鹿裘以賓宜夫鬬且庭之語其弟曰子文逃富以庇民故其後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莫敖子華之告威王曰不爲爵勸不爲祿勉惟子文之憂社稷獨先于五人

原缺第九葉

於王曰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illegible]師既至王逐晉人之致師者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陣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荀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故隨武子稱之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夫隨武之知孫叔所謂惟賢知賢也而樂人優孟孫叔乃知其異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則往見優孟居數年其子窮困無以自存負薪而逢優孟具述

父言優孟乃爲叔敖衣冠以見莊王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乃作歌述孫叔之廉潔子孫之困窮明楚相之不足爲王謝優孟名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孫叔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至而國人信其仁

臣之奇曰伯嬴足智而多意忌子揚之譖適以自棄孫叔爲宰廉潔廉二何以爲國力竭身致何以爲家淸白相遺衣褐之子立身誰地衣冠尚存寢丘復畀人之云亡邦家無瘁國之將興賢者必嗣

申叔時列傳第六十二

子叔跣　孫叔像

申叔時者楚之大夫也魯宣公十一年莊王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徵舒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十五年楚師

圍宋九月弗能服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及楚平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鎭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擯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

道之仁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報莊王卒共王即位將伐魯使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氏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巫臣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魯成公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

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師過申子反問于叔時曰師其何如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

矣鄢陵之役楚師敗績子反自殺叔時之子為叔跪叔跪之子為叔豫魯襄公二十一年初楚令尹子庚卒康王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乃使子南為令尹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復使薳子馮為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薳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臣之論曰叔時之道楚莊也取懷而無[illegible]叔豫之悟薳子也生死而肉骨君子之事君也引於當道其於人也引而不發賢者從之改非於忽明者從之止禍於卒吁嗟乎申氏之子箴戒之辭沛然如風雷之勃忠愛之心亦昭然如日月之揭矣

申無宇列傳第六十三

申無宇者楚之芋尹也魯襄公三十年楚公子圍爲令尹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子圍爲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子圍旣簒是爲靈王魯昭公四年以諸侯滅賴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較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七年王爲章華之宮納亡人

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十一年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將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于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有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

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虻蠻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二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城成之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乾谿之變王沿夏將欲入鄢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

弗誅惡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
闈以歸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臣之奇曰以楚靈之虐凶而無宇能斷其旌於田執其閽於宮
以君臣之大義相惕以古先之成憲相警危言危行於無道之
日而卒保其躬所以然者靈之篡弒居之若公將以不義爲道
以不道爲功矣是以朱方之克徇于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
其君弱其孤以盟其臣工申之會訊六王四公之禮而曰吾用
夫桓公未嘗不痛抑他人之逆亂希古人之盛隆也無宇之言
於心有忡愁寘諸耳猶以規爲充矣然而章華納叛使僕區之
法未窮棘闈歸死獲二女之葬以終靈之爲靈固一世之雄也

沈尹戌沈諸梁列傳第六十四

附吳句卑白公勝箴尹固

沈尹戌者楚莊王曾孫爲平王左司馬楚城州來戌曰楚人必
敗未撫吾民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及囊瓦爲令尹城郢
戌曰子常必亡郢古者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
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今
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無亦監乎若
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
郢是城不亦難乎明年王爲舟師以略吳疆戌曰此行也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
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戌曰此亡郢之
始也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及昭王時吳子
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
工尹麇帥師救潛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
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因以弑王僚公子掩餘奔徐燭庸
奔鍾吾楚師閑吳亂而還及子常殺郤宛國言不已戌言於子
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仁者殺
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

尹戌所王□□日使不聽明平王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與
鄢將師□矯子命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
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乃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以說於國謗言乃止魯昭公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
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
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與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巳卯滅
徐徐子章禹奔楚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明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
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

還定公四年吳人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與子
常旣謀而行子常違言遂與吳戰敗而奔鄭吳人五戰及郢戌
敗諸雍澨及息而還傷初戌臣闔廬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
不可用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戌之子爲
沈諸梁

沈諸梁字子高以功封葉故爲葉公惠王立子西使人召太子
建之子勝子高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
也信而勇不爲不利子高曰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
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彼其父爲戮其心又狷而不潔
待闕行數必不居矣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
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
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
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
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
繻以胡公入于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于囿竹晉長魚矯殺三
郤于榭魯圉人犖殺子般于次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
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
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使勝爲白公子高
以疾居蔡勝請伐鄭至再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

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
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告
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
而何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遂與其徒石乞謀作
亂吳人伐愼勝敗之請以戰備獻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
王以惠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
宮葉公聞亂遂帥方城之外以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胄
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
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
與白公子高曰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與國人攻勝勝
死而復惠王葉公兼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
之子寛爲司馬而老于葉

臣之奇曰尹戌知子常之禍始諸梁料白勝之凶終與亡成敗
所見俱同以司馬之壯忠啓諸梁之大功功成身退物外高風
使夫望慈望歲之國人時盼盼於郢之南蔡之東越數十年而
子華之對威王曰憂社稷之臣臣各有妻有斷脰決腹一瞑而
萬世不視者惟大心莫敖不知所益而棄躬有寧楚國之事四
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者惟子高之葉公允無愧於祿之豐而

爵之崇

屈原列傳第六十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
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王使原造憲令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爲令衆莫不知毎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
怒而疏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
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
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

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
怨乎離騷之作生於怨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
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
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
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而懷王聽
張儀詭計離齊楚交交絶於齊兵敗於秦復聽靳尚鄭袖之詭
釋去張儀原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儀王悔追儀不及諸侯共擊

楚大破之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不得歸竟死於秦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返也原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原

而信上官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淸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以死原死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已矣哉國無人兮獨壹鬱其誰親嗟南風之不競兮徒望郢而傷神

臣之奇曰緜祝融之昭明而光誕屈平合沅湘之蓀蘅而芬聚騷經臣意其人如玉如晶臣聞其語如日如星思美人而懷石鄙漁父之濯纓然而原之所以死也騷之所以生也向非懷襄之繼惑上官子蘭之傾亦安能盡收萬古之悲痛使千秋百世獨有三閭之性情

原缺第二十四葉

[illegible]皆歸咎罷以見趙使趙使大懟相楚二十二年與諸侯
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
走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
朱英者春申客觀津人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强而君用
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
險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魏旦
暮亡不能愛許鄢陵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鬭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考烈王無
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卒無子後得李園女弟幸之有
身園令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

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園女弟爲后園既用事陰養
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春申君相二十五年考烈病英謂春
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
望之王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君相楚二十餘年雖名相實王
也今王旦暮卒君相少主代立當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
孤所謂毋望之福也李園不爲兵而養死士王卒必先入據權
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君置臣郞中王卒園必先
入臣先發殺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曰足下置之園弱人
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英知言不用乃亡去後十七日王卒
園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死士刺春申君斬其
頭投之棘門外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臣之奇曰黃歇使秦秦楚復親明文武之說捐守舍之身宜其
卒歸相楚而靡愧於封申也臣獨悲其門下三千之客僅獲朱
英毋望之人棘門之頭已落珠履之散如塵吁嗟乎二十五年
所爭招致於諸國以相傾奪者乃不如李園卑卑死士之倫

荀況列傳第六十七

荀況者趙人名況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缺卿三爲祭酒或讒卿卿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以百里有天下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卿卿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所在君尊而國榮今荀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使人請卿於趙卿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妻美莊公通之杼攻莊公請與分國不許欲自刃於廟不許莊公踰牆而出射中其股遂殺之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于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

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卿在趙嘗與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禮義教化所以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王曰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爲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陳囂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其後卿役歸楚

春申君死而卿廢因家蘭陵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卿之弟子李斯仕秦為丞相導始皇以焚燒詩書百家語誠不知當年所推儒墨道德之言以授斯者傳心之法為何如也

臣之奇曰荀卿三為祭酒於齊視稷下之儒莫可與語卒為蘭令於楚倚春申之知高自標許毀當年之大賢如孔伋孟軻者為亂天下而躬以聖哲自處其甚者指天下之人皆性惡而以桀紂為率性之徒堯舜為作偽之侶又何疑乎李斯上書謂儒生不師今而學古俾詩書百家之言盡歸祖龍一炬哉繇性惡之言則始皇之坑焚率性而為固卿所深與矣快一己之異論而不知其禍天下之甚臣恣一時之高談而不顧其上湮先聖之微言下絕古今之墜緒如卿者所謂在夷貊則掄之在門牆則拒之也君子於卿而知吾儒之學必以精一為指歸人道之分宜晰危微於累黍

卷二十終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鄭桓公列傳第六十八

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是為桓公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棫林與拾皆舊地名至桓公封乃名為鄭也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為司徒一歲王以寵嬖故政治多邪諸侯或畔之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

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
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
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夏
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協五敎以保於百
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
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
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
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温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
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

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
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
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
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
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
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
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
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
長用也公曰周其獘乎對曰殆於必獘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

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
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
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
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
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
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
一夫如是龢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
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
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剸同天奪之明欲無獘得乎夫虢
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

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
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
不可以久且先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
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
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王嬖
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
使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强王
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申人弗畀必殺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
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强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

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
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
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
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
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
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弒幽
王於驪山下幷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平王命
纘桓公之職復爲司徒

臣之奇曰變所從來亦多故矣當豔妻之煽處際彼幽之

爲司徒者雖得近民之和莫解天人之怒觀其問逃死於史伯
憂禍敗於朝暮惟虢與鄶惟孥是付以桓公之忠勤豈君也不
悟而孫謀獨顧周之必斃天之所錮也能桀化寵王心莫寤驪
山逢犬司徒同仆二十二君之箕裘四百餘年之茅胙豈不以
司徒之殉國爲後昆之垂裕乎

罕虎列傳第六十九

祖公子喜父公孫舍之子嬰齊

子皮者鄭卿罕虎穆公之曾孫也父公孫舍之字子展祖公子
喜字子罕故以罕爲氏魯成公十四年公子喜帥師伐許襄公
八年楚子囊伐鄭討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
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
多職競作羅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
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
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

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
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子駟弗從及楚平明年晉及諸侯伐鄭十一年夏公孫舍之帥
師侵宋鄭諸大夫患晉楚之故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
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
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
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
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
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旣侵宋諸侯伐鄭鄭乃行成

秋同盟于亳楚子囊伐鄭鄭逆之遂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伐鄭
鄭使伯駢行成子展出盟十二月諸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禮而
歸之二十六年晉人執衛獻簡公為衛故如晉平公享之子展
相鄭伯賦緇衣叔向以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鄭君之不二也晉
侯言衛侯之罪子展賦將仲子晉侯許歸衛獻叔向曰鄭七穆
罕氏其後亡乎子展儉而壹是年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
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其明年享趙孟于垂隴子展從賦草
蟲趙文子曰善哉民之主也卒享文子語叔向曰子展於鄭其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二十九年諸侯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
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

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
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段如周是年子展卒子皮嗣鄭
饑未及麥民病子皮以父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
民子皮為政一年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
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
乃寬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
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卷卷奔晉子產請其
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其明年子晳以駟氏之
甲攻伯有伯有奔許子產斂其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行印段
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況生者乎遂自止之伯有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
於羊肆子產襚而殯之葬諸斗城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
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
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
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
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

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
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
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
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
以告也魯昭公元年鄭罕虎合晉楚宋衛陳蔡諸大夫會於虢
三年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其
往則畏執事謂寡君而固有外心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
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
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

辱於敝邑寡君猶愬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十年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子皮卒子嬰齊嗣字子齹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臣之奇曰罕氏以穆公之裔世為鄭國上卿子皮為政及其輒推賢而讓明國小而偪族大而橫以今觀于豐氏之役駟氏之兵微子皮其能反奔晉之轍而止偕段之行乎故子產之能為鄭國繇子皮之相與有成此生我鮑子仲父因之致慨於所生事君司馬叔向所以流連於共貞也

國僑列傳第七十

父公子發
子國參

子產者鄭穆公之孫公孫僑也父公子發字子國故以國為氏鄭襄公五年公子發來聘八年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國人助之盜衆盡死其餘出奔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曰衆怒難犯專欲無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二十二年子產為少正晉人徵朝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有蕭魚之役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湨梁之明年公孫

夏從寡君以朝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
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
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
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
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晉士匄爲政諸侯
之幣重簡公如晉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
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令德有基令名載而行之

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説乃輕幣晉程鄭嬖于平公使佐
下軍鄭公孫揮聘晉程鄭問焉曰降階何由揮不能對歸以語
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
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二十五年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
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大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今見其心矣大叔問政于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
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是年鄭入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
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故子展子產帥師伐陳宵突陳城

遂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
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後
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
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
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
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差今大國多數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
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
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文子曰
其辭順乃受之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明年簡公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
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
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產將知
矣讓不失禮二十八年相簡公如楚令不爲壇外僕言曰昔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何也子產曰大適
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
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
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
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
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三
十年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
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
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相簡公如晉叔向問鄭
政焉子產曰駟良方爭未知所成叔向曰不既和矣乎曰伯有

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惡至
無日矣是年子皮授政子產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
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有
事伯石賂與之邑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
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太叔
曰若四國何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
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伯有死使大史命伯
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
子產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

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
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行之其
惡者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
也不如小決使道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信可事也夫子
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三十一年簡
公如晉平公以我喪故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垣而納車馬
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
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
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
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
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
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
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盜賊公行
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
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

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文伯謝不敏
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魯昭公元年
晉平公有疾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卜人曰
實沈臺駘爲崇史莫知之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
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
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
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
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
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
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玆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

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禮之
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
爲也已叔向曰善哉此皆然矣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厚賄
之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
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
曰禮儀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
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六年三月鑄刑書叔向貽子產書子

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
承命敢忘大惠七年聘于晉平公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
君之疾久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其何
厲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
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今周室少卑晉
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宣子以告舉夏郊公有間見子產
賜之莒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
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
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
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

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宣子受之子皮之族飲酒無度馬師氏惡罕朔殺罕魋朔奔晉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對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十一年秋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也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能守者鮮矣三年楚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十三年秋晉會諸侯同盟于平丘子

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十六年晉韓起來聘定公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

發命之不衷出命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十八年夏五月鄭災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

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之有災晉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子產曰若吾子之言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

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
爲禜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
則□其室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駟偃卒偃娶于
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且以爲不順弗
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乞之
立駟氏懼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弗與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
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
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
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
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

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
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二十年子產有疾授政子大叔數月
而卒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之子參字子思三十二
年城成周魯哀公二十七年晉師伐鄭請救于齊陳桓帥師及
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
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晉師乃
還

臣之奇曰以今觀于子產所爲亦極難矣國小而偪微斯人之
辭令誰化偪而爲寬族大多寵微當年之法制誰能寵而不奸
是以作丘立謗雖來子寬之告鑄刑參辟再貽叔向之彈然而
不改其度以遣彈丸國子之心力爲獨殫矣子謂子產有君子
之四端焉其行己也恭近於禮其事上也敬而不繁其養民也
惠而不縱其使民也義而不殘所求乎虎吉揮蔑同心若蘭何
畏乎游黑豐卷怒目相看歌孰殺者何怨嗟誰嗣者何歡以今
觀之鄭之輿人雖起誦于衣冠鄭之卿士亦交儆于帶鞶使鄰
國之君聞博物之子而授餐嗟小康之民獲衆人之毋而始安

游吉列傳第七十二 附公子偃父公 游眅見游眅

子大叔[illegible]鄭[illegible]公曾孫游吉也祖公子偃字子游故以游爲氏父公孫蠆字子蟜魯襄公十四年仝季孫宿等會吳于向又仝叔孫豹等伐秦又會晉士匄等于戚謀定衛亂子游吸嗣字子明游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吸之子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簡公使大叔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將使馹奔問諸晉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魯襄公二十八

年冬十二月楚子昭卒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也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魯昭公元年公孫楚以奪妻之故兵其從兄子產放之于吳將行子南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三年大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八年相簡公如晉賀虒祁也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而又賀之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十二年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

[illegible]之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二十四年定公如晉大

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明年吉同諸侯之大夫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

[illegible]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illegible]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illegible]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illegible]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泣哭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

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

走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盡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
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魯定公四年召陵之會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
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臣之奇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今觀于僑吉吹塤者國
吹篪者游矣子產為政微大叔安能相成厥志布政優優于產
既沒微大叔安能寬猛互濟與民共休然臣猶以為大叔之忠
勤不第經營著于邦國而緯恤及于宗周也是以皇華肅肅既
以專對之能增討論之猷王室蠢蠢遂以小國之懼為大國之

憂君子哉若人其人孰與儔此美秀而文北宮佗所以流連於
當日九言相告趙簡子所繇感慟於千秋也

卷二十一終

稽古錄卷之二十二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越勾踐列傳第七十二

越王勾踐者禹之苗裔也少康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二十
餘世至於允常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吳王闔廬興師伐越勾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目之越因襲擊吳敗
之於檇李闔廬傷且死告其子夫差必毋忘越勾踐聞吳日夜
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不聽遂興師夫差
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勾踐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吳人追而圍之勾踐謀於蠡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曰君王亡臣勾踐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
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女子賂君之辱請
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
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罪為
不可赦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
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
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夫差欲聽之子胥諫不從越
復重賂伯嚭言於吳王與之成而去之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
不知其力之不足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
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

[illegible]進來去民所惡補民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
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越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
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
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今寡人不能
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
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俱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
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
生二人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
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
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朝

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
不歠也必問其名身自耕作夫人自織十年不收於國折節下
賢欲使蠡治國政蠡曰臣不如種乃使種任國政使蠡與諸稽
郢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士民士
民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
者之戰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國之父
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
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乃致其眾而誓之曰寡人
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
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而患其眾之不

[illegible]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
[illegible]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
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
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大夫種曰臣觀吳王驕矣請試貸粟以
卜其事吳王與越粟子胥諫不聽及吳殺子胥任宰嚭政居三
年勾踐召蠡曰吳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伐乎對曰未可明年春
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惟老弱與太子留守蠡告於
王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
吳吳師敗殺吳太子告急於夫差夫差還自黃池使人厚禮以
請成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夫差息民不戒勾踐乃大戒

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勾踐問曰吳為不道求殘我社稷
宗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
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不知固問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
取於諸侯敢問君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
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
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願以此戰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
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願以此戰胥曰善則
善矣未可以戰也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

不足哉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願以此戰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願以此戰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厄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曰吾欲與吳徼天之衷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舌庸曰審賞則可以戰乎曰聖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以戰乎曰猛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乎曰辨大夫蠡曰審備則可以戰乎曰巧大夫皐如曰審聲則可以戰乎曰可矣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國門之外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遂出夫人送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遂出大夫送不出檐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不

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曰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曰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水中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敗吳師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

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吾老矣不能事君遂自殺而蔽其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伯嚭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天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歸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稱雄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夫惟能下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臣之奇曰周不成子地偏國小會稽禹田耕獸耘鳥為喙之苗

終豕吳沼二十年中吉凶環繞薪臥膽嘗憂心不少內種外蠡同集於蠡之多謀謀孰能了持盈定傾趨時若瞭黃池不戒姑蘇鹿擾天王致伯禹功復表

范蠡列傳第七十三

附文種 莊生

范蠡者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倜儻負俗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抱賢哲之識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文種為宛令人其邑知有賢者未覩所在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況求之焉得蠡遣吏奉謁吏還曰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蠡脩衣冠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坐談霸王之道旁人觀者聳聽

之矣蠡語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五霸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種入吳子胥在無所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見勾踐王嘗與言謚日大夫石買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賣騏驥之材不離險阻之路客歷諸邦無所傳道聽之徒王其察之蠡於是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有志之士以晦而光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illegible]

大[illegible]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蠡旣日親用事王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蠡諫王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爲客爲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弗聽蠡復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

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名蠡而問曰吾不用子言以至此爲之奈何蠡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蠡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乃令文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王乃令種守國與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其君臣歸國王問於蠡曰節事奈何蠡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

而[illegible]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illegible]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辟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

因而成之是以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四年王名蠡而問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旣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蠡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名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

胥皆昢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蠡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名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蠡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名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蠡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蠡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王

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名蠡而問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蠡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欲許之蠡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乃弗許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乃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

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蠡諫王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歲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弗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

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助天虐
不忌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
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
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雄曰子范子助天
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
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擊鼓興師以隨使
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辭於王曰君王
勉之臣不復入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蠡曰臣聞之
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
死者為此事也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

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
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
以浮于五湖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
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
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蠡去自齊遺
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
使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或讒種將
作亂王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
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皮以吳殺子胥盛以鴟夷蠡亦以浮海從會稽之罰也耕

于海畔苦身戮力居無幾何致產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
喟然嘆曰家致千金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友黨懷其重寶去止于陶自謂陶朱
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復致貲累巨
萬朱公居陶中子殺人囚於楚乃裝黃金千兩置褐器中令其
少子往視之長男固請欲行不且自殺朱公不得已而遣之為
書遺故所善莊生（非莊周也周孟子時人相去百有餘歲）曰至則進千金聽其所
為長男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見莊生發書進金如父言生曰
疾去勿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生素以廉直聞於國非有意朱公
金也欲以成事復歸之以為信耳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

長乃私留楚以其私齎遺貴人生入見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
於楚除之當以德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長男
曰王毋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封之長男復見莊生曰初為事
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生知其意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
取金持去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將
行赦以為德今道路皆言陶富人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
賂左右王之赦以富人子也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而下赦長
男持其弟喪歸朱公語其母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是少與我
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乘堅驅良豈知財
所從來吾前欲遣少子為其能棄財也長者不能吾日夜固以

望其興之來也蠡凡三徙所止必成名卒老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塚括地志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塚或云朱公仙去未詳所葬）

臣之奇曰種蠡及胥分率越吳子胥懸目少伯金圖非蠡之智非胥之愚吳將爲沼胥安可逍吳興吳滅胥宜與俱種治於內越民所趣蠡從於外惟二是扶王歸越國鹿遊姑蘇君不求臣臣何所需文臺致祝越王曰吁蠡具扁舟急流五湖種依觴酒未忍長徂烏喙之喙胷不須臾鴟夷之子永戒無虞知退知亡易有明謨持盈定傾天人儔符節事他邦深藏善沽時聚時散日有日無終逃赫赫登愛區區成名三徙卒老陶朱

卷二十二終

稽古篇細目

卷之二十八 外傳凡四

稽古篇卷之二十三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魏文侯列傳第七十四

魏文侯者名斯晉大夫桓子駒之孫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初命魏斯為諸侯文侯受經于子夏師子夏及田子方而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繇此得譽於諸侯韓趙相難韓借兵於魏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其已講於已也皆朝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對曰其子尚食之其誰不食旣克中山賞樂羊之功而疑其心文侯以中山封其子擊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其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說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自罷

之文侯善擇人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一日謂李克曰家
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居
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
定矣克出翟璜見曰君名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
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中山
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
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
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克對曰居視所親富視
所與達視所舉窮視所不爲貧視所不取是以知其相成也成

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
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周安王十五年
文侯卒文侯嗣立二十二年爲諸侯十六年共三十八年
臣之奇曰以國策之編紀當七雄之紛紛其誇示威力者武臣
雨而謀臣雲其坐受欺危者游士黨而傾士羣誰能考經問藝
表西河之盛業以溯洙水之餘芬哉臣觀其禮賢俊而卻秦軍
來直臣而表仁君倘能行所知而尊所聞也戰國之君如文侯
者可以爲文矣

西門豹列傳第七十五

西門豹爲鄴令辭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成子之
名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
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者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黧
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也豹至鄴
會長老問民所疾苦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
鄴三老廷掾常歲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爲河
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
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治齋宮河

上張緹絳帷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
多持女遠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俗語
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豹曰至爲河伯娶
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吾亦往送皆曰諾
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觀者如
將其巫老女子也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
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
三老等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

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
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
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奈
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色
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有頃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
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從此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
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有
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
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以富足
十二渠經絕馳道漢興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

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
吏以為西門君所為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
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豈可謂非賢哉
臣之奇曰西門君之功名可書在於引河而鑿渠所傳止河伯
娶婦之說乃其治人移俗之緒餘然而利有所興必害有所除
蚩蚩乎鄴之三老父老豪屬長者不使之意憪心虛其耳目深
錮胷染自如無以樂其卒亦何以慮其初

吳起列傳第七十六

附 田文 公叔座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取
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
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起曰起少時家累千金游
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己者而東出衛郭門與
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
其母死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殺妻以求將其
為人猜忍人也不可用且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
矣魯君因謝起起之魏欲事文侯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

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文侯以
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
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
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
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
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
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
下中流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
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為政不仁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爲政不仁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鄕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起乃自知弗如文文旣死公叔座爲相尙魏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

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君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起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武侯疑之而弗信也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幷中悼王旣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後公叔座爲魏惠王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惠王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敎也惠王于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

臣之竒曰世人所稱吳起謂其能拊士用兵耳觀其對武侯之言非受學于曾子者能以德義爲干城乎然跡其殺妻而求魯將以猜刻少恩令其身弗安于魏卒殞于荆何能言而不能行也巧哉公叔逐起于前而當年莫之與衛存起之後而魏人俱曰公叔之能相與有成然不如田文之論功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交爭當是時也誰重誰輕使吳子聞言自神悚而意傾也

惠施列傳第七十七

惠施者魏人與莊周友善著書一篇列于名家當惠王時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其軍王謂施曰夫齊寡人之讎也國雖小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霸者知計今王之言疏于度而遠于計王固先屬怨于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又欲悉起而攻齊必敗之道也王若欲報齊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惠王乃使人報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今方勝魏覆十萬之軍禽太子申復臣其君而申秦楚

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好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君而與之並朝於齊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于徐州惠子為齊魏交令太子為質于齊惠王欲見之朱蒼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曰雪甚至此而喪行民病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其惠

公乎請告惠公惠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曰然惠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他日張儀欲以魏合秦韓而攻齊惠子欲以魏合齊楚以案兵人

多為張子于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田需貴於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王令施之楚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衍之齊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

王聞之因郊迎施施雖稱大梁之先生長者迹其之齊之楚言
論謀議亦遊說之士也
臣之奇曰惠施固莊周之友也方其濠上觀魚爽萬物於芻狗
曠覽玄談與周前後宜夫戰國之君逸聞而卻帝三晉之士肩
隨踵接而莫之與耦也然而周辭楚聘逍遙物外不受時君之
豢垢施獨皇皇奔走爭秦韓之合於張儀測齊楚之交于犀首
雖囂囂而善遊亦遊人之一叟也

公孫衍列傳第七十八

公孫衍者魏之陰晉人爲魏犀首犀首魏官也衍與張儀不善
魏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儀謂魏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
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衍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
所以爲國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
於衛君之前衍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儀往衍送之至齊疆
齊王聞之怒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俱是必與儀謀吾矣遂不聽
儀雖相魏本爲秦也衍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儀已合秦魏矣
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儀者欲得韓地且韓
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魏

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
果相魏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衍衍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
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衍見之軫曰公何爲樂飮曰無事也軫
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曰奈何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約
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使
人來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
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衍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
燕趙諸侯客聞之馳車告其王齊閔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
事屬衍衍受齊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衍楚懷王聞之曰李從
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寡人欲之亦以事因衍魏王

曰所以不使衍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爲犀首遂主天下之事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恐衍曰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衍期齊王至之日先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曰王與三國約外魏令久與魏使談是謀三國也三國不信齊遇事遂敗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或爲衍謂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將故用之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功王之國必傷矣衍與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二君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衍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搆難而兵結二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盼曰善遂勸兩君聽衍衍與盼遂伐趙兵未出境二君恐其至而敗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衍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股肱之臣也爲子之不便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入子之事吾爲子殺之亡之衍許諾史擧非衍於王衍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

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儀說因令擧數見衍王聞之而弗任也擧不辭而去用文田需周宵相善欲罪衍衍患之謂王曰嬰子言行於齊王欲得齊胡不相文彼必務以齊事王王因召文而相之文乃倍需宵張儀已卒衍入秦王愛之與之間有所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穴而聞之以告茂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告臣王怒衍之泄也乃逐之衍相魏復相韓後復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

臣之奇曰公孫子之見稱於景春豈不以其一怒懼諸侯安居熄天下繫其一身哉而子輿子獨斷斷曰夫夫也妾婦之倫也繇今觀之衍安得有喜怒衍之笑有爲笑嚬有爲嚬耳迹其蹤行千秋以敗齊秦之合親間行百金以散齊楚之交鄰妾婦之媵不惟行於其君且行於其臣矣觀其與需競魏與茂爭秦妾婦之心不惟狐媚感世且蛾眉不肯讓人矣然而樂歆無事從衫而來四國之賓解橫爲從卻儀而縮五國之綸游人之傑其名氏亦未可終泯也

魏無忌列傳第七十九

附 侯嬴 朱亥 毛公 薛公

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卽位封爲信陵君公子仁而下士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王博北境傳烽言趙寇且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曰趙王獵非爲寇也居頃之北方來傳如公子言王大驚問公子何以知曰臣之客有能得趙陰事者以此知之王心畏公子不敢任以政十一年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此天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

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爲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讎敵乎今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諫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負強秦之禍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

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又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亡之後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

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衞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

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已
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
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則魏縣
已魏得韓以爲縣衞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必危安
陵必易楚趙大破衞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
日不久二十年秦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
數遺書請救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使告諸侯敢救者
已拔趙必先擊之王恐止鄙軍壁鄴平原使者冠蓋相屬公子
數請王及辯士說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乃約車騎百
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生說公子請如姬

得虎符奪鄙軍令朱亥椎殺鄙遂勒兵下令得選兵八萬進擊
秦軍秦軍解去遂存邯鄲趙王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
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
君不敢自比於人魏王怒公子之盜符殺鄙公子亦自知也使
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趙王德公子計以五城封公子
公子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奪兵救趙於趙誠有功於魏
未爲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
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乃以
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

公薛公倶閒步從之遊公子傾平原客留趙十年秦日夜出兵
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誡門下無敢爲魏使通者毛
公薛公往見公子語未及卒公子趣歸救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安釐三十年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兵救魏
公子率五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
抑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客進兵法公子皆
名之稱魏公子兵法秦患之乃行金萬斤求鄙客令毀公子於
魏王曰公子爲魏將諸侯將皆屬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
王耳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王未也王日聞其毀果使
人代公子將公子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多近婦女四

歲而卒其歲安釐王亦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拔魏二十城其
後稍蠶食魏十八歲而魏亡漢高祖微時數聞公子賢及有天
下每過大梁常祠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祠公子
侯嬴者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公子欲厚遺之不肯受乃
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生攝弊衣冠
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曰臣有客在市屠
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
久立與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是時魏將相宗室滿堂待公子
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生視公子色終不
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

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生因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而公子親枉車騎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然嬴欲就公子名故久立市中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生曰臣客朱亥賢者隱于屠耳公子往數請之亥故不復謝秦圍邯鄲公子約車騎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生曰公子勉之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今吾且死而生曾無一言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生生笑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公子遇臣厚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

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乃屏人閒語曰嬴聞兵符在王臥內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爲如姬斬其殺父之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請如姬則得虎符奪鄙軍救趙而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如其計得符生曰即合符而鄙請之事必危臣客朱亥可與俱不聽可使擊之公子泣生曰公子畏死耶曰鄙嚄唶宿將不聽當殺之是以泣耳遂請亥與俱生曰臣不能從請數行日至軍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至鄴鄙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遂將鄙軍解趙圍侯生果以軍至日自剄

毛公薛公俱趙處士毛藏於博徒薛藏於賣漿家公子在趙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乃閒步往從之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乃妄從博徒賣漿者遊夫人以告公子公子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兩人游尚恐其不我欲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語平原君平原君免冠謝其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留趙魏數被秦兵請公子不肯歸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趣駕歸救魏

臣之奇曰七十夷門何所索臨風北鄉了奇策鼓刀立市共脚睨已令公子悲嚄唶藏漿藏博又何人一言頓整歸梁軛當年存趙不存梁公子終爲盜符客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卷二十三終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張孟談列傳第八十

附段規 趙葭

張孟談者趙襄子謀臣也智伯既與三家滅范氏中行氏使人請地於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勿

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勿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不及趙焉其移兵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國語作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襄子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

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襄子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

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遣入晉陽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孟談因朝智伯出遇智過過兒智伯言二主將有變智伯不聽過更其姓爲輔氏孟談入謂襄子曰頃者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復使孟談見二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循之塗以

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悵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孟談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覩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襄子曰子從事乃許之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而今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襄子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臣之奇曰孟談之料敵可謂知彼知己矣孟談之居身可謂知進於彼知退於己矣知智氏之驕可滅趙魏之交必毁不惟知彼而善用彼矣知尹鐸之政宜循董閼之器可恃不惟知己而善用己矣其先也陰堅二主於一身其旣也顯敗四國於妻子不惟知進而能以退爲進之終始其告歸也歸權重於國家其明農也明功利如脫屣不惟退而能以進爲退之臧否趙國有若人其全負國士之猷而猶抱君子之恥者歟

肥義列傳第八十一 附高信

肥義者趙武靈王之臣屬以少子何者也高信者肥義之屬公子成者武靈之叔李兌則與成仝定不禮之難而并弒主父者公子章者武靈之長子田不禮其黨也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

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然而變古之教逆人之心畔禮義離中國願王圖之使者報王王乃之公叔家自請之曰服者所以便用禮者所以便事聖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禮叔之所言者俗吾之所言所以制俗也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叔公子成再拜而受命王遂胡服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王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為王屬諸肥義李兌謂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慮輕計淺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

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誅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言在前終不敢失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義謂信期曰公子

與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聲善而實惡此二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令吾憂之忘寐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名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命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章卽以其徒與不禮作亂詐以主父命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章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

國之兵入距難殺章及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平安君李兌爲司寇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旣廢長而立幼又欲分趙代而兩王猶豫起釁紛更名亂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哉

臣之奇曰肥義之殉惠文猶夫荀息之殉奚齊卓子也俱阿其君之惑以作邦國之痡小加賤姦六逆所繇始也廢長立幼互爭所繇起也是烏得以悞國之倫爲忠國之比乎且息與義之阿其君不獨此也晉獻欲取虞虢息不以滅同姓之非正君之詭卽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行其詐謀而斬二國之祀武靈將變胡服義不以遵三代之制納君于軌卽以簡襄之迹胡狄之利堅其邪志而斁華夷之紀里克之難五立甫安成兌之圍三月未毀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階之者非息與義所積累乎然尙論者終恕義而苛息非恕義而苛息也申生賢而子章侈奚齊之母以讒禍國惠文之母以色自美而已義之舍子章而傅惠文倘惠文而卒死惠文息視之有餘恥焉成兌定國難而弒主父其罪浮於子章不禮高信聞義言而克全少主其藉手以報

武靈也止此爾

趙勝虞卿列傳第八十二

附毛遂李同
公孫龍樓緩

平原君趙勝者趙惠文王弟也喜賓客客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笑之躄者至門請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殺吾美人居歲餘門下舍人引去者過半平原君以問諸客一人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乃斬美人頭進躄者謝焉客乃復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有

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於是偕之楚卒得其力定從而歸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未至秦急圍邯鄲平原君患之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盡散家貲饗士得敢死士三千人李同與赴秦軍秦軍卻三十里會楚魏救至邯鄲得存虞卿欲爲平原請封公孫龍諭以親戚受城國人計功於是不受封平原君以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虞卿者遊說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白璧再見爲上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都尉係趙王名卿與樓昌議昌曰不如發重使爲媾卿曰如昌言則制媾在秦不如發使附楚魏秦必恐天下合從媾乃可爲也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王召卿曰秦內朱矣卿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朱入秦秦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諸侯不救媾不可成也秦果如卿言大破長平軍圍邯鄲秦旣解圍王使趙郝割六縣事秦卿謂王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無救矣王以告郝郝曰卿能盡秦力之所至乎此彈丸之地弗予秦怒復攻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臣爲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

此王之事秦必在韓魏後也王以告卿卿曰秦倦而歸兵必罷不如無媾而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主割六縣而不能必秦之不復攻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秦益强而趙益弱以强秦割弱趙其計故不止且王之地有盡秦之求無已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王與計之緩曰臣新從秦來言予秦地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不如予之卿聞之入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王以告緩緩曰秦趙搆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矣

卿聞之見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王以六城賂齊齊秦深讐也必并力西擊秦是王失之於齊而償於秦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反媾於王也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王曰善使卿東見齊與謀秦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緩聞之亡去於是封卿以一城居頃之魏請爲從王名卿謀曰魏請爲從曰魏過王曰寡人未之許曰王過王曰可得聞乎曰臣聞小國與大國從利則大國受其福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卿既以魏齊故棄

相印與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毛遂者平原君門下客也平原君取士二十人往楚合從得十九人遂自贊願以備員平原君曰先生處門下幾年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三年於此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乃穎脫而出豈特末見平原君竟與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皆服平原君與楚王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十九人謂遂曰先生上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決耳楚王叱曰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遂曰王所以叱遂者以楚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誠强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言遂定從遂曰取鷄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曰王當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士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鼎呂遂以爲上客

李同者邯鄲傳舍吏子也秦圍邯鄲急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君之後宮被綺縠餘粱肉民困兵盡剡木爲矛矢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全何患無有君誠能以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平原君如其言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會楚魏救至邯鄲復存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李同一作李談史遷避諱故作同）

公孫龍聞虞卿欲以信陵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夜駕見平原君曰此甚不可王舉君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

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以君爲親戚也今䣙鄲存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無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原待公孫龍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衍衍曰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辨者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龍乃絀

臣之奇曰平原君貪受上黨使長平陷而趙國幾空卒能定楚從於毛遂獲死士於李同聞國人親戚之至語於公孫龍虞卿揣事顧盼生風不難屈昌郝走樓緩而亦以魏齊自窮然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卿之窮也固其通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列傳第八十三

附許歷趙括母司馬尚

廉頗爲趙惠文王將十六年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藺相如趙人也爲宦者令繆賢舍人趙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惠文王求人可使秦者繆賢舉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使其從者懷璧歸趙自以身待命秦王禮而歸之惠文王拜相如爲上大夫其後秦王欲與趙王爲好會於澠池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一月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會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秦御史書之相如請秦王擊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爲一擊缻趙御史亦書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旣歸拜爲上卿位在頗右頗曰相如素賤今以口舌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常稱病不與爭列出輒引車避頗舍人爭之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曰鄙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爲刎頸之交是歲頗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國强趙固君爲貴戚其無租稅邪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國弱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平原君以爲賢言於王使治國賦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問諸將廉頗曰道遠險狹難救奢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乃令奢將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軍中候有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復益增壘秦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奢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內之歷曰秦人來氣盛

必厚集其陳以待之奢曰請受令歷曰請就鈇質奢曰胥後令將戰歷復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歸賜奢號爲馬服君以歷爲國尉後四年惠文王卒孝成王立秦趙相拒長平奢已死相如病篤使頗攻秦數敗固壁不戰孝成王信秦間用奢子趙括爲將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遂將之括少時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故曰兵死地也括易言之他日趙用括必破趙軍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母因曰有如不稱妾請無坐王許之括

既代頗悉更約束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四十餘日軍餓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數十萬之衆降秦秦悉坑之王以括母先言不坐也自邯鄲圍解復使頗將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以尉文封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居六年伐魏繁陽拔之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奔大梁趙乃以李牧爲將梁不能用頗趙王思頗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頗陰使人迎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毋捕虜如是數歲匈奴以牧爲怯雖邊兵亦以爲吾將怯王讓牧使他人代之歲餘多亡失復請牧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如故約邊士日得賞皆願一戰於是乃選車騎戰士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悼襄王元年使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趙乃以牧爲大將軍大

破秦軍於宜安走秦將桓齮封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牧復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司馬尚禦之秦多與郭開金爲反間言牧尚欲反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牧竟以讒殺牧而廢尚翦因急擊趙殺葱虜趙王遷及聚遂滅趙史記言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按戰國策司空馬去趙渡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倉果惡牧王令人代牧至使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諸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嗞乎司空馬按此則牧乃知禮之臣不知史公舍此更何所聞而云然

臣之奇曰藺廉交頸秦辟趙境奢括異心關解平沉毋書在目父書休讀王遷棄牧乃謳山木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八十四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値魏圍邯鄲未知昭侯所欲與恐言之而未必中也昭侯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悅以言於昭侯昭侯大悅之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其身國治兵强無侵韓者申子嘗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學於子者也從子之請而廢子之道乎又將專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從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王安不能用於是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强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

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也秦因急攻韓王安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非韓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巳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臣之奇曰申子爲刑名而求仕從兄韓非喜法術而求滅宗室幸而爲申其身遇人其術遂伸不幸而爲韓其身既殘其說終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卷二十四終

稽古篇卷之二十五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齊威王列傳第八十五

齊威王者田和之孫和以周安王十六年初命爲諸侯是爲太公子桓公午生威王安王二十四年威王卽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元年三月晉因喪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是歲周烈王六年也齊侯來朝是時周室微弱天下莫朝而齊獨來天下以此賢之書來朝嘉尊周也書齊侯爵以美之也天威不離顏足音聞空谷彝倨之心志於斯一悚天下之耳目亦於斯一新矣威王反國名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卽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餘年騶忌以鼓琴見因琴音而及治國三月而受相印朞年封爲成侯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明年與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問曰齊亦有寶乎曰無有惠

王曰若寡人國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大齊而無之乎威王曰寡人所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冦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慙而去二十六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王曰善乃出兵軍於邯鄲之郊綸曰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王從之乃使田忌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敝大破之桂陵騶忌與田忌不善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三戰三勝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驗其辭於王田忌遂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立周顯王二十七年也

臣之奇曰朝周職舉始聞谷音烹阿封墨衆徭治服威是以君君臣臣大小無侵政均令諧豈惟見於鼓琴然而治音之相封於碁月三勝之將走於十金何當年左右之口忽爲此甘將相之心也於戲宗周弗卒名號自淫盧文僅見於昔大義莫伸於今四臣之千里空焰癸丘之盟禁孰尋

騶忌鄒衍鄒奭列傳第八十六

齊有三騶子騶忌者威王之相封成侯騶衍騶奭者俱宣王稷下先生齊人所稱談天衍雕龍奭也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忌推戶入曰善哉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夫大絃濁以春溫小弦廉折以清攫之深醳之愉均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忌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忌見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忌曰謹受令請謹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脩法

律而督姦吏皃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成侯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閱又謂成侯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

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臣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

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後時時而閒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威王卒忌事宣王仕人衆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忌謂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人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王因以晏首爲雍塞忌所以事二主而任國政者出其忠諫而輔之以權術也

騶衍者深睹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

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內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中國外如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築碣石宮

身親往師之作主運或曰伊尹負鼎而王湯百里奚飯牛而霸穆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衍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騶奭者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齊宣王嘉之與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之徒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臣之奇曰忌以琴音之調曲剝徵權以克有土衍以牛鼎之意烹割大道以歆時主忌雖語音而已寓治國於宮羽衍雖談天究之可立說於今古惟奭也以龍文之雕刻鏤鑿帨以希聽覩臣不知國家之治亂安危於斯焉取而康莊之衢有高門大屋焉可謂膴矣他年卽墨之牛被以龍彩彼田單者或善師雕龍之遺意而見諸行事歟否則稷下虛談乎懼夫象龍之不可以雨也

淳于髡列傳第八十七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智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長夜之飲沈湎不治髡說之以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

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

諫焉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威王卒宣王立髡為稷下先生命曰列大夫開第康莊之衢寵以高門大屋髡見鄒忌說以微言五忌答之若響髡出而語其僕曰是人不久必封居數月忌封成侯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將復見之豈特七士齊欲伐魏魏使人謂髡曰能解魏患

惟先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曰諾入見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盧逐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且夫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與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或謂王曰髡言不伐魏者受其璧馬也王謂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者何如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

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髡之魏客有見髡於梁惠王王再見之終無言也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嗟乎聖人前先生之來有獻善馬者未及視會先生至後之來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一語連三日夜無倦王欲位以卿相髡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髡為齊使荊還過薛孟嘗禮貌而郊迎之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待矣髡曰敬聞命至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曰薛不量力而為先王立清

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險窘之中豈能強力哉

臣之奇曰髡之歡心解禳大笑絕纓俱善以諷為勸轉敗為成與夫止齊伐魏為薛退荊尤能排解禍患切中事情宜夫齊人之以稷下先生為重不復以東國贅壻相輕矣太史氏稱髡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夫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髡寶璧文馬室滿門盈晏子陳善責難和同必爭髡承意觀色以順為正內無不二之心而外希諷諫之名不過以滑稽之智迷

炙轂之聲耳能以游說微言邀時君之尊寵安能以赤心白意輸晏子之忠誠哉

田文列傳第八十八

附文父嬰齊貌辯公孫閈齊人遇媛公孫戍譚拾子魏子公孫弘

田文者田嬰之賤妾子也嬰有子四十餘人文以五月五日生嬰令其母勿舉母竊舉之及長因兄弟而見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欲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邪命在天君何憂焉必受於戶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心賢之久之文問其父曰子之子爲何曰孫孫之孫爲何曰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三王矣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必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

初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鄒忌田忌將而救韓伐魏威王卒宣王立二年嬰與田忌孫臏俱伐魏敗之馬陵七年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九年嬰相齊楚威王怒嬰伐敗齊師於徐州使人逐嬰嬰使說士說威王乃止相齊十一年宣王卒閔王卽位三年封嬰於薛其客有公孫閈說楚得封言海大魚者輟城薛而齊貌辯最暱卒賴貌辯之力閔王郊迎嬰卒謚爲靖郭君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一與文等文待客坐語屛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

使使存問獻遺夹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
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文客無所擇皆善遇
之人皆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使涇陽君爲質以
求文文將入秦客皆諫不聽蘇代喩以木偶土偶之說乃止閔
王二十五年卒使文入秦昭王卽以爲秦相人或讒文相秦必
先齊而後秦昭王乃止囚文謀欲殺之文使人抵昭王幸姬求
解姬願得狐白裘文有狐白裘一耳已獻昭王徧問客莫能對
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乃入秦宮盜所獻裘以予姬姬爲言昭
王王釋文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
關法鷄鳴而出客文恐昭王後悔而追使至下客能爲鷄鳴鷄

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後追果至文乃得歸始孟嘗君列此
二人於客客盡羞之及有秦難卒得其力由是諸客皆服過趙
平原君客之趙人出觀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乃眇小丈夫
耳文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文至齊湣
王以爲相任政文怨秦因與韓魏攻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
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
子收邑入竊假賢者入楚公孫戍諫受象牀收債於薛馮驩焚
券市義復國譚拾子勸削怨勝卒賴諸子之力揚名保身既而
歸老於薛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文乃如魏昭王以爲相
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

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薛公文卒諸子爭立
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

齊貌辯者靖郭君之客也其爲人多疵士尉以証不聽孟嘗君
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無
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卒靖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辯俱留無幾何辯辭而
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悅嬰甚公往必得死焉辯曰固
不求生也遂至齊見閔王王藏怒以待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
愛夫對曰愛則有之聽則無王爲太子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
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之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

郭君泣而曰不可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至於薛昭
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雖惡於後王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吾豈可以先王之廟
與楚乎王聞言未竟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
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辯曰敬諾靖
郭君衣宣王衣冠舞其劍王自迎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
請相之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强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
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
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公孫閈者靖郭君之客也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

齊王有輟志閒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閒說楚王
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閒之楚謂楚王
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
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
王曰善因不止
齊人有爲靖郭君客者失其姓名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
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請曰臣請三言而已益一言請烹
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
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

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至天猶之無益也君曰
善乃輟城薛
馮煖者孟嘗君之客也初煖貧不能自存寄食孟嘗君門下孟
嘗君曰客何好曰無好也曰客何能曰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
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
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君曰爲
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
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
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因使
人給其食用於是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
計會能收責於薛者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
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
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沈於國家之
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煖曰願之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
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券徧合赴矯令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
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何疾也曰
收畢矣曰何市而反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

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
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令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
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
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
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
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今有
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
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諸侯先迎之
者國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

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禍者煖之計也

公孫戌者孟嘗君之客也孟嘗君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足下能免其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曰然戌曰臣願君勿受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君得此名於天下故皆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何以待君故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曰何謂也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一喜諫而得聽二喜諫而止君之過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譚拾子者孟嘗君客也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拾子迎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曰然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魏子者孟嘗君客也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曰有賢者竊假與之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王乃驚而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名之

公孫弘者孟嘗君客也孟嘗君為從弘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秦王帝王之主也奚暇從以難之不肖之主也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公往弘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欲愧之以辭弘見昭王王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可乎弘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王曰其好人也奚如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王笑而謝曰客胡為若

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而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使矣

臣之奇曰嬰聞海魚而止薛城文食無魚而來薛迎自公孫言楚而秦封始行及譚子喻市而怨牒終乎是父是子能於薛而有聲非多疵之貌辨何以泣豕視之王非彈鋏之馮諼何以獲兎窟之成其餘紛紛或私得寶劍而立象牀之名或竊假邑入而捐賢者之生與夫公孫奮如電之舌使秦昭意動而心傾其收功也亦依稀乎狗而盜雞而鳴於戲乎文客數千賴諸人而克止函谷之夜譏吾方信夫剗而類破吾家以慊齊貌辨者獨知人而其晴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田單列傳第八十九

附貫珠者
䛔劫

田單者諸田疏屬也湣王出奔單走安平令其宗人斷車軸末而傅鐵籠燕軍破安平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城中推單立以爲將軍乃縱反閒於燕燕使騎劫代樂毅單乃宣言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乎單因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我惟懼燕劓所得齊卒燕果劓之城中人見降者盡劓乃益堅守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燕果掘之城上人皆涕泣願出戰單知可用乃身操版插編妻妾於行伍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乃收城中牛千

餘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刃其角脂葦於尾燒其端鑿城夜縱牛壯士五千隨之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炬火燭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封單曰安平君

單旣相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單之施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下令曰寡人憂民饑寒單收而衣食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雖單之

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曰王至朝日宜召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然王之不圖單而收民譽乃貫珠之善言也其時有貂勃者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召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勃曰跖之狗吠堯吠非其主也若得去不肖而爲賢者狗豈特不吠云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楚王使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何不使使者謝楚王曰孰可使九人之屬曰貂勃可勃使楚楚

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謂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安平君之與王也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振窮補不足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願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文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得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

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其社稷燕師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也安平君閉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王乃曰單單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單攻狄不下問於魯仲連連曰將軍黃金橫帶馳乎淄澠之閒士卒誰爲將軍死者所以不勝也單乃厲氣循城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後單將趙師拔燕中

陽又攻韓注人拔之趙以單爲相封平都君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竊非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餉不可給此坐破之道也單聞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今將軍必用十萬二十萬之衆此單所不服也奢曰君非徒不達於兵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兵應强國是薄柱擊石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數十萬之衆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

天下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人雖衆無過三千家以隸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萬國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攻荊五年乃能趙以二十萬攻中山五年乃歸今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乎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平都君喟然曰單不至也長平之役單謂魏王胡不爲從曰秦許吾以垣雍單曰臣以爲空割也秦趙久相持於長平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故以垣雍餌王秦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曰不敢秦戰不勝能令韓出

垣雍乎曰不能臣故曰空割也王曰善單旣復齊而復著於趙魏也

臣之竒曰燕來騎劫齊燒牛尾門開處女單賓如鬼巳收千里之城忽來九人之誹人知貉勃之狗爲安平而立斷諸凪豈知貫珠之人爲齊襄而恩及羣卉臣述珠貉之言固不厭其疊疊

魯仲連列傳第九十

魯仲連齊人也辨士田巴高談稷下日服千人連年十二號千里駒見而折服之巴終身不談曰仲連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長而不肯仕宦孟嘗君欲逐其舍人連謂孟嘗君曰猨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稱善他日又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古人之養士

飮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國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孟嘗君曰文未得其人使得其人豈獨讓古人連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連遊於趙秦圍邯鄲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而不觧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同帝秦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連曰梁客安在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爲紹介連見辛垣衍而無言垣衍曰居圍城之中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而不去也連曰世以

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
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
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
軍者欲以助趙也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連曰吾將使梁及燕
助之齊楚固助之矣垣衍曰燕則不敢知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使梁連曰梁未睹秦帝之害故也使睹秦帝之害則必助趙
矣垣衍曰秦稱帝之害若何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
下而朝周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
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
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

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
從一人畏之也連曰然梁之於秦若僕邪曰然然則吾將使秦
王烹醢梁王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
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連曰固也待吾言之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
有稱王之名睹其一勝欲從而帝之是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
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
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垣衍再拜謝
曰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
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信陵君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

原君欲封連連辭讓乃置酒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
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
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其後十餘年燕將下齊聊
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能下連乃爲
書約之矢以遺燕將曰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
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
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
賤此其一時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
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

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
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
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
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
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
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
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矯國革俗于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處此亦一計也三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使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仲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九合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

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誠不忍殺身絕世而功名不立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讀其書泣三日自殺單遂破聊城歸而言連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單復攻狄往見連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臣以惝惝即墨破萬乘之燕攻狄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單惧復問連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魏安釐王問天下高士於子順曰世無其人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乃自然也

臣之奇曰千里飛兔奮迹海濱隱居放言切中機輪排釋而解如決潰津爲富而賈於我如塵不仁而帝不忍爲民三綱旣立

四維曾泯不夷不惠可以居身出世入世安知所因曰天下士惟爾其人

卷二十五終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秦穆公列傳第九十一

秦穆公者成公之子任好也魯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秦始見乎春秋獲與國之君而存其爵罪晉侯也何罪乎晉侯晉侯夷吾秦伯所立也秦伯之立晉侯若何晉人請君於秦秦伯用公子縶之謀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入而背秦賂殺里克及丕鄭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而忌處者衆固不説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公曰失衆安能殺人

且夫禍惟無幾足者不處處者不足勝敗若化以禍爲違孰能出君晉饑乞糴於秦丕豹勸公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秦饑晉閉之糴秦歲定帥師侵晉至於韓晉侯令韓簡挑戰穆公衙離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使者還君輯拼或作拚大夫就車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遂獲晉侯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公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惠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賞以説衆衆皆哭焉作轅田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君猶在外若何以韓之病兵甲盡矣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説焉作州兵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讎寧事齊楚齊楚

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其君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不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饋七牢焉既歸惠公而質子圉惠公卒子圉自秦逃歸公名公子重耳於楚饗公子請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公賦采菽重

耳降拜公降辭重耳賦黍苗公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
乎公賦鳩飛重耳賦河水公賦六月重耳降拜公降辭公納重
耳於晉至河上而遐傳二十五年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
地氾公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辭秦師而止三十年秋晉人秦
人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
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鄭伯從之
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鄭伯曰吾不能
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
之夜縋而出見穆公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
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
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
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三年秦人入滑稱人貶也其貶秦謂何
無故滅人罪之也秦何以滅滑秦師襲鄭及滑鄭商弦高將市
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
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
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
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
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夏四月晉
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
聽杞子之言違蹇叔之諫因人之信已而行其詐謀利人之危
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狄道也
故曰秦之敗自敗也其自敗若何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
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獲其三帥匹馬倚輪無反者於是

穆公悔悟誓告羣臣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
人有言民謚安于徇已無難于責人也惟受責如流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必圖遷改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矣仡仡勇夫非
今所急也截截諞言今所必斥也如有一个臣斷斷無他休休
有容有人之技好人之聖以保我子孫黎民邦之榮懷亦尚一
人之慶其反是者冒疾違人是不能容以不能保邦之杌隉亦
由此一人也昧昧我思惟此一个臣矣魯文公二年報殽之役
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公猶用孟明三年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五年秦
人入鄀六年秦伯任好卒秦伯之卒與葬不見乎經狄秦也其

狄秦者何以三良徇也三良者何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敎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無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臣之奇曰穆公三置晉君始知河東之政再敗秦師卒兼西戎之盛豈不以殽之役悔于襲鄭惟古之謀人不爲今之論言者競乎然而昧昧與思所稱一臣果人之有技人之彥聖歟憪憪臨穴所謂三車雖百身莫贖百夫莫倩矣黃髮愆而黃鳥蘇秦穆之葬卒側於經恥爲諸良歼也一个思而一人慶秦穆之誓告存乎書猶庶幾興主之令也

孟明視列傳第九十二

百里孟明者名視秦穆公大夫與西乞術白乙丙稱爲三帥者也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晉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文嬴請於襄公而釋之旣而陽處父追之及河孟明巳濟處父解左驂據以君命賜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師旣歸穆公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後三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人禦之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穆公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

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後一年秦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
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臣之奇曰秦誓一篇爲殽之敗而盟也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悔
不聽老成也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恥三帥之并傾也惟截截善
諞言俾君子易辭恨杞子之讒聲也昧昧我思如有臣而以一
个名能有人之有技好人之彥聖以保子孫黎民而罷甲兵邦

之榮懷亦惟此人爲國楨耳于是專任孟明以雪殽之恥茅津
既濟晉人莫爭君子謂穆公之霸以用孟明也其遠遜桓文以
僅用孟明也孟明之用秦遠之不能如管隰相其君以九合一
匡丁入紘延之不能如趙狐翼其主而三辭三覲于周京西戎
既霸孰與共貞仡仡之羣或可謂錚錚矣以語一个臣未可同
日而評也

公孫枝公子縶列傳第九十三

公孫枝者秦大夫子桑公子縶者秦大夫子顯也晉人請君於
秦穆公告孟明及子桑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
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孟明曰君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
微敏能窺謀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
子縶弔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
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
之重耳見使者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子顯弔夷吾於
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
於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嫛大夫

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
吾必遂矣亡人苟入埽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
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
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壤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
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縶反致命穆公
公曰吾與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
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子顯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
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
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
德武置服是故先納夷吾惠公即位乃背秦賂晉饑乞糴於秦

穆公謂子桑曰子之乎子桑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苟衆不説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説其衆衆説必咎其君其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泛舟於河歸糴於晉秦機晉閉之糴秦歲定帥師侵晉至於韓子桑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其若爲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公曰然昔吾之不納重耳而納晉君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内主背其外賂彼塞吾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旣戰獲晉侯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

子顯曰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之子桑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仇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子顯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子桑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子桑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政惠公卒秦伯納文公文公卒子襄公立敗秦師于殽獲孟明孟明歸復伐晉再敗于彭衙穆公猶任孟明遂過晉師而霸西戎用孟明子桑所舉也故

君子曰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臣之評曰子顯知微子桑則信明于大體也置不仁以滑其中一時之利也安能樹於有禮施仁以悅其衆百世之功也何憂乎施而不濟若乃知人舉善霸功卒啓以今日之貽謀爲他年之拊髀子桑之忠忠而不眯矣

商鞅列傳第九十四

附甘龍杜摯趙良

商君者衞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

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遂西入秦因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公復讓監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復請見鞅復見孝公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公謂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謂孝公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敎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敎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公曰善以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

也公以爲然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飮而罷兵以安秦魏卬以爲然會盟已飮而鞅伏甲士而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之言也鞅既破魏還秦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用法深刻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君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自鬻於秦被褐食牛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

丙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可以少安

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後五月而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自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遂內之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惠王車裂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盡滅其家

臣之奇曰秦非鞅弗強非鞅弗殘使其民力耕務本怯私鬬勇公行故其兵未出函谷而已制勝於咸陽使其民徇利亡義趨湯火入死喪故其法終釀坑焚而始發難於澤鄉於戲六國不滅嬴秦不亡罪魁功首宜哉裂鞅甘龍杜摯舌短心長終日正言吁嗟趙良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繇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樗里疾甘茂列傳第九十五

附甘羅范蜎 史舉張唐

樗里疾惠王異母弟母韓女也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稱樗里
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惠王八年爵右更十一年將而伐
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地入秦二十五年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
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封爲嚴君惠王卒
太子武王立以疾爲右丞相使以車百乘入周武王卒昭王立
疾益尊重元年疾伐蒲胡衍爲蒲說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未
降又去七年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宮夾
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

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下蔡人也事史舉學百家之說因樗里子見惠王王悅之
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以茂爲左丞相三
年王使茂攻韓宜陽茂令向壽告王王與茂盟於息壤遂伐宜
陽五月不拔樗里子公孫奭爭之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
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武王
卒弟昭王立楚圍韓雍氏茂說王救韓復言於王以武遂歸之
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茂讒茂茂懼輟伐魏蒲阪
亡去亦齊逢蘇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君
方使秦而當路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代許諾遂致
使於秦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
及至鬼谷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
之利也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王
曰善以相印迎之於齊茂不往代因謂湣王曰甘茂賢人也今
秦以相迎而茂德王好爲王臣故不往王何以處之王曰善位
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茂於楚懷王新
與秦婚秦聞茂在楚謂楚王曰願送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
寡人欲相茂於秦可乎對曰不可史舉下蔡之監門也以苛賤
不廉聞於世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辨茂
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秦有賢相非楚利也且王前嘗用

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
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王若欲置相於秦
莫若向壽壽於秦王親也少同衣長同車以聽事相壽於秦則
利楚也楚王如其言秦卒相壽而茂不得復入秦卒於魏有孫
曰甘羅

羅年十二事文信侯呂不韋不韋使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
以廣河閒之地唐不肯行曰臣嘗伐趙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臣請行唐可乎文信侯
叱曰去我身自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
孔子師今臣加五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羅於是見唐曰卿之

功孰與武安君唐曰不如羅曰應侯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唐曰文信侯專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唐曰請因孺子行行有日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唐先報趙文信侯言於始皇遂使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羅說趙王曰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聞張唐相燕歟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與趙攻燕趙王立割五城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封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臣之奇曰智則樗里雖處骨肉未嘗不長顧而却視甘茂繇下蔡起息壞之盟蒲阪之亡非得已也繇當年之老謀而餘光不足以貽妻子其孫十二唐車轔轔而趙城累累雖累世之田宅亦遂全其終始時固有幸有不幸哉秦之所酬亦在此不在彼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魏冉列傳第九十六

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母故號爲芈八子昭王即位爲宣太后太后二弟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異父長弟曰魏冉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顯涇陽君悝范雎所謂四貴也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王即位冉爲將軍衞咸陽誅季君之亂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王少太后自治任冉七年樗里子死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相冉秦果免緩而冉相十四年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屢敗韓魏楚冉謝病以客卿壽燭爲相一年免復相冉封於穰益封陶號曰穰侯封四歲爲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四歲使白起拔楚郢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起穰侯所舉也相善於是穰侯富於王室三十二年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冉以少割收魏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不得何爲不成願君熟慮而無行危冉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冉益封明年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　氏觀津且令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

爲齊陰道冉書於是秦不益趙甲以伐齊昭王三十六年冉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陶邑魏人范雎入秦說昭王謂穰侯之擅權而失計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且言太后專四貴侈王乃免冉相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卒於陶而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臣之奇曰穰侯四相出關千乘一夫扼其吭四貴誰相應始知寵利之於成也不可居富勢之於溢也終莫勝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陳軫列傳第九十七

陳軫者秦人也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儀惡軫於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子胥忠於其君天下欲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天下願以爲子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曰善乃止之

軫居秦期年王終相儀軫遂奔楚齊楚之交善秦患之儀之楚詔懷王以閉關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宣言於朝羣臣畢賀軫後見獨不賀懷王曰不穀不煩一兵而得地六百里諸侯大夫皆賀子獨不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儀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矣王不聽曰吾事善矣願陳子閉口無言以俟吾事因使人絕齊儀反秦楚使一將軍受地儀稱病不朝楚王聞之復使勇士詈齊儀知齊已怒楚乃出見使

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反命王大怒欲興師伐秦軫曰臣可以言乎伐秦非計也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于齊也楚國尚全王今已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不聽遂舉兵伐秦大敗于杜陵齊復舉兵伐楚軫謂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于齊西講于秦王使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或曰勿救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細人今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

聲也今臣將爲主越吟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管與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雙虎在于一舉也莊子以爲然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齊楚相攻必有一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惟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王曰善齊楚戰而俱傷皆以其國聽命于秦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軫謂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

如以十乘行之赫怒而不行軫曰是不能得趙也楚王逐張儀於魏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無以爲臣不信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儀欲窮軫令魏王名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之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爲智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東迎之軫去楚之魏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

甚力左華謂軫曰魏王甚信儀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軫之在魏也秦伐魏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古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伐不道也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

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搆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與其坐而待攻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夫三晉與齊楚之君能信軫言何至堅儀術哉儀之所以逐軫於秦窮軫於魏者軫與儀勢固不可竝也臣之奇曰儀之於軫何終始相阨也儀之陰邪至軫而斥儀之抑闔至軫而闢躍躍毚兎遇犬獲之軫之獲儀儀之所以相迫

也今觀其爲齊魏謀爲三晉策其言曰天下爲秦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烹秦曾不出薪緜軫之言皆六國之藥石也軫雖遊說之雄而靡傾危之迹宜其熟覩秦王不愧天下之辨客安能屈首傾人謹附蘇張之末席

范雎蔡澤列傳第九十八

附 鄭安平 王稽 唐舉

范雎字叔魏人也家貧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使人賜金及牛酒賈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齊齊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魏人鄭安平遂操雎亡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夜見雎於稽稽辭魏去載雎入秦至湖關遇穰侯東行縣邑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卽別去於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

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言於王待命歲餘雎乃上書曰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懸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良工所失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於國善厚國者取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雎雎至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宦者怒逐之曰

王至睢繆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遂延迎
以謝敬執賓主禮是日觀睢見者莫不洒然變色王屏左右宮
中虛無人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
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睢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交疏
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
知王心也此所以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伏誅
然苟可以少補於秦而死臣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
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終
身迷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
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

賢於生王跽曰是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
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
以教寡人睢拜王亦拜睢曰以秦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
走韓盧而搏蹇兎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
侯爲秦謀不忠而王計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睢曰夫穰
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
再闢千里尺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勢弗能有也王
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寸也得尺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
乎且昔中山之國趙獨擅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今夫韓魏中
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

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
爲客卿與謀國事卒聽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　歲
拔邢丘魏請附睢復言於王曰秦韓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
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王不如收韓王曰韓不聽奈
何睢曰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
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安得不
聽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睢日益親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
聞齊有孟嘗不聞有王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
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
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

之有也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弒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
父今四貴用事亦齒兌之類也臣見王獨立於朝矣且竊恐後
世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
陽君羋戎涇陽君悝高陵君市於關外以睢爲丞相封應侯睢
既相號曰張祿魏不知以爲睢死已久使須賈聘秦睢微服間
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何一寒至此取一綈袍贈之遂
爲賈御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
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睢坐責
之曰爾死罪有三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

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買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
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速持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買
歸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家秦昭王聞之欲為雎必報讎
乃詳為好誘平原君入秦謂之曰昔文王得呂尚以為尚父齊
桓得管仲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其仇在君所願
使人取其頭來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
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
遺趙王書曰不得齊首吾舉兵伐趙又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
抵趙相虞卿卿棄相印與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
陵畏秦猶豫齊聞之怒而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秦乃歸平

原君雎於是言王稽於王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
將兵擊趙雎乃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阨者一飯之德必償
睚眦之怨必報昭王卒用雎謀縱反間趙以其故令趙括代廉
頗遂大破趙於長平已而與白起有隙言而殺之鄭安平為趙
所圍急以兵二萬降趙應侯席藁昭王不之罪也後二歲王稽
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雎日益以不懌王臨朝歎息應侯
請故王曰武安君既死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
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遊說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
日內持國秉政若臣者何如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

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
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
去謂其御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印結紫綬揖讓
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
釜鬲於塗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
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應侯而奪之
位應侯聞之使人召澤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寧有之乎澤曰然應侯曰
請聞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
生堅彊便利聰明而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澤曰質仁

秉義行道施德于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
曰然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名實純粹澤流
千世稱之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
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
應侯知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
也忠之節也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雖死無憾悔何為而
不可哉澤曰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
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
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
也於是應侯稱善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

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不若也澤曰然則君之主任忠惇舊義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孝公楚悼越王君之爲主不過如三子而君之貴盛過于三子而身不退竊恐患之甚于三子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君之怨已讐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言於昭王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王彊起之遂稱篤免相王新悅蔡

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臣之奇曰范叔折脅於廁邊安平王稽乃能拔秦相於顛連燕客魋顏而巨肩唐舉熟視知其持粱刺齒肥者四十三年二子不困厄焉能奮發不感怒焉能變遷世所謂一切辯士各以傾危相後先也彼皆富貴中人耳猶能視秦印如脫屣而飄然人知夫燕客之微搖應侯也一言砭骨范叔之身名賴之以俱全而不知夫應侯之深諳剛成也數月連軌燕客之雄俊因之以獨傳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白起王翦列傳第九十九 附李信

白起郿人也穰侯所舉事秦昭王十三年爲左庶長將而擊韓新城其明年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以郢爲南郡遷起爲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四十三年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明年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明年伐韓野王降上黨道絕其

守馮亭與民謀以歸趙趙受之四十六年攻韓緱氏藺拔之明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使廉頗將趙軍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軍數敗築壘壁而守之秦數挑戰頗堅壁不出趙王數讓頗秦行間於趙遂以趙括易頗秦聞括將乃陰使起爲上將軍齕爲尉裨將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

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趙卒降趙起計曰趙卒反覆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趙人大震四十八年秦復定上黨郡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云趙亡則武安君爲三公君必爲之下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王許韓趙割地以和趙罷之由是與應侯有隙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君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倍于前而曰不可何也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

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酒餔饋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起起稱疾不行王使應侯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戰于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斬首二十四

爲韓魏以故稱東蕃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于長平者已十七八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故起得以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

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不行雖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

辱軍之將願王察之王不答而去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起病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乃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議賜之劍起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起之死以昭王五十年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頻陽東鄉人也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王使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定燕薊而還使翦子王賁擊荊荊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又秦將李信年少壯

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於是王問李信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信曰二十萬足矣王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信攻平輿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引兵而西與恬會城父荊人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王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謝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將兵六十萬人王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園池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嚮臣臣亦及時以爲子孫地耳王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王怚而不信人今空國甲士而委我我不多請以自堅顧令坐而疑我矣遂代信擊荊荊悉國中兵以拒翦翦至堅壁而守之荊兵數挑戰終不出日休士洗沐善飲食撫循之久之使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用矣荊見秦軍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項燕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翦子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至二世時翦及子賁皆已死陳勝反秦使翦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離名將子孫將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居無何項

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頗之奇曰秦尚首功白起之斬獲坑沉遂盈百萬王翦之拔趙攻荊而南定百越也其屠城戮野安可復論厥子王賁既殺魏假復與李信破燕齊襲齊建於戲哉杜郵之誅差抵長平之怨王離之虜爲紓五國之恨是以人有恒言曰爲將三世者不祥臣亦以道家之所忌者爲時勸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蒙恬列傳第一百

附恬大父驁 父武 弟毅

蒙恬齊人也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莊襄王元年驁爲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攻趙取三十七城秦政三年攻韓取十三城五年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七年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二十三年武爲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攻楚虜其王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幷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恬弟毅位至上卿恬任外事毅爲內謀名爲忠信諸將相莫與爭焉中車府令趙高有罪令毅案治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始皇赦之復其官爵故高心怨蒙氏始皇欲游天下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三十七年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琊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至沙丘崩高雅得幸於胡亥與李斯陰謀立亥遣使者賜扶蘇蒙恬死扶蘇自裁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屬吏二世聞扶蘇死欲釋恬高恐蒙氏復貴日夜毀蒙氏譖先帝欲立二世而蒙毅阻之二世惑而繫毅於代前已囚恬於陽周子嬰諫不聽賜毅死毅對使者有辭使者非以聞殺之又遣

使者令恬曰君之過多矣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勢足以叛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負先王也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不敢以言聞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臣之奇曰三世蒙功百二秦壁何祖龍寵信之深胡亥驅除之迫臣觀九原千百八之堙谷塹山臨洮萬餘里之因形制阨十餘年暴師於外臣知其荷殳者指墜而輸將者血赤是以一朝假手於中車之子而三十萬之衆不少惜天乎人乎何乃罪地脈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卷二十七終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專諸要離列傳第一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鬭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諸曰子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結之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公子光阻之子胥曰彼光將有內志乃進專諸於光光既得諸而禮待之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

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則光之父也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前君遺命傳付嫡長以次及札夷昧卒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損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顧公子命之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必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僚何好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十一年楚平王卒十二年春王

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燭傭以兵圍楚之潛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兩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至光之家階陛左右皆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

背王僚立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出其伏甲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專諸沒而要離見

要離者吳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東海壯士菑丘訢爲齊使吳過淮津欲飲其馬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神果取其馬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恃其與水神戰之勇於喪席輕傲士大夫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鬭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

者不違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失御受眇形
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訢
卒被詰責恨怒竝發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訢於
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訢果往見其
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
而捽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
我於衆一死也歸不閉關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離曰吾無
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離曰吾辱子
於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
子劍手捽吾頭廼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

不鄙哉訢乃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所不若者惟
此子耳闔閭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隣國問於子胥子胥曰
臣之所厚其人細人也願從於謀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
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
力也乃具述要離始末而見於王王見要離曰子何爲者離曰
臣國東細人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王心非子胥良久默然離
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
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
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
如也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不下諸侯

之士離曰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
信臣矣王曰諾離乃詐得罪出奔王取其妻子焚之於市離遂
如衛求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無罪焚吾妻子吳國
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後三
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當上風因風
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
中乃加以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
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
士二人哉於是慶忌死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離曰殺吾妻子
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

無義彼不殺吾而吾貪生棄行非節俠也夫人有三惡何面目
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從者出之離曰吾寧能不死
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臣之奇曰專諸魚腸爲公子光要離胡爲焚妻子於道傍菑丘
之勇雖或敢當慶忌之知何以卒償吾將收血氣之償決止矜
人之劍鋌故備述要離至江愍默之語以深戒夫慕義非眞慮
名自悞者之始於冥行而卒於自傷

聶政列傳第二
附嚴遂 政姊嫈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毋姊如齊以屠爲事濮陽
嚴仲子遂事韓哀侯韓傀爲相二人相害也遂政議直指舉傀
之過傀叱之於朝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
求人可以報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隱於屠者之
間遂陰交於政以意厚之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遂曰吾得
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遂乃具酒自觴政母前奉黃金
百鎰前爲政母壽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政
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

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仲子辟人因爲政語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
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邪政曰臣所以降
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
也仲子固讓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
母死既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
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
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
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

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
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
焉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
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
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
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君及相皆在持
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階刺殺韓傀傀走而抱烈侯政刺
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

眼屠腸遂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懸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
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
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今死而
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
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
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
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臣之奇曰軹深聶政不爲世偶避仇偕姊以奉厥母廉不受金
義不負友吾觀其處心積慮也所欲以死酬知以俠爲學仗劍
入韓所當必蹤皮面屠腸於身爲有勇哉氣矜之隆與成刺客

之首但不知以他人感念之意殘人君相於道偶取其姊發則
誠列女也揚弟之名而已名亦因之以不朽仲子何人捐百金
而獲屠狗使千年慕義之夫紛紛乎以氣魄相奔走

張儀列傳第三　附司馬錯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儀已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貧無行共
執儀掠笞數百不伏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
乎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在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
得相約從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
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君善今蘇君已當路何不往游以求
通子之願儀於是之趙上謁秦秦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
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
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

也謝去之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
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
殆弗如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儀耳然貧無因以進吾
恐其樂小利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
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
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
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
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
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
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

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先欲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

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猶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蜀既屬秦秦益彊惠王十年使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因說魏王曰秦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乃相儀更名少

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王怒伐魏取曲沃平周儀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不聽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秦復欲攻魏儀復說哀王乃倍從約而事秦儀歸復相秦三歲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儀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陳軫諫不聽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秦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楚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借宋符北罵齊王齊王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

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王楚使還報懷王大怒發兵而攻秦楚大敗乃割兩城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惠王曰彼且甘心於子儀曰臣奉王節使楚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臣之上願遂使楚至則囚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儀今將以地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王殺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赦儀厚禮之如故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凡天下彊國惟秦與楚兩國交爭勢

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勢不相及也今秦楚接境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聽臣臣請使秦楚交質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

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儀與秦親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不過九百里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

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有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今秦楚嫁女取婦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

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許儀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今楚與秦為昆弟國而韓梁稱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是故不

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儀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羣臣日夜惡

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因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臣之奇曰三晉傾危之士至張儀而始極隨地皆虛誕之謀終身無一言之實宇內二共主也而儀必欲挾九鼎按圖籍剪滅驅除不遺餘力且儀以魏人而事魏而日夜恐喝惟割地効城以私爲秦德跡其負蘇秦惡陳軫詐楚懷欺六國茲可陰鷙如鬼如蜮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臣於斯人知詩人之疾讒邪也痛而直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呂不韋李斯趙高列傳第四

呂不韋陽翟大賈也秦昭王太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質於趙不得意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曰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立子爲嗣子楚頓首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結賓客以其半市奇玩至秦因華陽夫人姊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結諸侯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因使其姊說之曰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不得立夫人誠以此時拔爲適則竟世有寵於秦矣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夫人以爲然言於太子許之乃厚遺子楚請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絕

好者與居知有身欲子楚見而說之因請之不韋佯怒竟獻其姬至大期時生子政遂立姬爲夫人後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行金得脫赴秦軍遂歸秦華陽夫人子之昭王卒安國君爲王一年卒是爲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三年卒子政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仲父不韋欲竊時名乃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乃使其客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王初立年少前邯鄲姬爲太后時時通不韋王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禍及己乃進舍人嫪毐詐腐之得給事宮中侍太后絕愛之生兩子秦政九年有告毐非宦者毐聞之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之斬毐夷其三族殺兩子遷太后於雍事連不韋以其奉先王功大不忍致法齊人茅焦解衣說王乃迎太后歸咸陽出文信侯就國歲餘乃賜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恐誅乃飲酖而死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厠中鼠而悲之入倉觀倉中鼠而慕之乃歎曰人之自處譬如鼠矣乃從荀卿學旣成辭卿入秦爲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爲郎說秦王政爲長史聽其計拜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

宗室大臣皆言王請一切逐客斯在逐中乃上書曰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然其言除逐客之令卒用其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兼并天下以斯爲丞相夷郡縣銷兵刃罷封建使子弟無尺土秦已孤立於上而猶覬後世無戰爭之患也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等頌威德齊人淳于越諫曰陛下有海內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乃謬其說絀其辭謂私學之徒心非巷議率羣造謗非獨除詩書百家語大

行禁令不可止始皇可其議盡去詩書百家以愚天下所留者醫卜種樹之書有欲學者以吏爲師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主女悉嫁諸公子李由告歸斯置酒於家百官皆至車騎以千斯喟然而歎曰吾聞之卿物禁太盛上蔡布衣富貴如此吾未知所稅駕也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崩於沙丘斯在側聽趙高謀矯詔賜長子扶蘇死立胡亥是爲二世

趙高本諸趙疏屬也昆弟數人皆生隱宮母被刑僇人皆賤之初以通獄法聞於始皇爲中車府令卽私事亥喩之決獄高有大罪始皇令蒙毅法治之後得赦復官故心怨蒙氏陰謀立亥

殺扶蘇蒙恬亥旣立故獨親任高誅伐日益刻深群戍爲亂陳勝吳廣等自立叛秦二世數誚讓斯居三公如何令盜如此斯乃阿二世意言督責之術以取悅於是刑者半於道死人積於市高復教二世居禁中群盜日衆高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實相往來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短二世告高高曰丞相所患獨高故欲先死高卽爲所欲爲二世令高案治斯搒掠千餘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臨刑顧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死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決於高高指鹿爲馬左右不敢言外兵日逼高恐誅令其壻咸陽令閻樂弑二世於望夷宮迎立子嬰嬰與二子謀稱病不行高果自迎遂刺殺高嬰爲王四十六日漢兵入關嬰降而秦亡

臣之奇曰陽翟大賈奇貨可居居千金之貨於秦禁表千金之字於國門上蔡李斯固不韋之舍徒也阿祖龍而坑儒歎黃犬而族誅斯哉犬哉豈不以其焚古聖之詩書哉趙高指鹿二世馳驅楚漢入而呂嬴并除不韋之禍流於斯而始甚斯之罪浮於高而有餘

卷之二十八終

稽古篇卷之二十九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總傳叙贊

臣之奇曰臣縱三古迄秦稽列傳百外傳四登至人君子之堂窺小賢小智之室固已分風擘駭偕神氣而凌虛軼屯遺輝追怪光而出宇于是裴回彌節芒若有失伏而思曰萬象之變也非一變衆理之歸也不一歸緜鴻荒而來古先哲群寂寥無聲肆乎潜泊叔季畸士俶儻自異涣乎陰夷順眄軋沕隷首所不能算史籀所未緜綜是安得不歸諸義類以窮其所變變乎分合以問其所歸乎是以分其淑慝合其彰癉復爲總傳三十遊

於四端之閫騖乎六德之閾則有辭讓貞士忠孝義勇死諫匡救知幾若而人觀雲雨之布施泛陵澤之高下則有法言億中辟命諫人若而人覘波瀾之悠遠礴雷電之發越則有滑稽技藝若而人乃若審吉凶禍福之門則卜古本乎上古微出好興衰之倚則說客興乎末流泛覽乎貪富生死之途則貨殖醫術亦不可偏遺寢假而問有君于夷狄仰高山于季女黃唐莫逮臣未知其所歸也江河日下臣未知其所極也爲惡爲變爲讒爲叛爲逆彼何人斯臣將揮巨刃以剸劙之而未能焉不得不鐵十毫以蹤跡之而恐後也何以志四夷備也何取乎備極東西南北之所際考今古中外之盛衰明王者之無外溯咸賓于

明王曰若稽古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在斯矣其在斯矣君子無所爭令人無不爭矣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汝惟不爭而禮讓行能以禮讓爲國而國治天下平稽辭讓總傳第一

貞者事之終也貞固以幹四德在中動靜有常剛柔通矣繇茲而體仁嘉利行此四德者貞士之衷也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者貞士之躬也稽貞士總傳第二

子力殫臣心罄止忠止孝臣子克稱本乎天本乎地氣求而聲應也高卑陳而乾坤定忠孝明而今古亙稽忠孝總傳第三

其動也直其行也斷義其質也勇其幹也見義不爲無勇也有勇而無義亂也義勇合而當機判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不渙稽義勇總傳第四

諫而必死死于直也君仁臣直上下交得臣直君違俾民大棘故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稽死諫總傳第五

知幾其神乎旣明且哲彼何人哉見幾而作不俟終晨若身安而國家莫問也亦非所求乎臣矣稽知幾總傳第六

匡救之士亦稱忠告非救弗匡可以竊良臣之號乎納約自牖終無咎報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稽匡救總傳第七

爲天下法者存乎言繫乎凶吉而群玩立乎德功而衆尊辭之所之意之所存三極之道衆善之門稽法言總傳第八

以天下之賾事物之衆不億不信億則屢中何以得斯于天下哉天下之事物歸于靜動觀其常變而天下之事以類徵天下之物以情貢稽億中總傳第九

立於朝可與客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辭之不可以已也通於軍賓通於享聘國無陋矣觀春秋之辭令稽辭命總傳第十

古之謀人先民是程今之謀人邇言是爭謀夫孔多是用不平我覛謀猶舍其庭言之盈以觀臨事之成稽謀人總傳第十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滑稽之士能言之儔也然而誰不爲虐有言莫雠諫而非諫靡言不酬臣不貴其如脂如韋日與世浮而取其談言微中毋爲口蓋稽滑稽總傳第十二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秦誓不欲思一介臣以爲技勇之歸耳得其人而用之封疆之衛堂廟之威也苟非其人集鴞而虎翼虎而飛矣稽技勇總傳第十三

天人之際甚可畏哉禍福之機妖祥之氣極數知來通於事變占驗之謂也吉不可恃凶不可諱觀象於天星官所緯脩德於人君子所貴稽占驗總傳第十四

立時人作卜筮非灼知鬼神之情狀萬物爲周而天下以濟者乎道降而術道之敝也其人則非非道之𡚁矣龜筮不告乾坤欲閉臣思稽疑二五爲繫稽卜筮總傳第十五

貨取非君子也不取於人而殖於己己聚於此復散於彼陶朱之成名於三徙也有以也稽貨殖總傳第十六

上醫醫國國手所孫名也醫雖小道而藥石方書聖帝所明方書作而醫道行所以重民生也稽醫術總傳第十七

諸宋而後進所以內中國外夷狄也夷狄之有君可爲諸夏感矣錄其賢者爲遠人的稽夷狄賢君總傳第十八

怒而懶安而熄白頭游敎結糾伏軾朝而秦楚暮而楚從者說客之力歟臣悲夫游士多而天下道也客子紛紛徒亂人國節取其言以醒世惑稽說客總傳第十九

厥初生民補天獨奇萬民已判室家是立三古而降四德參差差其等次表而出之稽閨壼表總傳第二十

化行俗美豈不由關雎哉地道妻道淑女維師彼惛不知邑禍自貽我思高山列彼諸姬稽閨壼總傳第二十一

貪虐淫酗四惡具有其一人所惡彼何人斯迷不悟進佾君子除惡是務惡之除德之樹稽四惡總傳第二十二

便辟左右之人以爲不足深戒也而內姦外宄終釀國家之禍敗彼維腹心之蠹蠹久必壞有國家者國耳目之快則爲斯人貴矣稽嬖幸總傳第二十三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豈不以騰其口頰猾于齒牙哉且夫口出入之門近遠之車也是以讒口之亂入于近邇禍患之成出于遠邇稽讒人總傳第二十四

盜賊姦宄總名爲叛內有若人民始貪亂外有若人國乃失半臣覬兩階之舞必假三危之竄此仁人之放流當斷必斷也叛人總傳第二十五

逆乎人者逆乎天也逆天者亡天道則然子弑父臣弑君臣曷敢問諸蒼玄而人其人聲其罪以明天討之必先稽逆人總傳第二十六

匈奴天之驕子自唐虞憂其猾夏周以大原驅秦以長城蹊谷矣嗚鏑之群不可共天下也內華外夷誰能假借何必空幕南之庭而掃穹廬之舍哉稽匈奴總傳第二十七

西南兩粵楚越之支也廢興滅繼皆用夏而變夷彼一時此一時覩其所以存亡亦當世得失之師也稽西南夷南粵閩粵總

傳第二十八

志朝鮮而思箕子之八條也衛滿何人復以魋結化而爲亡命抬哉汕水波搖復非彼朝稽朝鮮總傳第二十九

西域通於漢代稽古之篇止於秦而於諸國詳其興廢紀其向背庶幾乎咸賓在目而流沙可溉也稽西域總傳第三十

辭讓總傳第一 共四十五人

帝堯倦勤咨于四岳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于是揚側陋而舉舜帝釐降二女歷任諸艱三載命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此千古揖讓之始也天下大器也受者匪易授之者亦非苟也許由貞固之士不由師錫不假詢考而遂以天下私致然否然而存洗耳之高節箕山潁水猶永播清風於萬古也

許由字武仲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爲布衣以清節約聞於堯堯聞致天下而讓焉由喟然嘆曰匹夫結志固如磐石采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貪天下也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遣使名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由曰堯欲使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堯既徂落由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遝普日月運照靡不記覩游放其間何所却慮嘆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如何蓋不眄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薿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由歿遂葬此山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冢在潁州陽城縣南五十里）

舜思奮庸熙載咨四岳以宅百揆者僉曰禹作司空舜以命禹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皐陶既而命禹總師禹讓皐陶再讓功臣帝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禹拜稽首固辭

垂者舜共工帝咨若工之臣僉曰垂哉帝命垂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益作朕虞掌山澤之官也帝咨若上下草木鳥獸者僉曰益哉帝命益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後益相禹禹薦益於天禹崩益避啓於箕山

伯夷者舜之秩宗帝咨四岳以典三禮者僉曰伯夷帝命伯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乃命夔典樂龍納言伯且讓而能舉矣群后德讓庶尹允諧讓之時義大矣哉

成湯放桀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卽天子之位或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逸去然文辭不少概見而好名之士猶引之以爲高焉

泰伯虞仲者古公亶父之長次子也古公以文王昌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託爲古公採藥後聞古公卒還奔喪哭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適於吳荊蠻之人相率奉之其後武王有天下封其後爲子至壽夢欲傳位季札札復以讓國者名春秋故夫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謂逸民虞仲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權
伯夷叔齊已見列傳夷以父命爲尊齊以天倫爲重兄弟讓國
而逃周有天下恥食周粟采薇首陽山而餓死焉
弗父何者宋湣公適子湣公卒弟煬公熙立厲公鮒祀殺煬立
何何讓不受世爲宋卿至曾孫正考甫三命益恭
宋宣公名力與夷其子也穆公名和宣公之弟莊公馮左師勃
其子也宣公舍其子立穆公穆公疾名大司馬而屬殤公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
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
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

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
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公羊傳曰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
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
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
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宗廟
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
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
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
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鄭忽者莊公太子曾桓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忽
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
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及其敗戎師也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
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
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鄭伯
陳公子完已見列傳完奔齊桓公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
高位以速官謗使爲工正
宋襄公目夷俱見列傳桓公疾太子茲父曰目夷長且仁請立
之公命目夷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遂走而退
管夷吾已見列傳平戎于王饗以上卿之禮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趙衰已見列傳爲原大夫文公使爲卿辭以欒枝先軫胥臣公
從所舉後使爲卿辭以狐偃上軍將狐毛卒使衰代之辭以先
且居公曰趙衰三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蒐於淸原
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子犯卒且居請佐公曰衰三讓不失義
德廣賢至有何患矣使衰佐上軍
子良者鄭穆公庶子去疾也子公子家旣弒靈公鄭人立子良
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
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若將亡之去疾
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子臧者曹公子欣時也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曹人不義負芻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遂逃奔宋

齊匡句須者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句須吉宰有百室之邑與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國相施氏忠齊人取爲鮑氏後

晉韓無忌已見列傳韓厥老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獻子使起朝遂老悼公謂無忌能讓使掌公族大夫

晉張老已見列傳悼公使老爲卿辭以魏絳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絳佐新軍

宋向戌已見列傳晉滅偪陽以與向戌戌辭曰君若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晉魏絳已見列傳鄭人賂晉以歌鐘二肆及女樂二八悼公以其半賜絳辭曰和戎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賞國之典不可廢也絳於

是始有金石之樂

晉士匄韓起俱已見列傳悼公使匄將中軍辭曰荀偃長昔臣習於知罃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偃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武君其聽之使偃將中軍匄佐之武將上軍起佐之黶將下軍絳佐之晉國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吳季札已見列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曹子臧之義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鄭子產已見列傳簡公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

免餘者衛大夫爲獻公殺甯喜公與之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固與之受其半使爲卿辭以大叔儀

齊晏平仲已見列傳慶封亡齊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何獨弗欲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illegible]
寵于尾子雅蓋則傚平仲者也
傚無存東郭書犂彌者俱齊景公之臣公伐晉夷儀傚無存之
父將室之辭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出
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
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既克夷儀公賞犂彌犂彌辭曰
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書曰乃夫子也公賞
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公謂夷儀人曰
得傚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君子曰無存先登以救

勇書與彌讓左讓右以明義死者有犀軒之榮生者有衣貍之
貺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如三子者生與死俱不虛矣
公子郢者衛靈公中子也太子蒯聵以罪奔公遊于郊子南僕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及公卒夫人曰命
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
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子西子期子閭者俱楚平王庶子楚昭王之兄也平王卒令尹
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珍弱其母非適也建實聘之子西長而
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

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
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
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其後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
吉卜退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
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子申爲王不可命子結亦不可命子啓
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及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
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
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
後還
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

許之使少室周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魯陽文子楚大夫楚惠王以梁與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
子孫之有貳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
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
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楚子曰子之仁不忘子孫
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魯仲連已見列傳在趙義不帝秦秦將聞之而却軍平原君欲
封連連辭讓乃以千金爲壽連笑而逃去在齊爲書遺燕將遂
破聊城安平君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以臣所聞戰國之日後
義先利不奪不饜投關抵璧昏夜乞哀陂陂乎以禮讓爲當世

楷模者舍仲連其誰屬

臣之奇曰所貴乎以禮讓爲國者如唐虞一堂之拜稽讓于賢讓于德耳洗耳逃聘誰爲爲之誰爲倡之者荊蠻逃身開有周肇基之域孤竹求仁立萬古天倫之極所貴乎讓者讓以禮得也有禮者天之所殖能以禮讓者人之所則春秋以降臣不知其所爲辭讓者孰爲名而孰爲實也上焉者全節而潔身次焉者遠害而守默至於辭卿辭邑貴而能降富而能恬君子以爲未忘乎禮讓之心也而弗忍終匿起頑立懦誠哉百世之師不忮不求亦尚當年之式也是以錄其本末使聞風慕義之士置身於禮讓之側論其世知其人能者于斯問心未能者于斯劾力

貞士總傳第二 共三十人附二人 附高士紀畧　石乞　縮高

原繁者鄭大夫也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君子曰

厲公以納己爲無二則不宜誅傅瑕以事君應無二則不宜死原繁原繁司宗祏而心社稷國家之鎭也奈何棄之居彼人之所則欲其和我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厲公獨不聞是說乎何以慽原繁之詈我而不俾其爲我詈人也

介子推晉大夫之從文公者公復國賞從亡者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是求顯也其毋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子推從者縣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刲股龍返于淵四蛇共處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求之不得焚綿山推死焉封其山曰介山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後人爲之寒食君子曰介子十九年于外幸而得歸奉毋卽自請于君以君之祿爲考叔之養未爲不可而遽出怨言不食其食綿山一炬千年寒煙徵其毋有何心介子不爲臣亦不可以爲子矣

狐突者晉大夫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弗召公執之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敎之

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敎之貳也敎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唯戮是聞何後之有

共華者晉七輿大夫之一也丕鄭爲惠公使秦而反反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于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君子曰共華之避三惡與後人之畏四知者蓋千載一心矣

宋子哀者昭公之臣昭無道欲以子哀爲卿子哀不義之而出奔于魯書其字貴之也春秋之特書類如此也

解揚者晉大夫也楚莊王伐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景公使揚如宋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莊王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遂致其君命莊王將殺揚而數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者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

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歸之君子曰解揚可謂不辱矣守之以信行之以權終之以不二宜楚莊之聞言而心折也

叔肸者魯宣公之母弟也宣公與襄仲殺適自立叔肸非之終身自食宣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鄭賈人者嘗商晉在楚謀將寘諸褚中以出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儋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嗟哉賈人乃能不任受德其不誣君子不誣厥心也君子之在楚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君子之歸晉也我儀圖之愛莫助之

公子鱄者衛獻公母弟敬姒之子也字子鮮定公死定姜曰吾不獲使鱄也主社稷公子之賢久著於衛矣甯殖病將死命其子喜納獻公喜曰諾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公謂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

之約矣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左氏曰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

之朝矣終身不仕君子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當定公既沒定姜知太子衎之敗衛也曰嗚呼吾不獲使鱄也主社稷公子之名是以著於列國故甯氏不顧盟而願約約而相負負不在公子也終身不仕以謝負約之咎公子可謂副厥名矣

季公冶者季氏之族也襄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氏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君子曰季氏之族而有若人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公冶可以為成人矣

辛俞者欒氏之家臣也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

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夙沙釐者鼓子之臣也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𦬊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

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乃使行既獻言於項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君子曰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名言哉陵谷有變遷君臣無二位

謝息者孟僖子守成邑之臣也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君子曰謝息可不愧僖子矣夫子從君守臣喪邑雖季孫與能詞焉息視其邑若守器乃有視其君若贅旒者謂之何哉

杜洩者叔孫穆子之家臣也昭公使杜洩葬穆子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

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明年春舍中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氏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君子曰杜洩之葬穆子也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宜豎牛之無可施其譖也既葬而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杜洩有

焉

奮揚者楚之城父司馬也費無極以讒叛譖太子建於平王王使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嗟乎奮揚可謂仁者之勇矣不忍後命仁也召而來勇也不爲威回不爲義疚奉初不墜以奮其詞

申包胥者楚之大夫與伍員友善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

楚包胥曰兇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使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又敗吳師于麋吳子乃歸楚子入郢賞申包胥辭曰吾爲君也非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吾又爲諸遂逃賞子旗者何令尹鬬成然也有佐立之德於平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遂殺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書曰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包胥可謂以民鑑矣雖然包胥之立志較然固在此不在彼也微子旗包胥忍見唯於子胥哉

蒙穀者楚之大夫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鍋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

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鮑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嗟夫申屠蹈河徐衍負石三閭數言從彭咸之所居彼其人誠有所鬱結於中安能以察察之身偕汶汶之世揚皆濁之波而餟皆醉之醨哉脅速曰匹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知言哉

周豐者魯之隱士也哀公執贄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噫嘻魯國之民解心于公室久矣民食于他思莫在公昭公遜齊如釋重負公遜于越國人猶迎公卒于有山氏也周生之教或可以微結民心歟

司馬牛者孔子弟子名耕字子牛弟兄五人向巢向魋子頎子車而子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魋既作亂入于曹以叛曹民

叛之魋奔衛子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子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丘輿何以書悲賢者之失所也子牛以蘭薰雪白之操兩致厥邑以遠叛逆不忍薰猶同器而卒以泗水藏身也可謂失所乎司馬之石槨不如速朽子牛之一抔可以不朽矣

田子方者子夏弟子魏文侯之師子擊嗣君也遇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君子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驕人者富貴之常態也富貴而不知禮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而已乃若貧賤亦何可驕人貧而樂貧而無諂可耳子方之答子擊亦因其問而激言之不可以訓世也

段干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踰墻避之文侯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立待終日淮南子云干木晉之大駔

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文侯見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言璜不悅文侯曰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蔡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君子曰干木之踰垣鄰乎矯然不獨矯也猶有晉駔之餘習焉賢者避世山之巔水之湄不可以樓遲樂饑乎居乎市井而逃冠蓋猶之過屠門而忍大嚼焉故干木善賈者也因文侯以市不見之義而不知文侯亦善賈者也因干木以市禮賢之譽否則文侯踞見翟璜所謂敬大臣者歟且其言曰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是亦以市道待其臣也

然則文侯之以國政委者祗欲官欲祿之佐其以虛聲求者亦矯名矯節之士耳春秋之化爲戰國此其權輿也所以然者其君其臣其士俱有市心也

黔婁者齊之隱士也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嗟哉黔婁生無以充腹死無以掩形雖來時君之折節而天位弗共天祿弗食也君子固窮斯其人矣

章子者齊威王之將也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子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嗟夫章子齊國所稱不孝之匡章而孟子獨與之遊原其心本於責善威王獨使之將知其心終於不欺章子可謂信乎友獲乎上矣而不能得乎父以葬其母至於出妻屏子終身不之卒之將齊敗秦能移孝以作忠而馬棧猶故終不敢以忠行孝也其志較然其心近苦矣

陳仲子者齊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不義其祿不居其室避兄離母居於於陵三日不食乃得井螬之李往而咽之他日既歸悅食兄鵝之肉出而哇之繇是身織屨妻辟纑以自食其力故孟子斥之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以兄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又曰仲子不義與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趙威后之問齊使曰於陵子仲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嗟哉仲子寂寂於陵螬生之蚓導之而鵝汚之仲子之於物固有幸有不幸也兄嘲之母憐之而妻

食之齊國之人莫不信其義廉趙氏之后廼欲誅其無用仲子之於人亦有幸有不幸也雖然仲子亦未可厚非也當汨汨功利之日而有仲子可不謂好名之人乎

顏斶者齊之隱士也宣王見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壟五十步而樵者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王默然左右皆曰大王據千里之地天下之士皆爲役處今夫士

之高者徒步而處農畝下則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曰不然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之力也故舜起農畝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

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下之基歟豈非謙卑下人而尊貴士歟是以明乎士之貴也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

太史敫者齊之太史居於莒閔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太史家傭夫太史女奇其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為王襄王立以太史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嗟乎太史於雲蕩波頹之日乃能守正勿渝視權若浼卓乎皜乎可謂秋霜映東海矣

石乞者白公勝之黨也勝者何楚太子建之子也鄭人殺建子西召勝歸楚勝請報鄭許之而未發勝遂殺子西子期而劫惠

王葉公率國人攻之勝敗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乞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令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乞可謂不負勝矣咫聞之士言縮高輒曰烈士言石乞則曰亂人臣以為石乞之從勝猶雖苟圖邀倖以求非望之福於一時縮高之豎子為秦虛立志節而貽無窮之禍于兩國乞就鼎而高不生束有餘恨矣臣之並附乞與高于貞士之末者以乞之烹高之刎或為衆怒或為衆憐要之見義不明自作不活其為士者笑之而已

縮高者安陵人其子為秦管守信陵君攻管不下使人謂安陵

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
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
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
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
尊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
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
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
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
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
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

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
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
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之者
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
嗟夫縮高之死爲秦也非爲趙也攻管不下秦兵及我魏亡且
及趙矣父攻子守雖曰不可獨不能令其子棄管而歸乎高殺
其身以堅其子之事秦不數十年而趙魏胥滅於秦高之死以
解國患然歟否歟

臣之奇曰原繁不二司宗祏介推偕毋甘隱僻殺身成仁不吾
弘孤突共華遭患阨孤冉千載血猶赤公冶杜洩逃惡斁叔肸
子鱄亡間隔啓衛公弟眞莫逝鄭賈謀褚終遠適謝息守瓶難
近借子哀獨奮鴻飛翮申胥蒙穀相仲伯解揚奮揚守其昔辛
俞沙盤亦繼跡于牛致邑金堅白章子變微蔡重御周豐辭贄
來前席鮑焦抱木乾坤窄子方作意黥子擊黔婁豈憚窶人謫
于木踰垣何所迫仲子於齊亦巨擘顏斶歸眞守安宅魯誇急
利休齊劇太史仍揚東海碧永標末路貞人格貞而不諒當細
繹不邪不二乃貞容豈無當年縮與石捐軀比匪眞何益趙倎
楚亂蘇立倂今古虛名空渡索

附摘紀略

臣之奇曰所貴乎高士者胸中眼次無一絲一物之縈紫如行

雲在天飛翔于九霄之際明月出海分耀於萬頃之波如藐姑
射之神人冰肌雪膚不與人閒氛塵相接染堯有巢父舜有負
夏七友可以當其人矣求諸春秋夫子周流列國所與邂逅立
談者曰丈人曰長沮曰桀溺曰楚狂曰荷蕢曰晨門曰儀封人
身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傳可以爲次矣于所稱逸民諸人已
見各傳惟夷逸朱張事不可考與夫入河入漢入海之叔武陽
襄抑又其次也老萊耕于蒙山以自晦關令遠偕紫氣以俱流
其結志如磐置身如遺誠有所得於中而不可以晦迹藏聲之
士比量而同語也漆園吏逍遙齊物微斯人誰其破高深之蹋
跡出陰陽之性情蓋無古無今曠宇宙而一人也所稱列禦寇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其扶搖九萬之流亞歟
及三閭呵壁問天氤氳浮動繇其志與日月爭光也至讀其遠
遊之辭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聽惝怳
而無聞沅茝徒馨皐蘭漸沒臣又安知正則之所之乎然而神
往泰初將結隣於旬始思抽徃日終蝸顧夫舊鄉彼聖人若不
疑滯而推移莞爾一笑不復與言江潭吟罷漁歌窈然滄浪儵
忽終加澤畔一等矣魏安釐問當世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
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仲連雖遊於方之內而胸
中眼次亦畧見大意矣

卷之二十九終

稽古篇卷之三十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忠孝總傳第三　共二十六人　附十四人

欒共子者名成晉哀侯之臣也武公伐翼殺哀侯止共子曰苟
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
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
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
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
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鬭而
死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共子有焉知
死不讓將以爲類臨難毋苟雖死不二

潁考叔者鄭潁谷封人也聞莊公誓武姜於城潁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
君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
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
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
母施及其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考叔從公
伐許與公孫閼爭車考叔挾輈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弗及怒既伐
許考叔取公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考叔顛而殞公

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嗟哉考叔之孝不忍飽君之肉考叔之忠至爲卒出豭行出鷄犬遺羹片語可以轉闕地之歡盟蝥弧先登不能銷爭車之憤恨子都非人矣孝堪錫類忠不保身孝與忠亦有幸有不幸焉考叔以孝始以忠終以孝與君以忠歸已考叔之不幸也考叔之幸也

孔父者正考甫之子爲宋司馬穆公屬以殤公與夷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明年春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故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督將弑殤公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衛伋者宣公之子公烝於夷姜所生公子壽者公爲伋娶於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朔構伋於公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知其故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閔人傷之也噫夫爭死何人搆難何人人心之不同果如其面也邈餘戚施閔顏祈蟸之醜胡天胡地終流中冓之汚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向之推刃同父獨何心哉雖然以汎汎二子後先虎口而駢牝三千反出鶉奔鵲彊之遺也所謂天道廼禍善而福淫又何責於人乎

名忽者與鮑叔管仲三人相友齊忽與仲傅公子糾而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稱疾不出曰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名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

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名忽曰不可吾三人之於齊國也譬之鼎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名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必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

夷吾生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
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
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
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及乾時之敗小白入齊令人請仲忽於
魯魯君乃遂束縛與齊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
吾不蚤死將脊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
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
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
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
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徒人費者齊襄公之御石之紛如孟陽皆襄公小臣也公田于
貝丘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
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公孫無知作亂賊已至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
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孟陽代公居牀賊殺之曰非君也
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嗟夫一時殉難出三
小臣徒人費猶難矣春秋微微而彰彰是故特書於死忠之列
仇牧者宋之大夫也魯莊公十二年秋八月甲子宋萬弒其君
接及其大夫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柰何萬

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
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
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
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
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
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弘演者衛懿公臣也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
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
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殺懿公公

不去其旗也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
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則告守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
從之又敗諸河演使外國歸而告命公尸腐敗僅存其肝弘曰
臣姑以身爲君營衛遂自殺而納公之肝焉君子曰懿以好鶴
之故其臣贘爲其國人狼顧上下相仇死不擇音與禽獸何擇
焉惟演也生無使鶴之怨死有納肝之忠可謂雲霄一羽矣雖
然天有所興必有所廢自衛朔以殺兄得國國人之欲喪其君
也久矣文之騋牝懿之軒鶴啓之也豈徒然哉
叔武者衛成公之弟也城濮之戰楚師既敗公懼奔楚遂適陳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晉或訴咺於公曰立叔武矣其子角

從公公殺之亘不廢命率夷叔入守六月晉人復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亘奔晉嗟哉叔武以受盟紓國禍以入守侯君歸君至而喜捉髮趨迎而猶來前驅之射也衛之君者能無懼乎元亘之訟深室之寘有由然矣然則爲叔武者奈何受盟之後如曹子臧之致邑而去毋以大國之命啓讒慝之口雖散髮巖阿鴻飛冥冥弋人無慕矣

蕩意諸宋之司城昭公無道襄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毋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使帥甸攻殺之蕩意諸死之意諸之死昭公正也君雖無道食其祿而逃其難殺者不爲[illegible]然與其握節於孟諸之側何如剖心于象魏之前君子於[illegible]之死有遺恨焉

叔仲惠伯者叔牙之孫叔彭生也初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惠公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文公死子幼仲遂謂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仲遂知其不可與謀弑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是君命可死非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惠伯可謂見危授命矣雖通變應猝未可與權而臨難毋苟惟執大義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惠伯有焉馬矢何爲麟書自在

祁彌明者趙盾車右國之力士也靈公伏甲於宮中召盾而食之彌明佗然從乎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盾已食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盾起將進劍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盾躇階而走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宮中甲鼓而起且鬬且出彌明死

之有起于甲中者抱盾而乘之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
某時所食活我于翳桑下者也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
子之乘矣何問吾名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初靈公以熊蹯不
熟摯殺膳宰支解而棄之趙盾見之趣而入公心怍焉欲殺之
於是使勇士鉏麑往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
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於是靈公閉之怒滋
欲殺之莫可使往者故伏甲於宮中而召盾盾者何宣孟也宣
孟亦有天幸矣雖以彌明之忠勇微觸槐之勇士翳桑之餓夫
前推之後輓之欲躇階而走得乎翳桑之名姓不可得而問矣

觸槐者何人鉏麑也麑之不忍殺宣孟者義也夫人而知之也
觸槐而死抑何為乎麑之死將以悟其君也曰有臣如此人不
忍殺而其君忍殺之乎向使靈公憬然悔悟敬任宣孟槐下有
鉏麑桃園無夷皐矣惜乎靈公之卒迷用麑不可而繼之以用
獒也然則鉏麑之愛宣孟不如愛其君之為甚也鉏麑之忠固
行之以義者也

孔達者衛大夫也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
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
大國討我則死之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曰罪必有歸孔
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
將以誰任遂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晉師衛人以為成勞
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君子曰達守先約而濟齊盟大國討貳不
憚一死可以為難矣或曰達棄信以危國故經曰衛殺其大夫
孔達舉國以殺罪在達也達既以死說于晉矣何國之危達之
言曰苟利社稷請以吾說國國忘死貞也死不忘國忠也出不
辟污居不逃難義也有是三者而復以死安社稷何多求焉

楚棄疾者令尹子南之子為楚康王御士觀起有寵于子南未
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王每見棄疾必泣棄
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

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
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
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
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嗟哉棄疾人生不幸而有此抑棄疾
日御王而窺王心不能間侍父而匡父失乎奈何貿貿焉以俟
王之三泣而後請罪于王也王之罪誅行矣誅而當其罪縣厥
禹興棄疾可以不去也誅而非其罪者死負亡棄疾可以之他
國也關辛之告弟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
誰讐棄疾之縊而死也不已過乎抑棄疾之言曰吾與殺吾父
行將焉入然則康王之泣棄疾所以殺棄疾耳殺人之父猶告

其子俾其子結舌寒心以坐視其父之死也婦人之仁繇傷孝子之心悲夫

太史南史氏俱齊史也崔杼旣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幼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嗟哉太史與嗣書之二史又書之幼弟當其奮筆之時不知有身不知有人不知有崔子知有弑君之亂賊不可不大書特書而已南史之執簡其定志猶是也崔氏之刀鋸方厲而太史之形骸已流傳於海內矣悲哉杼卽使盡齊史而胥泯之他國之史其可並刊天下之口

其可終鍼乎晉史書盾盾爲法受惡而君子恕之曰董狐良史也斥賢大夫也齊史書杼杼殺之而不能止之後之人相與口誅崔氏而心傾齊史曰爲齊太史簡皜皜乎犖犖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董安于者趙簡子鞅之家臣也下邑之役安于多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及簡子以非罪殺邯鄲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素相睦而謀攻趙氏董安于聞之告簡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簡子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簡子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

敢以告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我死莫矣乃縊而死簡子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旣伏其罪矣敢以告荀躒從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嗟哉安于其自殺以紓趙猶孔達之自殺以紓衛也趙之祀安于于廟猶衛之以孔達爲成勞室其子而復其位也然而達之于衛也一死之外未有聞者安于之于趙也狂疾之賞避而不居晉陽之治事其有備觀其窴矢于墻藏兵于柱涨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及襄子之走晉陽也發而用之苫廧之荻蒿堅於箘簵有餘矢也公宮之柱皆以鍊銅有餘械也然後知安于之政教在一時而經綸及數世也梁嬰父

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必得晉國知人哉
子閭者平王之子昭王之兄王子啓昭王有疾三命爲王不可竟立昭王之子爲惠王白公勝作難旣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君子曰國家可辭白刃可蹈於子閭見之可以爲忠矣可以爲難矣
王蠋晝邑人燕初入齊聞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不聽將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王不聽吾

諫故退耕於野國破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是助桀也與其生而無義不如死經於樹枝自奮絕脰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者乎乃相聚如莒立襄王嗚呼王蠋之死可謂重於泰山矣王孫賈右袒而得市人四百田單能文而復齊城七十蠋廼自奮絕脰俾亡大夫之聚莒而立王也城陽山中棧道木閣之迴固以晝邑之樹枝爲嚆矢矣
荀息者晉大夫也獻公使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於朝息死之君子曰荀息負以璧馬詐謀阿獻公意滅二同姓之國矣滅同姓春秋所貶絕也剏於詐謀今復阿君之惑傅孽而傾太子且以一死堅立庶之邪心息縱不愛其身如亂人家國何尚論者嘆其失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臣以爲垂棘之璧可以詐人白圭之玷

不可以詐已矣
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此八人者皆齊莊公所嬖勇力之士又祝佗父申蒯鬷蔑盧蒲癸王何皆公近幸之臣也崔杼弑公賈舉等八人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後三年爲莊公報讐殺慶舍嗟夫國士得一小可以伯大可以王以十餘人之仡仡而不能出其君於一牆君則遂其過急則聽其亡彼此相視仝歸劍鋩可謂勇於從死未可謂忠於事君也晏子身不滿五尺門啓而入枕尸股

而哭三踊而出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大宮之盟曰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
如上帝乃歃三踊一歃視夫不說弁而空死者爲何如乎抑晏
子之言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
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賈舉諸人之從死也亦不負於私
暱矣
臣之奇曰忠孝之塗隨人自得凡玆所列皆殺身成仁以爲君
父以安社稷者也二子乘舟叔武捉髮孝子叔弟千載有餘虁
焉蟜共直辭孔父正色考叔顚城惠伯殞闕仇牧齒門太子死
職子閭兵劫王生樹勳臨難見危可以立臣子之式矣其餘孜

孜致身竭力無求生以害仁可避患而取義俱忠孝之羽翼也
是以君子徵其言行察其胸臆居視其所遷危視其所遏於趙
盾許止之弑君見忠臣孝子之至至之爲言極也止敬止孝止
極而息可以精神相悅安不可以耳目相塗飾也若舍其心而
循其迹則鄭莊之順毋欲以陷弟于不測也旣克弟于鄢誓毋
于潁感考叔之遺食始爲闕地及泉以見其毋可造于孝之域
矣祁盈之臣殺祁勝鄔臧俾晉人殺盈滅祁氏之孔亟也曰鈞
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可立于忠之側矣
而亦未知夫爲忠爲孝者之不可虛竊其名而死忠死孝之必
確蹈其實也徒曰死耳死耳卽可進於忠孝之列齊豹之盜孟
縶之賊非尼父發其隱惡方宗魯之背蔽公孟斷肱而踣也豈
不揚義聲於四方標烈行於衛國哉故君子謂荀息之阿獻公
以堅其廢立之邪猶賈舉諸人之徇莊公以速其不幾之惡也
所貴乎死者爲君爲國耳死而靡濟於君徒亂入國豈特可以
死可以無死乎是以君子始非之而終惻之閔其謬迷深懲而
痛抑之曰彼於忠孝之塗猶茫然未識後之臣子毋爲輕生者
所淺䤀耳

義勇總傳第四 共三十五人 附四人

石碏者衛大夫也其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可州吁弒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錯不媿名氏矣六逆之禍預戒先君二亂之誅假手他國老夫雖耄至於治國家猶臧攻玉手也

縣賁父者魯莊公之御卜國者公之右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嗟夫乘丘之役有蒙皐比而先犯者公弗許而强從之馬驚隊車反責人之無勇而死一士也勇士不忘喪其元賁父有之矣不有皐比誰師佐車乘丘之克幸哉

御叔虎者晉大夫名豹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叔虎可謂藏義於勇矣讓言於上義也奮力於己勇也老謀壯事集於一身而重之以不矜不伐也叔虎之爲善固惟日不足矣

慶鄭者晉大夫也亟諫惠公勿背秦施不聽秦侵晉至於韓公謂鄭曰秦寇深矣奈何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所知

也卜右鄭吉公曰鄭也不孫弗用既戰晉師濵戎馬濘而止公號鄭曰載我鄭曰背德廢卜何我之載梁由靡御韓簡輅穆公將止之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救遂止於秦秦將歸公未至蛾析謂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瞢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於絳郊聞鄭止使家僕徒名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對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

以成君政君曰刑之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晳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讐君盍赦之以報於秦梁繇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繇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繇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鄭可謂志士矣不忘己之在溝壑奈何忍其君之止於淳也諫不聽而怨怨而以一朝之忿忘其君以及其身血氣之勇所敗多矣坐而待刑不諱己罪庶幾臨難毋苟免鄭盖奔義俠之路而昧理道之衝者也

叔詹者鄭卿詹伯也晉公子重耳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王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公子既復晉國是爲文公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埤觀狀者曹也何以及鄭鄭復效曹而觀駢脅也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

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嗟夫君覩
駢脅臣號鼎耳幸哉詹伯不遇晉文秦穆非韓忠智惟辯矣雖
然有天焉尚論者以爲負羈之餽飧置璧不如叔詹之捐軀據
鼎也蓋璧以爲身而終來焚之憐據鼎以爲國而反得厚禮
以歸國爾忘身安在其不可爲哉

狼瞫者晉之勇士也殽之戰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
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
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
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
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

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
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秦
師敗績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
不害上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狼瞫之君子義以爲上也君子
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小人之盜如羊斟之
於華元羊斟不遹而殘民以逞也其視狼瞫之於先軫爲何如
乎故曰狼瞫馳秦君子也羊斟覆鄭小人哉

莒二子者公孫敖從己氏於莒所生也敖卒喪歸魯莒二子來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二子於獻子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
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
禮不如死會魯有寇攻門二子禦之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
戾丘皆死二子之死死傷勇矣然而無罪無辜讒口嚚嚚卒能
黽勉從事不敢愛死可謂舍生而取義乎彼譖人者胡其聲不
見其身以獻子之明哲猶然疑於心而有文子之告彼何人斯
祇攪我心出此三物鬼蜮之詛終難知也門于兩門墟殍之吹
有餘恨矣

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鞌之戰頃公爲韓厥所及厥執縶
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
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
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逢丑父代頃公使公下

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公以免韓厥獻丑父
郤克將戮之丑父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
爲戮乎郤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乃免之嗟哉丑父免君以權自免以義遭逢何多幸哉華
泉取飲佐車御而丘輿入矣韓司馬奉觴加璧既稽首於代君
者之前而復攝官承乏爲丑父執縶以達於郤子也丑父雖戮
其榮多矣而況其得免乎

唐苟者鄭成公車右石首其御也鄢陵之役成公從楚共以敵
晉故楚敗而鄭及焉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

以君免我請止乃死君子曰全友之仁報君之禮苟也俱以殺身成之可不謂見義之勇乎

臧堅者臧孫紇之族也齊靈公伐魯北鄙獲臧堅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嗟夫臧子不忍奄人之禮而卒成勇士之義也可以爲士矣彼夙沙衛者殿齊師而俾殖綽郭最矜甲於晉唁魯士而俾臧堅抉傷於齊夫刑餘之人自春秋時有志之士固視之若浼矣

杞殖華還者齊勇力之士所謂杞梁華周也莊公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旦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厚賂之請盟周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鼓而伐之獲杞梁公歸遇梁妻於郊使弔之辭公弔諸其室嗟夫杞殖華還義不受私盟以奮其忠杞梁之妻義不受郊弔以成其禮臣不負君妻不媿夫國俗之變諒有繇然區區營哭能遠揚東海之波哉

申鮮虞者與閭丘嬰俱事齊莊公公旣弑于崔杼嬰戴其妻與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出弇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僕賃于野以喪莊公楚人名之爲右尹嗟夫事君致身聆鮮虞不能匡不能救不能死之言於吾心有戚戚焉入弇出弇勇而善謀僕賃以喪乂向其義而有禮也

穿封戌者楚大夫也城麇之役獲鄭皇頡王子圍爭之戌怒抽戈逐子圍弗及子圍卽位旣滅陳使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嗟哉封戌始危行而終危言能無懼以成其不諂封戌之寔身而守美也可謂有終矣版法曰植固不動倚華邪化封戌之華化楚靈也以植固耳

王孫由于者楚大夫也吳人入郢昭王出奔遇盜于雲夢之澤由于以背蔽王戈傷其背得不死後使由于城麇復命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雲中受戈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嗟夫王孫能蔽戈以全王而不能徹土以維城乎王孫所能人所不能也王孫所不能人所能也夫人而能之而又爲使於王孫乎人所不能者不以求諸人已所不能者何必諱諸已不求不諱王孫可以爲能矣

王生張柳朔者俱范氏士吉射之臣也王生與柳朔相惡旣而

言諸昭子使爲栢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昭子奔齊栢人謂其子曰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栢人君子曰王生以善善爲義之經柳朔以守死爲義之正外舉不避仇讐爲知昔之而讐今與同讐矣世之援也援于怨毒之人心耳方寸之籬柵甚于陵谷之險阻讐而可同誰不可同者臣以觀王道之蕩平歸其有極豈惟二子之舉措咸得其宜哉

微虎者魯大夫景伯者魯大夫子服何也吳爲邾故伐魯將攻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

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吳王夫差夫差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夫差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止吳人盟而還嗟夫幕庭之卒微虎屬之城下之盟景伯恥之稷門及而吳王還萊門造而吳人止義聲固足以奪人矣有人自棄謀滅不從魯之式微有以夫

冉求樊須俱孔子弟子求字子有爲季康子宰須字子遲爲求車右孟之反者字子側魯大夫公爲者昭公之子公叔務人注錡者公爲之嬖僮也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淸康子謂子有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對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曰不能曰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子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二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

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子有帥左師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子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孟孺子所帥之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爨後以爲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有之左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子有請從之三康子弗許公爲與其

發僮汪錡乘皆死皆殯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孔子曰義也於之反之殿曰孟之反不伐於公爲汪錡之死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勿殤也由今觀之子有之戰勝不於雩
門之外而於廟堂之上也三刻踰溝卬須我友八十甲首繫彼
一矛當夫齊不能師之際如子有之言而從之八百之車三千
之甲玄纁加組之元豈俟假手於艾陵哉淸之戰謀與勇背出
於子有矣策馬之側全車〻殤或可從三刻示信者之後退而
蒐乘五日始從又安得爲丈夫哉
大陸子方者東郭賈也爲闞止家臣陳成子旣殺止將殺子方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及彤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

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
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因奔衛嗟夫子方胸中有魯衛之
士故意中無豹逆之私耳爲子我之臣不能以一言開其主卻
陳氏之車猶能以長往遠其讎子方雖執德不弘而信義頗篤
矣
仲由者孔子弟子字子路爲季康子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
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
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旣而仕衛出公爲孔悝臣蒯聵入衛逼孔悝盟使逐輒遂刼以

登臺欒寧將飮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
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
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
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
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
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由也惜一言於邾射不惜斷纓於孔悝
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之謂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矣
熊宜僚者楚之勇士也白公勝謀作亂謂石乞曰王與二卿皆

五百人當之可矣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
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以劍
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嗟夫
乞之知宜僚也以其勇可當五百人而不知宜僚之勇也從人
于亂寃博必憾至于承劍不動千萬吾往矣豈特五百哉白公
舍而去之相覷莫逆披衷不疑雖古烈士何以加焉
子期者楚之司馬平王庶子昭王之兄也王出奔隨子期割心
血以盟隨人吳人索昭王於隨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人及白公作亂殺子
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臣以

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子期能終厥初矣孔武有力以終令名舍命不渝以終
報主
鄐魋壘者晉臣也從荀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
人俘魋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魋壘之口如其心矣斯言
之玷不可磨也我心匪石安可轉乎知政之賂胡爲乎來巧言
如簧豈當一粲魋壘之口閉鄭人之顏厚矣
王孫賈者齊閔王之臣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
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

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
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嗟哉賈母以慈教義善夫王孫以孝行勇
義聲一呼右袒四百母子之義市人亦戴牛而往矣
靳黈者韓桓惠王上黨太守馮亭者代靳黈爲守者也秦伐韓
以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
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
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于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
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
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
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

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
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
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孝成王大喜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
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
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
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
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
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
發兵已取之矣君子曰壯哉靳黈之言悉守以應不能則死義
聲所播可以褫秦人之貪愧矣胡韓王不悟而以馮亭代守也

亭以上黨餌趙嫁禍與國乖洌辭封雖自免三不義之名袖手
觀鬭已坑人四十萬之衆矣趙弱而韓援益孤豈謀國之忠計
乎故人臣之義當以靳黈爲正
唐雎者魏人也年九十餘齊楚約伐魏雎爲魏求救於秦昭王
爲之出師秦政即位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
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
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
雎使於秦秦王謂雎曰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
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
人者輕寡人與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

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亦嘗聞
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
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
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
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
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
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
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
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
徒以有先生也於戲秦政欺人以五百里之地恐人以百萬之

屍千里之血唐雎獨曰二人曰五步而卒全安陵君之五十里
所以然者秦政孜孜方營八極且置彈丸於百二之外丈人茫
然而步三千遂播勇名於九十之年雎之與軻固有幸有不幸也

附四人

挈戈二人者中山之壯士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
焉羊羹不食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
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
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
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

得士二人君子曰挈戈從君似翳桑餓夫之酬宣孟然彼出於
其身而此出於其子則義方貽而孝思僉著矣司馬說楚似羊
斟爲御之與華元然彼以陷其一身而此以亡其君國則不義
大而不忠益彰矣千載而下猶願奮從君之戈以斷說楚之舌
宗魯者衛人齊豹舉於公孟爲驂乘公孟名縶靈公之兄也豹
謀作亂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
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
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既而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宗魯驂乘及閎中

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
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
義不犯非禮

史皇者楚大夫也吳師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司
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
而行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

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嬖臺說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嗟夫司馬之與令尹期也算無遺策矣從司馬之言吳人將進退維谷安能逼處以與郢爭此土史皇以楚人之好惡悞楚師之成敗誤國之罪安可誅也乘廣雖死何救於令尹之奔司馬之剄昭王之出舉國之喪亡乎

臣之奇曰義之於勇如權之於衡也義非勇不行勇非義必傾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明夫勇者義之軸義者勇之程也故勇從義生義以勇成勇生於義者爲剛大爲直養義成於勇者柔必强愚必明是以君子毋恃勇而失本務亦毋襲義而盜虛聲因其心之所恒準於理之所平自非然者心有不得則遁有旁爭非僨於血氣則假於性情矣僨於血氣者出而敗人家國之事假於性情者坐而爲欲惡所牽縈如斯人又何足以繫天下之重輕乎蘇茲所列上焉者當機立斷繇於擇理甚精次焉者守固不遷繇於立身本誠一言一行背心旌也造次顚沛必於正也此其所以立疑忌之衝而義者不踐際生死之大而勇者不懼所繇不懼不惑者擇其一是而絕其衆萌慮之以果而存之以貞也否則宗督之賊君兄史皇之悞楚兵一矢一乘俱可以竊義士勇士之名矣

卷之三十終

稽古編卷之三十一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死諫總傳第五 共四十四人 附二人 韓生 范增

東里子者栗陸氏之臣栗陸傲愎自用東里子諫之遂爲所殺而栗陸亡此千古殺諫臣之始也殺其臣以亡其國史氏特書于禪通之世其垂戒遠矣

其文者夙沙氏之臣夙沙氏叛不用炎帝命箕文諫之遂爲所殺炎帝滅之烈山之世聲教四訖夙沙何人敢行稱亂而殺諫臣史氏特書之以明忠叛之殊科也

關龍逢者夏桀之臣桀爲瓊宮瑤臺酒池糟隄一鼓而牛飲者

三千人以悅妹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民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曰吾有天下猶天有日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嗟夫賢臣不幸變都俞爲死諫俾聖人不幸變揖讓爲征誅鳴條之師遂落金烏之羽時日曷喪喪于金鑑之亡矣夏臺已釋三朡繼奔龍逢不逢牛飲莫飲瓊宮瑤臺胡不殫南巢之財以改作酒池糟隄胡不驅亭山之民以雜處哉

梅伯者殷諸侯性忠直數諫爭於紂紂怒而葅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徉狂爲奴二人德同而術異也故天問曰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鄂侯者與西伯九侯俱紂三公九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西伯聞之嘆息崇侯虎以告囚西伯於羑里嗟夫以男女裸逐宮中長夜之日紂方作奇淫以悅嘻嘻之婦女而九侯廼以嗃嗃之女希魚貫之寵其能免于尤乎女之殺困于株木也九之醢據于蒺藜也鄂之爭困于石也伯之囚困于金車也然則九侯自醢也鄂侯西伯殆爲不喜淫者而滕口說乎堅冰之至賁于括囊信矣不幸而爲九之醢鄂之殺婚媾之寇剝床之災也幸而爲西伯之囚有莘之釋包蒙之吉納婦之吉也紂雖負塗終同鬼車先張之弧後脫之

弧喪馬勿逐雖見惡人無咎矣羑里之演殆有感於此也

比干者紂之少師紂無道日甚微子諫不聽謀於二師而去箕子諫不聽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干見微去而箕囚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夫祖伊之諫紂曰惟王淫戲用自絕曰今王其如台危痛之詞甚于洗心易行之請紂以天命拒祖伊獨以聖人殺比干豈諫之有幸有不幸歟非也微去箕奴干之死所以滿其貫也武王之數紂曰剖賢人之心天問曰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嗚呼象魏之心方刳寶玉之軀已焚死而有知尚能開兩目以覩聖人之竅乎否

彭咸申徒狄者俱殷之賢臣咸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沒狄諫紂不納負石自沉于河離騷屢稱之曰雖不周於今之人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既莫足與爲美政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抽思曰望三五以爲像指彭咸以爲儀思美人曰獨煢煢而南行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曰何彭咸之造思槩志介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隱昭彭咸之所聞其稱徒狄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繇斯而言三閭之懷沙蓋師咸而友狄也抑殷紂以前未聞有諫臣自殺者意咸亦紂臣歟

左儒者宣王之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無罪伯之友左儒爭於王九復之而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儒死之夫以側身脩行之主而有殺無辜死爭士之名宣王之志荒矣諫臣之死生係於君國之安危語稱周之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宣之禍及其身矣或曰朱衣朱弓之志失之誣也然則檿弧箕服之謠不於其身亦於其子乎

鬻拳者楚文之臣魯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文禦之大敗于津還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卒拳葬諸夕室亦自殺而葬於絰皇初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稱爲大伯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富辰者周大夫事襄王鄭之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

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
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
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
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
而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
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
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
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
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

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
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
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
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
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
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
也鄭出自宣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閒姜
任非禮且棄舊也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
有忍也乃能有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

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
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
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
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
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
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
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翟人入周王出適鄭嗟夫翟人之驕逸
不虔富辰數之若列眥矣襄王聞戒而不惕飾禍而彌章前以
翟伐鄭而復出居於鄭也民之貪亂寧爲荼毒王之自毒有厚
顏矣嗚呼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彼諫王者

何人死王事者又何人乎辰之忠也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周之
衰也譬彼舟流安知所屆
洩冶者陳靈公之臣公與孔寧儀行父日從夏姬皆衷其袓服
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夫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而
師其卿佐以從乎株林是嬀姓也陳大姬之後棄袞冕而南冠
以出是簡彝也是皆先王之令所必禁也洩冶之言俱不及此
而拳拳于袓服之納袓服雖納南冠猶故可曰無從匪彝無即
慆淫乎夫也不良訊予不顧彼衷服而此括囊衛門之下可以

棲遲矣然以宛丘之俗市也婆娑舉國皆然而治也獨爲苦口之言以來畀己之誅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殆爲洩冶而作歟

史鰌者衛大夫子魚也初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鰌而告之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其若之何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公始惡於戍以其富也戍果奔魯子魚素以直諫匡其君將歿謂其子曰吾生不能進遽瑗退彌瑕死不當以禮殯既歿陳其尸於牖下公弔而問其子具述父言公怵然遂進伯玉而退彌子子

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魚之如矢不獨以尸諫著也

狐援者齊負郭之民陳舉者齊孫室之子閔王無道狐援正議於王王不受援出而哭五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援乃作歌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又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援既斮而陳舉復以直言見殺緜是宗室離心萬民疾視燕師入齊王奔莒淖齒弒之嗚呼朝之爲草國之爲墟民之洋洋東走乃今見

狐援之非誣

扶蘇者秦始皇長子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始皇崩於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賜扶蘇書責以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恬曰復請而死未暮也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嗟哉扶蘇可謂尊師右儒矣扶蘇不出秦政不孤扶蘇不死三秦豈無上郡之監以其爭諸儒也而府辜沙丘之詔遂爲焚百家者所共誣然則滅秦者胡而非始于胡也以

政之棄國本而絕援扶也天之所棄人必自愚以扶蘇之仁寧爲胥茶子嬰之智曾不須臾子高從葬將閭天呼如此無罪淪胥以鋪祖龍之胤求黔首而莫俱驪山之徒起閭左而衆趨巖失其鹿陳與于孤咸陽之坑卒以自屠已洩憾於四百六十餘之諸子誰解嘲於二世千萬世之獨夫

二十七人俱諫秦政而死者嫪毐作亂伏誅秦政遷其太后于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名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不可以得生諱亡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聞之乎王曰何謂

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
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
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
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
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焦可謂攖逆鱗
探虎口矣假父二弟之稱非正也直以天下無嚮秦之危言聳
之耳下殿手接爵以上卿齊虜竟以口舌得官不可謂非幸也
臣悲夫二十七人之失其姓名故錄茅焦以存之
正先者秦二世時人以非刺趙高爲高所殺西漢京房傳房弟
子姚平謂房曰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

此成故秦之亂正先促之夫高之威行秦廷俾其相有黃犬之
嘆欺其君以爲馬之誣微正先之非刺能令其威不成秦不亂
耶然正先之名賴平言猶傳矣
韓生者項羽之客也羽旣入關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
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宮室燒殘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繡夜行耳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而
烹之噫嘻楚猴初沐漢龍已成溝鴻反飛江烏墜翼居馬上者
有廼公嘆騅逝者無楚人矣垓下五體已付王翳於東城故鄉
繡衣孰對韓生於鼎耳悲夫
范增者項籍之謀臣亞父也沛公遣兵守函谷關籍攻破之進
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增曰沛公居山中時貪財好色今入關
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
龍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弗失羽季父項伯以告張良沛公
旦日從百餘騎來謝羽鴻門因留飲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
示之者三羽不應增起出召項莊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伯亦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沛公如廁因與樊噲間
行趨灞上留張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杓已歸灞上使臣良奉
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增拔劍撞破玉
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沛
公虜矣其後漢王旣定三秦屯成皐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

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
人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以疑其心破楚
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
金縱反閒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楚使至漢平使爲太牢具舉
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
具進使歸以報項王果大疑增增欲急攻下滎陽不聽增聞項
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
彭城疽發背死增可謂忠於項矣殫其心以瀝其血苦其口以
疽其背亞父之骸乞而項王之體分去就存亡總無愧於報國
成敗得失又何足以論人楚之懲群策而自屈其力也鴻門猶

豫鴻溝自愚雖百范增曰探虎口能繫猴冠乎史稱增素好奇
計高帝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增亦人傑也哉
臣之奇曰子胥之誅伯嚭之謟夫差弗寤卒以亡吳三閭之放
子蘭之譖懷襄繼迷南郢輒喪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
龍比而下如二子者誠空谷之足音矣臣竊誦其諫草秋風爲
我吟矢其騷詞浮雲爲我陰既已傳二子於列傳而復遠稽逮
初下逮荆桑復取夫捐軀極諫不媿君親者若而人所以收碧
血於將化表丹青於未湮今之爭臣猶古之爭臣也君不拒臣
臣不愛身殺諫者滅拒臣者泯餘今及古可列而數多識前言
以備參伍

知幾總傳第六　共二十人

太史終古者夏之太史也桀無道執其圖法泣諫桀不聽遁去
夏而歸商

太師疵少師彊者紂之樂官也師涓爲紂作朝歌北鄙之音北
里之舞靡靡之樂紂悅之廢古樂不用二人乃抱樂器而奔周

微子者殷帝乙元子也長而且賢箕子勸帝與后欲立之爲太
史所爭而止紂既立沈湎敗德遂遯于荒以至罔不小大草竊
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不可復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
微子覩殷之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乃問于父師箕子少師
比干曰殷且弗或亂正四方矣今爾不指予以顛隮之事若之
何哉父師若曰天毒降災于殷我與不幸而當其敗毀之淪喪
必矣我罔爲臣僕亦不顧行遯所詔王子斷當以去爲道我舊
云王子當立此言適以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矣於是微子
抱祭器去殷紂亡而歸周武王有天下封紂子武庚武王崩武
庚叛周周公相成王討平之崇德象賢建微子于上公尹茲東
夏永作賓于王家是爲宋微子

隰叔者杜伯之子也杜伯無罪宣王殺之隰叔適晉爲大夫其
子士蒍事獻公爲理爲司空

叔帶者奄父之子也幽王無道去周事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
五世而生趙夙

蔡季者桓侯封人之弟也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魯桓十七年六月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稱字者何賢也何賢乎季其去也以道其歸也以禮桓侯卒反而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是以取貴乎春秋

宮之奇者幼長於虞君虞君有過必諫晉荀息謀以璧馬假道於虞獻公曰宮之奇在何益荀息曰虞君貪而懦雖諫必咈遂以璧馬假道虞公許之且請先出師宮之奇諫不聽滅下陽而歸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百里奚者字井伯宛人也宛屬於楚故趙良告商君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初仕於虞年已七十矣晉以璧馬假道於虞以伐虢奚知虞公之不可諫遂去之秦貧困不能自立爲人食牛將媵於他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之皮贖之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爲相六七年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奚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君子曰五羖大夫舍晉國之馬齒而不問繇秦人之牛口以流名非賢且智誰著厥聲

舟之僑者虢之大夫也虢公夢蓐收使晉襲於爾門名史嚚以占之不吉囚史嚚而使人賀夢之僑告人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旣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之僑之行也距虢亡猶六年六年之中寧不可遲遲吾行徐出一言正告其君宮之奇之於虞也一諫再諫迫於虞之不臘而後以其族行行而未見其著仕籍於他邦也之僑知滅虢者晉而委質於晉以覯晉師之入虢伐曹之役濟河先歸身爲大戮以徇于國天奪之鑒僑之所謂虢君者乃復于其身矣

甯羸氏者處於逆旅以求所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甯羸
氏羸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
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觀
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
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
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
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
歷時而發之胡其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
能不本而犯華而不實皆怨之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洪
範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余懼未獲其利

而及其難是以去之期年果有賈季之變陽子死之
蘧瑗者衛大夫字伯玉孫林父將逐獻公弁祭于戚而入見伯
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
制其國誰敢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於是孫文子逐公
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其後公入于夷儀甯惠子將卒命其
子甯喜納公喜使人告公公曰苟復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公
請盟喜曰無所用盟願得公子鱄爲約公命子鱄子鱄辭公與
敬姒強命之與之約喜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
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伯玉兩出近關而能不見忌於亂臣非
有道仁人何以得此觀其言闇闇如也可思可諷詩曰言念君
子溫其如玉伯玉之謂歟生不能進宜尸諫於史魚無道卷懷
獨心焉於尼父也有以夫
秦后子者桓公之子景公之母弟鍼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景公
立其母曰弗去懼選鍼乃奔晉其車十乘書曰秦伯之弟出奔
晉罪秦伯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何歸對曰鍼懼選於
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曰無道趙孟曰亡
乎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
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
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
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

日其與幾何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
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
必歸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轅咺者轅頗之族人也轅頗爲陳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
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出奔鄭道渴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諫則先行此
日何能相給
知伯國知過俱知伯之族也知伯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襄子
戲韓康子而侮段規伯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

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所知也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智伯與韓魏圍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陰約韓魏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

郄疵者智伯之謀臣也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不沈者三板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沈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疵知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赤章蔓枝者夙繇之臣智伯欲滅夙繇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師必隨之不聽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遂斷轂而行七月而夙繇亡

叔孫通薛人秦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急發兵擊之二世怒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之立盡耳二世喜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

所宜言言謚者皆罷之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遂事項王後漢高帝拜爲奉常詳見漢書列傳

張良者韓人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故曰五世相韓及韓亡良破産爲韓報讐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誤中副車始皇職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其後事漢高封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也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其

餘詳史漢本傳弗具贊宋楊龜山曰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漢事得成吾責已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自漢至今未有能窺之者可謂知子房矣而廬陵羅大經乃曰子房要非儒者故蚤年頗似荆軻軻不能免其身而能免其力士乎胡致堂曰子房智略之高已覛呂政如莖中𤞤兔而臣獨美其明哲之保不令乃公作馬上弋人也何繫信誅覛之有餘愧矣

臣之奇曰人臣之誼當以關比史屈爲正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非事君之軌程也至於國亡而不可復支君恩而不可復明生有愧於臣僕死無益於敗成捐玦而往蓬累而行孤臣無可奈何之苦緒或當微諒其血誠耳微子之去以維殷傾自靖自獻别有深情終古泣諫圖重身輕其餘潔已各示介名犴僑適晉獨干天刑天網恢恢亦令事仇者一心懾乎伯玉兩出近關蔡季秦鍼各避無道之兄寡過大夫識時公子眞與世莫爭者甯嬴逆旅猶操鑑衡赤草斷轂尚語忠貞自兹而降朝芊暮嬴戰國之士不可復以去就評矣

卷之三十一終

稽古編卷之三十二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匡救總傳第七　共四十一人

祭公謀父者周穆王卿士也王將征犬戎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

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不祀則脩言不享則脩文不貢則脩名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故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以其職來王今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作祈招之詩以止之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感其言是以獲沒于祇宮荒服之不至由觀兵之弗禁也祇宮之善沒由祈招之德音也非謀父之格言何以止穆王之肆心哉

芮良夫者芮伯也事周厲王王說榮夷公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也

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咸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乃作桑柔十六章以刺之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又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哀天之方蹶也曰國

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悲王之虐戾也曰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憂亂之及身也曰爲謀爲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將奉身而退也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痛流災之禍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疾用人之頗也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

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又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懼獨立之難也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知萬民之弗忍也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又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著榮夷之專利也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明苦口之逆耳也曰民之罔極職凉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又曰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傷不仁者之播惡於衆也君子曰爲此詩者其有憂乎憂之深而言之隱變雅所由作也君子傷變雅之始於桑柔故爲之詳錄其詞也

虢文公者虢仲之後宣王卿士也王不籍千畝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厖純固于是乎成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

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

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困民之財何以求福用民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敗績於姜戎君子曰猶之乎宣王也補仲山之衮闕而百辟是式違虢文之藉田而千畝敗績君人者柰何不古訓是式而萬民是若也

石碏者衛大夫已見義勇列傳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公弗禁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桓公立碏乃老

季梁者隨侯之臣魯桓六年楚侵隨使薳章求成羸師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故民和而神降之福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君子曰伯比之謀羸師以張隨將弄隨於肱掌之上季梁之諫脩政而親小已折楚於樽俎之中

御孫者魯之伍大夫師慶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明年春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先

封者遺後之人法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無益於君而替前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弗聽秋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御孫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否夫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婦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可乎弗聽君子曰莊公不念父仇而娶仇人之女飾廟崇贊誇示齊姜言桓宮所以責其不予舉大夫宗婦所以著其不君曰姜氏入所以愧其不夫也他日慶父之亂哀姜之施其所繇來者遠矣

仲孫湫者齊大夫魯閔元年桓公使湫來省難歸桓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暴霸王之器也

甯速者衛大夫莊子也魯僖十九年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二十三年晉重耳過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莊子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

三德矣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胙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德撫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弗聽

僖負羈者曹大夫重耳過曹共公不禮焉負羈諫曰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公曰諸侯之亡公子多矣誰不過此焉能盡禮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鐸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之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弗聽君子曰負羈之言於曹共猶甯速之言於衛文其君帷薄其臣寘璧他日分曹地而獨存僖氏之宮有以也臣獨怪衛文賢君也駢比三千終有五鹿之失視夫乘軒三百莫止骿脅之觀者爲何如乎衛而在討小人是懼甯速之心較負羈爲不矣二

蹇叔者秦穆公大夫也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公訪諸蹇叔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

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使三帥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晉人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蹇叔可謂善謀矣墓木之拱陵骨先收汝無侮老成人則同所譏

樂豫者宋之司馬昭公將去羣公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爲

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親之以
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
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書曰宋
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子囊者楚令尹公子貞也魯襄九年秦使士雅乞師于楚以伐
晉楚共王許之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
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以爲
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
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

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
穀不德少主社稷未及習師保之訓是以失先君之業覆楚國
之師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
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五命乃許秋楚共卒子囊謀謚大夫曰
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爲共乎請謚之
共從之明年子囊還自伐吳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
囊忠善鄰以道榮君以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太子晉者周靈王太子也靈王二十二年穀雒鬬將毀王宮王

欲壅之太子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
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
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
鍾其美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
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
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
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
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伯禹
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
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
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
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
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
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
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不替其典有夏雖
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及其
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
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

不順四時之度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龢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縣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

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勑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王所知也

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比之地物則非義類之民則則非仁方之時動則非順咨之前訓則非正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太子之弟也天將棄周不以基德之胤弘十五王十八王之令緒而以貪禍之主失澗水東瀍水西之舊圖悲夫

蔡聲子者公子歸生也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舉與

聲子相善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於鄭郊班荊相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聲子自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于晉然蔡吾甥也二國之臣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將不可救療也昔子元之難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啓與于軍謂先軫曰是師也惟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惟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畔者半楚師必

敗何故去之晉人從之大敗楚師則苗之爲也子儀之亂析公
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
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
大夫信之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
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
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
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之子靈奔晉晉人與

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
子狐庸爲吳行人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
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
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晉人從之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賁皇之
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子牟
子牟亡君大夫罪椒舉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
弗圖也今在晉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懼言諸

王使其子椒鳴逆而復之聲子之言似爲伍舉遊說然而歷數
楚材之用於晉俾聽聞者不勝空國資敵之恐聲子可謂楚之
法拂矣伍氏世忠於楚舉尤以直諫顯及奢誅員出而楚之君
臣始旰食也微聲子之反舉南郢之入豈俟員弓矢而之吳者
始足以害荆乎

還啓彊者楚太宰也魯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
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矣可乎大夫莫
對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無備況恥國乎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章小有述職大

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
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興城濮之役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
不失而加之以禮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
之以召寇讎若之何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
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
矣韓起之下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
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
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
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起肸五卿八

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殆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僞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楚子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宣子禮欲僞叔向以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啓疆之諫何其婉而善入也匪手攜之言示之事矣靈之貪亂以親易怨微斯言將興戎于侈口而暴骨于忍心矣

子張者楚大夫白公也楚靈虐子張驟諫靈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也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白公又諫靈如史

老之言對曰臣聞在昔若殷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思道使以象旁求得傅說以爲輔又使朝夕規誨曰必交脩余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于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七月乃有乾谿之亂嗟夫子張之諫逆于心

而寘諸耳不可謂非幸也作礪作楫豈復望於春秋以規爲瑱猶庶幾於巴浦卷舌而退終以無咎殤宮鬼中王如言者何乾谿棘闈言者亦如王何

晉大夫者傳失其名魯昭七年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晉大夫可謂知禮矣恤死哀生親親字小一舉而四德備焉爲國以禮豈不信乎

王子勝者楚平之左尹也許居楚地勝言於平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使勝遷許于析勝可謂善謀矣善謀者掘株削根無與禍鄰徹桑徙薪俱及其未也豈侯下民之侮予焦鄰爲上客哉

藍尹亹者楚尹也吳入楚昭出濟于成臼見亹載其孥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君之過也遂去楚昭復國亹求見昭將執之使人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

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于栢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可乎臣避于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驚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子西使復其位曰以無忘前敗也子西歎于朝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于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聞其嗣又甚焉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于色身不懷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

民以濟其志今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脩德以待吳將斃矣藍尹內儆其君以觀君德外料其敵脩德以待臣聆其言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生欲不與死欲不亡其可得乎

仲梁懷者季氏家臣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

公叔文子者衛大夫公叔發也魯定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公叔可謂善言矣達一朝之忿而終二國之好讓懸不生民人以輯可以爲文矣文安國家定社稷者也

鮑文子者齊大夫鮑國也魯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景公將許之文子諫曰臣嘗爲隷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

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之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而大於魯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逢滑者陳大夫吳之入楚也使召懷公公朝國人而問曰欲與楚者右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

無德亦不文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嗟夫與楚與吳從田從黨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逢滑之當公而進庶幾大猶是經矣至其審量吳楚為陳卜交何其憂之深而慮之遠也

公山不狃者魯之舊費宰子洩也以費叛季氏弗克而奔吳吳為將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退而告不狃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將使我子張病之吳問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公山之叛季非叛魯也今覩其匡輒阻吳拳拳宗國當今之名子豈徒哉子之欲往有以也

子木者衛大夫也魯哀十二年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出公會吳于鄖吳人藩其舍子貢束錦以見太宰嚭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故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說乃舍衛侯微子木之言吳將棄疾于衛微子貢之誚衛終就藩于吳木斃狗瘈何慮患之周黨墮讎崇何解紛之善也

宗人釁夏魯大夫哀公將以嬖妾公子荊之母為夫人使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旨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以荊為太子國人惡之

太子友者吳夫差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伯嚭佞而專政欲

切言之恐罹尤乃以諷諫激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夫差怪而問之太子曰適游後園聞蜩聲而往視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撟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則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踧蹐微進欲啄螳蜋夫黃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夫差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無欲於隣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伐魯不

知吳悉境內士盡府庫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國而滅我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夫差不聽遂北伐齊越聞吳伐齊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燒姑胥臺徙其大舟以夫差之貪愎爲螟爲雀趙枝盈林丸集於背固其所也以子友之憂心袷衣濡履卒陷於熊夷之謟也悲夫

徐子者宋外黃人著書四十二篇列于儒家魏太子自將過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曰願聞之徐子曰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

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而還徐子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雖欲還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遂行與齊戰而死

中期者秦之臣秦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說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不罪及昭王時鼓琴於王側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皆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如寡人何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又帥韓魏決晉水以灌趙晉陽城不沈者三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于灌安邑絳水利於灌平陽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撊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今秦之強不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昭王之於左右邇言是聽邇言是爭耳而中期之告君如臨深履薄焉夫以中期之危言終始不渝前此爭論於武後此推琴於昭而卒免於罪也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秦之畢六王而一四海有以也

孟嘗君者田文也趙封以武城擇舍人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曰有之孟嘗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

陳翠者燕王噲時人翠合齊燕將令王弟爲質於齊王噲許諾大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

臑者臑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以公子爲質以爲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其後翠之韓楚圍韓雍氏韓王令翠如秦求救翠稱病日行一縣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

不知令先生言不急可乎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茂曰先生毋復言入言於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翠之言無易由言矣釋怒於太后而燕齊合投機於甘茂而秦韓一手攜面命不如讒言之微中也

觸讋者趙之左師孝成王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飮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

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多予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孫臣者魏安釐王之臣華陽之戰魏敗於秦將使段干崇割地
而講孫臣謂安釐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
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自羣臣
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
秦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
魏矣且夫姧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
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地有盡而秦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
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曰不可革何用
智之不若梟也臣以爲六國之君皆鐵錯其臣皆金昏耳方以

新救火能用智若梟乎魏而知博何至委兩河於一擲哉

張旄者魏安釐臣安釐問于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對曰韓
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曰韓且割而從天下旄曰韓
怨魏乎怨秦乎曰怨魏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曰強秦旄曰韓
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
乎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
矣由是觀之成敗之理窮其兩端未有不立見者也參之伍之
無俟龜筮之再三矣

馮忌者趙孝成時人初見安成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孝成問
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有
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
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和也言是不師庸說也交淺而言
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
受天下伊尹負鼎俎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
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
可乎孝成曰諾馮忌乃談他日平原君謂忌曰吾欲北伐上黨
出兵攻燕何如忌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乘七勝之威而與
馬服子戰于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趙以亡
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于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
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燕非有長平之禍

也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
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
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夫
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與國此三晉之所以卒歸於秦也忌以
強弱之形息其爭隙以吳越之鑑奪其悛心忌之深談談其所
知而不可知者自見

魏牟者趙之公子客者國策失其名牟過趙孝成王迎之顧反
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爲冠工見客來因避孝成王曰公子
乃驅後車幸臨寡人願聞以爲國牟曰王能重其國若此尺帛
則國大治矣孝成王不悅曰先王使寡人奉社稷豈敢輕國若

此年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
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牟曰爲冠而敗奚虧於國王必待工而
使之今爲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
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
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
之輪也客見孝成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何故至今不遣
王曰未得買馬之工曰何不遣建信君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
不知相馬曰何不遣紀姬王曰姬婦人安知馬曰買馬而善何
補於國不善何危於國王曰無危補於國曰然則買馬善惡皆
無與於國然而必將待工今治國家安危不容髮也王不待工

而與建信君何也王未之應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
知之乎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
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
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嗟夫孝成王豈不以爲自愛其國哉繇公子與客之說
則孝成之爲國不若爲冠相國不若相馬矣孟子曰至於治國
家則曰姑舍汝所欲而從我孝成之悅建信以其從我欲耳彼
旣能得於中而又身執國柄毋傒比周大臣乘王之醉昏以求
其所欲也枉於外而賊於內趙冠之未裂趙馬之未敗幸也
莊辛者楚頃襄之臣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鄢郢都必危矣王曰先生老悖乎將
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
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
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王流
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
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
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數
千里豈特百里哉及今弗圖將有圖王者王獨不見夫蜻蛉乎
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

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
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
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
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
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
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以奮其六翮而
凌淸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
將脩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淸
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
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

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
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
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
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授莊辛
爲陽陵君而遠四人嗟夫此四人者方希陽臺之神巫山之女
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雲夢之中卽襄王亦曰予曰有
同心予曰有共賞予曰有寄歡予曰有金樂寧復顧夏之爲丘
兩東門之可蕪哉莊辛一言而遠四人忠誠痛迫之詞氣蒸夢

澤矣宜襄王之聞言而戰栗也
將渠者燕之大夫王喜使栗腹約驩於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
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喜使腹將而攻鄗渠曰與人通關交約
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弗聽渠引王綬王以足蹴之渠泣曰臣非
自爲爲王也卒不聽師遂行趙使廉頗將其兩軍逐北五百里
遂爲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以渠爲相處和趙
師乃解將渠之引綬遂爲千載牽裾斷鞅之袖領矣趙師既圍
遂爲和請不遠之德存國爲幸君人者愼毋厭逆耳而不思生
厲階而爲梗哉
雍門司馬卽墨大夫俱齊王建之臣也史失其名建入朝於秦
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曰爲社稷
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建還車而反卽
墨大夫聞司馬諫而聽則以爲可爲謀卽入見王建曰齊地方
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
百數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
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收而與十萬之
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
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王建不聽秦
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
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由今觀

之阿鄄之間城南之下聚三晉及鄢郢大夫而乘驕秦如運諸
掌也舍轂擊肩摩之鄉就松耶栢耶之地夫王建之不聽卽墨
大夫之苦口而聽陳馳之甘言欲無餓得乎
臣之奇曰臣列匡救於死諫之後以爲諫不必死而言必可行
也何言乎匡救救者拔也匡者正也拔之邪慝之蹈而予以大
中至正之程也匡救之言匪一有微言以入有極言以爭者有
曲言以喩有莊言以衡者凡以消凶悔定危傾去逆爲惠轉敗
于成皆忠愛所繇出殷憂所自生也是以逖稽今昔而紀哲謀
之名備詳法巽而存直諒之聲
卷之三十二終

稽古篇細目　木部

稽古篇卷之三十三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法言總傳第八　共十七人

堯之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師尙父者齊太公望也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尙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約行得可爲子孫恒者此也王聞丹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四端爲銘焉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觴豆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恭則壽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衣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從必寒屨銘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

脫陷文不活硯銘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汚白又書
于鉾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于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
欲無度自致而反
金人銘者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
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
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
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
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

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
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
哉
史雍者周大史成王將冠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
於義嗇於時任賢使能朝於祖以見諸侯家語所載曰令月吉
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
考永永無極
史佚者周大史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
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王曰懼哉曰四海之內善則臣不善則讐夏殷之民讐桀紂
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
申繻者魯大夫桓六年子同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
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
於人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
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
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故大物不可以命公曰
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繻曰女

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弗聽卒爲齊襄所
殺
皇武子者鄭卿也魯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
享之問禮於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
有喪拜焉豐厚可也從之享宋公有加禮
周定王饗隨會原公相禮殽烝會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
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聞其語謂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
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
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
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

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
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
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穌協典禮
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
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
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
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
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
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
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

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
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不敢對而退後晉侯使鞏朔獻
齊捷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
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
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
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
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而太師之後
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朔不能對王使
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實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屈建者楚大夫子木也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
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
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
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
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
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
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公孫黑肱者鄭大夫伯張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
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

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
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詹桓伯者周大夫周甘人與晉閻嘉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穎景王使桓伯告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
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
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
亦其廢隊是爲豈其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
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
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
制之不亦難乎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

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言于宣子乃歸田及賴俘

倚相者楚之左史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惟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于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戒于國苟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于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他日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

子訪之左史對曰昔先大夫子亹違王之命諡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斃于鄢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夫左史固楚靈所稱謂其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觀其前後規友之言猶能啓古哲之遺訓以止時心之慆淫祈招之詩獨爲子革遺焉豈其厚於友而薄於君抑楚靈之愎雖史不失書亦慭寘諸耳爾

觀射父者楚大夫昭王問於射父曰書稱重黎絕地天通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恭敬神明者爲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于是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

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爲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莫之能禦也不然天地成

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問於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神以精明臨民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

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故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神頻行國于是乎蒸嘗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于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于

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謂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

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于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王孫圉者楚大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無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也若諸
侯之好幣具而導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
以免罪而國民保焉楚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
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
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
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必如是始不婗于法語矣春秋大書特書不一書指霜嚴而
義秋斷雖一名一器之微不以假也昔成公二年衛孫良夫帥

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良夫獲免賞
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
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
人政也政亾則國家從之定十年子相公會齊侯于夾谷請具
左右司馬犁彌言於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兵劫
魯必得志焉從之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
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景公
遽辟之有頃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
當誅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處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竟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子謂梁丘
據曰齊魯之故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
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也乃不果享子在陳有隼集於陳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
長尺有咫惠公使人以隼問於子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砮其長
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故名其括曰肅慎

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
若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
魯君者共公會也梁王觴諸侯于范臺魯君舉觴擇言曰昔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
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桓公食之而飽至
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亾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
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亾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
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弗登曰後
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今主君之尊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芳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國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君子謂魯君四箴堪與衛武初筵幷書一道於籩豆之側矣飲酒孔嘉無俾大怠范蠡之觴如集于木此淑人懷允鼓鐘所以致嘆于流連恭人小心小宛所以興思於溫克也

公子牟者魏公子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微君之命且有郄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

臣之所曰易書詩禮夫子删贊之書其嘉言與天地相終始如日居而月諸也春秋筆削以文學高弟末繇升堂而執袪而左丘公穀猶能斟王義以旁暢酣聖言而衆茹俾時遠世湮後之作者猶能因紀載之末而溯義類之初功在羽翼洵不爲虛矣是以旁搜節採取丘索之緒餘守其殘缺列於編臚理無微而不攀善無小而不苴庶幾哉千古典謨訓誥之垂可銘於盤可書於席而當年懲勸褒譏之指必參於立必在於輿云爾

億中總傳第九 共二十一人

衆仲者魯大夫也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而立公問於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衛人殺州吁

師服者晉大夫也初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三甥者鄧祁侯之甥騅甥聃甥養甥也魯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三甥請殺楚子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十六年楚滅鄧

臧孫達臧孫辰已見列傳宋大水魯莊公使弔曰天作淫雨害
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爲君憂拜命
之辱臧孫辰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桀紂罪人其亡
也忽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名禮其庶乎既而聞公子御說
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宰孔者宰周公也魯僖公九年晉獻公將如葵丘之會遇宰孔
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
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
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
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

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
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
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
涑澮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今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脩而輕於行道失
其心矣是歲晉侯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叔仲惠伯者魯大夫也文公九年楚越椒來聘執幣傲惠伯曰
必滅其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宣四年楚滅若敖氏
石癸者鄭大夫魯宣公三年鄭文公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
文公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石癸曰吾聞姬姞耦

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
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
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
西鉏吾宋大夫也魯成公十八年楚鄭同伐宋彭城納宋魚石
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若
楚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
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
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
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然明者鄭大夫鬷蔑也魯襄公二十四年公孫揮如晉聘程鄭

問曰降階何由揮不能對歸語然明明曰是將死矣貴而知懼
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
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明年程鄭卒
叔向適鄭然明惡欲觀向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向聞
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少不颺若無言吾幾失子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孟公綽者魯大夫子稱其不欲又稱其爲趙魏老則優者襄公
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
于晉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
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裨諶者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九年良霄使游吉如楚辭曰楚鄭方惡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大夫和之盟於良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之盟長亂也禍未歇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

北宮文子者衛大夫北宮佗魯襄公三十一年文子相衛襄公如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令尹其將不免公曰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歸而過鄭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公曰鄭有禮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簡子能斷大事大叔美秀而文子羽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屈狐庸者巫臣子爲吳行人魯襄公三十一年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季子其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若天所啟其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雖有國不立

公孫揮者鄭行人子羽也魯昭公元年楚令尹圍會于虢設服離衛叔孫豹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

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揮曰假不反矣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亂也子羽曰當璧猶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弱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惡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向戌
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鮒字
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
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
夫兆憂憂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叔向者晉大夫羊舌肸已見列傳魯昭公元年虢之會令尹圍
享趙武賦大明之首章武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謂叔向曰令尹
自以爲王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義雖可不終武曰何故
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威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
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
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貽
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
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

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
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
將亡必多制此之謂乎十一年秋九月魯昭公葬齊歸不慼晉
之送葬者歸語大夫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
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十三年楚
公子比自晉歸楚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
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無民
四也有民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
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
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
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
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
有五利而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
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衞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爲輔佐有莒衞爲外
主有國高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姬之子也有寵於
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爲腹
心有魏犨賈佗爲股肱有齊宋秦楚爲外主有欒郤狐先爲內
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

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
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
國
子貢者端木賜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
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
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
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
月公薨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哀公十六年夏四
月己丑孔子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愸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
於魯乎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
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二十六年
衞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
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入獻公孫
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
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國於何有
子高者楚葉公沈諸梁白公之亂陳人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
楚子問帥於子穀與子高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子穀曰
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
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
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
無其令德也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圍陳秋七月楚公
孫朝帥師滅陳
臧子者宋大夫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
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
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

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救不至

臣之奇曰子曰不億不信又曰億則屢中億者何以己意之一臆人意之衆也不信者不可謂意也屢中者已意迎而人意逆也臣所述億中諸事以春秋之大指見於語傳者畧舉其槩以明理道之必貫云爾春秋錄興廢以相明而微示安危以相諷億者不宜億也中者幸而中也以億之中於此焉者廢興安危之故亦有以見天下之動也動者何動其意也其意眞者其言純其意僞者其言闕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瞻則洞維彼愚人誦言則醉醉則瞢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獲其意則中矣獲之深是

以言之痛也

稽古編卷之三十三終

稽古編卷之三十四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辭命總傳第十 共三十一人

魯隱公者春秋所託始也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薛庶姓也公使羽父請於薛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爲請薛乃長滕

屈完者楚大夫魯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完如師師次召陵桓公陳諸侯師與完觀之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楚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完及師盟

王子虎者周之卿士魯僖二十八年晉文敗楚師于城濮爲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豎獳者曹伯之豎晉文公有疾獳貨筮史使以曹爲解曰齊桓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

穆也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衞偕命而不偕復非信也同
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乃釋曹伯
西乞術者秦大夫也魯文十二年康公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
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
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
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子家者鄭公子歸生也魯文十七年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

伯以爲貳於楚也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
卽位三年召蔡侯蔡侯入於敝邑而與之事君以侯宣多之難
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朝於
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君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
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
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則敝邑之故也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
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

之事大國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
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
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
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
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賓媚人者齊卿國佐也魯成二年晉師伐齊齊師敗績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
人致賂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

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無
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
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
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
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
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
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
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爲魯
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秋晉及國
佐盟于爰婁使齊歸魯汶陽田
楚子霸僭號共王巫臣聘於齊盡室以行及鄭則取夏姬而奔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
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鍾儀者楚之伶人也魯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儀問之曰南
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所獻楚囚也名而弔之再拜稽首
問其族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
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
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不知其他公
語士燮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
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
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
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重爲之禮使歸
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呂相者呂錡之子宣子也魯成十三年晉侯使相絕秦曰昔逮
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
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
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
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
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
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
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
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

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
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
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
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
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
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
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
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
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

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
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姻
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
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
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
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賜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

俾執事實圖利之

曹人者曹成公之人也負芻篡立魯成十五年會盟於戚晉厲
公執而歸諸京師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
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
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
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

王子伯駢者鄭之行人魯襄八年楚子囊伐鄭鄭子駟及楚平
使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
人不從敝邑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今楚來討曰女何
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
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
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
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于寡君而卽安於楚君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
以見于城下

瑕禽者周大夫伯輿之家臣也魯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
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
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臣瑕禽坐獄於
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難爲上
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

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東底乎今自王叔
之相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
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宣子曰天子所右
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
契奔晉

石㚟者鄭之大宰魯襄十三年諸侯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如
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
之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㚟言於子囊曰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

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子羽者鄭行人公孫揮魯昭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敢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

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楚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

叔弓者魯卿也昭二年叔弓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蹶由者吳王僚之弟魯昭五年楚靈以諸侯及東夷伐吳吳使蹶由犒師楚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吾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及平王即位之七年令尹瑕言於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乃歸蹶由

薳啓彊者楚之大宰魯昭七年楚靈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

之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啓彊來召公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自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啓彊聞之見公而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

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公孫青者齊大夫也魯昭二十年景公使青聘于衞旣出聞衞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衞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衞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衞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王子朝者周景王庶子也王室之亂晉知躒趙鞅帥師納敬王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名伯盈逐子朝子朝及名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名伯逆王于尸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

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祝鮀者衞之治宗廟大夫子魚也魯定四年晉爲召陵之會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佗從公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

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
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
公使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佗曰以先王觀之則
尙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
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
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
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

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
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
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
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
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
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
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
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卿士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
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
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
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
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
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
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
之乃長衛侯

文種諸稽郢俱越大夫也夫差伐越句踐逆之江種乃獻謀曰
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

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
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
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
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
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勾踐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
于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
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
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
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
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勾踐用

師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

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然後安受吾燼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夫差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勾踐又使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夫差許之荒成不盟

茅夷鴻者邾臣成子也魯哀七年公伐邾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以邾子益來成子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夫差從之

子貢者已見億中列傳哀十二年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十五年春成叛于齊冬及齊平子貢介景伯如齊見

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子贛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王孫苟者吳大夫也魯哀十四年夫差盟於黃池而歸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

王壽逐於中原栢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昭王去其國遂至於
郢先君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
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
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
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
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
間以徹于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
荅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
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
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

汝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鄢武子者衛之大夫肸也蒯瞶立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瞶得
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
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
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芋尹蓋者陳大夫使于吳爲公孫貞子介魯哀十五年楚伐吳
陳侯使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
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
敢辭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寡君使蓋備使
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
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門是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臣
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
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
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何以爲諸
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
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冉有者孔子弟子冉求也哀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康子使有弔
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
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

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諒毅者趙之辨士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孝成王使賀三
反不得通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
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非其人
也諒毅者辨士也或試使之毅受命而往獻書秦王曰大王廣
地寧邑諸侯皆賀寡君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
而不得通使若無罪願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
使人報曰吾所使趙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
使者歸矣毅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若有以令之請
奉而行之無所敢疑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與勝數欺弄寡人

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穀
曰趙豹與勝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也大王
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
葉陽涇陽二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
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
以還報寡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之心乎秦王曰
諾勿使從政穀曰寡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以
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唐雎者魏人也已見義勇列傳信陵君破秦存趙趙王自郊迎
雎謂信陵曰臣聞之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

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曰何謂也曰人之憎我不可不知也我
之憎人不可得而知也人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不
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存趙此大德也今趙王自
郊迎卒然見王願君之忘之也信陵曰無忌謹受教他日之楚
見春申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
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
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
國之難所欲不成所求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為能者
以散棊佐之也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齊楚約
而攻魏魏使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雎年九十餘謂魏
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約車而遣之雎見
秦王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
魏之急矣雎曰大王已知魏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無
任矣且夫魏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強足
與也今齊楚之兵在郊而秦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
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亾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臣竊
以為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
聞之引兵而去
臣之奇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典謨訓誥之星垂辭命之始也嘉
言孔彰無庸贅美春秋之以善辭著者惟鄭僑齊嬰晉之叔向

與孔之端木子其本末臚于各傳亦無庸具侈楚之前後則有
覲射父屈左徒俱以辭令為時稱指而檮杌之編寂焉無紀書
缺有間矣是以稽於衆而察夫邇不以人而廢厥言不以誣而
失諸史或取其言或衷其理遠之徵言于春秋近之贈言于百
里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臣思日諄諄亦猶保殘守闕之旨乎

稽古編卷三十四終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謀人總傳第十一 共三十四人

鄭莊公者寤生也魯隱九年北戎侵鄭莊公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十一年齊魯會鄭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魯以許與鄭莊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

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論者曰鄭莊以詭謀敗王以陰謀克弟謀則善矣第不知其於君親之大義奚若也左氏之禮何以稱焉

屈瑕鬭廉俱楚大夫魯桓十一年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瑕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瑕曰盍請濟師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成軍以出又何濟焉瑕曰卜之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明年楚

伐絞軍其南門莫敖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爲城下之盟而還莫敖者何屈瑕也瑕狃於蒲騷之役伐羅而敗縊于荒谷何前之好謀而成後之自用而覆也

衛文公者戴公之弟魯閔二年狄滅衛衛立戴公廬于曹公卒文公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定之方中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焉其吉終焉允臧又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文之塞淵所以善謀也文

之善謀所以營楚而與衛也
石祁者衛大夫宋猛獲碩弒閔公而奔衛宋請于衛欲勿與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
弦高者鄭賈也魯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弦高將市於周相與謀曰凡襲國者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皇武子辭秦戍盃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辭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不受而逃
薳子馮者楚令尹也魯襄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伐吳無功而

還舒鳩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告且請受盟二子復命楚子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伐之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子雅者齊大夫魯昭三年景公田于莒盧蒲嫳見且泣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乃放嫳于北燕
楚平王者共王之少子棄疾也改名曰居以魯昭十三年卽位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名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冬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次年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分貧振窮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名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諸侯之戍諸大夫之戍宋者魯昭二十二年宋華登如楚乞師還越師師將逆華氏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無寧以

爲宗羞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固請出之華亥向寧華定等出奔楚宋立公孫忌等六卿以靖宋
南宮敬叔子服景伯公父文伯富父槐俱魯大夫也哀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景伯至命宰人出禮

晉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較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文伯至命較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段規者韓之臣三晉分知氏地規謂韓君曰分地必取成皋君曰成皋石溜之地無所用之規曰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韓必取

鄭矣從之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

馮雎者西周之臣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寒泉子者秦人也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于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往喻意撝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

客卿張儀王曰敬受命

司馬淺者趙人也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淺為丁謂主父曰不如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備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

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宋突者齊人也趙使仇赫之秦請相魏冉突謂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不若陰辭緩請無急秦王王見趙之相冉不急且不聽公言也是事不成以德緩事成冉固德公矣他日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所明也秦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虎能卽禽禽相鬬兩罷而歸死於

虎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鬭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已尙相鬭兩敝而歸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今事有可急爲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舉玉趾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必爲楚攻韓梁反楚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摯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摯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

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三晉相親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趙兵南伐山戎戎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蘇子者蘇代也已見蘇秦列傳代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閔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愛秦乎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曰伐宋利代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齊釋帝則天下愛齊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衞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

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他日又說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衞車舍人不休傳衞國城剛平衞八門土而二門墮此亡國之形也衞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衞非強於趙也譬

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懾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中牟之墮黃城之隊棘蒲之燒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之爲國者不然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

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平務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

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
費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絃絕傷弩破車罷
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養
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而能從諸侯者
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
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
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
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
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王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者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

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
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
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
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
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
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
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
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
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
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

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素用強兵而
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
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
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
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所聞攻
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
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
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
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

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
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
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兵三十
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
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
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有
十二諸侯而朝天下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
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鞅見魏王曰大
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
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

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衝櫓未施而河西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甘茂者已見列傳武王謂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王勿聽其事需弱者來使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不用矣王因而制之他日謂王曰臣竊慼王之輕齊楚而卑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故能服世霸王約而不忿故能從隣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非霸王之業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所重者唯終與始昔知伯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夫差棲越于會稽勝齊于艾陵長晉于黃池卒爲勾踐禽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後子死而身拘于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若不能爲此尾則臣恐諸侯之君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以臣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公子池者秦之大夫三國攻秦入函谷昭王謂樓緩曰三國之

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免于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名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去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寡人決講矣卒使池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應侯者范雎也已見列傳雎失韓之汝南昭王謂之曰君亡國其憂乎雎曰臣不憂梁人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不憂今子

死郢與無子同奚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亾汝南乃
郢與爲梁餘子同也何爲憂王以告蒙驁曰寡人一城閻食不
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亾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驁曰臣請
得其情乃往見睢曰驁欲死睢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
不聞况秦國乎今驁勢得爲王將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
驁尚奚生不若死睢拜驁曰願委之卿驁以報於王自是之後
應侯毋言韓事者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秦攻邯鄲十七
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
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
妾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

孺子內某士貴妻去愛妾賣而心不有欲敎之者人心固有今
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軍吏雖賤不卑于守閭嫗且君擅主輕
下之日久矣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
如賜軍吏而禮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稽及杜摰以反王大怒
欲兼誅范睢睢曰臣東鄙賤人開罪于魏遁逃來奔王舉臣於
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
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爲諸侯譏也臣願
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罪而無過舉之名王弗
殺而善遇之

愼子者頃襄王傅子良昭常景鯉俱楚大夫也襄王爲太子時
質于齊懷王卒太子辭於齊王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
歸子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
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太子入獻地五百里歸而卽位齊使車
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
愼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
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
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
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
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如言以告之
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

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臣故曰勿與常請守
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復告之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
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
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曰
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
也愼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子良車五十
乘而北獻地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
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如愼
子言以遣三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常應齊使曰我典
主東地且與死生悉吾之士卒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

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如何良曰臣身受命敝
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常未涉疆秦
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
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乃請子良南
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宋使者國策失其名梁伐邯鄲徵師於宋宋使使者請於趙曰
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以
害趙則寡君不忍願王之有以命也趙王曰然宋之不如梁寡
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吾何以告子使者曰臣請
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

人因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
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無怨於趙故名有
所加而實有所歸
富術殷順且皆衛人也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贖之百金不與
乃請以左氏群臣諫曰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
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
有十左氏何以用之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以吾言說君
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
世者食高厲也所用者紲錯挐薄也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
高厲必無與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紲錯主

斷於國挐薄輔之自今以往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
印曰我死子制之君死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紲錯挐薄之族
皆逐之
張登者中山謀士也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其使曰我
萬乘之國中山百乘之國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賂燕趙以攻
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
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燕趙好倍而貪地恐其不
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弗患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
山而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
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

不憚割地賂燕趙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
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
山首難也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
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登曰王發重使使
告中山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
而寡人不與聞是以險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
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
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
說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
存之乎登曰此王所以存也齊以是辭來因告燕趙而無往以

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也徒欲以離
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
遣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輔中山而
使其王事遂定

頓弱者秦人秦王欲見弱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許之頓子見
王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
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曰弗知弱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無其實而有其名
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而無積粟之實無其實又無
其名者王是也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王悖

然而怒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于母臣爲王
不取也曰山東之國可兼與弱曰韓天下咽喉魏天下胸腹王
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韓魏從而天下
可圖也曰寡人國貧恐不能給弱曰天下未嘗無事非從即橫
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
有萬金弗得私也王乃資弱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
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弱之謀也

姚賈梁人之仕于秦者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王召群臣賓客六
十人而問曰四國圖秦寡人屈于內而百姓靡于外爲之奈何
群臣莫對姚賈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
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
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封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
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
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于諸侯願察之且
賈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于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
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賈而問曰吾
聞子以寡人財交于諸侯有諸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
曰賈忠王而王不知也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
之大盜趙之逐臣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
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

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
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于城濮此
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以立功也使若
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察其爲
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
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于上王曰然乃復使賈
而誅非

子順名斌孔子七世孫也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
何答云吾私其計然豈言能于執政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
曰國亾矣如之何對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若棄之

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亾地數百里亾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是重過也今王能用臣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而從嫪天下必舍

呂而從嫪則王之怨報矣

臣之奇曰臣觀秦誓所稱古之謀人未就予忌今之謀人姑將為親謀之有今古也就所宜就親所宜親則在憂民之君與經國之臣矣春秋去古未遠國雖靡止嘉猷可陳民雖靡膴衆心可循洎夫戰國謀夫孔多惟邇言是伸耳臣悲夫六國之不相為謀六國之所以淪于秦也臣悲夫秦人之獨行詭謀秦之所以繼六國而胥淪也今之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者經于大猶程于先民易辭之慾盈庭之咎欲至前而無因是以今謀可集而古謀可均也

卷三十五終

稽古篇卷之三十六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滑稽總傳第十二　共三十八人

甯戚者衞之大夫初戚欲干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為商旅將任車宿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衆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其辭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又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又曰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栢青且闌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

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授之以政戚既任政有頃復歌曰浩浩乎育育乎管夷吾不解其意仲之少妾曰妾聞古逸詩云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戚蓋悲無家也於是仲言於公而室之嗟哉甯子可謂寓慷慨於咨嗟矣其干桓也歌飯牛而載車其任政也歌育魚而獲家後之馮煖彈其鋏而襲其牙然而戚過桓公復纘馮揚之緒煖咨孟嘗僅為免窟之誇

優孟者故楚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

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
愛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
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
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衞其後廟
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
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
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
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

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
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
曰婦言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
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
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
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
非廉吏安可爲也又爲慷慨歌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

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
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
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
潔不受錢於是莊王謝優孟名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
其祀後十世不絕知此可以言時矣

城者役人宋築城之衆役也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
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其驂乘謂之
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元於此日視匹夫能勝己矣羊羹
不遍已失足而陷匪人犀兕尚多將藉手而謝諸役槩城者之

善謳由華元之善悔也

莊王伐蕭蕭潰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
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
存焉號而出之嗟夫無社之於申叔庶幾同人於郊乎茅絰哭
井號而出之所謂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而相遇也不有叔展
彼無社殆將三歲不興矣

盧蒲癸者齊莊公之嬖臣也崔慶弒君癸出奔及慶封反諸亡
人癸臣慶舍有寵妻之盧蒲與慶皆姜姓也人謂癸曰男女辨
姓子不避宗何也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爲惡識宗父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斃卒誅慶舍爲莊公復讐焉

御叔者魯御邑之大夫國人者狐駘逆喪之人也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二十二年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嗟夫狐駘之敗國人皆髽其誦之也歌以當泣也易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侏儒之訊有取焉爾雨行微失何以來御叔之嘲乎詩

曰終風且暴謔浪笑傲又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御叔之謔謔而傲矣倍賦之加秖自虐也

師慧者鄭之樂師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嗟夫慧無目而宋無人慧有口而宋有耳子罕聞言而歸慧亦曰宋之人猶能矜此不成人者也

屠蒯者晉平公之膳宰也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平公飲酒樂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君子觀於屠蒯之佐尊也俾其君化聾爲聰轉盲爲明氣實志定施於股肱君之體全蒯

之心慰矣蒯固膳宰也膳人善刀而藏今且磨礪以須耆然理解中綮之言豈易易乎

叔向者晉大夫羊舌肸已見列傳此復就其於君友之逸事而雜紀之也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董叔將取於苑氏叔向曰苑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苑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

欲而得之又何請焉他日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何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叔向之於君也寓匡救於將順其於友也以戲謔為切偲

子革者楚之右尹然明之子然丹也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自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抑謀父之作詩以諷也可止周穆之心子革之摩厲以須也宜寘楚靈之耳不食不寐猶未返於迷塗如玉如金誰克遵於王路乾谿之不能為祇宮也匪一朝一夕之故矣

竇犨者晉之大夫也侍於趙簡子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嗟夫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犧也郊祭之犧養食數年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求為孤豚而不可得由是觀之宗廟之犧化為畎畝曾足以為大哀乎

壯馳茲者趙簡子之家臣也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賢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

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
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鈹哉馳茲忽爾一拜而併
簡子求賢之心從斯勿替下問之懷由此勃興

南蒯鄉人者齊人也南蒯將叛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
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
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
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
乎蒯之鄉人可謂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咨嗟
永嘆之矣他日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判夫蒯曰臣以張公
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張公罪莫大焉然則倍鄰之恥家臣之

圖蒯之所以取辱於齊者其鄉人俱預戒之矣

閻沒女寬者魏舒之屬大夫也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
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
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旣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
食亾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
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
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老子曰知止知足終身不辱偃鼠鷦鷯
量巳相告屬厭而已何爲多欲稱心而言人亦易足

申叔儀者吳夫差之大夫公孫有山氏者曾哀公之大夫公會
晉平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叔儀乞糧於公孫曰佩玉繠兮余無
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
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嗟夫褐父之睨巳藏疾視之
心隱語之求寧止作歷之口上下若此欲毋亾得乎吳之洺不
俟觀其民就蒲嬴于東海之濱而先聽其臣呼庚癸於首山之
上矣

顏率者周人也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
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

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
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
又患之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
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
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
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
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
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
致之齊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可
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

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率之韓見公仲公仲不見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率可謂能言矣大言而止齊君之貪小言而折韓相之倨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謂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善哉溫人以客主之問明君臣之義王臣之義明而不臣之罪著矣溫人所對對周君之言也臨天下之言也

江乙魏人之仕於楚者也初乙爲魏使楚謂楚宣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王曰何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宜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乙

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乙而問焉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乙欲惡奚恤於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王曰諾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乙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子山陽君與乙俱魏人也魏氏惡昭子於王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乙謂王曰有人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夫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

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嗟夫江乙之排奚恤微言以中危詞以聳及其爲安陵計封何
懇摯有加乎乙以爲奚恤之位可取而代安陵之寵必倚爲援
此三閭卜居所謂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復呪訾栗斯喔
咿儒兒以事婦人者也

王斗者亦齊之隱士也造門而見宣王王使謁者延入斗曰斗
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因
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
言正諫不諱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
正諫王忿然有閒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天下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王説曰寡人愚陋守齊
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
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而王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
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
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
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憂尺
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
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
尺縠也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君子曰王斗猶存直士之風説大人則藐之草野之氣乃常伸
於廊廟矣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駢曰子何聞
之齊人曰臣聞之鄰人之女駢曰何謂也齊人曰臣鄰人之女
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
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
辭

陳軫者已見列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軫爲王臣常以
國情輸楚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告軫曰吾能聽子
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

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
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長者
詈之誂其少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
何取曰取長者客曰長者不詈汝乎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
我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
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與昭陽將不與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
軫出儀入問王曰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辨士也熟視寡人
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曰子必之楚儀之言果
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
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

閭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是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善待之他日秦伐宜陽楚王謂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朋之智於此困矣王聽之宜陽果拔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

執珪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蘇秦者已見列傳之楚三日乃得見威王談卒辭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不遠千里而臨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米如玉薪如桂謁者如鬼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代者秦之弟已見秦列傳趙且伐燕代爲燕謂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孟嘗君將入秦止者數千而弗聽代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代曰臣之來也

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見之代謂孟嘗曰今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土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上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乃止嗟夫秦人方并六國方肉代以漁父紓兩國之兵復以虎口止孟嘗之轍倘燕趙卒聽其言蚌箝鷸喙奚啻牛耳雄壇荷薛公終守其說土偶桃梗豈煩雞鳴狗盜哉

蘇子者或代或厲國策所言蘇秦非也其說李兌曰雒陽乘軒

車蘇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幐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

人謂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夫蘇秦之裘敝金盡在於說秦不用之時既而燕文公資以車馬趙肅侯予以黃金千鎰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豈至李兌之日尚有負書擔橐之困無罷車駑馬之資乎世之述異事者多歸於秦臣意夫土梗木梗之喻不外土偶桃梗之說爲此言者其蘇代乎而李兌舍人乃能以片言操蘇子之予奪蘇子之譏鬼盈車不如舍人之張弧脫弧矣

鄭同者鄭人也北之趙見惠文王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王曰寡人不好兵同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丘之環萬

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王曰寡人請奉教嗟夫六國之君猶群狙也從人橫人則分栗之狙公也朝四暮三而群狙喜朝三暮四而群狙怒強秦眈眈已雄飛於百二而六國擾擾猶心競於四三也趙同之說亦獼猴之虛言連雞之故智耳狙雖善黠而可啻能以其身自悅于虎口乎

田文者齊之孟嘗君已見列傳此特就其相魏之一事而備錄之也秦將伐魏昭王聞之夜見田文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

入謀奈何文曰有諸侯之救則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文之趙謂惠文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王曰寡人不能文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文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

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變於王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嗟夫善用兵者反主爲客善游說者亦然地且歲危民且歲死此兩言者實剌強趙之心利行數千里而助人利出燕南門而望軍此兩言者已褫弱燕之魄是以不畢詞而俾兩國之主慄慄隕淵反望與國之共拯也所謂反主爲客也孟嘗之立談逾於包胥之坐哭矣

范痤者魏之免相也趙王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痤於魏安釐王許諾使司徒執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爲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

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而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智哉痤也旣獻書於魏王以止其惑破其貪復遺書於後相俾之爲國謀爲身計理至之語剌骨之談欲毋聽得乎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痤之謂矣

周訢支期者俱魏安釐王之臣秦敗魏於華王且朝秦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我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

地天地名今毋賢不過堯舜毋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毋也其毋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毋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毋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訢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

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

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王無憂嗟夫秦於天下虎口也入虎口而以鼠首殉道死猶行雖念狐丘可復得乎周訢以曲諭止其離君之惑支期以危詞破其柄臣之私可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矣

季梁者魏安釐王之臣也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至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

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與其至楚而北行不如途窮而復還也梁之衣焦頭塵不啻岐塗之泣梁之旁引曲譬可爲指南之車矣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齊燕趙者鶀鴈也魯衛韓魏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

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

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復得而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嗟夫泗上諸羽上之不能扶搖九萬希鵬化於海運以作垂天之翼次之不能脩其六翮從鴻飛之冥冥以止弋人之纂秦為大鳥鵂鳴鷹覘列國驚飛決起於槍榆枋之間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彼頃襄者日馳雲夢之藪心希神女目斷行

雲而不知夫治繒繳脩碆盧者將被劉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之一發再發之樂不制人於先填黽投黽之憂將隨巳於後矣楚人之微詞莊辛之危語可並觀而合紀

中射之士事楚襄王者也時有獻不死之藥于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之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中射之為此以絕獻藥者之路耳不憚危身俾王勿藥奪而食之非徒食也胸吞三神山者八九不欲世主之重為方士悞也秦皇漢武亦有以中射之言告之者乎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

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旃歸漢數年而卒

臣之奇曰儒者以淳于為滑稽之雄又以髡為孟軻所斥故觀滑稽之言如飛蓬而不知夫滑稽之所以著稱者以其內多智而外圓通稱其昭小鳴大鳴于天下非稱其希如脂如韋于齊東也如莊惠之于濠上言魚之樂施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周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引而伸之以明義類之無窮也如孟軻之於齊宣王曰寡人好色好貨軻曰昔者太王好色公劉好貨由而引之必令所好與民同也凡茲所列誠無取夫善佞者與人予口給之表而獨希夫善諷者歸君于理道之中上焉者辭楚相復陳封存雒水之舊鼎究乾谿之王訓次焉者度

君子之腹開君耳之聰塞虎口於函谷加歸鴈於弱弓與夫晉天宰土明君臣之義衣焦頭塵罷邯鄲之攻其餘隨方取譬觸類旁充談言微中歌謠有仲或排紛而解難或轉敗而為功詞未乖夫大旨人亦信其小忠凡茲所列多列嘉言以開斯世之聵聾異夫司馬所錄優及詼諧而獨衍贅背之流風也

卷三十六終

稽古篇卷之三十七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技勇總傳第三十七 共八十四人

揮與夷牟俱黃帝臣帝命揮作弓夷牟作矢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千古技勇之託始也

邑夷者黃帝臣帝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作大輅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兵車乘車俱於是備矣

羿者帝堯臣非有窮后也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

奚仲者禹臣黃帝作車少昊加牛仲加馬禹命仲為車正

飛廉者紂之幸臣惡來者飛廉之長子俱以勇力見寵任武王滅商周公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以其助紂為虐也然而惡來之後傳至非子為孝王主馬而封於秦飛廉之次子曰季勝傳至造父為穆王御而賜以趙

造父者衡父之子穆王得八駿馬造父御以西巡樂而忘返徐子僭號為偃王而反造父御王日馳千里以攻徐滅之王賜以趙城由此為趙氏

共叔段者鄭武公之子莊公之弟封于京為京城大叔叔多材好勇鄭人愛之作于田之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

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又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叔之技勇如此而卒爲莊公所克[illegible]其口於四方巷無居人巷無飲酒其兆固預見於詩歟

魯莊公名同桓公之子也顓孫者公之戎右乘丘之役公以金

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生搏之縱而舍之宮中數月宋人請而歸之故萬與閔公博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有魯侯耳而齊人以公威儀技勇之美作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淸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淸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莊公之技勇如此而不能以禮防閑舞選射貫安能止敝笱之魴鱮南山之雄狐乎

公子偃者魯大夫也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此之謂矣

叔孫得臣已見叔孫氏列傳富父終甥者魯大夫也長狄僑如者鄋瞞之君其弟曰焚如榮如季弟簡如文公十一年鄋瞞伐我公使叔孫追之富父駟乘獲僑如富父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初宋武公之世司徒皇父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僑如之先也晉滅潞獲其弟焚如齊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衛人獲簡如鄋瞞亡公羊曰狄者何長狄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曰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

叔孫得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嗟夫防風後至禹戮之骨節專車長狄佚宕魯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彼固其苗裔也何與之暴而亡之速也彼所恃者力也力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子駒之門周首之北築鯨鯢以爲京觀非獨以記異也

許伯樂伯攝叔者俱楚大夫也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

寵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去而免之嗟夫右人左馬射麋麗龜樂伯可稱絕技摩壘入壘皆行所聞亦其流亞矣以走林棄車之趙旃而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以怒楚師而掬舟中之指多見其不知量也悞一已以悞三軍君子不能不致恨於二子之顧逢大夫之綏俾叕人之不重獲於林中也

呂錡者魏犨之衆子廚武子也來公族大夫未得而怒邲之役佐知莊子於下軍請致楚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

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晉師既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廚子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其後乃以穀臣與襄老之尸歸楚易知罃楚人許之鄢陵之戰射楚共王中目共王以兩矢命養由基射廚子中項伏弢而死悼公即位使廚子之子呂相佐下軍曰錡以身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

杜回者秦之力人魏顆者魏犨之子晉大夫也秦與晉戰于輔氏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遂獲于顆老人者何顆所嫁武子之妾之父也顆用武子治命是以報之及悼公即位使顆之子令狐文子頡佐新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顆以其身卻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子孫不可不興也君子曰犨之勇幾亡於負羈顆之勇乃成於老人作善作不善蓋可忽哉乎

郤克晉之將中軍者也解張者克之御也鄭丘緩者克之車右也靡笄之戰師陳于鞌齊頃公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

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於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焉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嗟夫獻子傷矢未絕鼓音丘緩有險推車必下豈怯於與敵者哉以病之故將氣衰而力竭微張侯以死奮其氣安能左并右援逐齊師而三周華不注也鞌之戰必以張侯爲首功雖左輪朱殷而紀獻玉磬亦稛載而歸矣

高固者齊之命卿高子也鞌之戰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於戲高子

誠勇三周華不注之際高子之石安在是故禽人繫桑衍于齊
壘高子之賈餘勇以誇宗國豈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國子之
聲大義以郤敵師哉
養由基楚善射者潘黨者潘尫之子鄢陵之役黨與由基蹲甲
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共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
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晉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由基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既而晉師從鄭伯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君雖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
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其後吳侵楚
由基奔命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

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
庸浦大敗吳師君子曰養叔與潘子可謂技勇不群矣而養叔
猶著其報君也一矢復命其爲國也再發盡殪其拒吳也三覆
誘敵而大敗之養叔之策勳於楚不一而足矣然其後嗣卒以
無厭之求自覆厥宗七札之徹繇來赤族之誅技勇之不可以
裕民也如是子輿子曰矢人惟恐不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有
以夫
茀翰胡者郤至之右杜溷羅者韓厥之御鄢陵之役韓厥從鄭
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厥曰不可
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君子曰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其御其右之言若之何棄之秦穆之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
違我尚不欲非不欲也欲以黃髮之謀成三子之勇也厥與至
毋乃小不忍而棄成謀乎
秦堇父者孟獻子之家臣鄹人紇孔子之父叔梁紇狄虒彌者
魯之力士也諸侯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
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
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
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
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

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
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論者以爲三子之勇徒踴躍於郊原徼知
子之投機而怒偃與匄能親受矢石以遂滅偪陽乎二旬餘之
賈勇不如五日之厲氣前以游戲分其力後以戒懼一乃恥
州綽邢蒯者晉大夫勇士也殖綽郭最者齊大夫亦勇士也齊
靈公伐我北鄙晉平公以諸侯之師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
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
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
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

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
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
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櫞以為公
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
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後三年州綽邢
蒯以欒氏之難奔齊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
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
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

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
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
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隷新然二
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及崔杼弒莊公州綽
殉焉殖綽奔衛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晉戍茅氏綽伐茅
氏殺晉戍三百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逐從衛師
敗之獲綽邢蒯不知卽申蒯與否郭最則未知其所之也

范鞅者宣子之子斐豹者晉之隷督戎者欒氏之力士也欒盈
入絳宣子聞之懼樂王鮒侍坐謂宣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
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
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
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
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持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隷也著於丹書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
戎宣子喜曰而殺督戎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
而閉之戎從之踰隱而待之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嗟夫盈
入舒列而宣子方以二婦人如公危矣哉微鞅之持帶超乘左

撫右援欒氏其少曲沃之賂哉丹書苟焚督戎已斃槐本既覆
欒樂其亡非范氏之得天欒氏之不天也

張骼輔躒者晉大夫楚遠啓彊所稱諸侯之選也楚子伐鄭以
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
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
與也對曰無有多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
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
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
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

曰蠢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嗟夫羊羮不
及叔牂所以喪華元也坐食於外甚於羊羮不及矣不告而馳
弗待而出射犬之心近乎叔牂矣骼與蹀之不爲元也幸也語
曰兩夫異心投刺不深况全車乎鼓琴示暇何以吹箎吹壎骼
蹀之矜安可爲則臨事而懼夫子所以致戒於暴虎也
慶舍者字子之慶封之子盧蒲癸王何則齊莊公舊臣也莊公
旣弑於崔慶癸與何欲爲公報讐而事舍俱有寵舍以女妻癸
癸與何謀攻慶氏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
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甞于太公
之廟舍涖事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癸與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
桷擊扉三癸自後刺子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
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嗚呼慶舍之貫盈矣瞷其所讐以
災厥身伏戎剝膚匪朝夕之故矣投俎殺人視夫負鉞徇軍者
又何如乎
公孫黑者鄭之上大夫駟氏也字子晳公孫楚者鄭之發大夫
游氏也字子南前此子晳嘗以駟氏之甲殺良氏伯有于羊肆
矣徐吾犯之妹美子南聘之矣子晳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
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
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
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
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旣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
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
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
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
之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
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
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乃放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
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

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
有於諸游後一年子晳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
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
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
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黑再拜稽首
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
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
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嗟哉子晳因釁

谷之荒戕國卿于羊肆竊室家之奸強委禽于人妻衆恣睢必孰甚于此駟氏之甲雖可焚人及衝之戈亦以自擊子南不幸兄彼無良樂其妻孥而兵其從昆千里之行繇一朝之忿耳是以國子之行子南也猶煩咨詢原情之微意也其誅子晳也不遺餘力鋤凶之巨權也

公子成者平公之子宋大夫也華登華豹華亥華貙者俱華氏之族于犨張匄者俱華氏之黨華氏入南里以叛諸侯救宋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城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城曰不狎鄙豹抽矢城射之

豹殪張匄抽殳而下城射之折股匄扶伏而擊之折城軫又射之匄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汝于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使華登如楚乞師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復入南里嗟夫子城一怒而反華豹之同車胥滅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城之謂矣乃若華氏叛而犨匄從從而俱以死殉華也可謂忠於華矣忠於華者忠於叛也忠於叛可不謂叛人乎不死伍乘國之大刑刑出何人而不可干也僭矣哉華豹抽矢華亥搏膺畢畢無足道者登之犯師而出貙之哭送復入固華氏之桀與諸華既奔楚而登仕吳大夫種言於越王曰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華氏之桀且爲吳國之彥矣

烏枝鳴齊大夫之戍宋者廚人濮宋之廚邑大夫也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

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兵多矣諸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嗟哉廚人揚徽以奮師裹裳以誤敵小人可藉死豈非死而無悔者歟齊大夫去備用劍以致死於宋也尤人所難齊之大夫不避難宋之士卒可愛死乎用兵如華登新里之逆未易圖也烏枝不鳴其能敗吳師于鴻口攖華氏于虎嵎哉

涉佗成何邯鄲午者俱晉大夫王孫賈者衛大夫也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

佗接靈公之手及捥靈公〻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其後二年晉人討衛叛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

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衛人不服晉人執涉佗以求成衛人不許晉人乃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賈可謂知禮矣孔子稱其治軍旅也有以也後三年邯鄲午亦為簡子所殺成何奔燕則未知其所究也

慶忌者王僚之子也以勇力聞於天下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廬既弑僚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故當時稱之曰捷如慶忌吳王憂之乃命要離詐以得罪奔而焚其妻子要離如衛求事慶忌忌信之渡江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遂刺慶忌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刃於我左右欲殺之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忌可謂愛材矣不恤一身之刺而不忍兩賢相泯離於此際亦何以為人乎闔廬之忍也既假手於專諸以殺其父復假手於要離以殺其子檇李之傷抑亦有假手於靈姑浮者以及其身乎

越處女者出於南林以劍術著范蠡舉於勾踐王乃使使聘之

處女將北見於王途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拂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校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於是當世勝捷之雄莫能勝越女之劍法者化猿飛樹術幻離遇騰兎彿彷道微乃光

陳音者楚人也以善射著范蠡進於勾踐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樸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毋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

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毋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辯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裹也關為守禦衛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絃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原空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蹉右足橫左手若拊之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兒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

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悉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嗟夫弓彈起於孝子以守其親則戈矛亦始於忠臣以衛其君矣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之設以威天下而不虞其以壽天下也忠孝之流反為叛亂鳴鏑射父開諸匈奴猶曰異類也推刃君親見於中國可與同群乎彈起孝子陳音何人乃能化凶器為仁術哉

靈姑浮者越大夫也吳王闔廬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闔廬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嗟夫鞌之戰韓厥獲齊頃奉觴加璧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共免胄趨風厥之御至之右欲俘鄭伯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至曰傷國君有刑於戲哉禮也而靈姑浮至以戈擊闔廬傷指取屨俾兩國有不共戴之讎會稽之辱豈不成於檇李哉書曰名敵讐不怠此之謂也死士再禽罪人屬劍姑浮之勇固宜出其下矣

東野畢啟之善御者魯侯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矣然其馬將必佚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民力造父不窮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求馬不已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嗟夫顏氏之言不獨為東野之御言也即以東野之御言之東野之馬力盡矣畢雖善求安能人馬相調覩兩服之齊首俾兩驂之如手哉

墨翟者宋之大夫公輸子者魯般也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墨子解帶為城公輸以牒為械般之攻械已竭墨之守具有餘般嘿然有間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般之意不過欲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傳臣守宋之器以待楚雖殺臣宋不可得也楚王曰善請無攻宋而國策所載則謂墨子如宋見公輸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有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

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荊地方五十里宋地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乃無攻宋然則墨子之服公輸而動楚王也又不以技而以義矣

王良者晉大夫郵無正字伯樂鐵之戰為趙簡子御兩靷將絕良能止之既終事駕而乘材兩靷皆絕由是良以善御著于晉至于過冀北而凡馬群空脫鹽車而鳴驥悲感良之殊鑒絕識

文不獨以善御傳也至於爲尹鐸免死獲賞而辭其歸祿御燮
奚一朝獲十而羞與詭遇良之獄獄不群又不獨以識鑒顯也
執御成名臣獨見伯樂耳
公孫尨者范氏吉射之臣也周人與范氏田尨稅焉趙氏得而
獄之吏請殺之簡子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
鄭人獲簡子公孫尨以徒五百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
下曰請報主德或曰奪旗報德公孫尨誠義士也君子曰五百
宵攻取蠭幕下可謂勇而不可謂義也趙氏者范氏之讐也趙
氏之德深范氏之恩淺矣
雄渠子者楚人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劉

向新序載其事以耳目之所覩記蹲甲徹札吾聞其人聞其語
射石沒羽吾聞其語疑其人然而精神所至靡堅不摧又安可
少見而多怪乎
成荊者古之力士聶政之姊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
成荊荊之名至爲婦人女子所指稱政之皮面所以開荊之生
面矣
孟賁夏育者皆衛之勇士太史啓亦戰國時人賁有力能拔生
牛角故公孫丑於孟子之不動心也曰若是則夫子遠過孟賁
誠有慕乎孟賁也而蔡澤之說應侯乃曰夏育太史啓叱呼駭
三軍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誠有所不足于育
啓也
烏獲孟說俱秦武王力士孟子稱之曰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
人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烏獲矣說與武王舉鼎王絕臏而死
是恭伸其力以陷其君者也
任鄙者穰侯魏冉所選爲■中守秦人諺曰智則樗里力則任
鄙鄙之力至與疾之智並著非苟焉而已也張儀之誇秦勇也
曰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
頭右挾生虜秦卒若此矧其將帥乎鄙之得此名於秦人也豈
易易哉
北宮黝孟施舍者俱戰國之勇士北宮黝之勇也不膚撓不目

逃不挫諸侯以一毫挫諸侯以一毫若撻之於市朝所以然者
黝之目中未有嚴諸侯也是以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雖惡
聲必反況其大乎孟施舍之勇也曰行三軍者而畏三軍則無
爲稱兵矣知巳知彼百戰百勝之術予未之前聞予之視不勝
猶勝耳量敵而後戰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
勝能無懼而已由今而談黝之不挫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其
流歸于劍俠一人之身安足以讐天下之主乎舍之無懼有古
名將之風焉成敗不驚得喪若一一人之力以厲三軍之氣而
有餘矣故孟子稱之曰二子之勇未知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

子濯孺子鄭大夫之善射者庾公之斯衛大夫之善射者尹公之他亦春秋之以射著者鄭使孺子侵衛衛使庾斯追之值孺子疾作不能執弓曰今日遇敵無以禦之必斃于敵矣問追我者為誰其僕曰庾公之斯孺子曰吾生矣其僕曰庾斯以善射著於衛夫子忽之毋乃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乎孺子曰射雖末技必有流漸庾公之斯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他則學射於我者尹他端人取友必端是以曰吾生也庾公至見孺子不執弓問其故孺子告以疾作庾公曰我承君命而來不意所追者夫子我之射學於尹公尹公學射於夫子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必乎哉然君命不可廢夫子行矣於是抽矢扣輪去其金發

乘矢以報命於衛君嗟哉庾斯奉君命而曲全師友之誼所處亦極難耳微尹公斷金之雅能獲庾公去金之報乎取端嚴吉比匪亦傷所係來非朝夕也百穫之樹尤先於百發之中哉

馮婦者晉人也以善搏虎著既而舍其故習去燕趙俠烈之風就鄒魯禮樂之俗束身砥礪矩步而規行者亦有日矣忽一日驅車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以嗚嘷逐虎之衆徒袖手於郊原莫敢以身攖者有車轔轔望之則馮婦也於是群趨而迎之告以負嵎之故婦勃然而起不自知其臂之前於車也遂下車而告衆曰衆勉之余將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當是時車中之婦奮袂而奔在野之衆傾心而向負嵎之獸耽耽而視則終未知其所竟也而為善之士方遙聞而相謂曰夫夫也已學步於邯鄲而復攘臂於郊野也可異也嗟夫叔段之袒裼暴虎也鄭人愛叔而歌之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馮婦之攘臂攖虎也晉人悅婦趨而迎之其為士者笑之何愛憎之不同也不同者何士各有志不與衆同也笑之者悲之也何悲爾悲彼婦之去皮冠而就我博復毀縫掖而蒙皐比以此為士終羊質而虎皮也

更羸者戰國時人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

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動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天下驚心失群之孽不一而足矣聞弦虛墜良可哀君更彈射胡為哉詩人之致慨有以也

朱亥者魏之力士隱於屠侯嬴舉於公子無忌公子與之遊善視之及秦圍趙急晉鄙壁於鄴公子如侯生計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公子迎亥亥曰亥乃市井鼓刀之人公子忘其貴勢不斷不交今公子有急此固亥畢命之秋也公子遂與亥俱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嗟哉朱亥之椎非椎晉

鄗於鄴椎秦軍於邯鄲也昔也鼓刀之屠今也推鋒之將如虎如貔世之致嘆於萬舞者多矣碩人俁俁安得公子而脅之樂項羽者名籍楚將項燕之孫項梁之兄子也與梁避讐吳中學書劒俱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耳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初始皇遊會稽籍與梁往觀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曰毋妄言族矣後使籍殺會稽守殷通梁自爲守以籍爲裨將及梁死義帝遣宋義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義宜疾引兵渡河不聽遣其子襄相齊飲酒高會士卒凍饑羽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

稷臣也即其帳中斬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其餘詳史漢紀傳者弗具贅及羽困垓下自作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至東城謂其騎曰吾起兵八年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日固決死願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嗟夫羽之亡誠天亡也天之於鼎革也生聖人以一之必先出異人以紛之拔山蓋世之雄誠亘古所稀覩秦漢之際亦乾坤一大變革也天之生羽以亡秦天之亡羽以興漢耳

臣之奇曰古今之以技勇著者其徒實繁此輩之生亦關繫陰陽之氣以操治亂之門是以技勇之侶觀其所用視其所存存其正志而順用之如虎如貔撓撓撇撇王之爪也國之蕃也存其邪志而逆用之凌弱暴寡橫噬并吞厲之階也慾之元也是以君子上下今古著其名氏永永勿諼所以褫邪人之魄立正士之膽也其餘不見於書傳者不槩錄不槩錄者不勝論也論其有關於天下國家者或存亡之本或盛衰之原或群目之所指或衆志之所奔中以維安危之世界上以補缺陷之乾坤若而人者九原可作其善用者當躍然而起其不善用者亦慄然而反矣

稽古篇卷之三十七終

稽古篇細目 申部

稽古篇卷之三十八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占驗總傳第十四

共四十四人 附妖祥十三事

占驗之術本於黃帝容成大撓鬼臾蓲伶倫榮後羲和常儀車區俱黃帝臣也初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寤而占之曰風爲號令垢去后在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異力也驅羊萬群善牧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濊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因著占夢經十一卷又夢兩龍授圖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河負圖而進帝跪受之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風伶倫造律呂俾審聲者聽律而知吉凶命榮後鑄十二鐘協月筩俾察聲者視葭灰之應否命鬼臾蓲占星氣因問於鬼臾蓲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已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筴得寶鼎帝冕而問鬼臾蓲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

推筴造十六神歷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蔀者何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於是時惠而辰從矣

仲康之肇位也羲和廢職命胤侯征之告于衆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其人矣當后羿之秉國也而仲康猶能將天之罰胤侯猶能承天子之威命一綫之延延于六師之掌耳夫羲和之失占其小者

也以六師之移明天戒之謹天討猶存天威其可違隕乎

太史商之掌占者成湯在位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于是齋戒沐浴素車白馬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嗟夫人禱之說傳而魯季氏乃用人於亳社楚靈乃用蔡太子於岡山宋襄乃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太史之罪可勝誅乎故湯之以己禱不如以太史禱也恐後世之誅祝史者以台爲口實故終以六事責諸己耳

伊陟者尹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共太戊問于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脩先王之政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甚矣陟之告君可爲後世法也存茲四言占驗之書可付一炬矣

武丁之恭默也夢帝賚良弼使人以形旁求得傅說於版築之巖立爲相作說命三篇此一舉也抑亦推風后之夢而爲之者歟既而武丁肜日越有雊雉祖己訓王王乃反己以思王道三祀重譯編髮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翟羽之多安知非雊雉之名乎然則肜日之雊亦猶七日之共適以來重譯之盛耳古之賢臣不斤斤於徵物應而亟亟於正君心三代以上

尊道而薄術可具見矣

武王觀兵至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以祭占者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所尚之色白魚入舟殷命歸周之兆也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占者曰烏爲孝鳥赤者周所尚之色魄者安定之意武王之承父志而集大統莫顯著於此矣

昭王之巡狩也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巡狩反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朱子曰遷舟膠楚澤罔道已陵夷月光井溢自此陰日盛而陽日微矣

孝王之世惡來之後有非子者王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封爲附庸之君邑於秦是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夫當嬴氏始封之日而災異之見殺氣若兹未覩牝馬之貞已名戰龍之阨履霜堅冰有其象矣天道之倚伏君天下者可不深察乎

史敦者秦文公之太史也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秦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問於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而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申繻者魯大夫也初莊公八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鬬於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而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史嚚者虢之太史也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內史過周大夫之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者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過曰古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也王曰今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

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過從至虢虢公使祝史請土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二十五年惠王崩襄王立晉惠公復國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侯

命呂甥郤芮相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鎭之爲班爵貴賤以別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

其王也替贄無鎭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鎭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立晉侯八年隕於韓十六年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內史興者周大夫叔興父也魯僖公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叔興聘于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玆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興父退而告人曰宋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及晉文公復國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文公命上卿逆於境公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桒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

辛有者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

戎于伊川

榮黃者楚大夫字季初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史援者晉史也趙宣子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卜之兆絕而後好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景公時屠岸賈將作亂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誅其子朔及趙氏而趙孤幸存

桑田巫者晉巫也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醫至不敢治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登天及日中負公出諸廁遂以爲殉所謂巫以術而見殺小臣以夢而自災也

呂錡者晉大夫厨武子鄢陵之役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楚共王中目共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弢而死

巫皋者晉巫也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晉伐齊偃師師濟河入平陰東侵及濰明年春偃癉疽生於頭而卒

梓慎魯大夫之善察氛祲者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鄭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太皡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

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梓慎之言可謂屢中至於日食之說

梓愼曰水昭子曰旱昭子之理勝於術矣先昭公七年楚靈成章華之臺太宰薳起彊召公落之公將往夢襄公祖愼曰襄公之適楚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然則梓愼知其一端而不知其又有一端也後之君子無易言占也察諸往古而不知來今者失之滯明夫古今而不察通變者失之蔽蔽與滯俱昧昧於天人之際也

申豐者季氏之家臣昭公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裨竈鄭大夫之善占者魯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識之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

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里析亦鄭大夫之善占驗者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鬬韋龜者楚大夫也共王無冢適有子五人不知所立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爲社稷主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

于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
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太史祝史俱魯史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
陳救日之禮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
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
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
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
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聽
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伶州鳩者周景王之樂官也景王將鑄無射州鳩曰王其以心
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
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
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
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明年夏四月王田北山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初景王將鑄無射
而爲之大林也單穆公諫不聽王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
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
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
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
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
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
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
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
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和器用俾應復
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
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
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
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

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
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
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
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
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
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
數而以律龢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
曰羽所以藩屛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
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

之多舉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職內以無射之上
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贏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二十四年
鐘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
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
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
故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
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
師已者魯之樂師也昭公二十五年春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
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

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元公者宋君佐也魯昭公出奔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
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曰寡人不佞不能事
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
殁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
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
死君命祇辱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宋人葬之如先君禮也
曹人者曹靖公時人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

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
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
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使爲司城
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
宋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明年春宋景公伐曹將還褚
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
伯陽及彊以歸殺之
子韋宋之司星大夫也敬王四十年辛酉夏五月熒惑守心心
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
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

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
候之果徙三度
公孫聖者有道之士越公弟子也夫差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
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晝假寐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悵焉
乃告宰嚭曰寡人晝臥有夢夢入章明宮見兩鑠蒸而不炊兩
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殖吾宮牆流水湯湯越吾宮堂後房
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嚭曰美哉王
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
兩鑠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
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

湯越宮堂者隣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夫差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雄問焉雄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占王夢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少而好遊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雄召聖急詣姑胥之臺聖伏地而泣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聖仰天嘆曰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聖曰悲哉女子之言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不意卒得急名中世自

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之臺夫差告以前夢令占吉凶聖對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廼仰天嘆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凶臣好直言不顧於命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者偉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鑑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鍨殖宮墻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脩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雄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也夫差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爲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爲聲響於吳夫差使門人提之蒸丘曰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爲聲響哉

司馬寅者晉大夫董褐也於越入吳吳人告敗夫差恐其鬭盟于黃池吳晉爭長趙鞅呼寅曰日旰矣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可知也褐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宋昭公名得元公孫子高名周者之子也景公無子取周之子

得與啓畜諸宮未有立焉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斃乎冬十月公游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爲烏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

役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
非我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
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
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
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
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
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偃史者宋君偃之史也君偃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
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偃無道故遯言以免也偃大喜於是
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
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
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
乃逃倪侯之館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附妖祥十四事

褒神化龍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
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策告
之龍亡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
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入于
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時生一女不

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
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
其夜號而取之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入是女於幽王是
爲褒姒王嬖愛之卒以亡西周

彭生變豕

魯莊公八年齊襄公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
足喪屨反遂遇賊於門中弑之

神降于莘

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地也惠王問諸史過對曰虞
夏商周皆有之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
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狐突遇申生

魯僖公十年晉狐突適下國遇太子申生太子使登僕而告之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
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
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
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秦繆公夢之帝所

秦繆公疾七日而寤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所以

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枝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其後奚齊卓子惠懷俱不終及文公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

魯有蛇

魯文公十六年夏五月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聲姜薨毀泉臺

鄭伯有爲厲

魯昭公七年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及

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立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爲鬼不亦宜乎

石言于晉

魯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井中有羊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子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趙簡子夢之帝所

趙簡子疾七日而寤語其臣曰我之帝所與百神游於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有一羆來援我帝命我射而中之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曰吾欲有謁簡子見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曰晉國且有大難君首之帝令君滅二卿熊羆皆其祖也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曰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帝屬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長以賜之何也曰翟犬者代之先也君之子且必有代及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延以官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趙襄子見天使

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遺毋卹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將使女反滅知氏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頿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伐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後果滅知伯有代胡其後嗣有武靈王

齊閔王時雨血地坼

齊閔王四十年燕師入臨菑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

筮史敢

筮史敢者趙史也孝成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王名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韓歸上黨王受之遂基長平之禍

秦隕石東郡

秦始皇三十六年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使者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言訖置其璧而去使者奉璧具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明年始皇崩於沙丘

臣忽奇曰古帝王登臺而望雲物所以祛氛祲察妖祥也自鬼臾滅沒羲和既荒夏殷罔聞周爲馮相其以占驗見於書傳者宋有子韋魯有梓愼鄭有里析裨竈此其犖犖較彰者占驗之術在九流爲陰陽陰陽之家皆鉤深索隱之士意無町畔而詞多汪洋如談天雕龍之所撰著不欲以占驗孤行也故於茲不具及及耳目之所覩記則五石六鷁而有泓之傷赤雲夾日而有城父之亡禨祥所見似斷斷不爽然而子韋聆君言而熒惑自徙國僑遮竈言而鄭火不殃人定而天亦不能奪是遵何方歟由是觀之在德不在天德靡常則天靡常臣所以別占驗於卜筮者占驗之所該不第見乎筮龜者之短長也凡四體之動

禍福之將禎祥見而肇與妖孽覩而兆亡皆當年閎博明智之
士所以通天人之際而預判于微芒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
大哉言乎達乎上下周乎四旁占驗之術合以理道其道大光
矣

卷之三十八終

稽古篇卷之三十九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卜筮總傳第十五　共二十七人　附相術七人

帝舜之讓天下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
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
不習吉由斯而言占卜之事始于虞矣然蔽志而命龜謀同而
龜從則鬼神之事必以人爲主也

西伯昌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彨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
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
聖人適周因以興吾太公望子久矣

箕子之陳洪範也次七曰明用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
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
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
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
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夫凶吉之斷卜筮之立
莫詳于洪範所陳有虞之世鬼神依人虞帝之心一天心也三
代之際君與臣民居其半卜與筮居其半天人既雜必以參伍

而得也春秋之日去天日遠國有大事俱聽命于卜筮陵遲以及戰國泯泯棼棼龜厭筮瀆不我告猶祖龍一炬雖存卜筮之書然而官占之立時人之建蓍難乎其人矣

周公之于武王也王弗豫太公召公將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爲三壇同墠植璧秉珪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命太史册祝願以身代元子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卜兆之體王疾無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其歸俟爾命矣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翼日王瘳自是四年武王旣喪三叔流言公居東二年遂感雷風之變偃禾拔木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王及二公乃

問諸史與百執事皆言信有此事公之命我不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天之動威以彰公德也乃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而歲大熟公旣歸三叔懼與武庚叛王命公東征大誥天下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及此果蠢然而動予將伐殷逋播臣卜三龜而并吉乃告爾庶邦友君越庶士御事爾等反曰王曷不違卜卜而可違朕夢協朕卜寧王不惟卜用乎天命不僭卜陳若玆肆朕誕以爾東征也王旣定殷亂乃營雒邑太保至雒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周公至雒卜河朔黎水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乃以圖及卜獻諸王王歸周留公治雒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楚丘魯之太卜也成季將生桓公使楚丘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其子二君之弒季子𥂕能先幾而煬叔牙後事而經慶父立僖公以昌魯國文公十八年春齊懿公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三月丁丑公薨夏五月齊懿公游于申池邴歜閻職謀弒之納諸竹中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君命名

惠伯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初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下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後穆子寵任豎牛

其疾也豎牛饋虛命徹果三日不食而卒由前後而剛觀之亥
生豹死文之不間惠之有咎繇兆所陳若合符節有楚丘龜筮
其能言乎
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公子完遇觀之否曰是謂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
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
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
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
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
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

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公子完奔齊爲陳敬
仲懿氏卜妻敬中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
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史蘇者晉之掌龜卜大夫也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
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
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
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
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
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

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
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
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
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
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
戎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
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
有寵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
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逐太
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名西戎以伐周周於

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
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
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
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
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驪姬既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
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
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
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
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

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
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
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可不
戒乎及驪姬讒殺太子逐二公子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殺之
秦人納夷吾於晉是爲惠公初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
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
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
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獲於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

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郭偃者晉卜大夫也魯僖公二年夏晉獻公伐虢滅下陽秋
虢公敗戎于桑田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
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五年
八月甲午獻公圍上陽問於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
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
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公

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伐戎克之獲驪姬以爲夫人史
蘇曰晉亡無日矣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
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
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
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
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
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
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吾聞以亂得聚
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
及世非天不離散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

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
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
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
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既而驪姬讒殺太子申生逐公
子重耳夷吾荀息立驪姬之子奚齊里克殺之又立其娣子卓
子克又殺之及秦納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
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
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獲于韓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
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
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

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假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愼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述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焰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文公既復國

周襄王以叔帶之難出鄭使告于晉文公將納王使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公帥師取叔帶于溫殺之遂定王于郟文公問於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及秦師襲鄭晉與師禦之遂敗秦師於殽獲其三帥初文公將復國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

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夫司空季子非以卜筮著者貞屯悔豫之繇筮史皆曰不吉非季子孰能明其利建侯而得國所繇然者筮史拘于數而季子以人事與理道通之也是以史蘇因齒牙之猾決晉必亡郭偃謂讒口之亂不過三五蘇知其著偃知其微也著者數也微者理道也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

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
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
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辛廖者亦晉占卜大夫也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
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
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
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卜徒父者秦之太卜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
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

去之餘獲其雄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
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
韓
卜招父者梁之太卜也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
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臣女爲妾
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
邾史爲文公卜遷于繹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
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
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魯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
其出也君必速出矣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
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
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
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
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
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
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
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

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
子以弔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臣出自桓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
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于蒺藜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
之前崔子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
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

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大恐害
夫子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
天將棄彼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
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
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
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
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崔子迺縊入其宮不見其妻文子之
言信乎否乎

衛襄公卒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

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
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
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
足不良弱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
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
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
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
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
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
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
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景公卜使王
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三敗欒高欒施高彊來
奔陳鮑分其室

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故從亂如歸

子服惠伯嘗大夫子服何也南蒯將以費叛枚筮之遇坤之比
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
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
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

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
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
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周太史周之掌卜筮者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
使問諸周太史對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
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

過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衛侯者靈公也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

史龜者晉太史也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龜及史趙史墨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趙曰是謂如川

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則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叚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鞅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胥彌赦衛之占卜者莊公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奔宋公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石圃之變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噬哉龜筮之告顯白如此衞莊與邑何異於虢公之賀夢乎史嚚正言而得囚彌赦遜詞而得邑使彌赦不寘邑而逃闔門塞竇與邑偕亡矣遜言以容見幾而作智矣哉然而爲其君者俾盈廷之士諓諓訛訛莫肯用訊凶悔之王也誰知其咎衡流方羊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固其所耳

鄭詹尹楚之太卜也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

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極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叔服者周之內史王使會葬於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

子叔服曰穀食子難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
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
子上者楚令尹也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子上子上曰商臣
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其後商臣以宮衛
兵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商臣亦不聽也
王孫說者周簡王大夫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
聘且告說與之語言於王曰魯叔孫之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
人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

叔向母生叔魚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
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揚食我生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
曰豺狼之聲也非是不滅羊舌氏矣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徧召諸子相之曰無為將軍者吾嘗見一
子於路殆君之子也召毋卹至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貴哉曰天所授雖賤必貴
唐舉戰國之善相者燕人蔡澤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
持國秉政若臣者何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
膝攣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
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而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

臣之奇曰時人立于稽疑言占命于帝典其言曰朕志先定詢
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古帝王之心固與天心互相關也
稽疑以用五用二立三從二為祇術然而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猶之乎人謀協而後龜筮善也武王夢協
于卜而商克成王啓書勿卜而風轉豈徒然乎春秋之日則惟
龜筮是選繹其繇兆亦足以決內外之悔貞前後之利蹇所稱
觀國協于鳴鳳八世莫京明夷困于讒牛三日自殄此其尤彰
明較顯者矣若夫黃裳元吉非忠信之事必凶元亨利貞亡四
德而隨不免理之必然惟當機者之自辨楚靈王棄龜呼天能
終延乾谿之餓喘乎降而戰國龜筮弗展三閭卜居詹尹策卷

豈合從連衡之日讒人張而賢士俛抑盈野盈城之世人謀深
而鬼謀淺耶於戲乎傾危之徒虺蜴為心鬼蜮有靦不可以謀
及迺心而可以詢及僉謀不可以詢及僉謀而尚可與龜筮相
演乎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
臣懼夫江河之流遂絕天人之鍵故備列卜筮之本末俾用五
用二者之謀心而心洗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不相應者鮮矣

貨殖總傳第十六　共六人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故曰中爲市給人之求始於炎帝神農氏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敎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敎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名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飮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

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圭始爲中山將亡六城中山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後與孟子言治水愈於禹欲二十而取一孟子斥之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衞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

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
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
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
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
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
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
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
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
王野王好氣任俠衞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
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

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
穢貉朝鮮眞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
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
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
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
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
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
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
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

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
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淸刻矜已
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
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以來二人招致天下之喜
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
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
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
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

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
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
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
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
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
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
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
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
埶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

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
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
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
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
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
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
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
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

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
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
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
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
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
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
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
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
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

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
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
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渭川
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
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
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
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
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旣饒爭時此其大經
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

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
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醬千
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
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
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
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
蘗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
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

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臣之奇曰治生白子操時朱公彼皆蘊將相之餘畧以窮變爲神通風流所至至於淸女日中之始亦始神農

醫術總傳第十七 共三人

醫緩者秦之良醫也晉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醫龢者秦之良醫也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龢視之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于今八年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楉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至于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于蠱莫嘉于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左氏曰秦伯使醫和視平公疾曰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

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

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蓄積而不能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蹶而

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
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
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
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
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
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
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
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
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
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

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
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
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
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
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
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不得反言未卒因
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
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
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
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
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
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
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
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
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
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
也湯熨所及在血脈鍼石所及在腸胃酒醪所及其在骨髓雖
司命無奈之何矣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名扁
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扁鵲之秦見秦武王王示之病鵲請除
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
目不明王以告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與不知
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一舉而亡國矣夫人之所病病
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

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臣之奇曰以上醫醫國而亡以除蠱愿于所受何以稱國手十年之中而不能厲終吉考無咎秦晉之閒臣未知其然否也醫雖小道鄭人入秦遂殞厥首彼懷才抵璧之士奈何尚以其身爲粟之秕而苗之莠

稽古篇卷之四十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說客總傳第十八 共十九人

司寇布者西周之臣爲周最謂周君曰君告齊以最不肯爲太子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金越人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子最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臣恐齊之爲君實立果而讓於最以嫁於齊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史舍者周人齊令周最使鄭廢公叔最患之曰公叔與周君交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最行至鄭公叔大怒舍入見曰最固不欲來臣竊强之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强之亦以爲公也叔曰請聞其說對曰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來使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王必以齊王爲不急也今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王必許之矣公叔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鄭朝者鄭人也趙取周祭地周君患之告於朝朝曰君勿患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君與之朝獻之趙太卜告以祭地事及王

爲使小太卜譙之曰周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者周人爲景翠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寶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無所得矣張於多鳥之處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乃能多得鳥今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求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魏客者國策失其名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

聽公子太子必敗公子必立矣
田需者齊人也管燕得罪宣王謂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易得而難用也需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者巳見列傳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敎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以留意臣請奏其效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

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于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于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是故兵勝于外義强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詘敵國制海內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敎亂于治迷惑于言語沉溺于辯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秦喟然嘆曰妻不我夫嫂不我叔父母不

爲子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于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廟廊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轉轂連騎炫熿于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者其揣摩有素也

蘇代蘇厲俱秦之弟已見列傳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代曰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代遂往見韓相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而與周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代之弟厲亦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已由基曰子欲教我射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而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攻趙取藺離石祁公之功甚多今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他日秦攻趙代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于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于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所謂而効之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力盡之民仁者不用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于其已邑趙僅存哉然四輪之國

也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
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
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于子無已之求
君不得于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覇明
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以逆
秦代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
爲大過也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
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
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破韓威魏
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于殽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

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
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
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忌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
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
難者今人有患于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
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
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
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
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
之能也故裂地以敗于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于中十四

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于封內不識從之一成
惡存也于是秦王解兵秦名魏相信安君不欲往代爲說秦王
曰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
趙臣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
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
則使人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
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
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
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
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

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交而使趙小
心乎不如用魏信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
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
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
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
攜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
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
下王則有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矣韓公仲數不信於諸
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
備於其反也仲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

之而無所入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代爲燕說齊先見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如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髡乃言之王而見之王大悅代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而告於秦秦請益甲四萬以攻齊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

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于秦齊恐則不走于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伐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必不益趙甲以伐齊矣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

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代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大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無合楚之伐宋也而王獨擧宋王之伐宋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仇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以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以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燕燕齊之交已醜又且收燕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又嘗用此於韓矣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仇也齊秦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

魏魏冉明熟是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爲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無令天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聽臣也燕齊仇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仇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齊伐秦黃帝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

循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最周韓餘爲徒從而下
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
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
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
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
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
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代自齊獻書于燕王曰臣之行也固
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
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
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處重卵也

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猶刈菅也上可以得
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汝無不爲以女自信可也與
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于成事而已臣受令任齊及五年齊
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
齊齊之信燕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
且攻齊使齊犬馬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
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王欲醳臣專任所善則臣[illegible]請歸醳
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張儀者已見列傳儀說秦王曰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
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

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
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
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
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
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閩戰頓足
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
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
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數千里師數百萬
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不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
兼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

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
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
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
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由此觀之戰者萬乘之
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
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于陳當是之
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地足利也東以强齊
燕中陵三晉然則一舉而霸王可成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
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帥

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强齊燕中陵三晉然則一舉而霸王可成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治秦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罷病于內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失之國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也悉其士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

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貴賤不相信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乃取欺于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

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于李下大王又益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朝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于國以主不忠于國者

齊人者國策失其名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

宋秦王怒屬燕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齊逐李兌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兌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孽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

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

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李兌趙之弑主父者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李兌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奉陽君貪得大封臣願足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客卿者韓之卿也國策失其名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以秦之强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

反魏者以爲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王之明一也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王之明二也郝與樗里疾請無攻韓陳而辟去王猶攻之也茂約楚趙而攻敬魏是且構我茂且攻宜陽王猶較之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臣

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客卿造者秦之客卿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以朝天下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于陶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今攻齊君之大時也因天下之力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及其讎君雖悔之不可得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昭忌楚人之仕魏者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强國也而韓魏壤秦若出攻非於韓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救韓韓必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計而禍至爲之奈何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王曰何也忌曰東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而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與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或者國策失其名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事彊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我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虞卿者已見趙勝列傳魏使人因平原請從王不聽出遇卿曰入必語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爲魏請從寡人不聽於子何如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强弱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汗明者楚人候問春申君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大悅之明欲復談春申曰僕已知先生矣明𡡅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曰先生過矣何足以當堯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曰先生即舜也明曰不然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堀穴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梧下先生者國策失其名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曰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趣見衛客

臣之奇曰臣讀戰國文其氣徵其音羽亡論渾渾噩噩之書煥乎郁乎之感莫能復覩即近稽春秋君大夫朝聘會盟應答爾雅之辭不可爲當年數矣古聖賢之尙論也於武成惟二三策之取今奚取於扣關抵壁之緒餘遊士傾人之談吐而津津述之以爲斯篇輔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時之變也文爲之主化之成也不正諸今何以大復古今緜其指事類情遁風雲而動雷雨剖析危疑快言如縷亦脫穎之囊錐焰乘之珠璣也明哲之儒不斤斤於步武而能正誼明道以疏其源考證質疑以立其矩今古之文其終於不腐乎

夷狄賢君總傳第十九　共五人

介葛盧來以未見僖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

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敢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八年之內七合諸侯夫和戎而得伯者晉也然而遠至邇安始於嘉父之請嘉父之過人遠矣

駒支者姜戎氏之君也向之會范宣子數吳之不德將執支駒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

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

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逵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郯子來朝昭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

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于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于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

臣之奇曰介葛盧識牛郯子知鳥無終子納虎豹戎子支駒賦青蠅義渠君聽犀首異哉夷狄之有君各能以英儁之才尊其所聞固其所有是以外揚令名內鞏戸牖如玆五君合而列之亦稱五不朽矣吁嗟乎天子有道四夷爲守安得斯五長也來享來王䟽附奔走俾厲臣振翼乎春秋麟閣圖形于先後

稽古編卷四十終

帝嚳三妃有娀氏之女祈于郊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娥皇

女英 供堯女舜妃舜崩於蒼梧之野二妃追而泣之死於江湘之間遂爲湘江之神九歌所志湘君湘夫人是也

姜女 古公妃生太伯仲雍季歷古公愛之

其母曰必致於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下群公行不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物也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必亡康公弗聽王滅密

韓姞 韓侯妻詩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臧氏母 有傳

戴嬀 衛桓公母附莊姜傳

莊二十五年歸於杞二十七年莊公會姬于洮冬伯姬來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杞伯會終書來交議也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三十一年求歸

魯叔姬 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

狐姬 姬姓之戎晉重耳母

小戎子 允姓戎夷吾母

梁嬴 晉惠在梁梁伯妻之

文嬴 秦穆以妻晉文有傳

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戲般怒鞭之後慶父使犖殺般

齊姜 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申生

賈君 晉獻次妃賈女也無子夷吾烝之

驪姬娣 生卓子奚齊死卓子立里克又殺之

七子母

使彭生乘公拉而殺之莊公即位姜孫于齊預殺桓也莊不能防閑故使其會齊侯于禚享于祝丘如齊師假會于防會于穀詩人作猗嗟三章以刺之

哀姜 魯莊夫人二十四年秋夫人姜氏入其言入難也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後通乎慶父慶父弑二君齊桓公召

謀事必預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太任 季歷妃太任之姓誠一端莊及其有娠能以胎教而生文王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太姒 文王妃有傳

邑姜 武王妃生成王太公望之女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一人婦邑姜也

姜后

鄧曼 楚熊通夫人有傳

息嬀 楚文夫人有傳

許夫人 衛宣姜女爲許穆夫人閔衛亡將唁衛侯于漕旣而不果作載馳四章

紀叔姬 魯莊十二年歸于酅國亡夫從歸于叔爾二十九年卒三十年葬紀叔姬何以書隱之也賢之也何賢爾姬守婦道國亡而于酅守其先祀而賢之

王姬 齊桓公夫人魯莊公十一年歸于齊

徐嬴 齊桓夫人

少衛姬 齊桓妾生惠公

鄭姬 齊桓妾生孝公

葛嬴 齊桓妾生昭公

密姬 齊桓妾生懿公

宋華子 齊桓妾生子雍

偪姞 晉文夫人生襄公

南之威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其子作凱風四章曰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又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夫淫生於逸而其子以爲勞苦可謂幾諫矣

魯季姬 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內女而與諸侯遇譏當也朝不言使使非正也使來娶己也明年

而殺之傳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

連稱從妹 在齊襄宮無寵無知將作亂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遂同弒公

驪姬 晉獻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姬嬖公以爲夫人欲立其子使通於優施施教之譖殺太子逐二公子公卒奚齊即位里克殺之

宣王后 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非夫人之罪自是勤於政事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共姜 衛世子共伯蚤死姜守義母欲奪而嫁之作柏舟二章以自誓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又曰

賈大夫妻 大夫惡而妻美三年不言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始笑而言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笑言夫

季隗 晉重耳在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

晉文得之三日不朝推而遠之

叔隗 趙衰在狄時所取

蕩伯姬 魯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

穆嬴 晉襄夫人襄卒靈公少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

秋季姬歸于鄫明年夏季姬卒

蔡姬 齊桓夫人公與姬戲船中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嫁其女公怒而伐蔡

長衛姬 齊桓如夫人生武孟即公子無虧也公卒易牙立之三月齊人殺之

文芊 鄭文夫人楚女楚成過鄭勞於柯澤

翟后 襄王后通於叔帶王替隗氏狄滅大叔以攻王出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夏姬 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三夫者姬初適陳御叔再適楚連尹襄老三適晉巫臣也一君一子一國兩卿者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于夏姬夏徵舒弒公而兩卿出亡楚入陳殺徵舒衛有襄老

柏舟河側兩髦我特之死靡慝此千載烈婦之始也君子誦其言而悲之

莊姜 衛莊公夫人有傳

趙姬 趙衰妻有傳

展禽妻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妻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

子公子復國狄人歸季隗于晉

杜祁 晉文來死杜伯之後以襄公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生公子雍仕諸秦爲亞卿襄公卒趙盾欲立雍曰母義子愛足以威民

姜氏 晉文在齊時妻有傳

僖負羈妻 晉重耳過曹曹共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妻曰吾觀晉公子

適趙氏頓首於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賜不才吾唯子怨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患之且畏偪乃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

戴己 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

聲己 戴己娣敖所娶生惠叔難敖卒聲己以敖從己氏不飲帷堂而哭

己氏

歸送于單成取芊女以歸非禮也婦人送逆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江芊 楚成妹嫁於江商臣享芊不敬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商臣乃弒其父

子叔姬 妃齊昭公生子舍商人弒舍執單伯如齊請叔姬齊執之又執叔姬後歸于齊齊弒高固及叔姬來公羊子曰其

之子無畏殺之亦爲楚子反所殺

齊聲孟子 靈公母宋女僑如奔齊通之復通於慶克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慶克不出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厚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遂刖鮑牽而逐高無咎

欒祁

芊里尊政也亦自殺於嚴下諸闔閭之曰非錫政也乃其姊皆列女也政之傳名其姊不避葅醢以揚其名也

曰孟姚王甚寵之生惠文是爲惠后

南后

楚王后王貴張儀珠玉令之晉求美人后聞之恐遣儀千金鄭袖亦遣五百金王觴儀儀請見后與夔再拜而言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王曰子釋之吾固以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江上處女

相與繼燭來貧無燭群女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何爲去我

趙括母

趙王將括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巳決矣曰有不稱請無隨坐許之

女須

屈原姊離騷曰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

內則次

內中

陳仲子妻

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賚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無鹽女 有傳

子發母 有傳

義姑 有傳

如姬

義繼母 有傳

魏安釐所寵公子無忌爲姬報父仇公子欲救趙姬爲竊符於王臥內

鮑女宗 有傳

宿瘤女 有傳

平原夫人

趙威后 惠文后 有傳

華陽夫人

齊君王后 有傳

秦孝文后呂不韋說令異人於趙異人至楚服而見悅其狀高其智曰吾

北宮女嬰兒

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

巴寡清婦

始皇以爲貞婦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楚人也自予之歿一名曰楚勸王立之

夏姬 異人之生母

臣之奇曰女不言外故閫德不外揚臣遒遡稽三古爰始鴻荒繇內則而及於脩齊之美風化之良閨闈襭而及於上下之亂邦家之喪何以知遠而知微微微而彰彰乎巷嘗賁諸經史略諸日霜而上次中下以類低昂三古以上多濬發之祥也逮夫春秋多宋之子齊之姜耳洎夫戰國內言多出婦舌多長矣何以稱內則易曰地道妻道坤厚所以無疆也詩曰淑女好逑關雎所以不傷也禮記曰姆敎聽從四德所以相將也內則何以分乎上次上焉者資生載物承天而大光次焉者無成有終可貞而含章皆所謂至柔至靜先至而可大後順而可常也何以分乎中下中焉者無咎無譽以居括囊下焉者及膚及足以微剝牀中企乎上必有餘慶下安乎下必有餘殃也是以上次稱則而中下不言則以其天地之雜馴致其陰而不可以扶陽也何以復增閨襭中冓之言彼醜莫詳見豕負塗我弧必張指蝀乎東埽莢于牆戒之哉女毋自戕女身之玷人室之瘥臣將垂諸千億載千億載之人不女忘也於戲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臣安能不悲厲階而歌瞻卬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又安得不覩家人而思悔亡哉

閨壺總傳第二十一　共三十三人　附三人

大姒

大姒者文王之后妃莘國之長女也大明之什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然則文王之配天之合也大邦之子天之妹也后妃之妃文生武天之命也乃若其德則不言天而言人思齊之什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則后妃之德自大王之姜王季之任開之者遠故

武周之聖康季之賢繼之者長也乃若其德之在身則有關雎之樂而不淫卷耳之懷而不傷乃若其德之逮下則有樛木之榮于葛藟小星之映乎衾裯乃若其德之及乎子孫則有螽斯之蟄蟄麟趾之振振乃若其德之自近及遠化民成俗則有桃夭之宜家芣苢之薄采喬木之休息草蟲之憂心采蘩采蘋之肅乎祭祀鵲巢行露之正乎身家與夫江有汜之我以摽有梅之我求野麕騶虞之施乎草木禽獸君子曰后姒之德萬美皆備於斯矣貞元之際於文爲盛故文王以二王爲之先武周爲之後后妃以二妃爲之先以邑姜爲之後然則婦德始于此乎前乎此有聖母有哲后及后妃而嗣徽始全後乎此有淑闈有賢闈自后妃而成化始遠臣之首傳大姒姒萬代之母也

臧氏母

臧氏母者魯孝公之餋母也當邾婁顏之時邾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公子與臧氏之母餋孝公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母曰公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誅顏而立叔術反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

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妻之有子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側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不可四分之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邑子者邾之父兄也習乎邾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君子曰此說本于公羊因黑弓以濫來奔文無邾而以爲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術者邾婁顏

之弟也顏以罪誅天子立叔術而終致國于夏父是以賢之也若夫妻嫂之說齊東之語也婦人之義從一而終爲夫報仇而身爲人妻嫗盈女豈得免於鶉奔之誚若夫滅毋以子易公負公怒周娶曰所未得方駕也是以表而出之

莊姜

莊姜者衛莊公夫人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姜于世爲不賤矣以言乎姜之美則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而美目盼姜始說于衆鄭翟萊以朝國人見之而相語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然而莊公爲人狂蕩暴疾謔浪笑傲已傷是悼之心莫往莫來徒增顧言之嚏乃如之人逝不古處胡能我顧也乃如之人逝不相好胡能我報也乃如之人德音無良胡能不忘也悲夫悲夫以姜之美姜之賢而不荅于莊公覯憫于群小以至悲照臨于日月痛絺綌于淒風碩人襲衣國人所由作也姜既無子戴嬀生子完姜以爲己子嬖人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姜惡之莊公沒完即位爲桓公州吁弑之戴嬀大歸于陳姜送之野佇立以泣作燕燕于飛其卒章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展如之人靡曰不思栢舟之靜思而有摽也綠衣之古思而實獲也終風之我思而悠悠也歸于先君之思思無邪矣凱之南棘之東沫之鄉淇之上臺有泚牆有茨匏有葉梁有狐人兄人君胡天胡帝

邦之媛也女之行也胥如此也終溫淑慎而有碩人彼碩人敷變彼同人仲氏任只仲氏者何戴嬀也戴嬀者何莊公取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故曰仲氏

鄧曼

鄧曼者鄧侯之女爲楚武夫人魯桓十三年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魯莊四年楚子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齋入告夫人曰余心蕩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以夫人之明慧也策莫敖之必敗審王祿之已盡而不知其父之國亡於己之子故曰鄧由楚滅曼亦不幸而子熊貲哉

息嬀

息嬀者息侯夫人也魯莊十四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思悅嬀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入之楚文卒令尹子元欲蠱嬀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嬀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曰婦人不忘襲我反忘之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子元歸自伐鄭

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執而梏之申公鬬班殺子元嗟夫一婦二夫嬀之自歎誠然矣忍死不言卒伸繩已之痛君子哀其志也聞萬而泣嬀豈卒於淫者乎迹嬀始末雖稱未亡人於楚宮而有拳拳於息之心故不曰楚夫人而曰息嬀不以嬀與楚文也若夫以嬀故滅息入蔡殺處宮之子元一婦人而傾二國二君一令尹邑禍之傾人信哉

姜氏

姜氏者齊桓公之女晉公子重耳適齊公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宅桓公卒孝公卽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書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嗟夫他年絳宮之

入此日桑下之謀也姜氏一女子耳乃能誅蠶妾而勸公子含贪禍之嘔而惕上帝之臨然則公子之名姜名之公子之志姜志之也豈其娶妻必齊之姜然歟否歟

介母

介母者晉公子重耳從亡之臣介之推之母也文公賞從亡者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已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曰身將隱焉用文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君子曰非獨之推難也乃其母能舍生而取義能取義而成子也使其母有求祿求知之心必不能偕隱其母有求祿求知之心而其子逼之以偕隱是其子受

己之名矯己之節而不恤其母之死之推不可以為子不可以為人矣曰其母無其心而有其言奈何曰以觀其子也故曰盍亦求之亦使知之亦之者疑辭也可不可未定之辭也既而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能之與之偕之者喜而同之之辭也夫固疑其子之未能如是而喜其能如是遂與其能如是而偕之也母偕之推也非之推偕母也遂隱而死母則決於死矣非是母不生是子非是母何以成是子乎

趙姬

趙姬者晉大夫趙衰之妻文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

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盾者何叔隗子也叔隗者何翟女也前此文公居翟翟以二女與公公以叔隗與衰故叔隗居前也他日盾為卿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為旄車之族使屏括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旄車者何公行也晉有公族餘子公行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餘子者何適子母弟也治餘子之政庶子者何妾子也掌率公戎行盾為旄車括為公族蓋以庶自居以嫡與括矣厥後樓嬰放於齊同與括不獲終於晉姬之子不及隗之子也姬早識之趙氏之難不絕如綫

韓厥言於景公乃立武而反其田數傳而籍昌寖大以化家為國也微厥之請後誰為趙氏言者厥者何盾所舉之司馬也武者何盾之孫也要非姬之知盾不及此君子曰趙衰三讓所讓皆社稷之鎮趙姬再讓所讓皆子孫之基姬之德克配厥夫姬之仁克開厥後矣

樊姬

樊姬者楚莊夫人也莊罷朝而晏問其故曰今且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姬曰賢相為誰曰虞丘子姬掩口而笑莊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

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莊以姬言告虞丘子稽首曰有之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卒以霸楚姬之力也又楚莊好獵姬爲不食禽獸之肉莊聞而罷獵大哉姬乎乃能進賢爲國又能使賢人不出婦寺之手而俾在官者之推賢而讓能嗟夫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姬獨化其妒心俾宮壼有魚貫之美充其善志俾外廷有拔茅之茹彼掩袂工讒以喪其君國者禍心之藏係於不能去其妒心故耳吾將橫沅湘之素波搴芳洲之杜若不知松栢蕭蕭復與洞庭木葉共千古矣唐相國張九齡過郢城西北見樊妃冢因感而有詩曰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妃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舊國皆湮滅先王亦莫尋惟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牢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墻時直上荒徑或斜侵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思窈窕黃鳥役哀音足爲樊姬開生面矣

定姜

定姜者衛定公夫人獻公之嫡母也魯成十四年定公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公不可旣歸晉侯使郤犫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公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爲太子公卒夫人姜氏旣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林父盡寘重器於戚而甚善晉大夫魯襄公十年林父卜追鄭師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十四年林父逐獻公公出奔齊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君子曰姜知復宗卿之可以安國而不能使林父之不逐其君知立是夫之必以禍衛而不能使子鱄之獲主社稷其所知者己也所不能者人也婦德三從從人而已可以不能相苛乎

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穆姜之女成公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春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夏五月齊人來媵再書來媵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侈者何大也伯姬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

能容也十五年宋公固卒固者何　公也故伯姬曰共姬三十
年夏五月癸巳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
譆譆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何
見乎以災卒火迫姬舍左右再曰夫人避火姬曰婦人之義傅
母保母不在宵不下堂傅至矣保未至遂逮乎火而死左氏曰
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子曰婦人以貞爲行者也
姬之婦道盡矣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
以書隱之也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書其所爲此
何以書遍刺天下之大夫也貶而稱人所以刺也曷爲貶公羊

子曰卿不得憂諸侯也左氏曰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旣而無
歸卿不書不信也穀梁子曰不言災故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
何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君子曰書宋災之故循
之乎錄伯姬也姬之賢著乎春秋姬之言志乎金石故歸而三
國爭媵卒而諸侯大夫相聚而謀宋災書其歸書其卒書其葬
兼書其卒于災之故以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杞梁妻

杞梁妻者齊大夫杞殖之妻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襲莒杞殖
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莒子伐之獲杞梁莒人行
成莊公歸遇梁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公弔諸其室越二
百餘載而齊人髡猶嘖嘖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
俗華周者何華還也左氏言獲梁而不言獲周則未知周妻之
善哭以何日也若夫杞婦之善哭則在禮不在聲矣其以禮予
君其以禮成俗也俗之變變於禮則可變於聲則不可

叔向母

叔向母者晉大夫羊舌職之妻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
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
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及范宣子逐欒盈殺叔虎而囚

伯華叔向果如母言叔魚生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
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及邢侯之獄魚以賄殺
復如母言叔向欲娶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
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
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
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
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
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
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

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
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伯石長黨
於祁盈晉殺祁盈及伯石遂滅羊舌氏終如母言君子曰毋智
也非妬也而以妬傳非妬厥子且以叔向之賢而不能終於甚
美甚惡之戒尤物移人賢者不免信矣龍蛇禍羊族也虎豕敗
羊名也豺狼覆羊宗也天實爲之母如天何雖然母亦多言矣
關關彼鳩何必非甚美之左右肅肅彼嘒何必皆甚惡之衾裯
振振之麟趾麟角何必預分其龍蛇而山澤閉之哉樛木逮下
螽斯宜爾福履所以歸樂只也母也覩此智有餘而仁不足矣
妬以智行智不庇厥宗焉母以妬傳有以夫

敬姜

敬姜公父文伯母季康子從祖叔母也康子曰主亦有以語肥
也姜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雖然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
後世有繼子婁聞之曰善哉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婦
學於舅姑者也他日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
寢門弗應而入康子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罪乎曰子弗聞乎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
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
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皆非吾所敢言
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

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姜聞之怒曰祭養尸饗養
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
子曰養哉睹父逐一人以遲不有伯母羊斟子公見於魯矣文
伯退朝朝母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
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
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
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
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

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
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
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
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
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
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
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
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

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
也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敬姜祭悼子康子與
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子聞之以爲
別於男女之禮矣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
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
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以合意歌以詠詩也今詩以
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康子之毋死陳褻衣姜曰婦人不飾
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文伯卒姜據
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
室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

也必多曠於禮矣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
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毋
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
子也子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
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姜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子曰知禮矣愛
而無私上下有章由是觀之姜之知禮所以知子也方其室子
而歌綠衣之三章謂姜方衆艾而汝又發之志戒也好內女死
毋之知子不於洵涕掐膺之日而於詠詩合室之日逸淫志善
毋之知子又不於詠詩合室之日而於備官勸績之日矣君子
能勞後世有繼朝夕脩我無廢先人旨哉姜言非獨以訓其子

亦非獨以命季氏也我思姜言實獲我心是以衆著其說爲
乎衆著備美也

莒嫠婦

莒嫠婦者其夫爲莒子所殺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
度而去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師至紀
城嫠婦以紡投諸外或獻諸書書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
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君子曰一嫠傾城匹婦勝乎戒之哉怨豈在明萌於絲髮嫠婦
之紡寸寸皆血縷也積之數十年酬之一日讓之漆身軻之淬
七不及嫠之一紡也嫠婦何人何慚烈士傳不著報仇名哉

女娟

女娟者津吏之女趙簡子伐楚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
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心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釋不誅將
渡楫檝者一人娟請備父役簡子不許娟曰湯伐夏左驂牝驪
右驂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騵而克紂君但
欲渡耳用一婦人何傷因作河激之歌以鳴其意簡子悅曰昔
者夢娶豈此女耶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曰婦人之道非媒
不嫁妾有嚴親在不敢聞命簡子歸納幣於其父而娶爲夫人
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不違及爾同死河激鳴意葑菲
當前婦道須婦德音靡忒矣

漸臺女

漸臺女者楚昭夫人王出游留夫人漸臺聞江水大至急使人迎之忘持符夫人不往使者曰水且至取符恐後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貞女義不犯約死一節也寧畏死乎使者取符水決臺崩流而死君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漸臺悠悠固夫人之溝壑也義不犯約何患於喪志以立之勇以行之貞女乎烈女乎

季芊

季芊者楚昭之妹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楚子取其妹以出涉睢奔鄖鍾建負芊以從旣復國將嫁芊

辭曰所以謂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遂以妻建以爲樂尹君子曰鍾建負芊芊亦不負鍾建芊也不爲處宮之人別無遠嫌之術從一而歸固其所也幸則拊背而結褵不幸則斷臂而矢栢斯二者易地則皆然

老萊妻

老萊妻萊耕蒙山下楚王聞其賢請爲輔其妻負畚萊而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萊具言之妻曰妾聞可啖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朴可餌以官祿者可繼以斧鉞妾不能爲人所制投畚而去萊從之或曰老萊隱君子也著書十二冊深明道指辭楚郤聘竟俟妻言投畚之妻亦志同而道合也嗟夫冀郤之野已聞相敬之賓蒙山之陽戴覩切偲之友鈎名者賓逃名者友友乎友乎此婦之口可以卒守乎

黔婁妻

黔婁妻婁卒曾西往弔見其屍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西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西曰何以爲謚妻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謚曰康可乎西嘆曰維斯人也而有斯婦嗟哉黔妻如婁之意邪不可斂康其可謚

子發毋

子發毋者其子楚將也子發攻秦糧絕使人請於王因見毋毋

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將軍無恙乎曰粱肉不乏子發敗秦而歸毋不與見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伐吳有獻酒一器受而注之使士卒飲其下流故戰自力今雖勝非術吾不取子發謝罪然後見之子發之毋戒子於勝後趙括之毋策子於敗前括毋何智發毋何賢智者知敗難支國壞賢者知勝卒使軍定

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國漆邑之女過時未嫁倚注而號鄰婦問故曰憂吾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歸嗟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不

能爲主憂能爲主死乎憂君之女望國爲歸亡國之臣視君如
路矣

義姑

義姑魯人戰國時齊師伐魯及郊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軍
至棄小者抱大者而走軍問故婦人曰大者亡兄之子小者吾
所生也罪義之與食而去

義繼母

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死於道者吏執其二子兄曰
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以告王王名問其母泣對曰殺
其少者王問故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其父臨卒謂

妾曰善視之今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
王高其義皆赦之號曰義母

鮑女宗

鮑女宗者鮑蘇妻養姑甚謹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姒曰
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從一爲貞以順爲正豈有專夫室之愛
爲賢哉事姑愈謹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樂羊子妻

樂羊子妻梁國穀亭人羊子嘗得遺金歸妻曰志士不飲盜泉
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以汚行乎羊子捐金遠學
一年來歸妻乃趨機斷織曰夫子積學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

何異於是乎羊子終業七年不反妻紡績以養姑兼餽羊子後
盜欲犯之引刀自刎太守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韓憑妻

韓憑妻者封丘息氏也憑爲宋康王舍人其妻息氏美王欲之
捕舍人築靑陵臺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
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
宋王又作答夫歌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遂自縊而
死君子謂烏鵲答夫二歌不愧於國風矣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行露之鼠牙速訟亦不女從也妾是庶人不樂宋王柏舟之兩
髦我儀之死靡他也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漢廣之喬木不可休

游女不可求也聞其語可涕而可歌思其人可風而可雅臣既
悲其意之悽愴復壯其詞之激烈未敢謂刪後無詩亦未敢謂
古今人不相及也

無鹽女

無鹽者齊之醜女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昻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衒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
謁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謁
者以聞左右皆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顏女子也王名而見
之曰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女曰
無有竊慕大王之高義耳王曰雖然何以告寡人女乃揭目銜

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大王之國西秦南楚外有敵難內聚姦臣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珠璣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在側邪佞當門諫士絕息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一聞寡人之殆於是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拾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爲后而國大安君子以爲齊宣之好色必不好無鹽之醜女微獨齊宣卽使好德如虞帝姬文豈能取臼頭深目折腰出胸者而被以袗衣樂以鐘鼓乎採其善言爲宮壼式重其貨賄俾獲所歸於閭里之曠夫賢賢易色與百姓同之可也豈必施象服於大節倚衾裯於漆膚撫昂鼻結喉之異態而曰如山如河艤銜齒拊肘之幻容而曰胡天胡帝哉

威后

威后者趙惠文之后也秦攻趙求救於齊太后聽左師觸讋之說以長安君爲質齊師乃出後齊王使使至趙書未發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趙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

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客爲秦誘建朝秦建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之四十餘年不被兵者君王后也建之餓於松栢之間者客也

節乳母

節乳母者魏公子乳母秦破魏殺諸公子一公子不得令曰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何居乳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不爲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母與公子同死秦王葬以卿禮祀之大牢嗟哉乳母非魏之子孰與同死詩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彼雖充耳吾不爲此傷哉乳母微故臣之逢胡爲乎澤中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豈惟莫同𧮫爲首戎故臣何人臣將列諸魯之羽父楚之商臣乳母何人母廼叔仲惠伯公孫杵臼之後身

孟姜

孟姜陜西同官人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沿城痛哭城爲之崩尋夫骨無辨齧指血驗得之負歸葬畢卽死石穴中嗟哉孟女適范三日長城永訣寒衣孰

原缺第三十四葉

衣指血空留杜詩曰暮昏晨告別無乃太怱忙又曰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思深哉生離之悲聲中有血然猶不如孟女之生異室而死同穴也

附文嬴穆姜南子

文嬴者秦穆公女前妻晉懷公圉故曰懷嬴圉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曰與子歸乎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圉既逃歸秦穆召重耳至歸女五人懷嬴與焉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穆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

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惟命是聽公子乃歸女而納幣且迎之文公復國元年春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公卒襄公敗秦獲其三帥文嬴爲之請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請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許之嬴生公子樂襄公卒賈季欲立之曰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季名公子樂盾使殺諸郫

穆姜魯宣夫人子成公立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而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僑如通於姜欲去季孟公將如晉姜送公使逐二子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而後行公自晉歸逐僑如襄九年姜卒於東宮始往而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在下位而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以姜之文也賦詩而慰臣勞解易而知已過然一

失其身四德俱棄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雖詩易曷稱焉

南子者衛靈公夫人公爲夫人名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告人曰速禍余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夫人嘗與公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有頃復行夫人曰是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君子不以冥冥易行伯玉君子也使人視之果然孔子至衛夫人使人

謂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珮玉聲璆然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後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斯言也爲靈公言歟爲南子言歟艾豭之求悅朝之美也聞車聲而知君子鳴珮聲而禮聖人夫人亦竊慕好德之名矣

卜之奇曰有以夫車牽之什所繇仰高山於季女也以季女爲高山置鬚眉何所哉神農虞夏逝不古處春秋而下皆妾婦之侶耳降此以往或妾婦所羞與矣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臣是以歷紀諸閨取言行之可見者傳其始末而次序之何以始乎大姒大姒者資生之坤元陰律之大呂也其諸或以節義高或以貞良署或以明哲推或以賢淑舉或書其罕或書其巨以諸閨從后妃之後或來者不拒乎何以附文嬴穆姜南子悲彼婦之大德踰閑而小德難抒也中冓之言不可貯也雖以嬴之姣姜之文南子之慧不可爲諸閫筐筥也此胡天胡帝所以流連乎邦媛叔兮伯兮亦惟空嘆乎和女也

稽古篇卷之四十一終

稽古篇細目　酉部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四惡總傳第二十二 一曰虐 二曰貪 三曰淫 四曰酗

驩兜者帝鴻氏不才子縣者顓頊氏不才子兜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謂渾沌縣方命圮族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堯命治水堙洪水而汨陳五行是謂檮杌舜放驩兜於崇山殛縣於羽山此虐人自虐之始也

伯封者夔娶有仍氏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羿滅之夔以不祀此貪人墜宗之始也

寒澆者浞之子澆淫佚其嫂少康因獵而襲殺之天問曰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館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歧澆嫂也少康夜襲得歧頭以為澆并斷之此淫人殞身之始也

羲和者夏后掌日月之官仲康肇位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此酗人畔官之始也

履癸者夏桀也暴戾頑很貪虐荒淫諸惡備矣史志其酒池糟隄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湯放之死於亭山夫自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以酒亡天下自桀始也

武乙者殷后也乙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在位四祀獵於河渭暴雷震死帝乙而死於震天之戒虐為何如乎

受辛者殷紂也為炮烙之刑斮脛剖心虐也厚斂以實鹿臺盈鉅橋貪也酒池肉林男女裸逐與妲己為長夜飲淫也酗也武王伐之焚而死紂罪浮于桀受禍亦浮于桀

周厲王名胡王心戾虐詩人作刺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道路以目國人相與畔襲王王出於彘

尹氏者周太師南山之什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又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罪其虐也

皇父者周卿士十月之六章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罪其貪也

榮夷公者厲王卿士榮公好利既為卿士諸侯不享桑柔之什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芮伯所刺也

周幽王名宮湦寵褒姒而廢申后黜太子太子奔申王伐申欲殺太子申侯遂與犬戎伐王殺王於驪山下

公孫閼者鄭大夫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弗勝魯隱十一年莊公伐許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後為厲公所誅

衛宣公者名晉烝於夷姜生子伋為之娶於齊美自取之生壽及朔新臺之什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醜之也魯桓十六年朔與姜愬伋於公伏盜殺伋其弟壽及焉

公子頑者衛惠公庶兄宣公卒頑烝于宣姜故鶉奔之什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齊襄公名諸兒通於魯桓夫人文姜南山之什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醜襄之通其妹也莊八年無知弑之

鄭厲者名突魯莊十四年傅瑕納之旣入謂瑕貳而殺之又謂原繁曰伯父不念寡人寡人憾焉繁縊而死

晉獻公名詭諸惠公名夷吾懷公名圉獻卽位盡殺晉羣公子嬖驪姬欲立其子魯僖五年殺其世子申生使人殺重耳夷吾二公子出奔獻卒里克殺驪姬子名惠於秦穆姬屬以賈君惠烝之殺里克又殺丕鄭及七輿大夫戰于韓爲秦所獲復國而殺慶鄭子懷公立殺狐毛狐偃之父突文公入使人刺於高梁故曰惠懷無親外內棄之

邾人者與鄫交忿魯僖十九年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惡乎用之叩其鼻以衈社也左氏曰宋襄公命邾子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故曰梁亡自亡

衛成公名鄭魯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懼晉討奔楚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咺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宋六月晉復衛侯公子歂犬前驅叔武迎公歂犬射殺之咺訴於晉晉執衛侯歸于京師三十年秋魯請于晉復衛侯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六與蓼俱皐陶之後魯文五年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公孫敖者魯大夫穆伯爲襄仲聘於莒且爲逆及鄢陵登城見己氏美自娶之文七年仲將攻之公止之使仲舍之敖反之明年敖如周弔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卒于齊

宋昭公名杵臼初卽位卽欲去羣公子以名亂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魯文十六年宋人弑之

齊懿公名商人刖邴歜之父使歜爲僕納閻職之妻使職參乘魯文十八年歜與職弑之

晉靈公名夷皐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諸大夫而觀其辟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趙盾驟諫伏甲將殺之盾出亡魯宣二年趙穿弑之

羊斟者華元之御叔牂也魯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元獲呂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

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殘民以逞宋以兵
車百乘文馬百駟贖元於鄭半入元逃歸立于門見叔牂曰子
之馬然也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宣十四年楚子使申
舟聘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
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秋楚子圍宋閏
九月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君子曰斟不足責也華元宋之
賢臣也始以失御而喪師既以殺使而禍國惡得賢

陳靈公名平國孔寧儀行父俱陳大夫公與二子淫於夏姬衷
其衵服以戲於朝殺其諫臣洩冶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
亦似君魯宣十年徵舒弒之二子出奔

黑要者楚連尹襄老之子魯宣十二年邲之戰襄老死其子黑要烝
於夏姬爲子反所殺

巫臣者楚申公屈巫也魯成二年楚討陳莊王欲納夏姬巫臣
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淫也淫爲大罰若興諸
侯以取大罰可乎哉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不祥人也是
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人生實難其有
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
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
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
罃之父成公之嬖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
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欲求好
於晉必爲晉請王遣姬歸巫臣聘諸鄭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
陽橋之役使屈巫聘齊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以姬行將奔
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爲邢大夫

晉趙嬰齊者盾之弟通於莊姬朔之妻也魯成五年原屏放諸
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二昆其憂哉

叔孫僑如者魯大夫通於穆姜將去季孟譖成公於晉十六年
公逐之奔齊復通於聲孟子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
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慶克者齊大夫通於聲孟子其子慶封與盧蒲嫳氏易內而飲

酒淫人固有兮冶也

晉厲公名州蒲多內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立其左右
遂殺三郤分其室以與婦人魯成十八年晉人弒之

游眅者鄭大夫子明魯襄二十二年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
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齊莊公名光殺靈公之姬戎子尸於朝通崔杼之妻東郭姜魯
襄二十五年崔杼弒之

公孫黑者鄭大夫子晳駟氏也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子
晳强委禽焉卒歸子南晳欲奪之子南以戈擊之傷魯襄三十
年與良霄爭政攻而殺之昭二年子產誅黑

伯有者鄭大夫良霄霄耆酒爲窟室而夜飮酒擊鍾焉朝至未
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
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飮酒子晳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醒而後知遂奔許旣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
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

蔡景公名固爲世子般娶楚女通之魯襄三十年般弑景公

楚子虔僭號靈王魯襄三十年爲令尹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
室旣弑郟敖殺太宰伯州犂昭四年使椒擧如晉求諸侯問于
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
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諸侯其
來乎對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
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所
及也十一年召蔡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伏甲而
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
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曰克哉蔡侯獲
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然肸聞之不信
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
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
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

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
也冬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十三年被弑于乾谿

季平子者意如也昭十年伐莒取郠獻俘用人于亳社

羊舌鮒者晉大夫叔魚魯昭十三年平丘之會鮒攝司馬次于
衛地淫芻蕘者衛使屠伯饋叔向羹與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
貳況衛在君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
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
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明年晉邢侯與雍子爭
鄐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雍子納女於叔魚蔽罪邢侯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君子曰官事不攝有以也夫叔魚一攝
司馬再攝晉理若餓豺豕焉貪人之不可以攝也雞鳴孜孜猶
恐失之

鬭成然者楚令尹子旗有德於楚平與養氏比而求無厭平患
之魯昭十四年平殺成然而滅養氏之族

楚子居僭號平王爲太子建娶秦女美自取之使殺建建奔鄭
殺其傅伍奢及其子尚伍員奔吳後員入楚鞭其尸

周景王名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旣除喪以文伯宴
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
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鎭撫其社稷故
能薦其彝器晉居深山戎狄與鄰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

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毋弟也其反無分乎
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
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
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
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
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
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談不能對賓出王
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談歸以告叔向向曰王其不
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王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

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
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用之昔桓王使家父求車於魯君子以為非禮諸侯不貢車服
天子不私財

邾莊公名穿魯昭十八年襲鄅藉稻入鄅盡俘以歸反鄅夫人
而舍其女宋伐之魯定二年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
之杖以敲之明年春莊在門臺臨庭閽以缾水沃庭莊望見之
怒閽曰夷射姑旋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
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廢爐之災
所以報俘鄅之虐也閽人以譏搆釁射姑以酗抬右禍所從來
多起于細故也

庚輿者莒子虐而好劍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其臣烏存帥
國人以逐之魯昭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來奔

梁丘據者齊景公嬖臣子猶也高齮者子猶家臣景公將納魯
昭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齮能貨子猶
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齮以錦示子猶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
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止景無納昭

范獻子者晉大夫士鞅魯昭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會於扈宋
衛皆固請納公獻子取貨於季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俱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
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
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有十年之備有齊楚
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
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
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乃辭小國而以難復魯定六年宋
樂祁使晉主於趙簡子獻楊楯六十獻子言於晉定執樂祁八
年簡子言於定公將歸祁獻子欲質祁之子祁卒於太行止其
尸以求成范鞅之貪貪而虐矣

祁勝鄔臧俱晉祁盈家臣勝臧通室魯昭二十八年盈執之勝

賂荀躒言於頃公執祁盈盈之臣殺勝與臧晉人殺盈勝與臧
以淫劓膚以賂執主死有餘罪也躒與頃乃為淫人吐憤惡直
醜正豈不信歟

子常者楚令尹囊瓦也魯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
獻一佩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
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
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獻佩於子常子常命有司曰蔡君
之久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
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如晉以其子元為質而請伐楚晉

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楚
自昭即位歲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為質四年冬蔡侯吳
子唐侯伐楚楚師敗績子常奔鄭吳入郢

子然者鄭大夫駟歂也魯定九年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
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
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
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季魴侯者康子之叔哀五年齊悼公來魯康子以其妹妻之即
位而逆之魴侯私通焉齊侯怒伐魯以季姬歸

吳夫差者僭稱王吳將伐齊勾踐來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
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豢吳也諫不聽使於齊屬子於鮑氏反
役夫差賜之屬鏤取鴟夷盛其屍投諸江魯哀十三年越滅吳
夫差自殺以袂蔽面曰吾無以見胥也

衛莊公名蒯聵渾良夫者孔氏豎蒯聵為太子時使戲陽速殺
其母南子不克而奔晉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為君晉納蒯聵
于戚因良夫適伯姬氏伯姬蒯聵姊也私於良夫蒯聵與良夫
盟曰使我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伯姬遂劫其子孔悝而盟
之以逐輒立莊既即位良夫與公謀名輒太子疾聞之請殺良
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為虎幄

於藉圃成名良夫食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
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以三罪而殺之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欲翦之見己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為呂姜髢魯哀十七年夢于
北宮見良夫登昆吾之觀被髮而譟及石圃攻公踰于北方而
隊折股竟為戎州已氏所殺及太子疾公子青

晉荀瑤智伯也與亞家分范中行地求地於韓魏與之又求於
趙弗與遂帥韓魏圍趙趙與韓魏密謀殺而滅之

晉幽公者名柳淫婦人夜出盜殺之

衛鞅者商君也為變法令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
孫賈秦民或言令不便或言令便鞅曰此皆亂法之民盡遷於

遑其後莫敢議令鞅用法步過六尺有罰棄灰於道被刑臨渭
論囚渭水盡赤孝公卒秦人車裂以徇
龐涓者初與孫臏共學兵法涓仕魏自以能不及臏名之至刖
而黥之齊使截歸爲田忌師與魏戰于馬陵殺涓
蘇秦者通於燕文夫人偽得罪於燕而奔齊說齊王高宮室大
苑囿欲獘齊而爲燕齊大夫與秦爭寵刺秦殺之
齊湣王名地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併二周殺諫臣
狐援陳舉燕師入齊湣王走莒淖齒殺之
宋君偃者僭號康王射天笞地焚斬社稷曰威服天下鬼神剖
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圖天下諸侯之像於屏而射之天下呼

爲桀宋齊舉兵滅宋而偃死
白起者秦將武安君長平之戰降趙卒四十萬人挾詐盡阬之
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殺降之報卒死于杜郵
秦始皇名政遷母于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旣併天下焚詩書
百家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有石隕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盡
誅石旁居人病死沙丘三年而秦亡
趙王遷信嬖臣讒殺其將軍李牧廢司馬尚秦使王翦擊破趙
而虜之
后勝者齊相受秦間金勸王建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滅五國使王賁擊齊建入朝秦餓而死

秦二世名胡亥殺兄扶蘇而立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
主矺死于杜公子將閭呼天自殺公子高請從死先帝腰斬李
斯咸陽市夷其三族在位三年趙高弒之
臣之奇曰備凶德者謂之惡人古今之惡難以筆舌陳矣凶德
有四不可以四凶盡也而四者每與人相因因其惡未有不凶于
而家凶于而國凶于而身者而亦未覩夫殘賊之夫毒痡四海
而卒棄其民也而亦未覩夫貨悖而出者之沒沒於賄賂而以
谿壑自戕也而亦未觀夫色荒欲敗者之傷彝而毀倫也而亦
未覩乎庶群自酒腥聞在上者之怨于民而怨于神也是以列
四凶德曰虐曰貪曰淫曰酗皆喪亂之伐禍敗之津也是以上

匡戾王下糾傾臣庶幾乎有天下國家者慄慄危隕若四者之
將淪而亦令夫進脩君子乾乾夕惕毋與四者共昏晨其從兹
以希夫丹書之義勝湯盤之日新戒之哉從善如登從惡如墳
善之登也驅于近遙若快輪惡之墳也積于右左若汚塵皇皇
惟敬身身惡遠身善親惡不爲賓善必有鄰

右四惡共八十人

驩兜　伯鯀　伯封　來澆　羲和　履癸　武乙　受辛
周厲王　尹氏　皇父　榮夷公　周幽王　公孫閼
衛宣公　公子頑　齊襄公　鄭厲公　晉獻公　惠公
懷公　郲子　梁伯　衛成公　歜犬　六人　嬖人
公孫敖　宋昭公　齊懿公　晉靈公　羊斟　華元
陳靈公　孔寧　儀行父　黑要　巫臣　趙嬰齊
叔孫僑如　慶克　慶封　晉厲公　游販　齊莊公
公孫黑　伯有　蔡景公　楚靈王　意如　羊舌鮒

關成然　楚平王　周景王　邾莊公　莒子庚輿
梁丘據　高齮　范獻子　祁勝　鄔臧　荀躒　楚囊瓦
萬納歆　季魴侯　吳夫差　衛莊公　渾良夫　晉荀瑤
幽公　衛鞅　龎涓　蘇秦　齊湣王　宋君偃　白起
秦始皇　趙王遷
齊后勝　秦二世

嬖幸總傳第二十三

梁五與東關五者俱晉大夫獻公之所嬖也驪姬將逐太子及羣公子乃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夫以驪姬之寵而猶借言于外嬖豈不以內謀雖成盈廷猶執士蔿君貳國棟之言里克奉祀社稷之諫以二五之耦鋤而平之晉無人矣二五耕而驪姬織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驪姬之謂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二五之謂也

申侯者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旣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至文公乃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胥童夷羊五長魚嬌俱晉厲公外嬖也胥童以胥克之廢怨郤氏夷羊五之田見奪於郤錡長魚嬌與郤犨爭田犨執而梏之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厲公將去羣大夫故三人共譖郤氏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胥童與夷羊五帥車八百將攻郤氏長魚蟜請無用衆三郤將謀於榭蟜皆以戈殺之皆尸之朝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言于公曰不殺欒書中行偃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强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犇翟欒中行遂圍公于匠麗氏殺公及胥童嗟夫殺三郤者三嬖也而非三嬖也三郤之罪非欒書免楚王納孫周之譖則厲公斷不忍尸三卿厲公不忍尸三卿三

嬖能刺三郤乎書既假手於公及三嬖而復以三卿之故偕中行殺公及童書之逞志虧君以亂晉國而誣晉民也久矣宜欒氏之卒滅于晉也雖然公不昭私必不去舊不去舊必不作難雖有蝎譖何繇入焉善夫范文子之言曰自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戰若不勝晉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君將伐智多力厚其私暱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徙退者將與幾人此三郤之室所以卒分而匠麗之謀可不約而合也多私之戒君人者可不慎諸

豎牛者魯叔孫豹之寵豎也初穆子以僑如之故去魯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餽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穆子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

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穆子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名仲牛許而不名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

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嗟夫以叔孫之明哲而惑于一夢困于一牛也季札之在魯也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彼奉雉豭喙之豎何善可好而寵之爲政殺孟弃仲僅由一言寘餽寘虛終于三日也悲夫徵昭子之赫然一怒孟仲之子投其首于寧風之棘彼將亂其室而盡披其邑若敖之鬼將餒又不弟叔孫之饑渴也

梁丘據者齊大夫字子猶與大夫裔款俱景公之所嬖也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及景公將納魯昭公命無受魯貨子猶受季氏之幣錦言於公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有罪於鬼神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公從之公所嬖復有莊賈監司馬穰苴軍恃寵後至爲穰苴所誅以殉于茶之故復有王甲江說王豹悼公立殺甲拘說而囚豹然總不如據與款之爲甚遄臺之樂牛山之涕據與款未嘗不居左右喜亦喜而憂亦憂也

彌子瑕者衛之大夫靈公所嬖也彌子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公

公曰愛我哉以我之故忘其口其母病矯駕公車以歸公聞之曰孝哉以母之故忘其刖罪侍寵而竊國柄至令子路以衛卿餌孔子孔子辭之以命其時有癰疽與侍人瘠環亦共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公曰昔日臣夢見君公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公曰善及聞史魚尸諫之言乃退彌子瑕等而進蘧瑗司空狗彌子此時亦色衰愛弛矣

向魋者宋之桓司馬景公所嬖也公弟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厥後向魋謀害景公公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乃名其兄左師向巢仝攻魋魋入于曹以叛曹民叛之魋奔衛復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嗟夫以向魋之凶人而宋景為之閉門腫目異矣哉楚宣王為安陵君而抑狂兕魏安釐為龍陽君而慰前魚總不如宋景公為桓司馬而朱白馬之尾鬣可發千古一笑也魋乎魋乎成爾石槨亦當泣數行下而進曰君毋令臣如前所得魚也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試黃泉蓐螻蟻

嬖奚者趙簡子所嬖也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於簡子曰御之拙也一至於良良聞而請復之彊奚而後就車一朝所獲乃至十禽奚反命於簡子曰御之神也一至於良簡子曰我素知良善御今使掌與汝乘以命王良良對曰御有正道射有正法詩云不失其馳舍矢知破是也今我始也範我馳驅奚不獲一旣也為之詭遇一朝獲十詭遇者小人所為也我不能從小人以詭明矣故孟子贊之曰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夫嬖奚之嬖只合比於簡子耳伯樂何人而與奚比乎初伯樂與尹鐸有怨簡子將殺鐸聞伯樂之諫曰微子吾幾不為人以免難之賞賞鐸鐸以其賞如伯樂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尹鐸良大夫也伯樂不與比而比於奚乎夫以伯樂之材鐵之戰能止兩鞁之絕與伯樂之忠晉陽之怒能全壘培之增如斯人不以同家國之變而欲令其執嬖人之綏也簡子終不得人矣

占夢嬖人者衛莊公所寵也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僖子奔晉嗟夫我聞在昔古有以夢卜任大臣者未聞以夢卜逐大臣也莊公眞夢夢矣去其西南復去其東北衛且無臣北宮之夢又且見告謀之占夢將誰逐乎股肱旣盡宜其折股而墜也

安陵君者名壇失其姓楚宣王之嬖臣也入則編席出則陪乘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宣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顧安陵君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臧倉者魯平公之嬖人也樂正子告平公公命乘輿將見孟子倉聞之告於公曰孟子匹夫耳公輕身見之以爲賢耳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前葬父後葬母母之衣衾棺槨踰於父是後喪踰前喪也厚其母而薄其父可以爲賢乎公乃止樂正子復見公公辭以或人之言樂正子乃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嬖人臧倉阻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行或使止或尼皆天也非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何爲者哉嗟哉臧倉欲個寵於平公以自媚則以身請殉如江乙安陵之謀耳前葬後葬何預彼事而高談禮義爲賢者羞乎孟子聞之而曰遇不遇之故天也非人也彼雖不畏于天不愧于人高高在上臧氏之子雖有南箕之舌不能取蒼蒼而婁斐之矣

靳尚者楚懷王之寵臣也始與上官大夫共毀屈原屈原既遠因外交張儀內結鄭褏以壅蔽懷王之耳目王怒張儀之欺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搆兵於秦雖屢挫而懷王怒不已秦請割漢中地以和懷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願請往遂如楚王拘儀將殺之儀因厚賂靳尚尚謂王曰殺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褏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所最暱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歡從之欲因儀內之

王王必愛秦女資强秦以爲重勢必爲王后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于子益賤而日疏矣褏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尚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褏遂說王出儀恐其敗己也尚謂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尚之仇也謂魏國之用事者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儀窮則子重矣秦楚相難則魏無患矣旄果令人要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搆兵而戰爭結交於魏旄果大重嗟

哉近習用事之人如靳尚者可謂姦人之尤矣內納鄭褎且爲儀亟相結外交張儀且欲因而事秦觀其告褎之言曰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此尚意中事也張儀旣出自請隨儀以其大有功於儀欲因儀見秦王而挾秦以自重於楚耳懷王不悟是信是使宜武關之卒入也楚小臣何人廼能假手於魏以除國患彼近習用事之人捷捷幡幡謀欲譖言不知一日離其君而豺虎食之矣

建信君者趙孝成所嬖獨操國柄貴於趙或謂建信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曰奈何曰金騏而走者五

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再拜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懷沙曰任重載盛陷滯而不濟葺之謂也若夫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固庸態也彼建信者趙之邑犬耳而孝成獨悅其庸態焉謂之何也

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皆楚頃襄嬖臣也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莊辛謂王李四子楚國必亡不聽秦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城陽乃召莊辛而遠四人

龍陽君者魏安釐王之嬖臣也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爲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涂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能無涕出乎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暴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

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有德非用智之術也噫嘻魏於是日秦人將竭澤於兩河矣之子于釣誰綸之繩而猶依依於共船之涕也遲數十年而有大梁之灌舉國爲魚矣安得起龍陽而泣之

臣之奇曰國之大柄誠不可假人以須臾也彼近習寵幸之臣當時之君以爲供頤氣而俟奔趨者耳而不知斯人之未得所欲也行似忠而貌似愚其既得所欲也俾其君恣而蔽其民惑而誣大則比周於外爲姦爲軌小則壅閉於中爲鼠爲狐長魚之禍厲司馬之禍景豎牛之禍叔孫身亡國敗而猶未能相圖

也悲夫悲夫是以人有恒言桑雍之乘無時或間叢神之假討日而枯有國有家者毋使桑雍乘之叢神假之則內外承無虞矣

稽古篇卷之四十三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讒人總傳第二十四

共工者少昊氏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堯曰靜言庸違象共滔天舜卽位流於幽州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帝曰朕堲讒說震驚讒人之可畏可堲也自唐虞已然矣

趙梁者夏桀臣教桀無道勸以貪很天下顫怨而患之

崇侯虎者殷紂所變譖西伯行仁義紂囚西伯於羑里後西伯伐崇執訊攸馘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紀侯者譖齊侯不辰于周夷王烹之後齊襄滅紀復九世之讐也公羊子以爲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暴公者爲周卿士而譖蘇公蘇作何人斯之詩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其卒章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蘇之作歌以極反側也

虢石父者周幽王任以爲卿善諛好利與褒姒比而譖廢申后太子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皆畔王室始騷

鄭詹者鄭之佞人魯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鄭之微者也何言乎執詹甚佞也秋鄭詹自齊逃來魯甚佞也曰佞人來矣

佞人來矣重言來者病晉知佞人而受之信其計謀以取齊淫女丹楹刻角卒以後敗也

轅濤塗者陳大夫申侯者鄭大夫魯僖四年召陵之師歸濤塗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桓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桓說與之虎牢執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陳成歸濤塗濤塗怨申之反己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齊伐鄭鄭殺申侯以說於

齊用濤塗之譖也此兩譖者具能以舌相傾矣轅執而申殺非舌鋒有利鈍也申美賜城為己也轅遠齊師為國也轅為陳申獨不可為鄭乎殺人媚人而且病其國以千大國之賜宜其及也申以術傾轅轅即以其術反中之何相報之速也詩曰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此之謂矣

世子華者鄭文公世子魯僖七年甯母之盟鄭伯使世子華聽命子華告齊桓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桓將許之管仲曰子不奸父命子華為鄭世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其大焉不可聽也十六年鄭伯殺子華其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而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臣以為鄭伯之殺子臧非惡其服也以其附子華之奸也其兄為營營之蠅以禍其國其弟為躍躍之兔以喪厥軀洣倏而冠奚取乎鷸鷸毀巢豈惟鷸之罪哉

優施者通於晉獻之驪姬教姬夜半而泣譖太子申生以得眾而謀君又為集菀集枯之歌懼里克以退伏卒使晉獻殺其世子晉亂五世始定

蔿賈者楚工正伯嬴也關般為令尹越椒為司馬賈譖般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賈囚於轑陽而殺之

郤至郤犨郤錡俱晉大夫魯成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

及欒弗忌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伊戾者宋平公寺人公之嬖妾棄立為夫人生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魯襄二十六年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曰欲速公使視之信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

原缺第五葉

佐也能免我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豎牛者詳見孌人列傳牛欲亂叔孫豹室而有之譖殺其子孟又譖逐其子仲叔孫疾令不見人餓之三日而卒立其庶子舍而相之賂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季孫謀去中軍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其主以媚季也昭子卽位聚其衆而逐牛孟二子殺諸塞關之外

寺人柳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衞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

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魯昭十年平公卒太子居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費無極者楚平大夫魯昭十五年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王怒曰徵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昭十九年使伍奢爲太子建師無極爲少師無寵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夏爲舟師以伐濮無極言于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有甲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

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乃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伯嚭者吳大宰受越寶玉美女之賂勸夫差許越成伍員數諫不聽與嚭隙使齊而屬其子嚭因讒於夫差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前諫伐齊王伐之有功胥恥之反怨望胥徙幸吳敗以自勝其計謀耳其使齊也乃屬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而有外託不可不備之夫差乃賜員以屬鏤與之伯嚭楚之無極

緋緝翩翩不夻人之國喪人之國以自殺其身不已也人畏其冂彼亦口戕口耳

公之魚者季氏家臣桓子遺命康子必名孔子康子立巳葬欲佁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也乃佁冉求

公伯寮者魯人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季孫惑志於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臧倉者詳見嬖人傳樂克言於魯平公將見孟子倉沮之曰君之輕身於匹夫賢之也孟子後喪踰前喪非賢也公乃止之克告孟子孟子曰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上官大夫者與屈原同事楚懷而心害其能原爲懷造憲尹爲草藁未定上官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懷怒而疏原後欲與秦好會原諫無行子蘭勸懷往卒死於秦頃襄立子蘭使上官短原而遷之原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以死悲夫悲夫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其無名也所以存千古之名也長沙賈傅所以造湘流而弔先生也然而檮杌之史於上官子蘭不見其身而聞其聲矣

齊幸臣九人譖田單于齊襄曰安平君與王君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賢士其志欲有爲也王曰召相單來單免冠稽首貂勃言於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單

郭開者趙幸臣廉頗奔魏趙師數困悼襄思頗使覘頗頗之仇開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一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襄以爲老遂不召後王遷伐趙李牧禦之秦遺開金使言牧欲反遂譖於王遷而殺牧秦乃滅趙

臣之奇曰巷伯七章彼譖人者不知其何所謂也聞其聲不見其身登爲斯人譁歟誠愧之也誠畏之也彼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而勞人草草愧之畏之能以殺譖人之鋒而奪驕人之氣乎而亦未聞夫堯舜之君天下也其於庶頑讒說侯以明之撻以

記之而巳而亦未聞夫孔孟之師天下也其於寮之愬倉之阻天以臨之命以治之而巳取彼譖人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而終歸于有昊之投畀也蒼天蒼天能與譖人相安于無事哉臣悲夫讒慝之孔多佞邪之日熾也而人不勝書書不勝識姑指其生亂之必然與戎之必至者以窮反側之奸以明鬼蜮之僞若夫晉之優嚳之豎異之伯嚭楚之無忌維茲四人可以極譖人之致矣戒之哉躍躍毚兔他心所視營營青蠅讒人所肆惟口戕口俾躬處瘁口戕人亦戕自彼譖人者不愧于人人亦棄之不畏于天天且剿之矣

叛人總傳第二十五

共工氏曰康回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俶亂天常太昊氏沒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以水紀官師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勿助女媧氏戮之外紀載共工與祝融戰敗而怒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絕天問曰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蓋謂其誣也

夙沙氏神農氏諸侯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脩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

蚩尤者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于天下兼并諸侯荒淫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君少顥以臨西方蚩

尤曰肆其惡出洋水登九淖以攻榆罔于空桑榆罔遜居涿鹿有熊氏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於中冀因稱其地曰絕轡之野書曰蚩尤惟始作亂爰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徵涿鹿之師四方之民皆挺而走險矣

九黎者少昊時諸侯兄弟九人乘少昊衰末亂拂天常不遵帝命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烝祠薦至顓頊即位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民物以安

三苗者縉雲氏之不才子曰饕餮貪于飲食冒于貨賄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并制無罪不以出

直詭別于是民興胥漸泯泯棼棼方告無辜于上帝舜哀矜庶戮之不辜命禹徂征誓于師曰蠢茲有苗反道敗德位小人而野君子棄庶民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矧茲有苗禹俞其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乃竄三苗於三危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防風氏者夏之諸侯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至春秋時吳伐越墮會稽獲骨一節其長專車吳夫差使來好聘且問之孔子曰敢問骨何爲大子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

爲神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什之數之極也

有扈氏者夏之諸侯帝啓即位享諸侯于鈞臺時有扈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行天罰名六卿以征之不勝六卿請再伐之啓曰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行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

后羿者有窮之君夏之方衰太康尸位羿自鉏遷于窮石距太

康于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淫于原戰而用寒浞以爲
己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外內咸服
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
死于窮門而孟子又曰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爲愈己於是殺羿意逢蒙卽浞或浞之黨也天問曰帝降夷羿
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濱馮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獻
蒸肉之膏而帝后不若書云明德惟馨羿之昏暴宜后帝之不
若矣

武庚者紂子祿父封於殷三叔監之周公攝政三叔流言奄君
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以殷畔成王命周公東征滅武庚誅

奄君辟管叔不言二叔畔者恕之也恕二叔所以罪管叔也周
之畔殷之頑也

鄭莊公名寤生祭足者鄭大夫祝聃亦鄭臣也莊公爲平王卿
士王貳于虢而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桓王立畀虢
公政四月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
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
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
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
也魯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鄭莊不朝王以諸侯

伐鄭鄭莊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
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衛爲右拒
以當陳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
衛不支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
祭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
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聃請從之
莊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
多矣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繻葛之戰始于鄭伯不臣甚矣
取禾取麥射王中肩足與聃俱亂賊之首也三國會伐則言從

王明君臣之義也不言戰不書敗存天下之防也

周公黑肩者周之三公初莊王弟克有寵於桓王屬諸周公辛
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弗從莊王立黑肩欲弑
之而立克辛伯告王遂殺黑肩王弟克奔燕

陳佗者文公子桓公卒佗殺其太子免而自立魯桓六年蔡人
殺陳佗稱名賤之也佗淫于蔡而被殺故賤之

虞叔者虞公弟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旣而悔之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之虞公出奔共池

衛朔者惠公也魯桓十六年冬十一月衛侯朔出奔晉朔何以

名絕之也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
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玆舍不卽罪爾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
人陳人蔡人伐衛人四國所以人魯也人之者逆王命而納朔
也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微者也稱名貴之也善
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罪矣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出入名
以王命絕之也入者篡辭也內弗受也朔搆殺二兄而得立故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朔而立公子黔牟朔藉五國之兵以入
放黔牟于周殺二公子旣殺其兄又逆王命其惡大矣
王子頹者周莊王少子蔿國邊伯石遬者俱周大夫頹之母姚
嬖於莊王有寵蔿國爲之師惠王卽位取國之圃及邊伯之宮

又收石遬之秩故三子奉子頹以伐王王出於鄭子頹享三大
夫樂及徧舞鄭厲公見虢叔林父曰吾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
至今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况敢
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
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亦將有咎夏五月
辛酉鄭伯突卒
易牙開方豎刁者俱齊桓嬖臣管仲病公問之仲曰易牙殺子
以適君開方倍親以適君豎刁自宮以適君俱非人情難近仲
卒公近用三子魯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易牙
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長衛姬之子無虧牙有寵於衛姬
也太子昭奔宋初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公卒遂相攻
以故宮中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蟲出于戶無虧立乃棺
赴立三月宋伐齊納孝公昭齊人殺無虧後開方復殺孝公子
而立昭公潘
叔帶者周惠王少子有寵於惠后將立之而不克食采于甘爲
甘昭公襄王立叔帶奔齊居齊十年王復之又通於王后隗氏
初王怒鄭伯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故以狄女爲后王
替狄后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
王魯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

告難于諸侯晉文乃帥諸侯右師圍溫而殺叔帶左師迎王於
鄭歸周
公弟禦者宋成公弟魯文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左
氏稱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
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昭卽位而葬成公史記云禦殺太子及
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宋人殺禦立昭
鬬越椒者楚司馬子良之子代鬬般爲令尹魯宣四年椒殺蔿
賈於轑陽遂處烝野將攻莊王莊以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于
皋滸伯棼射莊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克息獲三矢椒竊其二盡於是矣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酆舒者潞子嬰兒之相舒殺潞子夫人又傷潞子之目潞夫人晉景公姊也晉滅潞舒奔衛衛歸諸晉晉人殺之
屠岸賈者晉司寇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岸賈將作難乃治弑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盾亡在外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違先君之意而妄誅其後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岸賈不聽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盾之弟同與括盾之子朔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免身生男岸賈聞之索於宮中朔妻置兒絝中及索兒竟無聲乃脫

魯成公八年也書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殺無罪也
公子如者鄭大夫魯成九年晉人執鄭伯成公睔也公子如立公庶兄繻晉歸成公鄭人聞之遂殺繻而迎公繻之死由於如之立也視君不若奕棋可不謂喜亂乎
曹負芻者宣公諸子魯成十七年曹伯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討負芻也
蕩山者宋大夫與魚石魚府皆桓族也魯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共公卒山弱公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治官敢

賴寵乎乃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石曰彼多六勲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不祀也元歸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元不賴寵而出奔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山不書氏背其族也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稱復入者絕而復入惡之甚也石之奔入彭城以叛楚復取彭城以封之故言復入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俱殺鄭卿之盜也魯襄十年冬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駟爲田洫尉氏五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三

子劫簡公以如北宮子駟之子子西子國之子子產尸而追盜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翩尉止子齊司臣子也鄭人納賂于宋宋取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
孫林父者衛卿文子甯殖者衛卿惠子獻公戒二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與言二子怒林父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魯襄十四年夏四月已未衛侯出奔齊林父與殖逐之也何以不書衛侯不君也衛人立公孫剽二十六年甯喜將納獻弑其君剽林父入于戚以叛罪其以戚如晉也

初襄公七年林父來聘公登亦登叔孫豹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吾子其少安林父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林父之不臣識者預策之矣

邾庶其邾畀我皆邾婁之臣魯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人臣無專祿以邑奔叛也書其姓氏著叛臣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一邑閭丘一邑不言及小大敵也何以不書叛書名書邑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庶其之黨也再書來奔惡內也何以惡內叛人之淵藪也

欒盈者晉大夫懷子魯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士匄逐之也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邑也復入者甚逆之詞爲其既絕而復入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盈將入晉由乎曲沃而入也曷爲繫盈乎晉著之也何以著著其不臣也冬十月晉人殺欒盈曷爲不言殺其大夫絕之也何以絕絕其非臣也

慶虎慶寅者陳大夫魯襄二十年陳侯之弟出奔楚二慶所愬也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累上奈何陳侯使二慶去其弟而不能保因人之力然後能克討二慶者非陳侯故稱國以殺也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初二慶畏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公子燮謀同欲之晉楚以爲討黃奔楚自理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及陳侯如楚黃愬二慶於楚楚名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之二慶治城以拒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二慶

臧紇者魯大夫武仲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臧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其要君若何紇與孟孫惡孟孫愬於季武子命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如防請後魯立臧爲始致防而奔齊魯人盟之曰無或如臧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以武仲之智也聞楚伐陳遇陳侯之喪而止陳不聽命紇曰陳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其後楚卒滅陳衛獻公在邾紇如齊唁之與之言虐退而曰衛侯之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與之言道退而曰衛君必復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夫以武仲之智也知陳之亡衛之復而斬關以出據邑請後乃曰紇非能害智不足也何智于人而睋于己乎

慶封者齊大夫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

之故反慮蒲癸癸臣子之有寵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公
膳日雙鷄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子雅子尾怒魯襄二十八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慶嗣謂子家
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十一月乙
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癸與何執寢戈與欒高陳鮑之徒
謀擊殺之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
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展莊叔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封封
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
曰天殆富淫人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
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之四年楚子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
執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之罪何前黨崔氏而弒其君後亂齊國
而伐其君也

燕大夫者史闕其名魯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簡公也史記
以爲惠公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
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是忽其陪貳以自危書出奔而燕伯之不
君大夫之不臣俱見矣

莒牟夷者莒大夫魯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
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書來奔惡內也於

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也也邑而言及以公及私也

欒施高彊俱齊大夫出自惠公施子雅之子子旗彊子尾之子
子良也二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
遂伐二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不勝而奔魯後
高彊適晉范仲行將伐公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不可
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

陳招者哀公弟魯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特以
弟稱者著招之憑寵稔惡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力不能制
而死也招立公子留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
奔鄭冬十月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殺其世
子死其君亂其國者皆招也放之于越爲失刑矣徵師與奐則
未知其與招同惡焉否也

南蒯者魯季氏之費邑宰平子立不禮於蒯蒯將立公子慭而
逐季氏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蒯懼不克以費叛如
齊也書慭出奔不書蒯叛者不以蒯挈慭也

齊豹者衛之司寇魯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殺縶者豹
也何以稱盜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所以賤凶人也曰兄毋兄也
目衛侯累也不能讓其兄也毋兄何以不立有天疾也何疾爾
兩足不能相過如絆縶然故謂之縶

華亥向寧華定俱宋大夫魯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

定出奔陳明年夏宋華亥向寗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三叛繫于宋所以正其不臣也南里繫于宋宋國之地非叛人所得有也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寗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楚遂越師師迎華氏諸侯之戍謀救宋而除其害因請出華氏以為楚功宋從之夫華向誘殺羣公子劫其君取其太子毋弟為質求助於吳楚披其國都以叛罪在不赦也宋不能自討其臣而諸侯之戍不能聲罪致討楚反亢不衷而奬亂人焉雖惡有大小均罪也曰自宋譏之也救宋之大夫不書削之也曰奔楚疾之也傳所稱同奔則有華登華貙皇奄傷省臧士平俱三叛之黨也

蔡東國者靈侯太子有之子魯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命蔡人出之也史記稱東國攻平侯子朱而自立是為悼侯

王子朝者景王庶子尹氏名伯毛伯俱子朝之黨魯昭二十二年王崩王室亂變京師而言王室刺周室之微庶孽敵嫡如一家之亂也劉子單子立王猛未踰年而卒明年秋天王居于狄泉猛弟敬王也稱天王著有天子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也書尹氏著基亂之臣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奔直奔也謂諸侯緩追逸賊任其奔而莫忌也

烏存者莒大夫魯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庚輿虐而好劍鑄成必試諸人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立道左懼將止苑羊牧之曰君過之存以力聞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季孫意如者魯卿平子昭二十五年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也公何以奔意如逐之也意如何以逐公公聽公若公為之謀遂伐季氏意如登臺而請請待於沂上請囚于費請以五乘亡俱弗許孟孫叔孫帥徒救季氏公徒潰而公孫于齊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叔孫舍卒為意如所欺而祈死也十二月齊侯取鄆取以居公也明年夏公圍成齊景將納公

以予猶受意如貨而止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謀納公而不能也二十八年秋列國大夫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晉士鞅取貨於意如而止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明年冬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意如葬于墓道南也意如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

黑肱者邾婁之臣魯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不言邾黑肱別乎邾也賤而書名重地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己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

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夫概者吳闔閭之弟魯定四年冬吳敗楚師于柏舉遂入郢明年夏秦師救楚敗吳於稷夫概見吳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走楚楚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

陽虎者季氏家臣季寤者季桓子弟公鉏極者公彌曾孫公山不狃者費邑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者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叔仲志者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虎欲去三桓以寤更桓子以輒更武叔以己更孟懿子定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桓子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懿子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懿子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而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越殺之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請追之懿子弗許陽欲殺桓子懿子懼而歸之季寤逼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夏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景公將許之鮑

文子諫乃執虎將東之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叔氏者衛蒲邑宰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畔而止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與鬬甚疾蒲人懼乃盟而出子

佛肸者晉中牟宰趙鞅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而召子畔人也而能召子子欲應其名佛肸固自有說歟

侯犯者叔孫之臣爲郈馬正國人者叔孫之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

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問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犯以不能副命以郈叛定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弗克秋復圍郈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之憂社稷之患也若之何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赤謂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赤寘言於郈曰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赤謂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門以備不虞犯乃多舍甲而請易於齊齊有

司觀郈將至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犯之門甲以圍犯赤將射之犯止之曰謀免我犯請行許之赤先如宿犯殿毎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之甲出有司若誅羣臣懼死赤曰叔孫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赤曰子止而與之數赤止而納魯人犯奔齊齊乃致郈

樂大心者宋桐門右師公子地者景公弟公弟辰者公母弟仲佗石彄者宋大夫魯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公使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以疾辭祁子溷言於公曰右師將作亂乃逐大心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地奔于秋辰暨佗彄何以復奔于冬公嬖向魋奪地馬與魋地怒佗其徒抉魋而奪之辰謂地曰兄爲君禮不過出竟地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勿聽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故暨佗彄而奔陳曰弟者罪公以嬖魋故失二弟無友于之恩曰暨者罪辰以兄故帥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地也入者内弗受也叛直叛也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而從叛也大心繫于宋辰繫于公弟所以著其不弟不臣也

趙鞅荀寅士吉射俱晉大夫魯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入己邑何以書叛罪始禍也其始禍奈何鞅殺邯鄲午以非罪二氏之兵鞅所致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二氏之叛伐君而敗遂入于朝歌也二氏何以伐君荀躒韓不信魏曼多與二氏不善言於定公而伐二氏弗克二氏遂伐公國人助公而敗二氏也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貴其以地反也前之入無君命也故書叛此之歸韓魏請于君而復之也故書歸然則始禍之罪何以不討蓋荀躒以謀亂罪董安于安于者鞅之臣也安于縊死鞅尸諸市以告知氏而後趙氏定

向魋者宋桓司馬向巢者宋左師景公寵魋既而驕害於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對曰有臣不順神所惡也而況人乎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

命名之以乘車往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皇野請瑞以命其徒遂攻之子頎騁而告魋魋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魋入于曹以叛事在魯哀十四年獲麟後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魋奔衛巢奔魯巢者何魋之兄也入于曹則同叛矣子頎子車俱魋弟頎騁而告黨乎魋也車止其入薄乎云爾故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魋出衛地公文氏攻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弟不知所爲石槨尚能與夏后氏之璜同挾以奔否

盜殺陳夏區夫區夫陳大夫也盜失其名賤則窮諸盜

白公勝者楚太子建之子建自城父奔宋遂奔鄭與晉人謀襲鄭鄭人殺建勝在吳子西名之使爲白公請伐鄭至再許之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遂與其徒石乞請作亂因獻戰備殺子西子期于朝劫惠王如高府葉公帥方城之外以入與國人攻勝敗之勝奔山而縊乃烹石乞

三桓者魯宗卿哀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公患三桓三桓亦患公故君臣多間公遊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衛曰余及死乎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公如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衛去如鄒

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于有山氏

衛黔者出公輒之季父史記稱出公卒黔攻出公子自立是爲悼公五年卒在春秋後十三年

晉四卿者知趙韓魏也出公十七年四卿共分范中行地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出公奔齊道死知伯瑤立昭公曾孫驕政皆決於瑤在春秋後二十三年

桓子嘉者趙襄子弟襄子立代成君子浣爲嗣曰獻子治於中牟嘉逐獻子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殺其子而復迎立獻子在威烈王元年

楚盜史記稱楚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在威烈二十四年

盜殺韓相俠累兼中列侯許異蹴列侯使佯死而得免盜者何聶政也政何以刺累爲嚴仲子報仇也仲子與政俱韓之盜也在周安王六年

田和者田常曾孫始請於周爲諸侯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康公卒齊不祀在周安王十一年

楚貴戚大臣怨吳起之廢公族悼王卒相與作亂攻起起伏王尸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臧即位討爲亂者夷七十餘家在周安王二十一年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皆晉臣爲諸侯晉靜公二年三家分晉地遷靜公俱酒爲庶人在周安王二十六年

公子緤公子范俱趙諸公子史記稱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語
爭立緤敗亡奔韓太子立爲肅侯在周顯王二十年元年奪晉
君端氏徙處屯留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范與緤雖叛
肅侯侯亦叛其君也
剔成者史記稱宋辟公卒子剔成立紀年云剔成肝廢其君辟
辟相侯也未知孰是君偃者剔成弟剔成四十一年弟偃攻襲
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在顯王三十六年
子之者燕噲相貴重主斷鹿毛壽說噲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
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噲因屬國子之或說噲屬國子之而吏
皆太子人是名屬子之實歸太子也噲因收印自三百石已上

效諸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反爲臣三年國大亂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聚衆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
反攻太子市被死構難數月死者數萬齊人伐燕勝之取子之
醢之王噲死在周赧王元年
公子壯者秦諸公子武王卒僭立而號季君魏冉立武王之母
弟爲昭王而誅季君在周赧王七年
公子章者趙主父長子田不禮者章之黨主父立少子何爲王
及王游沙丘異宮章與不禮作亂公子成李兌起四邑之兵入
殺章及不禮滅其黨章走主父宮因圍主父而殺章故成兌懼
誅而餓殺主父在周赧王二十年

楚子横者僭號頃襄王周赧王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
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
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
猶有欲攻之者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攻者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
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共主居三代傳器器南
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楚自熊通僭號其孫侶觀兵問鼎世
有無周之心至於衰末猶爲此舉羸羊躑躅羿埒於暴秦矣王
孫滿之答鼎也稽天命之廢興東周公之止兵也指人事之禍
福楚莊賢者可以至言關其衷頃襄下愚必以危言褫其魄也

將軍摎者周赧王五十九年秦使摎攻西周赧王入秦盡獻其
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於周是歲卒
鄭安平王稽者俱秦臣安平從王齕攻趙秦軍破以二萬人降
趙又二年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
呂不韋者秦莊襄之相國壬子年秦使呂不韋帥師滅東周遷
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不韋既絕周祀復易秦宗眞市儈
之雄哉
李園者進其妹於春申君有娠使妹說春申納諸楚王王幸之
生男爲太子園貴用事恐春申泄其語考烈卒園先人伏死士
於棘門內刺殺春申春申楚相也史書盜殺黃歇不稱楚相削

之已歇獄君以自禍不足以相國矣

嫪毐者呂不韋舍人不韋與秦太后私通恐禍乃以嫪毐詐爲宦者進之有寵於后生二子始皇益壯有告毐非宦者捕之毐發兵爲亂敗而伏誅車裂以徇夷其三族

李斯者已見列傳始皇下博士淳于越之議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言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始皇卒斯與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卒以高譖而死斯之叛高誣之也君子以爲斯之叛二世其小者也斯之焚書叛聖誠萬古之首惡腰斬族誅有餘罪矣

臣之奇曰叛直叛也而罪有差次逐君據國而覬居其位者不可不首誅誅逆始也聚衆披邑而犯上無忌者不可不次討討亂熾也竊土歸人而因以爲利者不可不貶絕絕盜類也臣所書叛人由三古及戰國皆以春秋之法治之也大書之以著爭奪之事特書之以刺姦回之意不一書之以悉禍敗之致重則書名大惡所必被也賤則書盜小惡所必暨也俾諸叛人知一士之法莫可逃而百世之名莫可避也然後可以伸彰癉之權而正君臣之義

稽古篇卷之四十四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逆人總傳第二十六

寒浞者伯明后寒之讒子弟浞棄于夷后羿收之使相己浞賂其家衆與共殺羿因羿室生澆及豷時帝相爲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浞使澆滅二斟殺帝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澆于過使其子季杼滅豷于戈此千古簒逆之始也浞與澆俱絕世之姦出類之勇而卒灰首於二國之燼一成一旅之君天之生此爲夏后驅除耳相滅康興祀

夏配天千萬世之言中興者于此稽天若千萬世之誅簒逆者亦于此明天戒矣

魯濆者幽公國之弟伯禽之孫也昭王十四年濆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微公在位五十年卒諸侯弒奪之禍實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漢濱之膠又何忌焉

漢濱人以膠膠船昭王巡狩反涉漢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故齊桓名陵之師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也

蹻馬繻者齊大夫齊山者哀公之同母少弟周夷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山怨胡公其黨蹻馬繻弒而內之貝水山自立爲獻公盡逐胡公子徙治臨淄九年卒子武公壽立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虐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弒胡公者蹻馬繻齊山當夷王時殺厲公者齊人當宣王時厲公虐故稱國人以殺胡公子復父仇不得與齊山同日語也

宋鮒祀者湣公庶子公卒弟煬公熙立鮒祀殺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不受鮒祀自立曰厲公當厲王時

伯御者魯武公長子括之子武公朝周以括戲二子見宣王王愛戲立爲魯太子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九年括之子伯

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自立十一年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懿公之弟稱爲孝公

戴伯蘇者曹幽伯之弟史記稱幽伯九年曹蘇弒幽伯彊而自立當共和時

申侯者幽王后之父王廢后及太子宜臼而后褒姒子伯服宜臼出奔申王欲殺之求諸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名西夷犬戎伐王遂殺王於驪山下諸侯即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雒邑而西周遂亡夫名犬戎者申侯則殺幽王者申侯亡西周者亦申侯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刺始禍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刺助逆也

晉武考哲惠伯之子史記稱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弒之而代立是爲繆伯在周平王十一年

潘父者晉大夫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晉人共立孝侯誅潘父孝侯者何昭侯之子名平昭侯者何文侯仇之子名伯桓叔者何文侯之弟名成師昭侯封之于曲沃故師服以爲晉之亂自穆侯名太子曰仇庶子曰成師適庶逆名所以亂也

莊伯鱓者桓叔子孝侯八年桓叔卒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鄂侯六年卒莊伯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帥師討曲沃

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二年莊伯卒潘父弒昭侯莊伯弒孝侯俱平王時

武公稱者莊伯子哀侯八年晉侵陘廷九年稱與陘廷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小子元年稱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四年稱誘名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討曲沃稱入于曲沃乃立哀侯弟緡爲晉侯立二十八年曲沃稱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獻周釐王始命稱爲晉侯是爲武公武公者先晉穆侯曾孫曲沃桓叔之孫也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代晉爲諸侯稱之殺哀侯小子侯俱桓王時滅晉侯緡則釐王時哀侯小子侯不言弒而言殺者國君不能死社稷虜于人誘于人則亦殺于人而已弒者臣子之辭殺者敵國之辭曲沃封于晉晉之臣子也以臣于晉者爲晉敵殺二君而抗天王之討篡其國而恃寶器之賂子之衣雖安且吉稱之名與逆同實矣稱弒二侯俱魯隱以後事何以不見乎春秋晉至魯僖二年晉滅下陽始見春秋也

熊通者蚡冒之弟弒蚡冒子代立立三十五年伐隨命隨之周請爲王王室不聽通怒曰吾先公鬻熊文王師也成王封我先公以子男令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號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盟而去後周室名隨數以王楚楚怒隨背己伐隨卒於師中熊通在位凡五十一年

衛州吁者莊公嬖人子有寵而好兵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魯隱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稱衛人討賊之辭也其討賊奈何石錯之子厚從州吁如陳碏告于陳陳執之請涖于衛衛使右宰醜殺州吁碏使其宰獳羊肩殺厚厚從弒君者也

羽父者魯公子翬也諂乎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悅子盍終爲君矣請殺軌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也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恐其言聞反譖公於軌而請弒之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何以不書弒爲宗國諱也隱初爲

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囚諸尹氏公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公祭鍾巫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軌而討寪氏有死者軌者何桓公也桓者隱之弟惠公仲子之子也惠公夫人死聲子生隱公旣而以仲子爲夫人欲立桓桓尙幼隱成父志而攝國故不書卽位也隱將授位而猶豫以啓姦人之譖桓聽其譖而不討弑君之賊則與聞乎弑矣繼弑君不書卽位桓書卽位如其意也

宋督者戴公之孫華父也魯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與夷者孫公子殤公也督弑之而立穆公子莊公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

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先殺孔父孔父閑也左氏以爲督欲其妻而殺孔父

三父者秦大夫史記稱出公六年三父弑出公立其兄在魯桓十四年

高渠彌者鄭大夫初莊公將以渠彌爲卿世子忽惡之固諫不聽魯桓十五年世子忽復歸于鄭是爲昭公渠彌懼其殺己桓十七年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十八年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會之渠彌相齊殺子亹而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

齊無知者僖公毋弟夷仲年之子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亂初無知有寵于僖衣服禮秩如適襄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魯莊公八年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宋萬者宋大夫南宮長萬也魯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初乘丘之役萬獲于魯宋請而歸之閔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萬病之遂弑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牧手劍叱之萬臂擗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

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公子御說是爲桓公獲奔衛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萬于陳以賂陳使婦人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皆醢之如宋萬者可謂不善用其力矣金僕見囚何怯於與敵蒙澤手搏何勇於弑君犀革裹身何卒擒於婦人也

傅瑕者鄭大夫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瑕瑕曰苟舍我請納君與之盟而去之魯莊十四年傅瑕弑其君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公入遂殺之曰傅瑕貳周有常刑瑕祖祭仲之術而無仲之智也然仲之免幸也非智也

魯慶父者莊公弟圉人犖卜齮俱慶父所使弑君之賊也公以

八月癸亥薨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慶父使圉人犖弒般於黨氏也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慶父弒君何以不書諱也何以不誅獄有所歸也惡乎歸獄歸獄御圉樂圉樂者圉人犖也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牆外與之戲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卒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使弒子般然後誅之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閔公立不言卽位繼弒君也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使卜齮弒公於武闈也九月夫人

姜氏孫于邾夫人何以孫通乎慶父也公子慶父出奔莒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其不復見奈何慶父走莒莒逐之反舍于汶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入則殺矣奚斯反命慶父抗輈經而死齊桓公名姜氏而縊之以其喪歸弒公之賊皆已討而公不書葬不以討毋葬子也

里克者晉大夫魯僖九年秋九月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初里克將殺奚齊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有死而已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息曰昔君問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愛吾身乎克告丕鄭鄭曰荀息謂何曰死之鄭曰勉之夫二國士所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克曰不可克聞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使君迷亂而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彌憂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而民

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於是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克迎夷吾於秦而立之夏晉殺其大夫里克惠公謂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克之黨也於戲里克晉之鎭也方太子之死于讒不能以死爭之太子死而殺二君以逞善謀國者固如此乎貪夷吾之重賂建立不愼災逮夫身逮夫身而不免於弒逆之名也悲夫荀息蔵其君而反以忠著丕鄭黨其友而不以逆書視里克有餘幸矣

熊顯者楚文之子熊囏之弟囏爲杜敖史記稱杜敖五年欲殺

其弟穎穎奔隨與隨襲弒杜敖而代立是爲楚成使人獻天子
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楚商臣者熊穎世子魯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
君穎以父之親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下大變雖夷狄必書
日而謹之也初楚成將立商臣訪諸令尹子上對曰君之齒未
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弗聽既
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崇曰
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
職也告崇曰信矣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
大事乎曰能遂以宮甲圍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乃縊謚之曰

靈不瞑曰成乃瞑商臣立以其室與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
尹
商人者齊桓公之庶子昭公之弟昭公娶魯子叔姬生子舍姬
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
繼之魯文十四年夏五月齊侯潘卒舍即位秋九月齊公子商
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
之弒也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
使多蓄憾將免我乎商人立是爲懿公魯告于王請以王寵求
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
之又執子叔姬

宋衛伯者襄夫人使弒昭公之人也魯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
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昭公也襄夫人公祖母王姬也昭無道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公田于孟諸使帥甸攻殺之故書曰
宋人史記以爲衛伯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
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曷爲國
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鮑昭公庶弟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
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無日不數於六
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鮑美而豔
襄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故國人奉鮑因夫人而殺昭焉
齊人者弒懿公之邴歜閻職也懿公爲公子與邴歜之父爭田

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魯
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商人懿公也公游於
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
抶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公納諸竹
中歸舍爵而行弒君者歜與職而稱國人懿弒其君而虐其下
也齊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
公子遂者魯莊公子襄仲也文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
于臺下冬十月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公
子遂也初文公夫人姜氏生赤及視次妃敬嬴生宣公嬴嬖而
私事遂遂欲立宣叔彭生不可公卒遂如齊見惠公而請許之

仲歸殺赤與視及叔仲而立宣夫人姜氏歸于齊歸者大歸也
子殺賊立故大歸也書歸齊罪宣也宣不能事主君存嫡母不
待貶絶而罪惡見矣

莒僕者莒紀公太子紀公生僕又生季佗愛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於國魯文十八年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庶其紀公也孰
弑紀公太子僕因國人以弑也何以不書僕不忍天下之有是
子以其有國人之弑則歸獄于國也莒僕以寶玉奔魯宣公命
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趙盾者晉卿宣子趙穿者盾之族魯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
盾弑其君夷臯夷臯靈公也靈無道盾驟諫靈欲殺盾盾出亡

至於郊穿弑民衆不說弑靈於桃園然後迎盾入而立成公史
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乎
狐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弑而何曰盾弑其君罪
盾也盾賢卿也為法受惡故曰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
止見孝子之至

公子歸生者鄭大夫子家公子宋者鄭大夫子公也楚人獻黿
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
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

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魯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
子歸生弑其君夷獨歸獄于歸生者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
武無能達也

夏徵舒者陳大夫也母夏姬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之衷其
衵衣以戲于朝洩冶諫而殺之公從夏姬飮酒謂行父曰徵舒
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魯宣十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
弑其君平國平國靈公也公殺洩冶而徵舒弑君以明有國者
拒諫卽淫所以自災也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先言殺徵舒後言入陳者明
楚之討有罪也其稱人何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也公羊子曰

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
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
義不得專討也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入者內弗受也納者
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
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
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

欒書荀偃俱晉卿程滑者書偃使弑厲公之賊也魯成十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州蒲厲公也
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殺胥童何以書於弑君之前厲之見

弒郤胥童也稱國以殺罪胥童也胥童之罪奈何童與嬖于長魚蟜俱有怨于三郤謀于公而刺三郤乃脅欒荀而言于公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公游於匠麗氏欒書荀偃殺童而執公使程滑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公子騑者鄭穆公之子字子駟子駟當國魯襄七年冬十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者何鄭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子騑也曷為不書弒不使夷狄之臣加乎中國之君也騑鄭大夫也何以為夷狄之臣鄭伯將會諸侯于鄬騑欲從楚故弒之其曰鄭伯

髡頑如會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卒之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羣公子謀誅騑騑覺殺公子熙等四人襄公十年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尉止等因羣公子之徒也以試君誅騑正也不聲其罪及發與輒所以為盜也

崔杼者齊大夫魯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光莊公也杼娶于棠公之妻東郭姜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其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杼怒公伐晉杼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杼閒莒子朝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之中股反墜遂弒之故穀梁子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甯喜者衛大夫魯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衛甯喜弒其君剽剽者子叔也何以無謚剽以公孫立非其次也非其次則曷為罪喜喜之父殖立以為君則喜宜以為君矣喜何以弒剽為衛侯衎弒之也喜何以為衎初甯殖與孫林父逐衎而立剽殖將死謂喜曰黜君非吾意孫氏為之我死女必納公喜曰諾殖死喜

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公曰子苟然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遂攻孫氏弒其君剽及子角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書名貶也日歸見知弒也辛卯弒甲午歸是待弒而入也秋晉人執甯喜執有罪何以稱人不以其罪執也明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喜弒君其以累上之亂言之何也喜由君弒君而專國惡其專而殺之非以其罪殺也衛侯失信無刑故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閽者門者也寺人也刑人也魯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閽殺吳子餘祭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

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近刑人也閽殺吳子仇之也曷爲仇吳子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殺之

蔡般者蔡景侯世子也魯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殺其君固不日者痛中國之子禍不忍言其日也冬十月葬蔡景公月葬者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子般何以弒父景侯通於般之妻淫而不父也初景侯至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如是者恒有子禍般旣立

是爲靈侯魯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故叔向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若景與靈所謂父不父子不子也

莒人弒君之人也魯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弒其君密州不日失其日也人者衆也賤也以衆賤弒君其君賤矣魯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展輿莒子也何以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是與聞乎故也曷爲以國氏罪諸侯之與其立也國無二君何以復氏去疾與去疾之假齊力討有罪也先言去疾入莒去疾先君之子應有國也入難辭也何以難莒之人皆亂賊也

令尹圍者楚共王庶子康王之弟也康王卒子麇立魯昭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弒也孰弒之令尹圍也圍將聘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麇卒而還入問疾縊而弒之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麇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爲後之辭曰寡大夫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旣立是爲楚靈四年伐吳朱方執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封曰無或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而代之以盟諸侯三軍之士皆粲昭十三年比乃弒靈于乾谿

公子比公子棄疾皆楚共庶子魯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虔楚靈也謀靈者棄疾也以棄疾命召比于晉者觀起也起者何蔡大夫觀從之子也靈會兵於申殺觀起故觀從怨靈率羣失職因比以弒靈也靈何以在乾谿楚師伐徐靈次乾谿以待棄疾脅比而立之子晳爲令尹棄疾爲司馬殺太子祿觀從至乾谿令于師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後者遷之楚衆潰去靈傍徨山中卒自縊于申亥之家比何以自晉魯昭元年靈殺其君麇比出奔晉棄疾召之故自晉歸于楚也歸善辭也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脅也脅而言弒何比脅于勢而忘其守怵于利而忘其義也比立十餘日棄疾使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又使蔓成然告

比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比及子晳自殺棄疾卽位改名居是爲楚平平以詐弑兩王書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意不當也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言將自是爲君也穀梁子曰比之不弑有四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殺者棄疾故不稱人以殺非弑也比不弑而書弑所以立君臣之義也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許止者許悼公世子魯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不嘗

藥而藥殺也不嘗藥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曰止弑其君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公子光者吳了遏之子也魯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弑僚者光也稱國以弑僚之立非其次也光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伏甲享僚令專諸寘劍於魚中以刺之光卽位是爲闔廬季子復命哭墓而待曰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

杞過者悼公成之子魯定四年夏杞伯成卒于會史記稱其子隱公乞立七月公弟遂弑隱自立遂卽過也春秋不載杞不足徵也哀公八年冬杞伯過卒

薛者任姓之國魯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稱國以弑罪當國之臣也不日者薛不足徵也

盜者弑蔡侯之盜也魯哀四年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稱盜賤乎賤者也弑蔡侯者大夫公孫翩也曷爲賤乎賤賤乎賤曷爲加乎君君非其君臣非其臣也其非君非臣若何楚伐蔡告急於吳吳約遷以自近昭侯不與大夫謀吳救蔡因遷蔡于州來昭侯將朝吳大夫恐其復遷令賊利殺之復誅利以解大夫而令賊大夫亦盜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

謂之盜非所取而取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蔡公孫辰出奔吳聞乎弑也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翩之黨也冬十二月葬蔡昭公不書討賊而書葬使若殺者實盜雖討不足錄也

陳乞者蔡大夫僖子朱毛者弑晏孺子之賊也魯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陽生入而弑其君以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荼之立不正其不正奈何景公嬖鬻姒立其子荼寘羣公子于萊公卒陽生奔魯乞迎而入之盟諸大夫盟而立之陽生旣立是爲悼公使朱毛遷孺子于駘殺諸野幕之下以乞之誘諸大夫而立陽生也故書

陽生入于齊乞弑其君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于景公可以言君故可以言弗受也陽生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鮑牧者齊大夫魯哀十年公會吳伐齊三月戊辰齊侯陽生卒陽生悼公也史記謂牧與悼公有郤弑之以赴于吳也初陳乞盟諸大夫立悼公牧醉而往乞誣之曰子之命也牧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故雖受盟而心不善春秋不言弑君之人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何以謂夷狄之民以其殺悼以說于吳也

陳恒者齊大夫成子哀公十四年夏六月甲子齊陳恒弑其君

壬壬簡公也在獲麟後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初簡公立闞止有寵恒憚之陳逆殺人止執之既而逃舍於公宮謂恒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夏五月壬申恒四乘如公止出逆之遂入閉門逆殺侍人恒遷公于寢公執戈將擊之恒出逆抽劍曰需事之賊也乃止闞止屬徒與戰不勝殺諸郭關恒執其君寘于舒州而弑之

石曼姑者衛大夫魯哀十七年衛曼姑弑莊公蒯聵初晉納蒯聵于戚曼姑帥師圍戚莊既立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翦之又使匠人而欲逐曼姑曼姑因匠氏攻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爲呂姜髢既入而示之璧曰活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

杞閼路者滑公維之弟滑公十六年杞閼路弑其君維而自立在周元王五年

鄭人者史記稱鄭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易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在周貞定王十三年

思王叔者周定王子王崩子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其兄而自立是爲思王秋八月少弟嵬殺叔而立是爲考王

子亹者衛之公子史記稱昭公六年衛公子亹弑其君糾而自立糾昭公也在周考王二年

子頹者衛敬公之孫懷公十一年衛公子頹弑其君亹亹懷公也頹代立是爲慎公在周考王十三年

庶長鼂者秦大夫史記稱懷公四年庶長鼂弑之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是爲靈公在周考王十五年

晉盜者史記稱幽公十八年淫婦人夜出邑中盜殺幽公柳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高寢之上在周威烈王三年

鄭子陽之黨者史記稱繻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其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在周安王二年

庶長者秦大夫史記稱出公二年庶長弑出公失其名也迎立
靈公太子是爲獻公在周安王十五年
韓嚴者韓大夫史記稱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紀年云韓
山堅弑其君堅卽嚴也在周烈王六年
公子成者趙之安平君李兊者趙之司寇惠文王四年故大子
章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名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
李兊起四邑之兵入拒難章敗走主父沙丘宮主父開之成兊
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因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
矣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雀鷇食之三月餘餓死在周赧王
二十年

淖齒者楚使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齒欲與燕分齊地遂弑王
於鼓里在周赧王三十年
公孫操燕相成安君也燕惠王七年燕公孫操弑其君在周赧
王五十年
楚負芻者哀王猶庶兄哀立二月餘負芻之徒襲殺之而立負
芻在周亡後二十年負芻立五年爲秦所虜楚滅
趙高者秦之宦寺二世殺李斯以爲丞相閻樂者咸陽令高之
壻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二世三年章邯敗高恐誅乃令樂
弑二世于望夷宮立子嬰爲秦王嬰稱病不行高自往請遂刺
高夷其三族嬰立四十六日降于漢

臣之奇曰君臣之義本乎天地君君臣臣始定高卑之位不君
不臣乃委陰陽之轡初六履霜而知堅氷之至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其所由來有自矣春秋弑君三十六君子之口誅筆伐天
子之事也其大書于經者二十有五特書其人者十有六變文
書闍殺盜殺者有二焉有直書而罪惡見者于其類也有微文
而罪惡見者于其意也臣旁搜史傳二千年之所誌自夏商迄
周秦書缺有間矣安能必其不遺이乎然且褫姦䰟于京壤膽
肺肝於指視原始要終必以春秋之法治也其所列者治之以
其次其所遺者治之以其槩次之槩之彰惡于前此者昭垂戒
于後此者備矣

稽古篇卷之四十五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匈奴總傳第二十七

匈奴者史記稱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古史所紀則云三苗氏有弟曰饕餮又曰蒼林生始均是爲北狄祖種落不一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至秦曰匈奴皆北狄也淳維以殷時奔北邊按括地譜云湯放桀于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中國謂之匈奴故史記以爲夏裔也匈奴無常居隨畜牧而轉徙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嬴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

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殺戮爲耕作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毋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殷高宗時鬼方無道伐三祀克之初公劉居豳後狄攻大王亶父亶父去豳豳人從之邑于岐改號曰周季歷嗣殷太丁命伐燕京之戎帝乙命季歷爲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西伯昌伐畎夷氏

武王伐紂營雒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雒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後一百五十餘年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又六十餘年夷王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疋又六十餘年宣王命尹吉甫北伐玁狁至于太原盖厲王居彘玁狁內侵故有北伐之舉詩人作六月之詩以美之又五十餘年幽王伐申申侯與鄫人召犬戎伐王殺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涇渭之間秦襄公救周平戎於是平王去酆鄗東徙雒邑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伐戎戎敗走文公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魯隱公三年春會戎于潛戎始見乎春秋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

丘以歸魯桓公三年秋公及戎盟于唐魯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年冬齊人伐戎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春公伐戎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伐而走之閔公元年春齊人救邢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而救邢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與狄戰于熒澤狄人殺懿公魯僖公元年春狄伐邢桓公率諸侯救之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十三年春狄侵衛十八年夏狄救齊桓公卒而宋人伐之也冬狄人伐衛伐衛所以救齊也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明年春狄侵衛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怒鄭命狄師伐之取櫟王以狄女爲后后通于叔帶王

廢狄后狄人奉叔帶攻王王出居于鄭之氾狄人立叔帶居于溫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暴中國王使告難于晉晉文公乃興師伐狄殺叔帶而迎王歸周三十年夏狄侵齊明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明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狄侵齊秋晉人敗狄于箕魯文公四年夏狄侵齊八年冬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邑天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九年夏狄侵齊十年冬狄侵宋十一年秋狄侵齊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長狄者鄋瞞也兄弟三人佚宕中國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殺之其之晉者未知誰殺自是

鄋瞞之種絕魯宣公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秋赤狄侵齊四年夏赤狄侵齊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以方伯而求成于異類晉之行事爲己傎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魯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不書戰立中國之防也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自晉文公攘戎狄居于河西圁雒之間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貆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

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及晉悼公時無終子納虎豹之皮以求和諸戎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魯襄公十八年春白狄來魯昭公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明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魯哀公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及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

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開之孫曰舞陽其後與荆軻刺秦政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李牧爲趙將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

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
秦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
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單于欲
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餘冒頓
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
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
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
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

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其父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
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是時
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
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
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又使使謂冒頓
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
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
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
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
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illegible]

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
之諸言與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
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兵至遂破滅東胡王而虜
其民人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
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以故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
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
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

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
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
大臣皆世官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
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
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
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
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
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
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予以所得鹵獲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其見敵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其後匈奴於漢或戰或和至武帝始令幕南無王庭宣帝時單于始入臣于漢詳見史記漢書不具錄

臣之奇曰自蒼林爲北狄之祖虞書稱蠻夷猾夏禹貢稱西戎即叙臣乃知古帝王之治夷狄治之必有以處之古帝王之處夷狄處之必以其所也殷周以降幽并之域雍梁之墟皆戎狄之圉矣太王之避岐柔而茹之也宣王之薄伐強而禦之也浚遲以來實逼處此以與中國爭此土名戎殺幽申繒之罪誠浮立后于翟周襄之亂誰取自此而伐邢入衛病燕侵齊小國是兼大國是侮矣立帶于溫居戎于維王位可移王畿可聚矣晉以姜戎敗秦秦以白狄伐晉同類爲讐異類爲伍矣所恃齊桓之攘秦穆之服晉悼之和庶幾夷狄之有君猶卿諸夏之有主而趙襄能開并代以臨胡貉武靈能以高闕爲塞雁門爲守至秦政廼悉收河南地起臨洮至遼東築長城以爲中邊輔秦民

之力雖竭華夷之威亦從茲始覩矣秦既擾亂匈奴得其故藪鳴鏑射父天復假彼彼以逆羽焉自是以來百戎歸一于原于鹵中天之日月半困于絕塞之風雨也昊天不忒奈何不爲萬物父而爲驕子姥哉臣列匈奴始于蒼林終于冒頓自漢以下其興衰順逆固未遑悉數焉誠言之而雪恥除兇將從百王而問千古矣

西南夷兩粵總傳第二十八
自循蜚之世鉅靈氏居無恒處而跡聽于蜀蜀之爲國肇自人
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號蜀山氏黃帝之子昌
意曾娶蜀山氏女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建湔澤俾明時人
民椎結左衽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後望帝杜宇所稱四萬八
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者殷武之頌稱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武王伐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人皆
有服役周之中衰西夷與犬戎共伐幽王周顯王時巴蜀相攻
俱告急於秦秦惠王命司馬錯起兵伐蜀取之蜀王更號爲侯
使陳莊相蜀蜀始屬秦巴與黔中皆屬楚楚武使道朔將巴賓

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殺道朔及巴行人奪其幣楚子使關廉
帥巴師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遁及楚莊時楚大饑庸人帥
羣蠻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楚子使潘尪伐庸秦人巴人從
楚師遂滅庸至楚威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
西莊蹻者楚莊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
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
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滇國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南
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
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
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巂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

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自筰
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駹以東北君長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秦兼天下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
秦滅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
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至漢武建元時因唐蒙上書請通
夜郎道許之乃拜蒙郎中將從巴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
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
廼且聽蒙約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
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及元狩時博望侯張騫
言使大夏時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誠由蜀通身毒國之
西夏不患匈奴隔道於是廼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
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爲求道西歲餘皆
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亦然使者
還因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南粵反漢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
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
守漢命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
引兵還行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恐遂
入朝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反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

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巂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乃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最寵焉所開西南夷置郡七曰犍爲曰牂柯曰粵巂曰沈黎曰文山曰武都曰益州

南越者百粵之總名堯命和仲宅南交至周武王通道于八蠻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來獻白雉使者迷歸路周公作指南車以導之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此則

南越海外之國也至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蠻荆蠻楚地也楚地南至越春秋時吳楚越皆蠻夷也越并吳楚復兼越越固楊州之南境于天文皆牛女分野也秦兼六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始皇十三歲用眞定人趙佗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名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名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私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此必長沙王欲倚中國而并王南越也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濕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

中國侔及文帝元年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名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以陸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南粵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卽位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他姓子爲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

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不敢擅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賈至南越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

屋左纛因爲書謝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高后自臨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后遂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陸賈還報文帝大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立三年閩越王郢興兵南擊邊邑胡使人上書以聞武帝多南越義

守職約遣兩將軍往討閩越未至閩越王弟餘善殺郢降於是罷兵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嬰齊請歸胡卒諡文王嬰齊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卒諡明

王子興嗣立母爲太后太后自未歸嬰齊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卒後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令辨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衞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安國少季往復與太后私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使者皆留塡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王之

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王太后王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趨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無決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嘉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乃赦天下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

討之元鼎五年秋衞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明年冬樓船將精卒先陷尋陜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

閒所得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之故其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越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揭陽令史定降為安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膫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姓騶氏及句踐六世孫王無疆北伐齊西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

敗越殺無疆盡取故吳地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七世孫無諸及搖率越歸鄱陽君吳芮從諸侯滅秦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楚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後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天子遣中大夫莊助持節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引兵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兵未踰領閩越王弟餘善殺郢奉其頭致大行大行使奉王頭馳報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立丑為越繇王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武帝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餘善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天子以士卒勞倦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

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遂發兵反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領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弗聽及橫海先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

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臣之奇曰史記分南越閩越朝鮮西南夷爲四漢書一之所紀諸夷存亡與繼亦足以壯邊徼之防而尊中國之勢矣臣以西南夷南粤閩粤皆楚越之苗裔故合傳三者然所錄止秦故漢以下不具贅至於孝文遺趙佗書兩階干羽依稀在昔招攜懷遠或庶幾於殷之誥周之誓焉是用錄其本末而獨詳於南越之際也爰及漢武則南粤與閩越西南夷改國爲郡職方槩之雖叛服不常亡有自王而自帝者矣要之滇池夜郎諸屬皆西氐之總系也海外諸國島夷分種皆南蠻之外隷也服要服荒未忘聲教於揆奮來王來享登辭梯航於帶礪然而已入版圖

者或遷徙其民於中原或以中原之衆雜處而分麗其族類則非其故名空綴耳其未入版圖者中國盛則遵貢獻之期守一王之制部落君長猶仍故例王者不治以爲不可以中國之大而爭夷蠻之細也

稽古編卷之四十六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朝鮮總傳第二十九

朝鮮者箕子所封國名也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以汕水故名朝鮮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箕子在朝鮮施八條之約令民知禁遂使邑無淫盜門不夜扃省簡文法而用信義歷世以來遵行其教逮至戰國燕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故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

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天子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天子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漢發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

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右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乃使衞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

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衞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

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且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當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幷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明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右渠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澅清侯陰爲荻苴侯唊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

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臣之奇曰以八則傳箕之國而亡命燕滿魋結夷服而坐葦之王險之都固亡人之藪匿也臣聞用夏變夷未聞率蠻夷而歸於僭賊者滿之沒身爲幸何求後于浿水之外域乎右渠負固諸方壅塞天誅已至俾民大棘臣人離畔罪首斯得觀于斯而知有土有民者之存于信義而亡于詐力也舍仁義而憑詐力雖蠻貊之邦可以須臾植哉

西域總傳第三十

禹貢敘雍州外徼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武王通道西旅底貢厥獒皆西戎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孝武始開西域自驃騎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伐大宛後西域震懼多遣使貢獻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將

眾來降使者鄭吉迎之封日逐王為歸德侯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其眾降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西域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舊皆役屬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及漢盛為外臣貢獻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其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

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鄯善國王本名樓蘭至傳介子刺其王更名其國為鄯善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與婼羌同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

千九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西北至都護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西北至都護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同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北至都護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陿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

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譯長二東北至都護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東北至都護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北與姑墨接其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東北至都護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

車三百八十里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則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所五千二十里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去都護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

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候都尉各一寄田莎車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無雷俱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同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

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所二千四百六十三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萄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類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戶口勝兵多大國也不屬都護北至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接昔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徙塞王南徙塞種分散自疏勒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為器市列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琥珀璧流離自漢武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數剽殺漢使使者必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深谷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隊勢不得相收視危險實甚然罽賓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一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東北至治所六十日行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與罽賓北與樸桃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各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為外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風俗物類與烏弋罽賓同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漢武始遣使至王令二萬騎迎於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其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不屬都護東至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風氣物類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

橐駝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攻破月氏老上復殺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臣畜於月氏共稟漢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四曰肸頓翖侯治薄茅城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不屬都護東至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至漢宣時匈奴五單于並爭漢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漢誅滅郅支成帝時康居遣子侍貢獻然自以絕遠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四曰罽王治罽城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俱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東至都護所四千三十一

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汗血馬言其先天馬子也至漢武請宛善馬宛殺漢使貳師將軍伐宛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頿善賈市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及漢使亡卒降請鑄作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千八十里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原缺第十二葉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左右騎君各一東至都護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行二日田畜隨水草

烏孫國王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侯三大將都尉各一大監二大吏一舍中大吏二騎君一東至都護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強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

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烏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至漢元封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昆莫烏孫王名獵驕靡故謂王為昆彌昆彌年老令孫岑陬妻公主至宣帝時令馮夫人錦車持節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譯長二東至都護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東至都護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卻胡君

三譯長四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所三百五十里後龜茲王絳賓尚烏孫公主女與公主女俱入朝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留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制度歸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儀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

里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譯長二西至都護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西至都護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郤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

譯長三西南至都護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西南至都護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將二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本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七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西南至都護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

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西南至都護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西南至都護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西南至都護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各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西至都護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仰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譯長二西南至都護所千八百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二十人自漢武擊降車師厥後畔服不一至王莽欺詐焉耆首殺都護西域遂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臣之奇曰自大禹敘西戎唐虞之聲教已漸被于流沙至武王通西旅通道之夷蠻合遠邇爲一家矣秦築長城至臨洮以界夷華漢乃開玉門表河曲列四郡立都護于烏壘縶相錯之犬牙踰龍堆湖鹽澤極葱嶺南北兩道之邊涯抵盤石縣度之阨穿身熱頭痛之窪兵威人力隨地梳爬窮徼絕阪必通使車繇是幕南無王庭殊方有異物臣不敢知曰德之所至威之所加而一時之盛猶令驕嫚之酋聞六師而慴伏慕義之長望旃扆而咨嗟是以綜列漢書不厭西域之阻遐考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以明今古王人之無外而不斤斤爲西漢誇也

稽古篇卷之四十七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六訓叙

臣之奇曰史記八書極三才之奧義漢書十志成一代之鴻文臣述稽古而歸於六訓義則馬史文則班書史外之傳心書中之要旨原始要終納約自牖集衆言而衷諸聖臣於二子亦有一日之長故訓者奮也所以奮發古今之精神知類通達以同趨聖賢之軌也訓者馴也所以馴養天下之氣志遜志時敏以齊歸理道之程也初一訓儀象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訓之而順天之休察時之變君子以恐懼脩省繼明照於四方必首

詳乎此矣次二訓律曆律曆相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訓之而窮神知化引伸觸類君子以作事謀始治曆明時必本乎此矣次三訓六經體仁以長嘉會以合利物以和貞固以幹行此四德者六經之教也訓之而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君子以自昭明德常習教事莫精微乎此矣次四訓百家百家之設同歸而異塗一致而百慮同而異亦異而同也訓之而探賾索隱承終知敝君子以朋友講習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莫廣大乎此矣次五訓官制官制之設申命行事正位勑法合而分亦分而合也訓之而類族辨物百官以正萬民以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思不出位立不易方莫明備于此矣次六訓封

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厚下安宅而封域之制行訓之以見天下之賾而象其物宜觀天下之動而察其典禮君子以容民畜衆勞民勸相天地人之道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君子之訓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先王之則也先王之則天地之情也道之大原本乎天而極乎地其惟天地乎消息盈虛與道終始其惟聖王乎觀變於陰陽發揮于剛柔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君子之所以師天地而祖聖王也于儀象律曆知教象所繇立於六經百家知教道所繇明於官制封域知君子之敎思無窮省方設教雖以觀民亦以自觀也臣述稽古而歸于六訓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詩曰古訓是式皆此物此志也古訓之言約而達

微而臧罕譬而喻訓乎古者相觀而善相說以解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臣竊謂訓者教也惟訓知困知其困因以自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臣之自勸學古入官不繇古訓于何其訓臣之勸天下其稽古人之德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則請以稽古之一得當五建之一言

六訓贊

初一儀象先天後天從太極之始以求七政之全明明璣玉昭彼萬年古聖王之欽若蓋取諸乾

次二律歷天下之賾具見乎易本乎律而參兩之數成成乎歷而盈虛之理闡六位相乘四時相索已見乎師復取諸革

次三六經六藝之元本乎易卦書與春秋蓋取諸夬禮以準履久而勿壞詩樂順豫天人所快君子思養正之聖功求諸蒙以自邇

次四百家百家之賾非盡雅馴而可讀審異致同與說其幅惟君子能多識前言以通志而類族始於同人終於大畜

次五官制四佐由緣人託始六官以周制爲美秦漢之爵雖二十不外公卿大夫士唐虞三代今人所覗上下分而萬民理下澤上天蓋取諸履

次六封域至哉坤元資生永存先王建國封侯因地勢之極繁省方設教知得喪之異門是以比人於地地有水而萬國羣奔

觀民於地風行地而君子獨尊取諸觀取諸比同歸諸載物之坤

儀象訓叙

臣之奇曰易觀天文以察時變書齊七政惟在璣衡周禹相氏司天文之常以會天位保章氏察天文之變以觀妖祥稽傳聞乎遂初因究考乎冥闇由儀象所自始原理道所繇生不可謂幹維焉繫天極焉加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也故文耀麗乎天其動者爲七政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則五行之精也外此衆星體生於地精成於天爛然錯陳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而吉凶可歷考矣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唐虞羲和有夏昆

吾殷商巫咸成周史佚萇弘宋則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德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天官書所載歷歷可備考天文志所發明昭昭若列眉既明其經緯乃察其贏縮審其見伏既定其客主乃觀其順逆驗其常變經緯者何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也客主者何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也贏縮有度見伏有時順逆有位常變有差凡天變過度違時失位迺占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七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潤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其與人事呼吸最近也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爲大備是以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畢通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於古今然後常變之應不爽明君哲后誠能仰觀俯察因四時之成敘以若天心明五物之吉凶以詔救政則妖息而祥臻禍除而福輳惠迪丕應以昭事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矣

稽周禮天官天文志

總稽古今星象星數

右二篇 俱失

稽古篇卷之四十八

律歷訓敘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臣之奇曰六律者萬事之本根厤象者天地之大紀聖人出而造律治厤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伏羲一畫因八卦而該萬物之數至黃帝命隸首作算數命伶倫造律呂命榮後鑄十二鐘協月筩命大撓鬼臾區等迎日推策迭十六神歷爰及唐虞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道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明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度起于黃鐘之長者也量起于黃鐘之龠者也權

起于黃鐘之重者也演而為歷推而尚象合而為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為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為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道據其一道者數之宗也數者聲度量衡之宗也道據其一所以別道于數也數列為五所以偶數于器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滋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而為用故推歷生律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天之道二二者何陰與陽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十二者何六律六呂也所謂成于十二者陰陽相扶律取妻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而天道得矣天道得而人事浹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此六律五聲治忽所繇在八政五紀箕疇所繇序也漢有張蒼首律歷事武帝脩太初歷落下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一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純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臣稽司馬氏作律書歷書而言律必兼歷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班氏志律歷為一謂古人作樂必推歷以成律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歷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臣訓律歷起於數而歸於道誠以開物成務本諸道以通天下之志引伸觸類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猶禮樂迭相資也天地之數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天地之道所以分陰陽而合柔剛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日月星辰天之象也而顯於人律度量衡人之器也而本乎天惟聖人能通天道于人惟聖人能合人事于天惟聖人能則象治氣以律歷利天下故律歷者天下之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惟聖人能因參伍之數知變化之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非天下之至神何以為天下法乎司馬氏之書晰其至微其旨遠其辭文班氏之志鑪其至悉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臣衷二氏而訓之其取類也博其折理也中律歷之道獨取其至要律歷之言亦廣取其至備矣

律訓

臣稽古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復曰六閒者六呂在陽律之閒所以揚伏而黜散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以呂閒陽所以成其功而生萬物也律者天地之和氣書曰律和聲班氏志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于古今効之于氣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

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亦諸此也律者古今之大法易曰師出以律司馬氏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本諸此也昔者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繇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

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

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優容民也是故聖人作樂必龢于律所云和平則久終復則

樂所以成政成之以律之和也先王出師必法于律所云以黃鍾下宮布戎牧野以厲六師厲之以律之法也

稽律書律志

右一篇失

稽古篇卷之四十九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illegible]撰述

歷訓

臣稽天皇氏始制干支而鴻荒之日月有名地皇氏定三辰分晝夜而陰陽之消息有統伏羲作甲歷而天道周黃帝作調歷而氣運定顓帝爲歷宗而萬物有序帝堯曆象日月星辰以底成工舜帝協時月正日而天下大同大禹曆數在躬而夏時行于百世成湯建地正而傳祀六百武王訪箕子以五紀明曆法而庶徵來備此十聖人者皆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故能順天道而授人時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然則尚矣厲幽之後史官喪紀疇人子弟或在夷狄戰國分爭念不到此是時亦有鄒衍明五德之運秦兼天下未暇遑也而自推五勝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歲首陰陽錯謬春秋倒易於戲古聖帝王三統之大正及此而澌滅靡遺矣以言其數則窮也以言其月則陰也非天非地非人何以爲國紀何以爲民用乎漢襲秦政久而不革至于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及武帝元封七年始定太初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故司馬氏所作曆書推本天元順乘上古所紀歷術大餘小餘皆最微密益遷與卿遂太姓（公孫卿壺遂）太射姓俱親奉明詔立晷下漏定日月之合璧望五星之連珠累

夫道聽塗說者之循逐影嚮也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作五紀
論向子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至班氏備述歷數之起漢
世造歷之事所列統母日法星歲數五步統術紀術歲術詳於
索泰晰于秋毫矣臣以爲三代之歷其法不傳漢歷始以八十
一分爲統毋其數起于黃鐘之龠蓋一本于律也至唐一行專
用大衍之數則又本于易矣以律以易皆可以合而不能無差
忒者勢使之然也臣待罪春官時 威宗皇帝若天敬時思
正曆法西洋曆人湯若望及叅政李天經布衣魏文魁等各以
所治圖法進臣奉 詔叅正屢往觀象臺考驗日月食刻候
分秒各有過不及坐是終成棼舍亦緣時方擾攘未及竟其術

也然繇司馬氏所言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明
乎家業相傳爲疇則星歷之學必須世業矣又曰是時倪寬明
經術詔寬與博士共議則治歷明時必須鴻儒矣又曰姓等不
能爲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則用歷之官必先其算命矣三
者有人則曆可治也至於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
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式則曆可成也夫天
以六節地以五制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
六合者歲二十七百二十氣爲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
周太過不及斯可以見矣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
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章以明之蔀以蔀之紀以

記之元以原之迹日推筴不外乎此矣章者何十九歲七閏爲
一章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章統會元運
於無窮此曆之大成也（一章十九年一會五百十三年一統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一元四千六百十七年）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稽天皇氏至周武王

稽歷書歷志

右二篇俱失

稽古今歷數之傳

臣謹稽古今歷數之傳疏佗以上有號無世顓帝雖爲歷宗尚
未能紀遠也堯始甲辰乃廟可著自漢太史令張壽王治調歷

言黃帝至漢元鳳三年六千餘歲詔廷臣知歷者言黃帝以來
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壽王
歷迺太史官殷歷也所言多不合經術漢卒行太初歷而是非
堅定繇今案古即司馬氏之世家亦互有牽合爲臣不知於夏
五之義何居無已則以麟經所垂爲鳳歷之譜上裒三古下昭
百世洪荒雖邈元會雖悠譬之乘舟於海泛泛焉不知東西見
斗極則寤矣春秋固歷數之斗極也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己
未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上距武王即位四百年距堯甲辰凡
一千六百三十五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終於哀公十四年庚
申周敬王之三十九年也下距壬子周亡凡二百三十二年於

是起堯甲辰總古今之大盤而合筭之則史氏差訛不辨而自
正曆家牽合不駁而自明繇斯而指雖百世可列于眷雖千萬
世之歷數可運于掌也

附錄當代曆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
統曆
洪武三年改司天監爲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
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
文生各常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
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凡曆詳上御曆三

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
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
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
監正丞
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
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
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
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
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謹
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
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
者精明九數之學願徵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
統爲監正
二十六年欽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
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
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
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
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
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

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
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
道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于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
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
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
正德十五年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
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多不合占
步盖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晉
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
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驗皆未能合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

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

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不報

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上言曆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迕恭惟　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任朝參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三者無一惘知所措乞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數如揚雄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

之制不報
萬曆二十三年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曆畧曰　高皇帝革
命之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貫但討論潤色而已今
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曆
改憲者宜在此時茲萬曆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
年適當斗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曆元應在是
矣臣竊採衆說輯爲一書名曰律曆融通其大旨出于許衡
而與衡曆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
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
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

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淸十二律應二
十四氣之變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
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
曆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鐘乃律曆本原而舊曆罕言之新
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爲首此與舊曆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
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
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曆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
至火已過中虞劆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蓋
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
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

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
也元人曆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曆考之
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劆同大統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
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
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
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
家之說合而與舊曆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
日南至授時曆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曆推之得壬
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曆不同三也授
時曆以至元十八年爲元大統曆以洪武十七年爲元新法

則以萬曆九年爲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曆議新法比
諸授時庶幾靑勝于藍者章下禮部覆言歲差之法當爲考
正所以求之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
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
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佹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曆家以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
一度爲百分一分爲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
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
以狹至于輻轃之處間不容髮矣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
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

哉至於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壽不越數寸以天之高
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
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
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今之談曆者或得其算
而無測驗之具卽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迥絕則亦無準宜
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卽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曆相
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
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于近也設
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月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
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嘗聞前禮官鄭繼之

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于
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
似中曆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算而又知曆理者以職其事
而其本則在我　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正曆數
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載堉議遂格不行
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踰觀象
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
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
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
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
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
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且曆法疏密
驗在交食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
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
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
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固曆家所共知也今閏八
月朔日食實在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
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邪然此八月也若或
值元日于子半則當退履端于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
二日矣又可謂細故邪臣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

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
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曆元　聖祖崇諭二說難憑但驗
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換之洪武甲
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
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値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
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
乎歷理微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于窺管測表歐陽
脩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
得羲和氏之曆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鐘律爲數無差則太初
曆宜卽定於漢而後之爲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蓍策爲

術無差則大衍曆亦當郎定于唐而後之爲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葢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謬分至之忒積此焉躬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祕星曆書一編閱而校焉必任有得欽天監正張應侯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脩將歲愈久而差愈遠理應俯從雲路所請郎行考求磨算漸次脩改但曆數本極玄微脩改未遽易議葢更曆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曆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

可紀葢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故必得精諳曆理者爲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算衆歲較析究若然後可爲準信伏乞郎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測候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一代之曆寶維新其於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

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曆法畧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繇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廸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攜有彼國書籍其言天文曆數有中國昔賢所未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南景亦有周圍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爲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經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爲晝

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葢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

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眞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天文曆志諸書皆未能及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曆學爲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覘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絶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況現在臺諫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迹斷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惜之今龎廸我等鬚髮已白年齒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勑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龎廸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益也

崇禎二年開設曆局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啓督修曆法先是五月乙酉朔日食時刻不驗　上切責欽天監官夏官正戈豐年等奏言大統曆乃國初元統所定其實即元郭守敬所造授時曆也二百六十年來曆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切詳曆始于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疎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爲極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更改豈惟職等即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曆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之律曆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心思技術已盡于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言曆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曆我　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曆官如元統李德芳輩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上因循至今後來臺官修正則有童軒樂頀華湘等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已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未盡善抑亦年遠數盈即守敬而在亦須重改故也已而光啓上曆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

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
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
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眞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
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眞率東西高
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
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
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
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
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眞
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眞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

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
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
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
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
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曆事疏奏報可故有是命

三年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谷供事曆局

四年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啟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說二
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
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　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
啟豫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用地緯
度算其日分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晏月食分數寰宇
皆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
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
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當時京
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
爲未密也曆書載北極出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
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
從與地圖約畧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蓋食分多少
旣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
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耳而臣

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虛體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
遠卽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
近于二道之交故月入闇虛一十五分方爲食旣更進一十
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爲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曆推十八
分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光啟復上
測候四說畧曰日食有時差舊法所距午爲限中前宜加中
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
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
旣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二刻以上所
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出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

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
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
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
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不
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爲
顯證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
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
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眞率則加時難定其
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
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

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眞率二也時差一法溺于所聞但知
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
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
午正爲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
成監官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
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從來議曆之
人詆爲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即欲改不能
也守敬之法加勝于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
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
候而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

諸臣乎此足以明疎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即分數甚少
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
六年以山東布政司右參政李天經督修曆法以徐光啓病
卒也光啓所著崇禎曆書幾百卷明年李天經疏言七政之
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于尾宿之天江
左右木星于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
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曆家於列宿借星
有經度無緯度雖回回曆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
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曆算在
八月二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

十分相距兩日臣于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
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
一十分胳合新曆隨取輔臣徐光啓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
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爲今日節變差訛之
一證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
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繇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三
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爲異至則兩道相交於一
線詎不爲異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
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爲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
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浦城布衣魏文

魁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曆官所訂
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日食今乃以甲寅遂
令八月之朔爲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尚可言哉癸
上命文魁入京測驗　秋七月李天經上曆元二十七卷星
屏一冬十一月日晷星晷儀器告成　羅雅谷湯若望造測
儀六式一曰象限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四
曰象限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曰三直游儀復有弩儀弧
矢儀紀限儀諸器不槩錄

豐潤谷應泰曰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凡六改由漢初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十三改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訖元凡三改其間卓然名家者漢太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最密明初太史令劉基率其屬進戊申大統曆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大約錫名蹤殊立成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貝以才疎守敬華故滋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已鄭善夫周濂周相諸人爲官修治則有童軒樂頀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邢副使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絫室言人人殊旋復報罷迄于萬曆西儒來賓纘執迭主一時象緯曆算之說迴出尋常李之藻既推轂于前徐光啟復連茹于後開局京圻尤稱甚盛其法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八秒六十四微爲平行歲實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爲定冬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五度之盈縮因之太陰有自行次輪又次輪而朔望之遲疾因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時之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爲根數者猶授時氣應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曆遲疾限也均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黃道東行一分四十三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分黃赤之辨分至有贏縮之殊而隨動付動疾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闡微析幽思出象表雖使楊子揮玄洛下握算無以及此衆言淆亂迄求通濟而明敘隨盡竝不惜哉

稽古篇卷之五十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六經訓叙

臣之奇曰人文者化成之端典籍者王教之本胎原於一畫流
漸於六經故六經者天地之奧府古今之祕緒也三古之聖作
之於始述之於中集作述之大成於終所以生儀象之大業開
河雒之精華明天德王道之指歸爲群生萬物之標準也作者
何極深研幾以冒天下之道彌綸天地化裁今古先天而天弗
違也述者何發揮擬議以成天地之文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後
天而奉天時也集作述之大成者何引伸觸類以畢天下之能
事富有日新同歸一致觀乎天人而時變察天地成也求其人
以當之其惟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乎三古以降聖人
不得而見之矣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
友教士大夫自子夏子貢子張子羽及子思孟子之徒咸遵六
藝之術以顯于當世自時厥後諸子百家紛殽迭出秦政坑焚
六學始缺漢救秦失大收篇籍於是諸儒接踵祕府充陳補徵
缺殘分別同異至成帝時詔劉向校經傳哀帝使向子歆總群
書七略之奏有六藝之略焉班固漢書復志六經於藝文其文
則是其義偈取後之人以爲漢儒傳經而經亡執已見而昧聖
真守師言而裂道要非苛論也然而秦灰初出異議日滋非賴

保殘守缺之士洽聞擧遺以續薪傳採摭群言以俟能者後之人何述焉臣竊慨夫小數耀而易訛肖兩徵而書陋驪駒之詩方奏狗曲之禮何如石渠空論正雅莫存道之鬱滯所繇來者非一日矣自尼父逝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俗儒守株接踵皆是達者道明不世而出譊譊之學各習其師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經之行惟此人經之不行亦惟此人耳於戲經以經世也而夷于諸子下倫方技歆之七略是邪非邪儒以傳經也而列於諸家伊尹爲道尹佚爲墨固之十家然歟否歟夫詩書禮樂春秋此五者五常之道也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易者天地之撰至乎天地而終乎天地者也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至者何理之極也終者何理之歸也知易之幾而極於詩書禮樂春秋存五者之義而歸于易則天人之理得而天下之務成矣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人皆弗違而何問於諸子百家乎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地之撰古今之塗也聖人之心天下之慮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之意不可見而可見者六經也六經之散久矣易爲陰陽之書書有今古之別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爲禮者空爲頌言樂者指爲虛器思其所以散必求其所以聚也聚之若何衆之以五常之德而已先王以五常立敎敎莫先於仁仁莫大於愛親愛親曰孝孝固德之本也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然則孝經者六經之精義也本其精義溯其會歸則備悉於論語矣子曰五十以學易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以繼絕筆之後臣訓六經而辭乎易止乎論語以爲易始乾元開物成務範圍萬物而不過語終知命繼善成性曲成萬物而不遺也臣於是而竊嘆夫六經者運世之元會聖人者人文之指南矻矻諸儒亦群書之木鐸也臣復列傳經之儒于六經之後者以翼經也以衛聖也詩不云乎執柯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近表諸儒探索鉤致以佐擬議若搏古鴻碩克除師心同申要旨因其義類反復其道俾先聖之心至今在先王之遺訓晦而復明守先

待後雖有志而未逮識大識小亦所不辭也

易訓

臣稽之易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八卦者包犧氏所畫也包犧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近身遠物於是始作八卦推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卦卦各有爻爻之變也各六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故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爲其用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卦辭謂彖文王所作也爻辭謂象周公所作也彖傳者傳文王全彖之辭象傳者傳周公六爻兩象

之辭文言者申彖傳象傳之意上下傳者傳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皆孔子所作也天地之心見乎畫聖人之情見乎辭易之爲書原始要終以爲質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易之畫始於上古易之辭繫乎中古易之傳成乎下古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成天地之文以定天下之象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皆不外乎易也故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易之義一從變易爻象動乎內功業見乎變易之義一從簡易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伏羲之畫乾坤之位也文王周公之辭剛柔之理也孔子之傳易本乾坤之位以察剛柔之理也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故曰易道深矣人更四聖世歷三古及秦燔

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臣懼其流爲陰陽災變之書耀枕膝之傳墜隱士之說巧慧亂法小言破道簡易之理不可復明變易之義終不可復見也故具申十二篇之旨而列其卦名與序卦之傳于後

附漢書所載傳經諸儒

○商瞿 字子木魯人受易孔子

橋庇 字子庸魯人受易商瞿

馯臂 字子弓江東人受易橋庇

周醜 字子家燕人受易馯臂

孫虞 字子乘東武人受易周醜

田何 字子裝齊人受易孫虞

王同 字子中東武人受易田何

周王孫 受易田何

服生 齊人受易田何

楊何 字叔元濟川人受易王同丁服

郎顯成 姓郎名成齊人
孟但 廣川人

周霸 魯人
衡胡 莒人

主父偃 臨淄人四人皆本之田何

○丁寬 字子襄梁人受易田何
田王孫 梁郡碭人受易丁寬

○施讐 字長卿沛人受易田王孫
張禹 受易施讐

○魯伯 琅邪人受易施讐
彭宣 淮陽人受易張禹

戴崇 字子平沛人受易張禹
毛莫如 字少路太山人受易魯伯

邴丹 字曼容琅邪人受易魯伯

○孟喜 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
白光 字少子東海人受易孟喜

翟牧 字子兄沛人受易孟喜

○梁丘賀 字長翁琅邪諸人從京房受易
梁丘臨 賀子專行京房法

王駿 琅邪王吉子從臨受易
五鹿充宗 字君孟

士孫張 字仲方平陵人受易五鹿充宗
鄧彭祖 字子夏沛人受易五鹿充宗

衡咸 字長賓齊人受易五鹿充宗

○京房 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受易梁人焦贛
殷嘉 東海人

姚平 河東人
乘弘 河南人三人皆受易京房

○費直 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長於卦筮
王璜 字平中琅邪人能傳費直易又傳尚書

○高相 沛人治易自言出于丁寬
高康 相子以明易爲郎爲王莽所殺

毋將永 蘭陵人

尚書訓

臣稽之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書所繇來遠矣典謨訓誥之辭大哉言一哉心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故書者王之心聖之憲帝之訓天子之耿光也明大命而迪庶邦迪彝教而訓用遠皆書之爲也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不立象魏之下何聽焉古之人猶胥訓告故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今之人ㄕ興戎ㄕ起羞迺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於戲二帝三王之書于今爲烈乃惟繇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安可忽也以臣所聞孔安國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孔子生周末覩史記之煩文恐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

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義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孔氏藏其家書於屋
壁漢興求儒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口傳二十九篇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
字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
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
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

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作傳于是研精
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
有補于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其從兄孔藏與安國書謂世移
更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
其書而猶尚絶義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
若斯何嗚呼百篇之義不可復聞亦毋廣强聞也道有升降政
緣俗革今將仰前代而祗師言不錄古訓于何其馴孔之删書
以刪經也今之學書者就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矣誣古
之罪浮于蔑古百篇之義殘誣也不得已已五十八篇古文貴

復申之

附漢書所載傳經諸儒

○伏生 名勝濟南人孝文時年九十餘傳書口授鼂錯　張生 濟南人受書伏生

周霸 魯人　賈嘉 雒陽人賈誼之孫二人皆能言尚書

○歐陽生 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兒寬　兒寬 千乘人受書歐陽生

歐陽高 字子陽歐陽生曾孫兒寬授書世世相傳　歐陽地餘 字長賓高之孫

歐陽政 地餘少子

○林尊 字長賓濟南人事歐陽高　平當 平陵人受書林尊

陳翁生 梁人受書林尊　殷崇 瑯邪人受書翁生

龔勝 字君賓楚人受書翁生　朱普 字公文九江人受書平當

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後從上黨受書平當

○夏侯勝 其先夏侯都尉傳始昌始昌傳勝　夏侯建 勝從兄子受書勝有大小夏侯學

○周堪 字少卿齊人事夏侯勝　孔霸 與堪俱事大夏侯

牟卿 受書周堪　許商 字長伯長安人受書周堪

孔光 霸子受書霸又事牟卿　李尋 字子長平陵人受書山拊

○張山拊 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　張無故 字子孺山陽人受書山拊

鄭寬中 字少君平陵人受書山拊　假倉 字子驕琅邪人受書山拊

秦恭 字延君信都人受書山拊　唐尊 [illegible]人受書無故

趙玄 東郡人受書寬中

馮賓 魯人受書秦恭

○孔安國 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尚書多古文說

都尉朝

庸生 膠東人受都尉朝

胡常 字少子清河人受書庸生又明穀梁左氏

徐敖 受書胡常又傳毛詩

王璜

塗惲 字子眞平陵人皆徐敖所授

桑欽 字君長河南人受書子眞

劉歆

張霸 東萊人以能爲百兩徵

樊並 尉氏人以百兩篇授張霸者

詩訓

臣稽之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永者長也歎之爲言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哀樂之心感而歌咏之聲發詩者心聲也古有采詩之官先王所以考風問俗以人心之邪正察世道之盛衰故詩者持也先王所以持世教人興發于情事之表陶冶于性靈之微摩盪觀感顯昭勸懲而陰寓鼓舞所以噓拂天下萬世之人心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繇斯道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詩之義曰賦曰比曰興播之聲歌各有所宜故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聞其樂而知其德聽其歌而知其所以廢興也季札聞二南而美其始基聞邶鄘衛王鄭齊秦魏唐及陳與鄶各有評鄶以下無譏焉聞小雅而嘆周德之衰聞大雅而思文王之德聞頌而知盛德之所同是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樂皆至焉極其所至式于九圍介聞不已失其所至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故詩之失愚愚非詩也學詩者之過也詩之教溫柔敦厚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孔子生周末旣不得位而行政于是廣皐其譜而討論之去其重複節其繁蕪取古詩三千餘定爲三百五篇風有正變雅有大小采周頌而上及商下及魯

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世之學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吉一唱三嘆有餘思五聲八音無遺響矣詩遭秦而全以其諷誦不獨在竹簡也漢詩惟魯齊韓三家毛萇自言其詩傳自子夏鄭玄爲之箋故毛詩獨行三家咸廢

附漢書所載傳經諸儒

申公 魯人事齊人浮丘伯受詩　王臧 蘭陵人受詩申公

趙綰 受詩申公　江公 瑕丘人傳申公詩

許生 魯人守申公學教授　徐公 免中人守申公學教授

韋賢 治詩事大江公許生　韋玄成 賢子傳賢詩學

韋賞 玄成兄之子同玄成以詩授哀帝

○王式 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事徐公許生　張長安 字幼君山陽人

唐長賓 東平人　褚少孫 沛人上三人皆事式傳詩

張游卿 張生兄子以詩授元帝　王扶 琅邪人

許晏 陳留人二人皆游卿門人　薛廣德 事王式

襲舍 受詩廣德

○轅固 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　夏侯始昌 固之弟子

○后蒼 字近君東海郯人事夏侯始昌通詩禮　翼奉 受詩后蒼

蕭望之 受詩后蒼　匡衡 受詩后蒼

師丹 琅邪人受詩匡衡　伏理 字斿君琅邪人受詩匡衡

滿昌 字君都受詩匡衡　張邯 九江人受詩滿昌

皮容 琅邪人受詩滿昌

○韓嬰 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　趙子 河內人事燕韓生

賁生 淮南人受詩韓生　食子公 河內人受詩蔡誼

蔡誼 河內人受詩趙子　栗豐 泰山人受詩食子公

王吉 河內人受詩蔡誼　張就 山陽人受詩栗豐

長孫順 淄川人受詩王吉

髮福 東海人受詩長孫順

○毛公 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貫長卿 趙人受詩毛公

解延年 爲阿武令受詩長卿　徐敖 受詩延年

陳俠 九江人受詩徐敖

春秋訓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臣之奇曰臣言之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旣微諸侯迭興雖列國亦各有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居魯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因王道託始乎魯隱絕筆乎獲麟取二百四十二年之實錄就加筆削黙寓勸懲而春秋作焉何以始乎隱傳聞所及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獲

麟曰備矣撥亂之功成於麟猶致治之瑞開於鳳也君子曷爲作春秋以一王之法立三重之軌莫嚴于春秋故曰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氏尊爲天子之事萬世推爲素王之書而當日之微詞深指進退與奪有待褒貶而善否見者有不待褒貶而善否見者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於傳聞幾於目見書於所見隱爲賢者諱於賢者責備有實與而文不與有文與而實不與有求名而不得有去名而不得或此抑而彼揚或前誅而後赦當其不書書則譏諸侯不名名則絕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春秋之以七等繫上法也有臨一家之言有臨一國之言有臨天下之言春秋之以三臨代天言也大義數十雖炳乎日星微辭千百黙存乎口授非以傳得經能以今聽往乎故當日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能贊也他日之口授弟子因意而傳事事所以傳也左氏親見夫子傳最先成而行獨後公羊傳自端木穀梁傳自卜氏先後列于學官後之議者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淸而不短裁而不俗則善於春秋者要之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後之說經者舍左氏何之矣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名之曰正經唐宋以來專門之儒不可勝數而胡

傳獨傳著爲功令所以然者其言顯其文達議論多不悖于古而亦近于時然今之學者亦徒用以取靑紫耳誰能本夫必當之理以行深切之事折衷三傳因夫子筆削之微指其諸嚴夷夏之防昭君臣之義者拯頹綱以紹淑軌撥亂世而反諸正俾天子之事素王之書復炯炯於在茲哉

四傳考

臣稽夫子作魯春秋當時忌諱皆口授弟子以傳傳者各異其說左丘明因經立傳于是有素王素臣之目焉其授端木氏者傳于公羊高高子平平子地地子敢敢子壽度秦至漢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筆于書其授卜氏者傳于穀梁元始名赤亦名

淑以授孫卿至蔡千秋而顯此三傳所繇作也說公羊者胡毋
生後爲嬴公孟卿眭孟嚴彭祖顏安樂而嚴氏最盛董仲舒尤
精其業漢末何休集衆說爲解而排左穀此公羊傳之始末也
說穀梁者孫卿後爲江公榮廣皓星公及蔡千秋宣帝甘露中
詔名儒大議平公穀同異尹更始王亥等以穀梁對多從其義
而穀梁之學大盛至晉范甯爲集解此穀梁傳之始末也左氏
最先成而行獨後脩其業者張蒼賈誼誼爲訓故授貫公亦無
傳馬不疑張敞劉公子皆通其義後劉歆請立于學官莫應建
武中韓歆請立而未行陳元明訟之而終罷暨永平中始擢通
左氏者高第服虔賈逵並爲訓解杜預爲之註而左氏盛行此

左氏傳之始末也唐末以來專門之儒不可勝數若啖助陸贄
孫復許翰陸佃祖無擇等尤爲卓爾而撰述無聞至胡安國著
傳進講至今爲令此胡氏傳之始末也胡傳出而三傳之同異
可明三傳明而春秋之微旨具見矣

附漢書所載傳經諸儒

○胡毋生 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　　董仲舒 廣川人與胡毋生同業
公孫弘 菑川人頗受于胡毋生　　褚大 蘭陵人胡毋生弟子
嬴公 東平人胡毋生弟子　　段仲溫 廣川人胡毋生弟子
呂步舒 廣川人胡毋生弟子　　孟卿 東海人受于嬴公
眭孟 魯國人受于嬴公

嚴彭祖 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　　王中 琅邪人受于彭祖
公孫文 琅邪人　　東門雲 琅邪人二人俱王中所授
○顏安樂 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受業眭孟　　泠豐 字次君淮陽人受于安樂
任公 淄川人受于安樂　　貢禹 字少翁琅邪人事嬴公成于眭孟
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事孟卿　　筦路 琅邪人疏廣所授又事顏安樂
堂溪惠 潁川人貢禹所授　　冥都 泰山人堂溪惠所授又事顏安樂
孫寶 字子嚴潁川鄢陵人筦路所授　　馬宮 字游卿東海戚人泠豐所授
左咸 琅邪人泠豐所授

右傳公羊春秋

瑕丘江公 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　　榮廣 字王孫魯人盡能傳江公學

皓星公 魯人受江公春秋　　蔡千秋 字少君沛人從廣受又事皓星公
周慶 字幼君梁人從廣受　　丁姓 字子孫梁人從廣受
尹更始 字翁君汝南人本自事千秋　　許廣 侍郎
王亥 中郎皆議穀梁　　申章昌 字曼君楚人丁姓所授
尹咸 更始子　　翟方進 字子威皆更始所傳
房鳳 字子元不其人更始所傳

右傳穀梁春秋

張蒼 北平人　　賈誼 梁太傅爲左氏傳訓故
張敞 京兆人　　劉公子 大中大夫皆脩春秋左氏傳
貫公 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賈誼授左氏訓故　　貫長卿 貫公子爲蕩陰令授張禹

張禹 字長子清河人非成帝師張禹貫長卿所授 尹更始 禹先授更始

尹咸 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 翟方進 胡常

胡常 賈護 字季君黎陽人胡常所授

陳佚 蒼梧人陳欽子賈護授以左氏授王莽 劉歆 劉向子從尹咸及翟方進受

右傳左氏春秋

禮記訓

臣言之禮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正之奈何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雖夷蠻戎狄之區寄象鞮譯之遠必有禮以達其志坊其欲而況于中國況于朝廷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是故天子時巡必脩五禮五禮者何吉凶軍賓嘉也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其諸敎敬而民不苟敎讓而民不爭敎親而民不怨敎和而民不乖胥此物此志也其諸不帥敎者則有左右郊遂之移遠方之屛皆所以防民淫而同民俗節民性而興民德也先王之治天下也以人

治人而已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先王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積禮以肥天下而及於大順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積無禮以瘠天下而及於大亂至於大臣倍小臣竊士不事民弗歸是謂幽國是謂疵國幽而弗明疵而弗洗亂亡之故所繇來者漸矣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有以多為貴有以少為貴者有以大為貴有以小為貴者有以高為貴有以下為貴者有以文為貴有以素為貴者貴多者以其外心者也貴少者以其內心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臣讀曲禮而卯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

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而莊讀檀弓而知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讀王制而知五等之辨九命之別諭使爵祿之次第讀月令而知四時道民之方讀禮運而知禮之不同也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讀禮器而知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讀大傳而知名者人治之大讀少儀而知言語之美穆穆皇皇讀學記樂記經解而知化民成俗之繇恭儉莊敬之教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讀燕居閒居而知禮之所與衆之所治也無體之禮上下和同讀雜記而知君子之三患五恥讀郊特牲明堂位

而知貴誠之義達乎天尊卑之位及乎天下讀世子內則而知寢門闈門之節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讀玉藻深衣而知佩冠衣服之制自天子以及於庶人皆有成則也讀坊記表記而知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讀緇衣儒行而知有恥且格民心所同敬慎尊讓備者所兼讀諸問大小記奔喪閒傳喪服四制而知孝子悲哀疾痛之意先王輕重長短之節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讀曾子二問及祭法祭義祭統與夫冠婚鄉射燕聘之義而知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先王之制禮必有主也故可多述而學也禮之秩序本於天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四時爲柄日星爲紀列而之事散而之物反求其質行於君子之身而已故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脩言道禮之質也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天下之大端繫於君子之身君子之身天地之心也

附漢書所載傳經諸儒

高堂生 魯人傳士禮十七篇
徐生 魯人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禮官大夫
徐襄 徐生孫其資性善爲容亦以容爲大夫
徐延 徐生孫爲禮官大夫
公戸滿意 徐氏弟子
桓生
單次 皆徐氏弟子同爲禮官大夫
蕭奮 瑕丘人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容者由徐氏

孟卿 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閭丘卿
后倉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聞人通漢
聞人通漢 字子方沛人后倉所授
戴德 字延君梁人號大戴
戴聖 字次君梁人號小戴
慶普 字孝公沛人皆后倉所授
夏侯敬 魯人慶普所授
慶咸 普族子普所傳
徐良 字斿卿琅邪人大戴所授家世傳業
橋仁 字季卿梁人小戴所授家世傳業
楊榮 字子孫梁人小戴所授

樂訓

臣言之自嶰谿出竹鳳聲入箫天地之和已翔流於宇宙故咸池之樂古今稱備美焉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大之所覆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少昊之太淵顓頊之承雲言其上下祭也堯之六章章之也舜之簫韶紹之也夏大也殷周之樂蓋矣三古聖王樂各有名名與功偕事與時並樂係天作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樂係中出而百化之原各以氣相召故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感於哀者其聲噍以殺感於樂者嘽以緩感於喜者發以散感於怒者粗以厲感於敬者直以廉感於愛者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

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沾懘之音矣惟君子爲能知樂書曰以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予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季札觀四代之樂聽十五國之風而興廢存亡晰於衆泰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今必使四海之內合愛同敬四達不悖舍禮樂無繇也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及其至也天地䜣合陰

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草木區萌羽毛胎卵群得其生遂其性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猶之乎鋪筵陳尊禮之末節也有司掌之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大樂必簡樂至則不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周衰禮廢樂尤微眇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其可得而見者周禮大司樂諸章與禮經之樂記耳樂以禮見明乎禮樂之相須也禮樂之並行天地之情聖賢之心也然而易言之矣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言之矣帝之命夔曰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之矣風之關雎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抑之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之雞鳴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唐之山樞曰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秦之車鄰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雅之鹿鳴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鼓瑟鼓琴和樂且湛彤弓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鼓鍾曰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初筵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周頌之執競曰鐘

鼓喤喤磬管將將有瞽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
柷圉既備迺奏簫管備舉商頌之那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春秋言之矣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
羽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定公十年
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孔子以是却萊人之樂誅優施之舞故
樂經雖亡而雜出於易書詩春秋並見於禮禮樂之情同故明
王以相沿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
辨者其禮具知其情者能作識其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
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

而不息其曲直繁瘠廉肉而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
心邪氣得接焉而已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
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
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先王之喜
怒皆得其儕焉惟聖人爲能儕一己之喜怒惟聖人爲能正天
下之性情子在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六國之君魏
文侯最爲好古然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
知倦今天下之所好皆溺音耳安得德音之樂肅雝之和以格
以享以獻以酬以序貴賤以定尊卑以平均天下以紀綱百世
俾德焯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和理發諸外而民莫不順也哉夫
樂者樂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
之變盡于此矣夫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感
而情深情深而意往意往而聲合君子聽鐘聲而思武臣聽磬
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聽竽笙簫管
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今之將帥武
臣群致命於封疆其抱忠義而心畜聚者幾何人臣之記古今
之樂非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也亦有所思之也亦有所合之也

稽伏羲至周成王之樂

周禮大司樂十九章 附諸閒樂

右二篇
俱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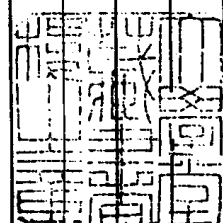
孝經訓

臣聞之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昔者聖王以五常之道立敎道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親故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繇生也臣讀開宗明義而知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臣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章而知愛敬盡於事親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讀三才孝治聖治之章而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讀紀孝行而知事親之備讀五刑而知孝道之嚴讀廣要道廣至德廣揚名而知敎民親愛莫善於孝君子之敎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讀諫諍而知孝以義輔讀感應而知孝以敬通讀事君而知移孝作忠故上下能相親也讀喪親而知生民之本盡死生之義備孝子之事親終矣嗟乎事有盡而思無窮生事死事終天永慕夫事親則安有終也臣讀喪親之章至於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臣不可以爲子矣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臣讀孝經而廢喪親之章猶夫讀小雅而罷蓼莪之什也

論語訓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取其切實者輯而論纂謂之論語其餘皆集錄之曰孔子家語論語二十篇始于明學習之傳終于衍執中之訓天德王道備矣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自孔壁出者所無故不傳聖道之大臣無能名焉其二十篇章句與夫大學經一章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傳十章曾子之意門人記之中庸三十三章子思述所傳之意及引夫子之言孟子七篇子輿所作以明聖道世之人童而習之俱無容贅說也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百家訓敘

臣之奇曰百家之說皆起於王迹既熄聖道日湮辨智之士蠭出競鳴下焉者交轂連軫各推所長迎合時主上焉者鉤深致賾並執所見自立師言其言雖殊譬之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迹其所長雖有蔽短折衷於道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也觀百家之說者未能舍短取長以通萬方之略繇殊得一以求六藝之歸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矣君子旣知蔽之所繇明又知分之所繇合疏其繁蕪闢其壅塞止其曼衍正

其岐牾取其約而達微而臧比物醜類罕譬而曲喻者以之辨志而樂群博習而通强雖小言大言寧非小成大成之佐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君子不以辭盡人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故百家之枝葉雖有異辭百家之思慮終歸一致彼百家者亦不幸而當迹熄道湮之日愛惡相攻情僞相感其人皆意有所鬱結於其中故述往事思來者發憤而爲一家言異夫道聽而塗說生於其心者之害於其政也使其人遭明王哲師得其所取裁皆股肱之俊羽翼之英已司馬氏論六家要指於諸家互有刺譏獨稱道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應物施事無所不宜反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其然豈其然乎班氏亦知儒者宗師仲尼於道最爲高而與小說之流同稱十家何也臣竊謂儒者以六藝爲法君臣父子之禮百家弗能易世而無君臣父子也可以無儒矣世而有君臣父子也奈何出於守虛致無之下儒者助教明化祖述憲章異夫違離道本譁衆取寵者之所謂儒也奈何齒於異端雜教之倫臣懼夫儒道之寖衰六藝之寖析也是以旣列傳經之儒於六經之後而復次第百家之本末以分儒門之別派旣紀百家之名氏於孔門之後而復裒摭百家之撰著以合六經之指歸今其辭具在也百家之情亦具見乎辭矣易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百家之辭閒或出於枝與游詖與陷直之而道見擇之而語詳博學而反說之可以知言可以訓道矣

諸子訓

臣稽諸子惟淵源於泗水者今人與居古人與稽稱師發論後世以爲楷其餘見善相示嘗道同術亦儒林之席珍也孔子稱儒行兼衆善而有之司馬氏論六家要指乃謂儒者博而寡要班氏慨儒學之寖衰苟以譁衆取寵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訢病其謂是乎臣旣列傳經之儒於訓經之末而復志諸子

諸子非純夫儒者也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行儒之行亦儒而已矣諸子之儒各習其師其學也博其說也衆各成一家之言要以六藝爲準安得以詩書禮樂之遺盡爲司空城旦書乎不以言舉不以人廢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則諸子之言具在

稽漢書儒五十三家今爲諸子五十三家止西漢

○伊尹五十一篇○尹佚二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晏子八篇名嬰○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開後○宓子十六篇孔子弟子子賤○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陳人名碩七十子弟子○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魏文侯相○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弟子○孫卿子三十三篇○羊子十八篇羊音米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內業十五篇不知作者○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或曰孔穿所造○功議四篇○甯越一篇中年人爲周威王師○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因爲陳古今成敗○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俟子一篇或作倖子○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君七篇朱建○高祖傳十三篇漢高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漢文詔策○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一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賈誼所傳雜篇治道國体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刪爲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桓寬鹽鐵論六十篇昭帝時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語列文傳頌圖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劉歆七略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

道家訓

臣稽司馬氏稱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班氏謂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臣不敢以玄玄衆妙爲家人言亦不敢以無爲無不爲爲萬物主懼以虛無之名開刑名之實終思以仁義之術定道德之歸耳

稽漢書道三十七家今定爲三十六家止西漢

老子以四十二篇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八字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丹書之訓本於黃帝 ○老子道德經四十二篇○文子九篇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 ○蜎子十三篇 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 名喜為關吏 ○老萊子十六篇 楚人與孔子同時 ○列子八篇 名御寇 ○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 楚人 ○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 魏公子先莊子 ○莊子五十二篇 名周 ○田子二十五篇 名駢齊人 ○黔婁子四篇 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宮孫姓也不知名 ○鶡冠子一篇 楚人居深山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或曰鄭人 ○周訓十四篇 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 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 ○雜黃帝五十八篇 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六國時所託 ○孫子十六篇 六國時 ○鄭氏經傳四篇 傳老子學 ○傅氏經傳三十七篇 述老子學 ○徐氏經說六篇 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學 ○捷子二篇 齊人漢武帝時 ○曹羽二篇 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 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 蜀人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 ○楚子三篇○道家言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淮南內篇二十一篇 王安內篇論道 ○劉向老子說四篇

陰陽家訓

臣稽司馬氏稱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班氏謂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臣稽謂陰陽之與術數似未有以大異者不知當時何以別之豈此論其理彼具其術耶

稽漢書陰陽二十一家今定二十家止西漢

○宋司星子韋三篇 景公之史 ○鄒子四十九篇又終始五十六篇 名衍齊人為燕昭師 ○鄒奭子十二篇 齊人號雕龍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 傳鄒奭始終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 六國時 ○乘丘子五篇 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 六國時韓人 ○將鉅子五篇 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閭丘子十三篇 名快魏人 ○南公三十一篇 六國時 ○馮促十三篇 鄭人 ○周伯十一篇 齊人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 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容成子十四篇○張蒼十六篇 漢北平侯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衛侯官十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 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 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 不知作者

法家訓

臣稽司馬氏稱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班氏謂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

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臣以爲法家立而天下殘勝殘去殺居上必寬

稽漢書法十家今仍舊止西漢

〇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〇商君二十九篇（名鞅）〇處子九篇（史記云趙有處子）〇愼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〇申子六篇（名不害韓人）〇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〇游棣子一篇〇鼂錯三十一篇（漢景帝御史大夫）〇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〇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名家訓

臣稽司馬氏稱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班氏謂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名正言順言順事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臣以爲名者實之賓循名責實無治法而有治人

稽漢書名七家今仍舊止西漢

〇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子產卒駟顓殺析而用其竹刑）〇尹文子一篇（與宋鈃俱游稷下）〇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同時）〇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爲堅白之辭者）〇毛公九篇（趙人與龍并游平原君論堅白同異可以治天下）〇成公生五篇（游談不仕與李斯子由同時）〇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

墨家訓

臣稽司馬氏稱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班氏謂墨家者流出於淸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臣以爲兼愛之術本以利人二本之流至於無父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所厚者薄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奈之何曰愛無差等乎

稽漢書墨六家今定爲五家

〇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〇田俅子三篇（先韓子）〇我子一篇（爲墨子之學）〇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〇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孟子時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歸楊則歸墨墨者夷之欲見孟子孟子告以一本夷子憮然蓋墨門之善悟者也）

從橫家訓

臣稽班氏稱從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臣以爲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好詐則民莫敢不騁辭商俗靡靡利口惟賢以其辭也戰國之際有甚焉者矣要之從橫諸人眞傾危之士哉

稽漢書從橫家十二家今仍舊止西漢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張子十篇名儀○龐煖二篇爲燕將○闕子一篇○國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蒯子五篇名通○鄒陽七篇漢人○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嚴助傳作膠蒼

雜家訓

臣稽班氏稱雜家者流葢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臣以爲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議論者國家之雜也盈廷

之訟不生則玄黃之戰可息

稽漢書雜二十家今定爲十六家止西漢

○大禹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後人假借也○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或曰黃帝之史或曰夏帝總皆假借○伍子胥八篇名員○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大夫○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商鞅師之○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隱者○荊軻論五篇司馬相如等所論○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博士臣賢對一篇漢時人難韓子商君○臣說三篇成帝時作賦○解子簿書三十五篇○推雜書八十七篇○雜家言一篇言伯王之道不知作者

農家訓

臣稽班氏稱農家者流葢出於農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孔子曰足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臣以爲萬邦作乂起於蒸民之粒周以農事開國漢以搜粟命官游民者國家之蠹積貯者天下之命重農貴粟在今日尤宜加之意哉

稽漢書農九家今仍舊止西漢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孟子篇中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敘即陳相陳辛輩也○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邯鄲人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小說家訓

臣稽班氏稱小說家者流葢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臣以爲虞初之說推本于周葢周官有誦訓掌道方志而訓方氏又誦四方之傳道閭師縣師各有其書故也古者懼下情壅于上達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風謠上之詩云采封采菲無以下體如其可采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稽漢書小說十五家今定爲十三家止西漢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之詞皆依託也○天乙三篇湯名依託○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師曠六篇依託○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封禪方說十八篇漢武時○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饒齊人不知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臣壽周紀七篇宣帝時人○百家百三十九卷

小學訓

臣聞之易傳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于廷乎號于下其用最大也伏羲作書契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此造字之本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者教以此也史籀以後變爲秦篆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所謂八體者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也漢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之設皆所

以通知古今文字定一王之規制一天下之耳目也唐宋以下更求簡便篆隸行草于今爲烈

於戲素王筆絕空抱泣麟之悲倉帝字函方知哭鬼之故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臣之訓小學而致思于夬揚有以也

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

蒼帝名頡生而能書長登陽墟之山臨于玄扈雒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靑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瓣

文字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或謂頡爲黃帝史官或謂頡卽伏羲之臣不可得而考矣

史籀十五篇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亾六篇與孔子壁中古文異體

大篆本于史籀戰國以來皆用之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

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所作

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所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也

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隷書繆篆蟲書也古文者孔子壁中書奇字卽古文而異者篆書謂小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隷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隷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纒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者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

凡將一篇武帝時司馬相如所作無復字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所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所作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

訓纂一篇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於此略備矣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曰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

史書訓

臣稽班固藝文志本劉歆七略不立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綴於春秋後世史不勝書安得侈言鶴禁之編輙附麟書之末乎古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外史掌書外令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與夫內史記言右史記事皆史職也職最近而任綦重司馬氏所云孔子卒後五百歲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讓則史記之作所以述往事思來者非漫然而已也夫史書自左氏以後惟國策膾炙千年以其文情之殺汗文氣之縱橫文心之出沒也乃若論次舊聞整齊世傳則馬氏高奇班氏贍毅盡三長之極致矣後之作者傳敍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辭尙體要然剜精劃采着力字句之間言枯體晦文之例者也下逮三國南北諸史漫浪難覩晉書本出群手體製混雜笙竽雜吹歐陽絕世名人唐書新廱加故甚矣裁剪之難也五代史成一家言亦少化工之筆至於宋元二史第掾文移抄謄辭義兩蔑律以霜嚴秋斷之旨旣不可同諸汗靑揆於珠聯璧合之章亦何繇繼其藻潤於戲史學之廢也安得一代巨麗之手折衷千古遠紹傳心因綱目之義例續資治之成言仰大法昭然毋煩石渠同異世本如故復覩金鑑廢興臣請依鳳池而邳恙焉分黎火而出元龜矣

遷字子長談之子　固字孟堅彪之子昭即曹大家　玄字康成　虔字子愼　悅字仲豫　劭字仲瑗

○世本十五篇（古史記黃帝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虞氏春秋十五篇（名卿）○秦事二十篇（秦時奏事及刻石名山文）○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呂不韋所作）【漢】○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作）○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龍門司馬遷作）○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著書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漢書（茂陵班固所著未成而死詔其妹班昭續之）○史記註（平陵賈逵所註）○前漢書糾繆（瑯邪伏儼所著）○史記註（北海鄭玄所註）○前漢書註（滎陽服虔所註）○帝紀三十卷（穎川荀悅所著）○風俗通（汝南應劭所著）○前漢書注一百三十卷（南陽文穎所注）○古史考

周字允南　肅字子雍　晏字子傳　昭字洪嗣　壽字承祚　灼字子盛　玄字體奕　璞字景純　盛字安國　鑿齒字彥威　謨字道明

（巴西譙周所著）【魏】○前漢書註一百三十卷（陳留蘇林所著）○史記註（東海王肅所著）○前漢書（安平孟康所著）○又前漢書（馮翊如淳所著）○西漢書音釋四十卷（中山張晏所著）○吳書（吳雲陽韋昭所著）○史記國語訓註（吳餘姚虞翻所著）【晉】○漢紀三十卷（高唐華嶠所著）○三國志六十五篇（巴西陳壽所著）○前漢書音釋（河南晉灼所著）○歷代史書考異（高平劉寶所撰）○魏書（泥陽傅玄所撰）○西漢相如傳註（河東郭璞所著）○三國志（陽夏袁宏所著）○晉史九十餘卷（陳郡王隱所撰）○西晉書四十餘卷（餘姚虞預所著）○魏武春秋三十卷并晉春秋十餘卷（太原孫盛所著）○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襄陽習鑿齒所著）○前漢書百餘卷（陳留蔡謨所著）○晉紀三十

榮字文琛　崧字道高　廣字野明　曄字蔚宗　靈運玄之孫　約字休文　野王字希馮　浩字伯淵　收字伯啓　徵字玄成　無忌字輔機

卷并春秋左氏外傳註（俱嘉興干寶所著）○後漢東觀記百餘卷（丹陽薛瑩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陽袁崧所撰）○史音義十三卷又晉紀四十一卷（俱東莞徐廣）宋○後漢書（順陽范曄所刪）○三國志註二十卷（河東裴松之所著其子駰註遷史四十卷）○晉書三十五卷（會稽謝靈運所撰）梁○晉宋齊書（武康沈約所著）○注後漢書一百八十卷（平原劉昭所著）陳○陳書三卷（吳郡顧野王所著及輿地志國史記傳）北魏○魏書三十卷（清河崔浩所敘及校正晉書五十卷）○魏史（鉅鹿魏收所纂）隋○魏史（曲陽魏澹別成魏史甚爲簡要）○北齊書三十四卷（博陵李德林所撰其子百藥作全編共五十卷）唐○隋書本紀列傳（鉅鹿魏徵所撰）○隋書志（雒陽長孫無忌所撰）○後周書（宜州令狐德芬所撰）○

籀字師古　劭字君懋　知幾字子元　貞字子正　九齡諡文獻　愈字退之　德裕字文饒　煦字彥遠　脩字永叔　祁字子京　介字守道

南北史一百八十卷（魏郡李延壽所作及撰唐太宗政典）○西漢書注（琅邪顏籀所著）○隋書八十卷（龍門王劭所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彭城劉知幾修國史所著）○貞觀政要及大唐春秋（浚儀吳兢所撰）⊙補三皇紀（河內司馬貞所撰及史記索隱號小司馬）○通典（京兆杜佑所撰）○千秋金鑑錄（曲江張九齡所著）○順宗實錄（昌黎韓愈所脩）○前後漢書注（贊皇李德裕所著）○舊唐史通鑑（五代歸義劉煦所撰）宋○五代史註疏三十卷（肥鄉李沆所註）○唐鑑纂疏（河南富弼所著）○十二代史（晉城劉羲叟所著）○唐史記二十五卷（陽翟孫甫所著）○唐書五代史（廬陵歐陽脩所撰）○新唐書（溫陵曾公亮與雍丘宋祁同脩）○唐書糾繆（奉符石介所著）○編年通載十四卷（浦城章衡所進）○五代史

軾字子瞻洵長子　轍字子由洵次子　觀字少游　光字君實　祖禹字淳父　敞字貢父鞏字子固弟肇字子開　安國字康侯子寅字明仲　宏字仁仲　憲字原仲　熹字元晦

集註（永康徐元素所註）○唐書集註一百三十卷（新喩孔武仲所著）○唐書辨疑（眉山蘇軾所著）○古史五十卷（眉山蘇轍所著）○議論兩漢書（淮海秦觀所著）○兩漢決疑八十卷（淮陰人張耒所著）○資治通鑑（起周威烈終五代涑水司馬光所脩）⊙通鑑全紀外紀（道源劉恕所編）○唐鑑十一卷○仁宗政典六卷（俱華陽范祖禹所脩）○兩漢刊誤（清江劉敞弟攽任華同著）○兩漢議論（南豐曾鞏弟肇同著）○通鑑音釋三十卷（眉山史炤所作）○春秋傳○通鑑舉要補遺（俱武夷胡安國所著）○讀史管見（武夷胡寅所著安國長子）○皇王大紀八十卷（武夷胡宏所著安國季子）○兩漢辨正（武夷胡憲所著安國從子）○通鑑綱目（婺源朱熹所著）○宋論四十卷○春秋解（俱河南呂本中所著）○左氏

祖謙字伯恭　瓘字瑩中　泌字長元

博議○諸史詳節○大事記（俱東萊呂祖謙所著）○兩漢議論八十卷○尊堯集十二卷（俱沙縣陳瓘所著）○通鑑節要（自周威烈至五代崇安江贄所著）○漢書鐫誤（莆陽黃公度所撰）○皇極經世圖譜○兩漢精義（俱金華唐仲友所著）○續資治通鑑長編（丹稜李燾所續）○左氏章旨○兩漢博議（俱瑞安陳傅良所著）○兩漢精義○春秋解（俱永嘉陳謙所著）○漢唐精義（建陽游九言所著）○漢唐論斷（陳李雅所著）○秦漢論斷（朱黼所著）○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遂昌尹起莘所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卷（永新劉友益所著）○晉書辨證（龍州李舜臣所著）○兩漢表（括蒼項安世所著）○小學史斷（南宮靖一所著）○路史（廬陵羅泌所著）○十七史纂

德秀字景元　天祥字宋瑞　履祥字仁山　玄字圭齋　濂字景濂　孝孺字希古

婺源胡一桂所著 ○唐書考疑 浦城眞德秀所著 ○日抄 慈谿黃震所著 ○通鑑疑難 建陽熊禾所著 ○西漢博議 廬陵文天祥所著 ○通鑑前編 斷自陶唐以下接於威烈之前 蘭谿金履祥所著 元 ○漢唐摘要 休寧陳櫟所著 ○唐書纂要 劉陽歐陽玄所著 ○宋遼金三史 ○兩漢通 俱平定李思成所著 ○兩漢精義 烏賁義滑所著 ○通鑑續編 奉化陳桱所著 四明陳氏 ○春秋纂疏 ○綱目考異 俱祁門汪克寬所著 ○綱目集覽 望江王幼學所著 ○綱目考証 上虞徐昭文所著 皇明 ○元史二百十卷 潛溪宋濂金華王禕同脩 ○史評 正學方孝孺所著 ○元史續編 山陰胡粹中所著 ○元史續編 臨江張九韶所著 ○宋元史略 石門梁寅所著 ○宋元論斷 永新劉定之所著 ○通鑑綱

濬字仲深諡文莊　弼字輔之　輅號素庵　鏊字濟之　清字介夫　黃字了凡

目集覽正誤 ○元史舉要 ○永樂大典 俱昆盧陳濟所著 ○世史 瓊山丘濬所著 ○綱目質實 建安馮智舒所著 ○通鑑節要 鄱陽王逢所著 ○少微宋元二鑑 建陽劉剡所著 ○雪航膚見 南平趙弼所著 ○續編宋元綱目 淳安商輅所著 ○宋論 吳縣王鏊所著 ○綱目垂範 晉江蔡清所著 ○綱目質實 建陽劉弘毅所著 ○通鑑外紀論斷 ○朱子綱目折衷 ○續綱目發明 俱餘杭周禮所著 ○綱目廣義 雲間張時泰所著 ○通鑑節要論斷 常熟丁奉所著 ○大方綱鑑補 地田袁黃所著 ○資治合編綱鑑總論 陽節潘榮所著

兵法訓

臣稽班氏稱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帝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臣以爲兵法始於軒轅以師兵爲營衛詳於司馬法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辨旗物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至于管子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周史六韜出於周顯王之日苴起武臏各擅諸國之能然而譎謀百出變詐蠭生所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毒天下而靡極所謂

克亂之師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者不可復問矣故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六國時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勁秦以銳士兼惟荀卿能明六術五權三至世主莫知其說徒託之空言耳秦胡漢虜紛拏相當赴利鏖合且置孫吳於不問故去病之對武帝曰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臣不知其舍法而言略者何略也後之人拾其殘唾上焉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下焉者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已於戲兵法豈易言哉法之始始乎無端法之卒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彼多方此守一彼神術此妙道由道入兵從一而散之緜兵合德歸一而神之古之止戈爲武聽

明脣知神武而不殺者乎故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兵法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臣請立其權謀斷其討數備其器具審其形勢因便而教惟利而行器成教施作乃有功畜之以道則氣和養之以德則志合和合以悉莫之能傷近則用實遠則施號靜則聯慮動則從心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無不可成無成無為無不可化此之謂道矣若衆而一若柔而剛法不足以命之

稽漢書兵權謀十三家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今定二十家

○太公兵法○管子兵法○荀卿兵論○鶡冠子○周史六弢六篇○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名武)○司馬穰苴兵法○蘇子兵法○齊孫子八十九篇(名臏)○公孫鞅　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李子十篇○娷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六國時人)○廣武君一篇(李左車)○韓信三篇(淮陰)

(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惟孫武之書漢術大詳考公之列非特四種)

稽漢書兵形勢十一家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蚩尤二篇○孫軫五篇(圖二卷)

○繇敘二篇○王孫十六篇(圖五卷)○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名無忌圖十卷)○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名籍)

稽漢書兵陰陽十六家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今仍舊

○太壹兵法一篇○五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圖三卷)○力牧十五篇○鬼臾區三篇(四人皆黃帝臣依託也)○鵊冶子一篇(圖一卷)○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萇弘十五篇(周史)○別

成子望軍氣六篇○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稽漢書兵技巧十六家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今仍舊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伍子胥十篇(圖一卷)○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圖一卷)○逢門射法二篇(名蒙)○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名廣)○魏氏射法六篇○強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郁郅人)○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劍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蹵鞠二十五篇(鞠以韋為之實以物蹵蹋之以)

爲戲雙鞭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

騷賦詩歌訓

臣稽班氏稱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所序詩賦五種凡百六家臣以爲春秋之賢大夫賦詩見志授政必達詩亡而賦作故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其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議國事也自風雅寢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金相玉質丹青百世其離騷哉後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離騷之辭而以賦見稱自謂不能及也班固稱其文辭麗雅爲詞賦宗迺譏其露才揚己忿懟自沉且摘其羿澆二姚之稱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之述非經義所載嗟夫以文害辭以辭害義瞽者可以與於五色聾者可以與於五聲癡人之前可以說夢乎不知屈子之人安知其辭不知楚辭可與論詩賦乎臣竊謂楚辭之比物連類屈曲見志皆三百之一體其忠誠惻怛敦厚溫柔皆三百之遺聲至於離奇譎怪宂淫汗漫皆變風變雅無可奈何之極思也及門高足宋玉可言異代玉友賈誼足稱其餘諸子才高者仰其鴻製中巧者貪其豔詞吟諷者拾其聲牙模倣者循其步武詞人才客各相纂

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騷歌或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或謂騷辭驚采絕豔難與並能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或謂屈宋導清源於前賈馬振芳塵於後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雄崔蔡之徒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累寔多或謂屈子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大康以前雕蟲篆刻其體三變或謂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習循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或謂楚辭前無古後無今或謂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揚雄專爲偷生苟免之計與原異趣反騷所由

作也其文又摹擬掇拾斧鑿呈露脈理斷續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傅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時人所及諸如七諫九懷九嘆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故不復以累篇什或謂孔子而遇屈氏必採而列之楚風又曰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麗而不俳放而多致其所以爲長卿子雲雖有剽竊尚少谿逕班張而下愈晦愈下或謂離騷風雅之衍詞賦之祖或謂騷如雲蒸霞蔚石皺波紋自然天成不可模倣賈生小山得騷之意而自出機杼者以後倣之愈似去之愈遠或謂屈宋而下至班揚左馬之流而及張蔡嶰谷之竹遁宣楚澤之蘭互襭莫不鑑其矩矱樹爲弘標迹十家之論互有抑揚而能推本楚辭以傳風雅旨篤言也王迹熄而經亡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歌有其亡之者必有其存之者天籟時流於大鈞希聲豈絕於宇宙臣於三百篇之後奉一騷以極詩賦之流漸騷誠可經也十五國風不經尼父之筆幾何而不滅沒騷之存而不沒騷自足於存世也讀離騷使人不敢忘生民之意西漢以下同工異曲浸而六朝浸而唐宋情志愈廣節奏彌繁臣所論列止於西漢西漢所錄止於數家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則之不遠以詩治之而已詞人之賦麗以淫淫之必放以騷止之而已

稽漢書詩賦百六家今定賦三十家雜賦十三家雜歌詩三十二家止西漢其餘不具錄不勝錄也

騷賦○屈原騷二十五篇○宋玉騷十篇○景差大招一篇○唐勒賦四篇○荀卿賦十篇○賈誼賦七篇附騷者爲惜誓弔屈服賦○陸賈賦三篇○莊忌賦二十四篇附騷者爲哀時命○淮南王賦八十二篇附騷者爲招隱士○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東方朔賦七篇○漢武帝賦二篇○莊助賦三十五篇○司馬遷賦八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兒寬賦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劉向賦三十三篇○揚雄賦十二篇

○秦時雜賦九篇○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劒戲賦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大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歌詩○荀卿佹詩○漢高帝歌詩二篇○房中歌十七章（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郊祀歌十九章（武帝所定）○泰壹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

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

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

數術訓 天文 歷譜 五行 蓍龜 雜占 形法

臣稽班氏稱數術者明堂羲和史卜之職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歷數春秋至於漢之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術數爲六種曰天文曰歷譜曰五行曰蓍龜曰雜占曰形法臣以爲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得其術原始反終可以知幽明之故引伸觸類可以畢天下之能事大衍之數數往知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班氏所列羲和史卜之末耳司馬氏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流俗之所輕也於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臣竊悲夫河雒空存箕疇莫衍周子之太極誰傳堯夫之元會猶在安得數術眞學以通天地之文聊志六種舊書以見天下之賾云爾

稽漢書稱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聖王所以參政也星事㓹悍非湛密者弗能繇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臣以爲自黃帝受河圖始有星官之書周禮有馮相氏司天文之常保章氏司天文之變圖書祕記今猶昔也能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何人能以五物詔救政訪序事者何人臣夜觀乾象晝察陽氛終昧昧於天文之故矣書二十一家仍漢志之舊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卷○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常從姓名也老子師之）○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卷（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躰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卷○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祕記十七卷

稽漢書稱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聖人所以定三統明吉凶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臣以爲三辰爰定昊天欽若黃帝因以推筴顓頊遂爲歷宗唐虞三代于今爲烈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五家之消息尚存六術之氣運如故也若顛覆厥德選棄厥司擾天紀而欲授人時豈不謬哉書十八家仍漢志之舊苟非其人書爲故紙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顓頊五星歷十四卷○日月宿歷十三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天歷大歷十八卷○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歷數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日晷書三十四卷○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稽漢書稱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五行次二五事言

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臣以爲自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斗綱所繇建萬事所繇始也箕子洪範已配合乎天人鄒子五德亦終始乎元會彼小術者流烏足以窺聖人之道乎漢志三十一家具存後之人猶得因靈臺之五官而索河圖之五要

○泰壹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閭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形聽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

胲音該軍中約也

稽漢書稱蓍龜者聖人所用君子將有爲也有行也問焉而以

言其受命也如嚮非天下至精孰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臣以爲易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蓍龜所以斷天下之疑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非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者安能以其示告斷其吉凶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安能與神物以前民用而令卿士庶人之大同屈原卜居心煩慮亂詹尹猶云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況夫童蒙之再三揲乘之屢求又況夫呼天而訴投龜於地者之欲以定天下之業也劉向所輯七略蓍龜之書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今之揲蓍者卒多流入于影

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君平之道術能幾見於今日乎周禮之六書具在尚書之七稽備存臣請詳而明之其一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經者何常也頌者何占兆之繇辭也每體十繇則得千有二百也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者伏羲也歸藏者黃帝也周易者文王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致者何出于心思有所因而致也觭者何不嘗見之夢也咸陟者何無心感物曰咸陟升也進也無所感而夢自進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占夢吉凶每運九變故其別九十也以

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其二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方者何卜其行事之方功者何卜其可成之功義者何卜其當爲之宜弓者何取諸張弛之象也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其三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

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者何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體者何俯仰前弇後弇左倪右倪也俯者靈也仰者繹也前弇果也左倪靁也後弇獵也右倪若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其四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菙者何荆木也灼龜用之因以名官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焌者契之鍛頭以焌契入燋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也其五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龜有頌筮有故頌者占兆之辭故者合筮之辭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之象也色兆

之氣也墨兆之廣也坼兆之璺也凡卜筮旣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其六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更變也咸感也式法也目者立要極也易者有改革也比者親近也祠者祭也參者乘也環者攻也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欲明其術則賁乎其人矣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雨之兆爲水霽爲火蒙爲木驛爲金克爲土貞者內卦悔者外卦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衍忒者何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乎人用靜吉用作凶明乎洪範之五二以觀周禮之三兆九名天下之吉凶若指諸掌矣若夫漢志所載十五家并存其目以備象者之敬用焉

○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蓍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易卦八具

稽漢書稱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臣以爲三夢之掌已詳於大卜漢志分爲雜占以黃帝甘德占夢二書爲首蓋以風吹得相驅羊得將夢經所繇著也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書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周禮立掌夢之官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若殷高之夢帝賚也二曰噩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也三曰思夢若孔子之夢周公也四曰寤寐如狐突之見太子申生也五曰喜夢如漢文之夢黃頭郎推上天也六曰懼夢如光武之夢乘龍在天而驚悸也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儺敺疫聘者何欲其吉之來也贈者何欲其惡之去也人之精神通于天地故夜夢而禍福形焉然有昭昭若符節者亦有渺茫若捕景者負天之夢叔孫信之而禍家瓊瑰之夢嬰齊言之而隕命夢登臺者以憂死夢身熱者以反誅升天折翼啓史臣之疑授鼎乘龍開讒人之舌吉凶之門安可恃也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昧者不反諸已而忌訞之見所謂舍其本而憂其末也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其能免于詩人之刺乎漢志雜占十八家首言占夢臣竊謂叔季之長夜皆夢夢之人也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嚏耳鳴雜占十六卷○禎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變怪誥咎十三卷○執不祥劾鬼物八卷○請官除妖祥十九卷○禳祀天文十八卷○請禱致福十九卷○請雨止雨二十六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三法積貯寶臧

二十三卷〇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〇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〇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稽漢志稱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臣以爲形者神之膚法者心之迹凡吉凶之門未有不神見而形隨心動而法應者形與神相表裏亦與氣相終始法與心相內外亦與骨相首尾惠迪之吉從逆之凶有繇來矣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斯斤斤於膚迹之表乎漢志所載六家聊存之以娛世人之耳目耳

〇山海經十三篇〇國朝七卷〇宅宅地形二十卷

〇相人二十四卷〇相寶劍刀二十卷〇相六畜三十八卷

方技訓 醫經 經方 房中 神仙

臣稽班氏稱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曰醫經曰經方曰房中曰神仙臣以爲醫道之立起於炎帝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遂作方書以療民疾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繇是民無夭札之患至於黃帝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春秋之世秦有緩和鄭有越人皆能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明於淫惑之蠱審於腸胃之疾皆所以解陰陽之患去形神之累而保民生也而其流乃有房中之術以滋陰養陽爲情性之極至道之際復有神仙之方以制形練神爲怪迂之談不死之說世主莫不甘心焉其說起於黃帝之騎龍上昇秦皇漢武如恐弗及而終不可得也生亦人所欲死亦人所惡然而不死之藥終爲空言誠不如保生之經尤爲切當矣

稽漢書醫經七家書仍舊說見醫術總傳

〇黃帝內經十八卷〇外經三十七卷〇扁鵲內經九卷〇外經十二卷〇白氏內經三十八卷〇外經三十六卷〇旁經二十五卷

〇五臓六腑痺十二病方三十卷〇五臓六腑疝十

痺風濕之病 疝心腹氣病

瘨音顛　揃音肩　瘲音子用反　瘛音充制反

六病方四十卷〇五臟六腑癉十二病方四十卷〇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〇秦始皇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〇五臟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〇客疾五臟狂顛病方十七卷〇金創瘲瘛方三十卷〇婦人嬰兒方十九卷〇湯液經法三十二卷〇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稽漢書房中八家今仍舊

〇容成陰道二十六卷〇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〇堯舜陰道二十三卷〇湯盤庚陰道二十卷〇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〇天一陰道二十四卷〇黃帝

三王養陽方二十卷〇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稽漢書神僊十家今仍舊

〇宓戲雜子道二十篇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〇道要雜子十八卷〇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〇黃帝岐伯按摩十卷〇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服餌芝菌之法）〇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〇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〇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〇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臣迹漢志神僊十家陏以下遂成三百餘家自秦始皇東游海上求僊人羨門之屬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尙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終莫能至烏睹所爲僊人及不死之藥者乎及始皇遣徐市韓終之屬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者數矣終不可得而隕於沙丘藏於轀涼烏睹所爲蓬萊方丈瀛洲者乎漢武脩其術信李少君能使物卻老如其言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繼此有少翁欒大公孫卿及入海方士以千以億僅得牛腹之書雞卜之術神君之畫法觭棊之小方晏溫之雲鼎猴氏之巨跡雖有承露僊人日煩柏梁之掌牽狗老父欲見鉅公

之言烏睹所爲五城十二樓長數丈之大人者乎後之誕欺煽惑託言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及黃冶變化堅兵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不可指屈所云天淵玉女鉅鹿神人之流方彌幻而技逾陋臣不能不致嘆於甘心長生者之終不可以逃死也秦皇漢武空相待其待於如雲之闕縣圃之門抑待於沙丘之墟五柞之室也是以明王踈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又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臣之述方技而末神僊亦曰世間安得此人愼起居察方餌差可免病足以治生云爾詩不云乎服食求神僊多爲藥所悞甚或以金丹自焚房中殞命則又甚者秦皇漢武所竊笑也　卷五十二終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官制訓上

臣之奇曰自遂皇立四佐而結繩之政行於洪荒傳敎之臺開於萬古伏羲官龍神農官火黃帝官雲少昊官鳥皆以瑞得名益命官惟賢賢惟國瑞有繇來矣顓頊之世不能紀遠始爲民師古之立官總以爲民耳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見于舜典者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名姓可見者九人八元八愷志其名姓未知其各任何官也翼爲明聽惟此臣予違汝弼惟此臣萬邦黎獻惟此臣一堂良善惟

此臣庶政和而萬國寧豈徒然乎夏商官倍禮記明堂位曰夏氏官百殷二百言其大數而無職號統屬股肱惟人亦克用乂尹之尃美說之揚休不惟其官惟其人耳周官則備矣其散見于周書者大誥曰尹氏庶士御事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百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太史友內史友服休服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梓材曰司徒司馬司空尹旅立政曰宅乃事者常任也宅乃牧者常伯也宅乃準者準人也所謂三宅三事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近而侍御細及冗員外而都邑諸侯之官于此具徵一班至于師氏虎臣上宗宗人見于顧命若夫治官之正若前代而康兆氏莫要于周官建國之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莫詳于周禮臣特稽其要者闡大猷之則制于未亂保于未危更稽其詳者以姬公之舊制曲防爲天下萬世慮爲一代邦國經臣復慨夫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春秋戰國或諸侯之倍暬或夷戎之淫號故皆削而不書所以大一統也秦兼天下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其後頗有所更而古制弗復先法日湮於戲董正治官豈宜出諸刀筆之人復何求於曲學之子及王莽慕漢因以摹古古官雖復古制逾失與其盜古而古滅毋寧遺古而古存也漢治近古故稽古者猶有述焉

遂皇四佐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

伏羲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又曰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

神農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春官爲青雲夏官

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舉風
后以爲相力牧以爲將合太山稽常先太鴻爲六相
或曰六相者風后明乎天道故謂當時太常察乎地
利故謂稟者蒼龍辨乎東方故爲士師祝融辨乎南
方故爲司徒太鴻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
方故爲李命大撓作甲子容成作蓋天鬼臾蘆迎日
推筴隷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勞後鑄十二鐘協月
筩大容作咸池之樂車區占星氣甯封爲陶正赤將
爲木正共鼓化狐爲舟楫邑夷作大輅岐伯作內經
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置左右
大監監于萬國
少昊以鳥紀官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爲歷正玄
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祝
鳩氏司徒雎鳩氏司馬鳲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鶻
鳩氏司事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
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顓頊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
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或曰少昊四子重
該脩熙俾重爲木正曰勾芒該爲金正曰蓐收脩熙

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子勾龍爲土正帝孫
爲火正曰祝融是爲五官
帝嚳命咸黑典樂
帝堯命羲仲宅嵎夷以殷仲春羲和宅南交以正仲
夏和仲宅西以殷仲秋和叔宅朔方以正仲冬咨四
岳以舉舜
帝舜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使宅
百揆亮采惠疇棄作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
皋陶作士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虞若上
下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和
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是爲九官合四岳十二牧
爲二十二人又舉八凱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
於四方
夏禹任益以國政命奚仲爲車正啓名六卿征有扈
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孔甲命劉累爲御龍氏
商湯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至太甲時尹爲阿
衡沃丁委任賢臣咎單或曰咎單爲湯司空大戊以
伊尹子陟爲相又有臣扈共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祖乙以巫咸子賢爲相武丁以甘盤爲相夢得傅說
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總百官帝乙命周季歷爲牧

師紂之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以西伯昌及九侯鄂侯
為三公太師疵少師彊則樂官也
周文王以呂尚為師尚父武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
旦為輔蘇忿生為司寇成王之世周公位冢宰名公
為太保史佚為太史君陳尹東郊芮伯司徒也彤伯
宗伯也畢公司馬也衛侯司寇也毛公司空也至康
王時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率東方諸侯太保率西方
諸侯故曰二公分陝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
大僕正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司馬也夷王命虢公
帥六師厲王以榮夷公為卿士宣王時有周公名公

共理國事後命召虎征淮夷尹吉甫北伐方叔南征
任申伯仲山甫張仲以秦仲為大夫幽王時伯陽父
為柱下史任尹氏及祭公號石父節彼南山所謂尹
氏太師十月之交所謂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
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司氏也又暴
公為卿士蘇公作詩以刺寺人孟子見於巷伯平王
以鄭掘突為司徒命衛侯和為公作文侯之命錫晉
侯仇桓王時有周桓公命虢公忌父為卿士鄭伯為
左卿士惠王時有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五
大夫使名伯廖賜齊侯命命虢公執樊皮襄王時使
宰孔賜齊侯胙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使名
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
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定王時使王孫滿勞楚
使單子聘于宋使王季子聘于魯簡王時使名伯錫
魯侯命命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靈王時使劉
子賜齊侯命景王時使劉子勞趙武于穎使詹桓伯
如晉單穆公諫王鑄大錢敬王時大夫尹氏立子朝
單子劉子與晉師攻之考王時封其弟于河南為桓
公以續周公官職及赧王入秦周制不可得而問矣

周官 官制上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
倡九牧阜成兆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周禮治官之屬六十一 官制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故曰治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史胥徒刪而不書枝員末隸官長得自辟名非王命也六卿之職備載于後所屬職掌書其要不勝書也

下士所治事繁故倍于中士而謂之旅

府治藏者史掌書者胥才智之稱爲什長徒在官趨走者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敎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以八法治官府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法則以馭其官三廢置以馭其吏四祿位以馭其士五賦貢以馭其用六禮俗以馭其民七刑賞以馭其威八田役以馭其衆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爵二祿三予四置五生六奪七廢八誅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親親二敬故三進賢四使能五保庸六尊貴七達吏八禮賓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

官計三年

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四郊三邦甸四家削五邦縣六邦都七關市八山澤九幣餘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賓客三喪荒四羞服五工事六幣帛七芻秣八匪頒九好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三曰師以賢四曰儒以道五曰宗以族六曰主以利七曰吏以治八曰友以任九曰藪以富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削讀稍

好用宗室婚媾因其所好而用此王之私恩太宰亦得而節之

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以法待官府以官成待萬民以禮待賓客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祇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

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之六敘正群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進其治三曰作其事四曰制其食五曰受其會六曰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天官二地官三春官四夏官五秋官六冬官其屬各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治職二教職三禮職四政職五刑職六事職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凡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

質大市有知見也劑小市有契然也

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國有大刑

太宰旣有副貳又有宰夫所謂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職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書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設其將也臣反命于上曰復民有言于上曰逆

上太宰小宰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王宮之戒令

糾禁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王宮之士庶子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王之食飲膳
羞以養王及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王及后世子膳羞割烹
煎和之事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外祭祀之割烹
亨人下士四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甸師下士二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䱷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以時䱷爲梁
鼈人下士四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
互謂有甲介者 籍刺於泥中也
腊人下士四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腊古骨體帶骨 膴全體胖半體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醫之政令
醫事
食醫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
八珍之齊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
瘍醫下士八人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
祝謂著之 劀謂刮去膿血也
之齊
獸醫下士四人掌療獸病療獸瘍
去其死肌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
材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
五齊一泛二醴三盎四緹五沈 三酒一事二昔三清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
凌人下士二人掌冰
籩人掌四籩之實
四籩朝事饋食加籩羞籩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
四豆同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冪人掌共巾冪
以巾覆物曰冪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燕體
掌舍下士四人掌王之會同之舍
幕人下士一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掌次下士四人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掌九貢九賦
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
內府中士二人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二

器以待邦之大用

外府中士二人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用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掌皮下士四人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政之政令 版錄閽寺女奄之名圖畫宮寢廬舍之狀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奄稱士異其賢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教之以德言容功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世婦所謂二十七世婦也

女御掌敘御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 女御即八十一御妻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典婦功中士二人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典絲下士二人掌絲入而辨其物

典枲下士二人掌布緦縷紵麻草之物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

染人下士二人掌染絲帛

追師下士二人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 治玉曰追

屨人下士二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夏采下士四人掌大喪

教官之屬七十八 官制上

教官者何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也大司徒卿二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老者何致事公孤之老也二鄉公一人六鄉則三公也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興賢能則與焉在朝稱公在鄉稱老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地木水火金土也物生五土所宜之物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不失職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慎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興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九等上中下各三等也）制天下之地征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土圭長一尺五寸）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公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伯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子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男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孟子王制之言與周禮不合周禮兼附庸及統山林川澤而言廣封之制也孟子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散利二薄征三緩刑四弛力五舍禁六去幾七眚禮八殺哀九蕃樂十多昏十一索鬼神十二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慈幼二養老三振窮四恤貧五寬疾六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媺宮室二族墳墓三聯兄弟四聯師儒五聯朋友六同衣服正月之吉施敎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飭材六通材七化材八斂材九生材十學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不孝二不睦三不婣四不弟五不任六不恤七造言八亂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國有常刑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

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征謂征稅役謂徭役）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法于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率其屬而觀教象之法令羣吏憲禁令脩法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

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教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各掌其閭之徵令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鼓人中士六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
舞師下士二人掌教兵舞帗舞羽舞皇舞
牧人下士六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充人下士二人掌繫祭祀之牲牷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閭師中士二人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任農圃工商牧嬪衡虞各以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遺人（委積國用之餘少曰委多曰積）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

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師氏教人以道之稱媺美詔告以善道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教之六儀儀者何容也盖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之容也

司諫中士二人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彊之道藝

司救中士二人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

調人下士二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不同國君之仇視父師長視兄弟主友視從父兄弟

和解仇讐使順情法也

媒氏下士二人掌萬民之判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罰一帟命夫罰一蓋命婦罰一帷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過市親適市中欲有所貿易也

質人中士三人下士四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嚻者與民虣亂者

司稽掌巡視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

征布卽廛人所斂之五布也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都鄙用角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土用人澤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貨賄用璽道路用旌

英飾也蕩竹也以竹爲函加以畫飾而盛其節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

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各掌其遂之政令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各掌其酇之政令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

鄰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稍人下士四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土均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平土地之政

草人下士二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化猶變也變瘠爲肥變惡爲美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稼下地

下地水澤之地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木

季木取其柔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中林麓下士六人小林麓下士二人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澤中藪下

士六人小澤小藪下士二人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迹人從禽獸之迹而徵取者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卝人主礦璞者

角人下士二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

羽人下士二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音篆

掌葛下士二人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

掌染草下士二人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下士二人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荼下士二人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

掌蜃下士二人掌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

蜃大蛤也收其売燒之爲灰色白如堊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

廩人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故闕文

司稼下士八人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

舂人掌供米物

饎人掌凡祭祀供盛供王及后之六食

饎讀饎

稾人掌供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冗散也冗食者謂發文書之人也

禮官之屬七十　官制上

禮官者何春官宗伯帥其屬而掌邦禮也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恤衆也大田簡衆也大役任衆也大封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親成男女以賓射親故舊朋友以饗燕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親兄弟之國以賀慶親異姓之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

實柴實牲于柴而燔之也

疈讀爲披牲胸中曰疈磔曰辜疈讀副解牲體

禬禮會其財物以補之也

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璧圜象天之形琮方象地之形半圭曰璋琥琢爲虎形也半璧曰璜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鄙鄉邑

果讀祼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四望五嶽四瀆四鎮凡名山大川之在四方以望而祭者四類日月星辰[illegible]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以其當門故謂之門子

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敘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之日告時告備于王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大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也六尊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也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於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烖及執事禱祀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

大肆陳尸以伸之也渳浴也

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抵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甫始也竁穿壙也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烖禍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肆陳也陳列祭祀之禮也

立大祀用玉帛牲拴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小事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鬱人下士二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鬱鬱金也其根芳香而色黃）以實彝而陳之

鬯人下士二人掌供秬鬯而飾之（鬯百草之本也上鬯于天下鬯于地）

雞人下士二人掌供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嘂讀叫）

司尊彝下士二人掌六尊六彝之位

司几筵下士二人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典瑞中士二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典命中士二人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司服中士二人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外祀國外之祀在四郊）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在焉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掌女官之宿戒凡內事有達于外宮者世婦掌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內宗王內姓之女）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眂豆籩（外宗王姑姊妹之女）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冢人主王及群臣之葬者）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墓大夫主萬民之葬者）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成均五帝學名成其虧而均其過不及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大胥中士四人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小胥下士八人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合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

小師上士四人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定系鼓琴瑟

眂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凡樂事相瞽

典同中士二人掌六律六同之和

磬師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掌教擊磬教編鐘教縵樂

燕樂之鐘磬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金奏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

管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金奏之鼓

韎師下士二人掌教韎樂

旄人下士四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籥師中士四人掌教國子舞羽龡籥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土鼓豳籥

鞮鞻氏下士四人掌四夷之樂

典庸器下士四人掌藏樂器庸器（庸功也有功者鑄器以銘之）

司干下士二人掌舞器

大卜下大夫二人掌三兆之法三易之法三夢之法（三兆玉兆瓦兆原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三夢致夢觭夢咸陟）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卜師上士四人掌開龜之四兆（四兆方兆功兆義兆弓兆）

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龜人中士二人掌六龜之屬

菙氏下士二人掌共燋契以待卜事（菙荊木也灼龜用之）

占人下士二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

簭人中士二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簭讀筮）

占夢中士二人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眡祲中士二人掌十煇之法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六祝一順祝二年祝三吉祝四化祝五瑞祝六筴祝）

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小祭祀將事侯禳

禱祠之祝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大喪勸防之

事

甸祝下士二人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貉讀禡）

詛祝下士二人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司巫中士二人掌羣巫之政令

男巫其師中士四人掌望祀望衍授號（授號旁授以所祭之名號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建邦之六典掌法掌

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

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

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正歲

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

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天子居總章明堂每月各有其室惟閏則居門故閏字從王從門）

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

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

(奠讀定)

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諡凡射事飭中舍算執其禮事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十有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致日月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詔救政訪序事

(枋讀柄 八枋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書事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

(貳者書副本藏之以待考也)

王命遂貳之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

(數計也)

政者

(巾車車官之長言巾者以設飾爲主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公車之政令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

(說讀稅)

物與其用說

(萃猶副也供副車以待乏用也 苹與屏同)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戎路之萃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都祭祀之禮

家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家祭祀之禮

(猶圖也 居猶位也)

凡以神仕者無數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

卷之五十三終

稽古編卷之五十四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官制訓下

政官之屬七十（官制下）

政官者何夏官司馬帥其屬而掌邦政也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外陵內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之設儀辨位以等之進賢興功以作之建牧立監以維之制軍詰禁以糾之施貢分職以任之簡稽鄉民以用之均守平則以安之比小事大以和

之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用其民家三人中地食者半用其民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用其民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路者道之大也）諸侯執賁鼓（賁者事之大也）軍將執晉鼓（晉以進爲義也）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提馬上鼓可提鼙騎上鼓）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茇讀茇撰讀選）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祊謂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

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
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
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
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
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
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韋門曰和收師克在和之義也）
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
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
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
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

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
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
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
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
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
眂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
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
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槇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槇謂主役人之官要謂計功程之書）
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
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

奉詔馬牲（王喪以馬祭者蓋遣奠也）
小司馬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
司馬之法文闕而不可考矣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
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
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
司勳詔之

馬質中士二人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質主平馬價者）
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量人下士二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量人主度地以丈尺授地廣狹者）
郭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
小子下士二人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小子主祭祀之小事）
羊人下士二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司爟下士二人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
疾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

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掌疆中士八人 闕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巡察內外若環之相循而不窮

環人下士六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挈壺主定漏刻者

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服不謂獸之驁猛不服者擾而馴之

服不氏下士一人掌養猛獸而敎擾之

射鳥氏下士一人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

行謂以頒賜

羅氏下士一人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下士二人掌養鳥而阜蕃敎擾之

司士主士籍者凡以道藝在官公至士不論貴賤皆謂之士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諸子主庶子者倅副貳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敎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學秋合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司右主勇士爲車右者

司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旅賁主以旅力而衛王者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右八車止而持輪

節服氏下士八人掌祭祀朝覲袞冕二人郊祀裘冕六人

難讀儺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

大僕下大夫二人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小臣大僕之屬

小臣上士二人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

祭僕中士六人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

御猶侍也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

隸僕下士二人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弁師下士二人掌王之五冕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闕

司兵中士四人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
軍事

司戈盾下士二人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六弓四弩八矢之
法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
決拾

槀人中士四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
王鼓傳王命于陳中

齊右下大夫二人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
持馬行則陪乘

道右上士二人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

大馭中大夫二人掌馭玉路以祀

戎僕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

齊僕下大夫二人掌馭金路以賓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分公馬而駕治之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掌王馬
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各
一物

趣馬下士皁一人掌贊正良馬（趣馬主催促養馬者）

巫馬下士二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巫馬主治馬病者）

牧師下士四人掌牧地皆有屬禁而頒之

廋人下士閑二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廋隱也閑者馬之所隱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養馬之所曰圉師其長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掌
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
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
數要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

懷方氏中士八人掌來遠方之民

合方氏中士八人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
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訓方氏中士四人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形方氏中士四人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山師中士二人掌山林之名辨其物
川師中士二人掌川澤之名辨其物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四方之地名（邍師原）
匡人中士四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
撢人中士四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illegible]也撢主德以告天下者）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刑官之屬六十六 官制下

刑官者何秋官司寇帥其屬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也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軍刑上命糾守三鄉刑上德糾孝四官刑上能糾職五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明刑明書其罪于方版加諸背以愧恥之）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百矢爲一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三十斤爲鈞金謂銅也）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次七日坐七月役次五日坐五月役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先王推赤心置人腹故曰肺石）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

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
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卿大夫以邦法斷之庶民以邦
成斷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
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
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
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蹕止道上之行人貴嚴肅也）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治萬民而詢焉一詢國危二
詢國遷三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
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
衆輔志而弊謀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
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先讀獄之書使知所犯然後刑之使受者無憾也）凡命夫命婦不躬
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以五聲聽獄訟求
民情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以八辟
麗邦法附刑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
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刺殺也合乎法謂之中音衆下同）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及大比登民數
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
用小祭祀如大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
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
登中于天府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

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
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宮禁二官禁
三國禁四野禁五軍禁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
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
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
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
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
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
（邦汋謂奸民乘隙而激衆倡亂如水之激而逆行也）
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邦汋二邦賊
三邦諜四犯邦令五撟邦令六爲邦盜七爲邦朋八（邦諜敵國行間覘伺虛實者撟矯也謂詐爲王言詐爲符璽之類邦朋謂結私黨以亂政者）
爲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
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
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諸侯爲
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
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
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
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要之猶書所謂要囚如今略節括情者）
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六卿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餘如遂士大夫有邦事前驅而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三月而上于國

都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謂大夫之采地

訝士中士八人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

訝與迓同迎也主迎四方賓客

朝士中士十六人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後

天子有三朝一治朝司士所掌二內朝太僕所掌三外朝朝士掌之

司民中士六人掌登萬民之數

司刑中士二人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

司刺下士二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訊羣吏三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司約下士二人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

司盟下士二人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𢧵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

楬於木音桀有所表識也

司厲下士二人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任器謂盜賊所用傷人之兵器貨賄卽盜贓也

犬人下士二人掌凡祭祀犬牲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掌收教罷民凡圜土之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

掌戮下士二人掌斬殺賊諜而搏之

搏去衣而磔其尸以示衆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有罪沒入曰罪隸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

蠻隸征南夷所獲下倣此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隷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二人掌憲邦之刑禁

禁殺戮下士二人掌司斬殺戮者

力正謂倚衆從己以邪爲正也

禁暴氏下士二人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野廬氏下士六人掌達國路至于四畿

骴死人骨也除者殯而埋之

蜡氏下士四人掌除骴

雍猶遏也

雍氏下士二人掌溝瀆澮池之禁

幾酒察其非時飲酒也

萍氏下士二人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

司寤氏下士二人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

夫遂陽遂也鑒方諸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供祭祀之明齍明燭供明水

條狼條除不蠲之物狼路道上

條狼氏下士六人掌執鞭以趨辟

宿謂宿衛互謂行馬榛謂木柝

脩閭氏下士二人掌比國中宿互榛者與其國粥 育

靈鼓六面鼓也

冥氏下士二人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

攻說祈神之名祈其神求去之也

庶氏下士二人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毒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猛獸所藏也

穴氏下士二人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翨鳥翮也

翨氏下士二人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

柞氏下士八人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薙氏下士二人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硩擿也族巢也擿其巢而去之

硩蔟氏下士一人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縣其巢上而去之

翦氏下士一人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莽草薰之

赤犮猶言捇拔除去之也

赤犮氏下士一人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灰灑毒之

凡隙屋除其貍蟲

牡蘜菊不華者蟈從東來吹煙令西向彼之

蟈氏下士一人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瓦鼓也涿擊也

牡橭榆木也午者互也午貫象齒橫貫之

壺涿氏下士一人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庭氏下士一人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銜枚氏下士二人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九儀謂諸侯之命五諸侯之爵四五者公侯伯子男四者孤卿大夫士也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歲比年也殷三年也世嗣君即位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掌國之大祭祀供其杖函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氣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成六瑞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賜委之師役槁禬之福事慶賀之禍災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槁犒師之禬會以哀圍敗也五物總上五者而言事故謂賜予學濮賻恤多寡皆稽舊典以行之

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不朝不面東不夕不面西不正不面南不背客不背北面也

媺福慶惡凶荒無禮謂所不敬也

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其使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爲賓客環守者

環人中士四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象通夷狄之言胥有才智之稱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掌訝中士八人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

掌交平和親萬國者使和諸侯之好逆萬民之說樂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也

掌交中士八人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 以下俱闕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都家之國治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 以下俱闕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家士亦如之

臣之奇曰周禮闕冬官一篇漢儒以考工記足之或以爲散見於五官之內遂掇取五官之屬以補冬官之闕臣竊謂周禮一書姬公用意閎遠精密盡制曲防各有深慮同條共貫靡不該綜故宮中府中爲一體六典八法不一書五官之首皆以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冠之固無異民爲民極之官有異職乎是以六卿分職雖分而實合冬官之闕不可補亦不必補也掇五官之屬爲冬官者以已意裂經也以考工記補冬官者以記續經也經不可裂亦不可續也裂經者令五官之俱闕寧冬官之闕也續經者名存而實亾寧文

闕而經存也今所列考工之屬三十非官也工人之號也工人各以所治而屬號舉其號而所治之藝隨之也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王有六官冬官與居一焉冬官之闕或以爲姬公未成之書或曰冬者終也終而藏之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散見於五官亦姬公之深意也

考工之屬三十

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考工之屬三十凡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二陶旊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處車中以載物者爲輿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

輈車轅也三理一緻二久三利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削書刀也

冶氏爲殺矢

殺矢田獵之箭也

桃氏爲劍

謂之桃氏以其能俾除不祥也

鳧氏爲鏞

謂之鳧鳧入水不溺虛浮之義

㮚氏爲量

以㮚者最堅取其堅實之義

段氏闕

函人爲甲

函包也言包函下至傷人也

鮑人

鮑當作鞄柔革工也

韗人爲皐陶

皐陶鼓木鼓之匡也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

鍾氏染羽

鍾垂也染色欲其深重也

筐人 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玉人之事鎮圭桓圭信圭躬圭天子公侯伯守之

楖人 闕

雕人 闕

磬人為磬

矢人為矢

陶人為甗盆甑鬲庾

甗無底甑也

旊人為簋

簋盛黍稷者

梓人為筍虡為飲器為侯

廬人為廬器

戈殳戟矛之柄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

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為耒為車

耒之體曲故亦車人為之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

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也

秦及西漢官制下 偽莽所更制而不書

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 理萬幾有

左右漢高帝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

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

千石哀帝更名大司徒武帝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

掌佐丞相舉不法

太尉秦官自上安下曰尉掌武事金印紫綬漢因之

漢太尉郎令之本兵

至武帝省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置大司

冠者加於其上共為一官也

馬不冠將軍無印綬官屬成帝初賜大司馬金印紫

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復去大司馬印綬

官屬冠將軍如故後復賜印綬官屬去將軍位在司

徒上有長史秩千石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

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秩中二千石

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

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中丞

官職如故哀帝復為御史大夫復為大司空御史中

丞更名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

指事而行無阿私曰直指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太傅古官漢高后置金印紫綬後省哀帝復置位在

三公上太師太保皆古官漢平初置金印紫綬師傅保位如古制

前後左右將軍郎今之五府也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又廱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景帝更名太祝爲祠祀武帝更曰廟祀初置太卜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宣帝稍增員十二人

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光明也祿爵也勲公也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漢武更名光祿勲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

今無此官大略猶六科之類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漢武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今無此官且數至千人亦濫矣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

謁請也僕主也

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

期門即今錦衣衛之職

期門掌執兵送從漢武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羽林孤兒蓋重死事者存其號以恤其苗裔

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漢武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

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漢景更名中大夫令後復爲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

太僕周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

騊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

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菀

昆蹏名蹏卽古蹏字

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屬焉

挏馬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飮因以名官也

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漢武更名家馬爲挏
馬初置路軨

卽今大理寺

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漢景更名
大理武帝復爲廷尉宣帝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
哀帝復爲大理

今設行人以使四方而歸義蠻夷屬之主客司

典客周官秦仍之掌諸歸義蠻夷有丞漢景更名大
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

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丞及郡邸長丞後更名行人爲大行令初置別火
宗正秦官掌親屬有丞漢平更名宗伯屬官有都司

空令丞內官長丞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

卽今戶部均輸平準以下諸官錯分爲諸司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漢景更名大農令武
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

斡音筦主也

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

騪音搜索也

五官長丞皆屬焉騪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

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所掌山海之稅今則職之都水虞衡諸司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
有尙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
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
二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
監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尙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

中黃門奄人居禁中

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武帝更名考
工室爲考工左弋爲佽飛居室爲保宮甘泉居室爲
昆臺永巷爲掖廷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太官七
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鉤盾五
丞兩尉成帝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初置尙
書員五人有四丞

千人官名也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漢武更

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

名執金吾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
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
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初寺互屬少府中屬

主爵後屬中尉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
皆千石

門大夫庶子供員五人秩六百石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先馬
舍人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漢景更

章謂大材也

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較
七令丞又主章長丞武帝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

詹事秩眞二千石率更掌知漏刻家令秩八百石中盾秩四百石衛率秩千石

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
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廄長丞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
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漢成省詹事官

并屬大長秋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漢景更名長信少府平帝更
名長樂少府
將行秦官漢景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爲后官名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漢武增置都尉丞候千人
屬官九譯令成帝省并大鴻臚
水衡都尉漢武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
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衡平也主平其稅入
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鐘官技巧六廏辯銅九官令丞
御羞或作御宿相近也皆地名輯讀楫濯船官也鐘官鑄錢官也辯銅分別銅之種類也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
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
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
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分置左右内史右
内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
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
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内史更名左馮翊屬官有廩犧
馮輔也翊佐也
令丞尉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
焉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漢景更名都尉武帝更名右
扶風治内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又有都水鐵官
扶助也風化也
廏廱廚四長丞皆屬焉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
五畤在廱故有廚
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

各一人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皆秩二千石丞六百
石
護軍都尉秦官漢武屬大司馬成帝居大司馬府比
司直哀帝更名司寇平帝更名護軍
司隷校尉周官漢武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
以掌徒隷而巡察故云司隷
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
帝去節成帝省哀帝復置但爲司隷冠進賢冠屬大
司空比司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中
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内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
越人内附以爲騎也長水胡名
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
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
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
凡八校尉皆漢武初置有丞司馬自司隷至虎賁校
自中壘以下凡八校尉城門不在數中
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初置以騎都尉
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
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戊巳校尉元帝置有丞
八千皆有正位雖戊巳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爲名
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漢武初
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
置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

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通侯皆秦制以賞功勞通侯金印紫綬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

諸侯王漢高初置金璽盭綬（盭草名似艾可染綠因以爲綬名也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使分刺州不常置

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復爲刺史後復爲牧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漢景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漢景更名都尉

關都尉秦官農都尉屬國都尉皆漢武初置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

附記

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八斛

秦爵二十級一公士言有爵命異於士卒也二上造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裊以組帶馬曰裊言飾此馬也四不更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得乘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言爲衆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乘駟馬之車而爲衆長也十八大庶長又更尊也十九關內侯有侯號而居京畿無

國邑也二十徹侯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也

卷之五十四終

稽古篇卷之五十五

武英殿大學士臣郭之奇撰述

封域訓敘

臣之奇曰稽古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封域所自始也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邦周禮稱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三代以上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所繇來也自王迹熄而封建廢擾邦之制幾同害己之籍然而陰陽之氣聚而復散亦散而復聚山川之情合而復分亦分而復合

是以南北殊風剛柔別俗其異者不能命之使同其同者亦不能命之使異也代有因革時有變更世治則大小相維世亂則強弱相噬雖使泰壹持法攬何以復太鴻之初巨靈揮力士何以究躔迹之徙乎五龍綿邈繼攝提而布五方者何人康回遷怒墜高堙卑以害天下者指不勝屈臣懼夫輿地日裂肇封日晦舍此不述後之人何稱焉今之封域不外古之九州也然自洪水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矣十二州者何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營州也九州者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舜使禹治水敷土隨刊詳在禹貢首曰冀州重帝都也厥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島夷皮服不言貢者帝封之內無事于貢也次曰濟河

惟兗州厥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厥賦貞貞正也何正爾以第九等之薄賦爲正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又曰海岱惟青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田上中賦中中厥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又曰淮海惟揚州厥土塗泥草夭木喬田下下賦下上上錯厥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錫者何非歲貢之常也又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又曰荊河惟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又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三錯者何八等之賦雜出七等九等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又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厥貢球琳琅玕繇茲疏九河分四瀆九州攸同庶土交正則三壤建五服五百里而甸服而侯服而綏服而要服而荒服東漸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四訖玄圭告成受禪於虞爲夏后氏殷因於夏周旣克殷監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幷故周官

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寖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三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寖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同河南曰豫州其山曰華藪曰圃田川曰滎雒寖曰波溠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六者何馬牛羊豕犬雞也擾者何人所馴豢也其穀宜五種五者何黍稷菽麥稻也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藪曰孟諸川曰淮泗寖曰沂沭其利蒲魚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藪曰泰壄其川曰河泲寖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穀宜黍稷稻麥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藪曰弦蒲川曰涇汭寖曰渭雒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藪曰貕養川曰河泲寖曰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馬牛羊豕穀宜黍稷稻河內曰冀州其山曰霍藪曰陽紆川曰漳寖曰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曰恒藪曰昭餘祁川曰虖池嘔夷寖曰涞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馬牛羊犬豕穀宜五種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

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周爵五等土三等蓋千八百國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周室既衰諸侯轉相吞滅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之以爲周制不足師故不立尺土之封郡邑天下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存者漢矯秦失封建王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于秦逮及武帝攘卻胡越南置交阯北置朔方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先王之迹既遠地名亦頗改易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所由來者漸矣是以上考詩書兼采講俗考史志所編載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書地書名不一書將以備好古者之觀蒐省方者之顧思則不出戶以周知天下毋俟形方氏正華離之地合方氏達天下之道路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矣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分壄也秦自非子爲周孝王餋馬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救周有功賜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制轅田開仟佰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秦界自漢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故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陸海者何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也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其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其風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豪強之家於諸陵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世家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又郡國輻輳民多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嫁娶侈靡送死過度）至于巴蜀廣漢本南夷也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參分壄也其地有河東河內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魏界漢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

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季札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帥諸侯伐狄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風歇紂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於唐唐有晉水故叔虞子燮稱爲晉侯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懷百歲之慮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季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漢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

周地柳七星張分壄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宗周滅于犬戎子平王東居雒邑是爲東周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至於赧王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墬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漢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

韓地角亢氐分壄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至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

鄭與韓同星分漢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

鄭桓公從史伯之言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及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子

衿揚之水野有蔓草皆淫詩也衣錦褧而呼鵲子嬬皆然矣懷縞綦而聊樂我人有幾乎至於溱洧渙渙秉蕑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鄭之習俗胥若此也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季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

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爲秦所滅秦旣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潁川韓都士有申韓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南陽好商賈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於漢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illegible]

趙地昴畢分壄也趙分晉得趙國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

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

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地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埶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

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於漢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封名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燕稱王十世爲秦所滅其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俱秦所置郡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其民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眞番之利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分地於漢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虛危分埜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前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若夫甫田之思將以戒徒勞而惕近小雞鳴之儆將以呼同夢而覲昌盈宜季札聞齊歌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

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仲身在陪臣而有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故其人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遂以爲俗自太公後二十九世至康公爲田和所滅和自立爲田齊初和之先陳公子完來奔桓公以爲工正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甾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五民者何士農商工賈自他國來遊者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

魯地於漢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

魯地奎婁分埜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其民有聖人之敎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浸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乃述六經敎以脩先王之道弟子傳之者衆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然尊親之弊後世濡弱故自文公以後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埜去聖日遠遺化銷亡

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更考覈之

宋地漢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宋國漢之睢陽是也

宋地房心分埜也周封微子於宋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并有其地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滅曹後五世爲齊楚魏所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埜沛楚之

失急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漢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也衛本國旣爲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旣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乃廢爲庶人衛最後絶故獨爲分埜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其失頗奢靡嫁取送

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

楚地翼軫分埜也周成王時封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僭號爲武王寖以強大後五世至莊王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閒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泆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漢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

吳地斗分埜也自太伯與仲雍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吳至壽夢盛大稱王少子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不受至闔廬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子夫差爲越所滅吳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好用劍輕死易發粤旣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本吳粤與楚接比數

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菫菫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粤地漢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粤地牽牛婺女分野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元王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粤粤地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

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海以南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漢武畧以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數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有明珠璧流離奇石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海外風俗至今略相同而國名各異

臣之奇曰按漢書秦兼六國以京師作內史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曰太原郡上黨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鴈門郡皆屬并州曰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皆屬幽州曰鉅鹿郡邯鄲郡皆屬冀州曰東郡屬兖州曰齊郡屬青州曰琅邪郡屬徐州曰河東郡三川郡潁川郡泗水郡碭郡薛郡俱屬豫州曰南陽郡南郡長沙郡俱屬荊州曰漢中郡蜀郡巴郡俱屬梁州曰隴西郡北地郡俱屬雍州曰九江郡會稽郡俱屬揚州其南海郡桂林郡象郡漢所言交州皆揚州也漢興因秦制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故自漢高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自漢武南兼百粤東定三韓通邛筰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可稱極盛自僞莽紛更變亂名稱兼湮舊迹故削而不書

京兆尹故秦內史漢高置縣十二屬雍州以下郡縣悉依漢書

長安　新豐　船司空　藍田　華陰　鄭
湖　下邽　南陵　奉明　霸陵　杜陵

左馮翊故秦內史漢高置縣二十四屬雍州

高陵　櫟陽　翟道　池陽　夏陽　衙　粟邑　谷口
蓮勺　鄜　頻陽　臨晉　重泉　郃陽　祋祤　武城
沈陽　懷德　徵　雲陵
萬年　長陵　陽陵　雲陽

右扶風故秦內史漢高置縣二十一屬雍州

渭城　槐里　鄠　盩厔　斄　郁夷　美陽　郿
雍　漆　栒邑　隃麋　陳倉　杜陽　汧　好畤
虢　安陵　茂陵
平陵　武功

弘農郡漢武置縣十一屬雍州

弘農　盧氏　陝　宜陽　黽池　丹水
新安　商　析　陸渾　上雒

河東郡秦置縣二十四屬豫州

安邑　太陽　猗氏　解　蒲反　河北　左邑　汾陰
聞喜　濩澤　端氏　臨汾　垣　皮氏　長脩　平陽

襄陵 彘 楊 北屈 蒲子 絳 狐讘 騏

太原郡秦置縣二十一屬并州

晉陽 葰人 界休 榆次 中都 于離 茲氏 狼孟 鄔 盂 平陶 汾陽 京陵 陽曲 大陵 原平 祁 上艾 慮虒 陽邑 廣武

上黨郡秦置縣十四屬并州

長子 屯留 余吾 銅鞮 沾 涅氏 襄垣 壺關 泫氏 高都 潞 陭氏 陽阿 穀遠

河內郡漢高置縣十八屬豫州

懷 汲 武德 波 山陽 河陽 州 共 平皋 朝歌 修武 溫 埜王 獲嘉 軹 沁水 隆慮 蕩陰

河南郡故秦三川也縣二十二屬豫州

雒陽 滎陽 偃師 京 平陰 中牟 平 陽武 河南 緱氏 卷 原武 鞏 穀成 故市 密 新城 開封 成皋 苑陵 梁 新鄭

東郡秦置縣二十二屬兖州

濮陽 畔觀 聊城 頓丘 發干 范 茌平 東武陽 博平 黎 清 東阿 離狐 臨邑 利苗 須昌 壽良 樂昌 陽平 白馬 南燕 廩丘

陳留郡漢武置縣十七屬兖州

陳留 小黃 成安 寧陵 雍丘 酸棗 東昏 襄邑 外黃 封丘 長羅 尉氏 傿 長垣 平丘 濟陽 浚儀

潁川郡秦置縣二十屬豫州

陽翟 昆陽 潁陽 定陵 長社 新汲 襄城 郾 郟 舞陽 潁陰 崈高 許 傿陵 臨潁 父城

成安 周承休 陽城 綸氏

汝南郡漢高置縣三十七屬豫州

平輿 陽安 陽城 㶏彊 富波 女陽 鮦陽 吳房 安成 南頓 郎陵 細陽 宜春 女陰 新蔡 新息 灈陽 期思 慎陽 慎 召陵 弋陽 西平 上蔡 寖 西華 長平 宜祿 項 新郪 歸德 新陽 安昌 安陽 博陽 成陽 定陵

南陽郡秦置縣三十六屬荆州

宛 犨 杜衍 酇 育陽 博山 涅陽 陰 堵陽 雉 山都 蔡陽 新野 筑陽 棘陽 武當 舞陰 西鄂 穰 酈 安眾 冠軍 比陽 平氏 隨 葉 鄧 朝陽 魯陽 舂陵 新都 湖陽 紅陽 樂成 博望 復陽

南郡秦置縣十八屬荆州

江陵 臨沮 夷陵 華容 宜城 郢 邔 當陽 中盧 枝江 襄陽 編 秭歸 夷道 州陵 若 巫 高成

江夏郡漢高置縣十四屬荆州

西陵 竟陵 西陽 襄 邾 軑 鄂 安陸 沙羨 蘄春 鄳 雲杜 下雉 鍾武

廬江郡漢文置縣十二屬楊州

舒 居巢 龍舒 臨湖 雩婁 襄安 樅陽 尋陽 灊 皖 湖陵邑 松茲

九江郡秦置縣十五屬楊州

壽春邑 浚遒 成德 橐皋 陰陵 歷陽 當塗 鍾離 合肥 東城 博鄉 曲陽 建陽 全椒 阜陵

山陽郡漢景置縣二十三屬兖州

昌邑 南平陽 成武 湖陵 東緍 方與 橐 鉅野 單父 薄 都關 城都 黃 爰戚 郜成 中鄉

平壽　鄭　根丘　昌鄉
棗鄉　曲城　西陽

濟陰郡漢景置縣九屬兗州
定陶　冤句　呂都　葭密　成陽
鄄城　句陽　秺　乘氏

沛郡故秦泗水郡縣三十七屬豫州
相　龍亢　竹　穀陽　蕭　向　銍　廣戚
下蔡　豐　鄲　譙　蘄　𨛍　輒與　山桑
公丘　符離　敬丘　夏丘　洨　沛　芒　建成
城父　建平　酇　栗　扶陽　高　高柴　漂陽
平阿　東鄉　臨都
義成　祁鄉

魏郡漢高置縣十八屬冀州
鄴　館陶　斥丘　沙　內黃　清淵　魏　繁陽
元城　梁期　黎陽　卽裴　武始　邯會　陰安　平恩
邯溝　武安

鉅鹿郡秦置縣二十屬冀州
鉅鹿　南䜌　廣阿　象氏　廮陶　宋子　楊氏　臨平
下曲陽　貰　鄡　新市　堂陽　安定　敬武　歷鄉
樂信　武陶
柏鄉　安鄉

常山郡漢高置縣十八屬冀州
元氏　石邑　桑中　靈壽　蒲吾　上曲陽　九門　井陘
房子　中丘　封斯　關　平棘　鄗　樂陽　平臺
都鄉
南行唐

清河郡漢高置縣十四屬冀州
清陽　東武城　繹幕　靈　厝　鄃　貝丘
信成　搋題　東陽　信鄉　繚　棗彊　復陽

涿郡漢高置縣二十九屬幽州
涿　迺　穀丘　故安　南深澤　范陽　蠡吾　容成
易　廣望　鄚　高陽　州鄉　安平　樊輿　成

[illegible]　臨鄉　益昌　陽鄉　西鄉　饒陽
[illegible]　武垣　阿陵　阿武　高郭　新昌

渤海郡漢高置縣二十六屬幽州
浮陽　陽信　東光　阜城　千童　重合　南成　定
章武　中邑　高成　高樂　參戶　成平　柳　臨樂
東平舒　重平　安次　脩市　文安
景成　東州　建成　章鄉　蒲領

平原郡漢高置縣十九屬青州
平原　鬲　高唐　重丘　平昌　羽　般　樂陵
祝阿　瑗　阿陽　漯陰　朸　富平　安悳　合陽
樓虛　龍頟
安

千乘郡漢高置縣十五屬青州
千乘　東鄒　溼沃　平安　博昌　蓼城　建信　狄
琅槐　樂安　被陽　高昌　繁安　高宛　延鄉

濟南郡漢景置縣十四屬青州

東平陵　鄒　平臺　梁鄒　土鼓　於陵　陽丘
般陽　菅　朝陽　歷城　猇　著　宜成

泰山郡漢高置縣二十四屬兗州
奉高　博　茬　盧　肥成　蛇丘　剛　柴
蓋　梁父　東平陽　南武陽　萊蕪　鉅平　嬴　牟
蒙陰　華　寧陽　乘丘
富陽　桃山　桃鄉　式

齊郡秦置縣十二屬青州
臨淄　昌國　利　西安　鉅定　廣
廣饒　昭南　臨朐　北鄉　平廣　臺鄉

北海郡漢景置縣二十六屬青州
營陵　劇魁　安丘　瓡　淳于　益　平壽　劇
都昌　平望　平的　柳泉　壽光　樂望　饒　斟
桑犢　平城　密鄉　羊石　樂都
石鄉　上鄉　新成　成鄉　膠陽

東萊郡漢高置縣十七屬青州

掖 腄 平度 黃 臨朐 曲成 牟平 東牟 㡉 育犁 昌陽 不夜 當利 盧鄉 陽樂 陽石

徐鄉

琅邪郡秦置縣五十一屬徐州

東武 不其 海曲 贛榆 朱虛 諸 梧成 靈門 姑幕 虛水 臨原 琅邪 祓 柜 缾 邞

雩叚 黔陬 雲 計斤 稻 皋虞 平昌 長廣 橫 東莞 魏其 昌 茲鄉 箕 椑 高廣

高鄉 柔 即來 麗 武鄉 伊鄉 新山 高陽 昆山 參封 折泉 博石 房山 慎鄉 駟望 安丘

高陵 臨安 石山

東海郡漢高置縣三十八屬徐州

郯 蘭陵 襄賁 下邳 良成 平曲 戚 朐 開陽 費 利成 海曲 蘭祺 繒 南成 山鄉

建鄉 即丘 祝其 臨沂 厚丘 容丘 東安 合鄉 承 建陽 曲陽 司吾 于鄉 平曲 都陽 陰平

郚鄉 武陽 新陽 建陵 昌慮 都平

臨淮郡漢武置縣二十九屬徐州

徐 取慮 淮浦 盱眙 厹猶 僮 射陽 開陽 贅其 高山 睢陵 鹽瀆 淮陰 淮陵 下相 富陵

東陽 播旌 西平 高平 開陵 昌陽 廣平 蘭陵 襄平 海陵 輿 堂邑 樂陵

會稽郡秦置縣二十六屬揚州

吳 曲阿 烏傷 毗陵 餘暨 陽羨 諸暨 無錫 山陰 丹徒 餘姚 婁 上虞 海鹽 剡 由拳

大末 烏程 句章 餘杭 鄞 錢唐 鄮 富春 冶 回浦

丹陽郡漢武置縣十七屬揚州

宛陵 於朁 江乘 春穀 秣陵 故鄣 句容 涇 丹陽 石城 胡孰 陵陽 蕪湖 黟 溧陽 歙

宣城

豫章郡漢高置縣十八屬揚州

南昌 廬陵 彭澤 鄱陽 歷陵 餘汗 柴桑 艾 贛 新淦 南城 建成 宜春 海昏 雩都 鄡陽

南埜 安平

桂陽郡漢高置縣十一屬荊州

郴 臨武 便 南平 耒陽 桂陽 陽山 曲江 含洭 湞陽 陰山

武陵郡漢高置縣十三屬荊州

索 孱陵 臨沅 沅陵 鐔成 無陽 遷陵 辰陽 酉陵 義陵 佷山 零陽 充

零陵郡漢武置縣十屬荊州

零陵 營道 始安 夫夷 營浦 都梁 泠道 泉陵 洮陽 鍾武

漢中郡秦置縣十二屬梁州

西城 旬陽 南鄭 褒中 房陵 安陽 成固 沔陽 鍚 武陵 上庸 長利

廣漢郡漢高置縣十三屬梁州

梓潼 什方 涪 雒 緜竹 廣漢 葭明 郪 新都 甸氐道 白水 剛氐道 陰平道

蜀郡秦置縣十五屬梁州

成都 郫 繁 廣都 臨邛 青衣 江原 嚴道 緜虒 旄牛 徙 湔氐道 汶江 廣柔 蠶陵

犍為郡漢武開縣十二屬益州

僰道 江陽 武陽 南安 資中 符 牛鞞 南廣 漢陽 郁鄢 朱提 堂琅

越嶲郡漢武開縣十五屬益州

邛都 遂久 靈關道 臺登 定莋 會無 莋秦 大莋 姑復 三絳 蘇示 闌 卑水 灊街 青蛉

益州郡漢武開縣二十四屬益州

滇池 雙柏 同勞 銅瀨 連然 俞元 收靡 穀昌 秦臧 邪龍 味 昆澤 葉榆 律高 不韋 雲南
嶲唐 弄棟 比蘇 賁古 毋棳 勝休 建伶 來唯

牂柯郡漢武開縣十七屬益州

故且蘭 鐔封 鄨 漏臥 平夷 同並 談指 宛溫 毋斂 夜郎 毋單 漏江 西隨 都夢 談槀 進桑
句町

巴郡秦置縣十一屬梁州

江州 臨江 枳 閬中 墊江 朐忍 安漢 宕渠 魚復 充國 涪陵

武都郡漢武置縣九屬益州

武都 上祿 故道 河池 平樂道 沮 嘉陵道 循成道 下辨道

隴西郡秦置縣十一屬雍州

狄道 上邽 安故 氐道 首陽 予道 大夏 羌道 襄武 臨洮 西

金城郡漢昭置縣十三屬雍州

允吾 浩亹 令居 枝陽 金城 榆中 枹罕 白石 河關 破羌 安夷 允街 臨羌

天水郡漢武置縣十六屬雍州

平襄 街泉 戎邑道 望垣 罕开 綿諸道 阿陽 略陽道 冀 勇士 成紀 清水 奉捷 隴 豲道 蘭干

武威郡漢武開縣十屬雍州

姑臧 張掖 武威 休屠 揟次 鸞鳥 撲𠠎 媼圍 蒼松 宣威

張掖郡漢武開縣十

觻得 昭武 删丹 氐池 屋蘭 日勒 驪靬 番和 居延 顯美

酒泉郡漢武開縣九

祿福 表是 樂涫 天㐆 玉門 會水 池頭 綏彌 乾齊

敦煌郡漢武置縣六

敦煌 冥安 效穀 淵泉 廣至 龍勒

安定郡漢武置縣二十一

高平 復累 安俾 撫夷 朝那 涇陽 臨涇 鹵 烏氏 陰密 安定 參䜌 三水 陰槃 安武 祖厲
爰得 眴卷 彭陽 鶉陰 月氏道

北地郡秦置縣十九

馬領 直路 靈武 富平 靈州 眴衍 方渠 除道 五街 鶉孤 歸德 回獲 略畔道 泥陽 郁郅 義渠道
弋居 大要 廉

上郡秦置縣二十三屬并州

膚施 獨樂 陽周 木禾 平都 淺水 京室 洛都 白土 襄洛 原都 漆垣 奢延 雕陰 推邪 楨林
高望 雕陰道 龜茲 定陽 高奴 望松 宜都

西河郡漢武置縣三十六屬并州

富昌 騶虞 鵠澤 平定 美稷 中陽 樂街 徒經 皐狼 大成 廣田 圜陰 益闌 平周 鴻門 藺
宣武 千章 增山 圜陽 廣衍 武車 虎猛 離石 穀羅 饒 方利 隰成 臨水 土軍 西都 平陸
陰山 觬是 博陵 鹽官

朔方郡漢武置縣十屬并州

三封 朔方 脩都 臨河 呼遒 窳渾 渠搜 沃壄 廣牧 臨戎

五原郡秦九原郡漢武更名縣十六屬并州

九原 固陵 五原 臨沃 文國 河陰 蒱澤 南興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稒陽 莫䵣 西安陽 河目

雲中郡秦置縣十一屬并州

雲中 咸陽 陶林 楨陵 犢和 沙陵 原陽 沙南 北輿 武泉 陽壽

定襄郡漢高置縣十二屬并州

成樂 桐過 都武 武進 襄陰 武皐 駱 安陶 武城 武要 安襄 復陸

鴈門郡秦置縣十四屬并州

善無 沃陽 繁畤 中陵 陰館 樓煩 武州 汪陶 劇陽 崞 平城 埒 馬邑 彊陰

代郡秦置縣十八屬并州

桑乾 道人 當城 高柳 馬城 班氏 延陵 狋氏 且如 平邑 陽原 東安陽 參合 平舒 代 靈丘

廣昌 鹵城

上谷郡秦置縣十五屬幽州

沮陽 泉上 潘 軍都 居庸 雊瞀 夷輿 寧 昌平 廣寧 涿鹿 且居 茹 女祁 下落

漁陽郡秦置縣十二屬幽州

漁陽 狐奴 路 雍奴 泉州 平谷 安樂 厗奚 獷平 要陽 白檀 滑鹽

右北平郡秦置縣十六屬幽州

平剛 無終 石城 廷陵 俊靡 薋 徐無 字 土垠 白狼 夕陽 昌城 驪成 廣成 聚陽 平明

遼西郡秦置縣十四屬幽州

且慮 海陽 新安平 柳城 令支 肥如 賓從 交黎 陽樂 狐蘇 徒河 文成 臨渝 絫

遼東郡秦置縣十八屬幽州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房 候城 遼隊 遼陽 險瀆 居就 高顯 安市 武次 平郭 西安平 文

番汗 沓氏

玄菟郡漢武開縣三屬幽州

高句驪 上殷台 西蓋馬

樂浪郡漢武開縣二十五屬幽州

朝鮮 䛁邯 浿水 含資 黏蟬 遂成 增地 帶方 駟望 海冥 列口 長岑 屯有 昭明 鏤方 提奚

渾彌 呑列 東暆 不而 蠶台 華麗 邪頭昧 前莫 夫租

南海郡秦置漢武開縣六屬交州

番禺 博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漢武開縣十二屬交州

布山 安廣 阿林 廣鬱 中留 桂林 潭中 臨塵 定周 增食 領方 雍雞

蒼梧郡漢武開縣十屬交州

廣信 謝沐 高要 封陽 臨賀 端谿 馮乘 富川 荔浦 猛陵

交趾郡漢武開縣十屬交州

麊泠 安定 苟屚 羸𨻻 曲昜 北帶 稽徐 西于 龍編 朱䳒

合浦郡漢武開縣五屬交州

徐聞 高涼 合浦 臨允 朱盧

九眞郡漢武開縣七屬交州

胥浦 居風 都龐 餘發 咸驩 無切 無編

日南郡故秦象郡漢武開縣五屬交州

朱吾 比景 盧容 西捲 象林

趙國故秦邯鄲郡縣四屬冀州

邯會　易陽
柏人　襄國

廣平國漢武置縣十六屬冀州

廣平　張　朝平　南和　列人　斥章　任　曲周
南曲　曲梁　廣鄉　平利　平鄉　陽臺　廣年　城鄉

眞定國漢武置縣四屬冀州

眞定　藁城
肥纍　緜曼

中山國漢景置縣十四屬冀州

盧奴　北平　北新成　唐　深澤　苦陘　安國
曲逆　望都　新市　新處　毋極　陸成　安險

信都國漢景置縣十七屬冀州

信都　歷　扶柳　辟陽　南宮　下博　武邑　觀津
高隄　廣川　樂鄉　平隄　桃　西梁　昌成　東昌
脩

河閒國漢文置縣四屬冀州

樂成　候井
武隧　弓高

廣陽國漢高置縣四屬冀州

薊　方城
廣陽　陰鄉

菑川國漢文置縣三屬青州

劇　東安平
樓鄉

膠東國漢高置縣八屬青州

即墨　昌武　下密　壯武
郁秩　挺　觀陽　鄒盧

高密國漢文置縣五屬青州

高密　昌安　石泉
夷安　成鄉

城陽國漢文置縣四屬兗州

莒　陽都
東安　慮

淮陽國漢高置縣九屬兗州

陳　苦　陽夏　寧平　扶溝
固始　圉　新平　柘

梁國故秦碭郡漢高置縣八屬豫州

碭　甾　杼秋　蒙
已氏　虞　下邑　睢陽

東平國漢宣置縣七屬兗州

無鹽　任城　東平陸　富城
章　亢父　樊

魯國故秦薛郡縣六屬豫州

魯　卞　汶陽
蕃　騶　薛

楚國漢高置縣七屬徐州

彭城　留　梧　傅陽
呂　武原　甾丘

泗水國漢武置縣三屬徐州

淩　泗陽
于

廣陵國漢高置縣四屬荊州

廣陵　江都
高郵　平安

六安國漢武置縣五

六　蓼　安豐
安風　陽泉

長沙國秦郡漢高置縣十三屬荊州

臨湘　羅　連道　益陽　下雋　攸　酃
承陽　湘南　昭陵　荼陵　容陵　安成

終

稽古編五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郭之奇撰之奇揭陽人崇禎戊辰進士類姓登科考載之奇官副使權授詹事府詹事而此書結銜則稱武英殿大學士考明莊烈帝五十相傳無之奇名而集中所載年月上有欽文弟云著雍閹茂乃戊戌歲當爲順治十五年案梧獄紀畧載桂王諸臣有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則所云大學士者亦桂王所授之官蓋是時雲南未入版圖故猶題其私署也所載自古至秦而止以各代君臣分爲表傳夏以前則全抄路史禪通諸紀三代至秦則多用史記漢書其所敘君臣各表有聖賢大賢希賢諸名麗襍殊甚漢書立古今人表後儒多訾其失倫是書義例多乖更沿流而失之者矣